大清畿輔先哲傳

大清畿輔先哲傳四十卷

列女傳附

天津徐氏校栞

序

有清建國以來崇儒右文聖道昌明遠紹千古皇畿爲首善之區海內通才碩士鱗萃都下生其間者耳目漸染取法最近亦濡化最先故二百數十年來畿輔人才之衆幾甲天下往者讀魏蓮陸尹元孚北學正續諸編歎其取材太狹且不無入主出奴門戶之私識者病焉光緒初元樹枏嘗輯直隸人物依聖門四科之目分類纂錄曰德行科性理之學屬之曰言語科詞章之學屬之曰政事科經濟之學屬之曰文學科考據之學屬之總名之曰北學師承記惜其時搜討未備迄未成書二十餘年宦游四方稿本泰半散失甲寅之歲　弢齋徐公有纂修大清畿輔先哲傳之舉索樹枏舊稿存者寥寥且簡略不足備甄擇　公乃博爲搜輯凡國史所載以及私家撰著其文獻實有可以徵信者罔不窮搜博考力

爲表章闡時三年凡爲傳目八爲卷四十而以列女附焉嗚呼盛已夫中國者衆學之淵藪而學者一國之範圍也經數千百年聖作明述以造成一國之學經數千百年君相之作育師友之淵源以造成一國之人其達而在上也則行其所學可以兼善天下其窮而在下也則守其所學可以獨善一身自將相師儒立德立功立言之大下逮愚夫愚婦其爲善俗所薰陶日用所行習者亦皆足以扶名教而植綱常降及末世學非所學邪說恣行其甚者至欲舉古聖先師之所以經世訓俗者一是屏棄之以爲無足與今之天下學術之憂正未知何所屆也　公之爲是書也豈第一鄉之文獻已哉其所以正人心維風化以詔後學者舉於是乎在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孟子論友由一鄉之善士以極於尙論古人胥是志也夫以中國之大人民之衆

其鄉賢達足以爲世表者所在皆是也有心世道者苟皆以 公之志爲志萃一邦之文物以彙成一代之典章則人人各抱敬恭桑梓之心其效之普當更何如也子貢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文武之道庶幾其不墜也與新城王樹枬謹序

例言

是編凡分八門曰名臣曰名將曰師儒曰文學曰高士曰賢能曰忠義曰孝友而以列女附焉

魏蓮陸北學編專取理學一門規模稍狹後之再續三續依形就範又有語焉不詳之憾學問之道無盡識大識小皆爲聖人所師不可以一格拘也是編義在表章先哲博採宏搜苟可信徵不嫌詞費

畿輔爲首善之區淸朝定鼎以來文治聿興人才蔚起順治丙戌會榜多至二百餘人以後聞人代興指不勝僂傳流愈遠聞見愈希儻不及時網羅則數傳而後且有求其姓名而不可得者孔子曰史之闕文又曰文獻無徵斯則後死者之責也

北方士習樸實專務闇修不喜標榜碑銘傳誌傳者甚希而方志所載又復略而不詳寥寥數語所謂莫爲之後雖美弗傳也是編所錄取有事蹟可敘能成傳者其但載名字或空言無實一生學行事業無可搜輯則暫從闕如之例以俟後之博聞君子

都會之地四方輻湊春秋兩試觀光之士占籍者歷科皆有今定占籍之人斷以年代其父入籍則錄其子孫其子孫出籍仍錄其祖父若永平翁叔元大興徐有壬程鴻詔等雖借籍成名並未遷居皇云土著如此之類概予削除以杜泛濫

畿輔詩傳載宮夢仁字宗袞號定菴靜海人康熙九年進士歷官禮部尚書天津府選舉志謂夢仁靜海人康熙九年庚戌會元十二年癸丑覆試官至福建巡撫而府志列傳中不

載此人查四庫書提要讀書紀數畧五十四卷爲宮夢仁編夢仁字定山泰州人康熙戊戌進士官至福建巡撫康熙四十六年　聖駕南巡夢仁方罷官里居恭迎六御以此書奏呈御覽得旨刊行案戊戌爲康熙五十七年若進呈此書在四十六年罷巡撫家居之時是成進士反在官巡撫後矣戊戌想係庚戌之訛又一字定菴一字定山必有一誤竊意夢仁本籍泰州或冒靜海籍成進士後又改歸原籍亦未可知據提要里居迎駕可定其爲南人非北人也姓名同官階又同的係一人以籍貫在疑似之間不復載錄示慎也

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雖有屯居近畿各縣者因皆入旗籍概不採錄以示限制

名臣傳內官斷自侍郎以上外官斷自巡撫以上以下則入

賢能傳中名將斷自副將以上以下多無甚表著其殉難者則統入忠義傳中

歷朝名臣有姓名僅存事蹟不著如清初吏部侍郎宛平胡兆龍工部尚書通州楊正中等稽之志乘寥寥數言無從考錄亦有官至極品雖無赫赫之功而謹愼恪恭素孚朝望者槪予編入不事苛求識者自能辨之

分門別類視乎其人不僅在名位高下也如紀文達公名臣也然其文學淵博昌明卓越今古故從其所重列之文學傳中張蓋趙湛劉逢源等皆文學也然其亢志高節自居逸民故列之高士傳中孫夏峯刁蒙吉杜紫峯等皆高士也然其倡明道學繼往開來其所重尤在此不在彼故列之師儒傳中魏貞庵魏環極朱石君郝中山等皆師儒也梁玉立黃崑

圍王振聲張文襄等皆文學也而訏謨偉績功在國家故列之名臣傳中凡如此類皆愼爲編次非有心軒輊也

師儒傳中學問派別暗區門類孫夏峯一派爲陸王之學者屬之刁蒙吉一派爲程朱之學者屬之顏李一派爲鑫吾博野之學者屬之學雖殊途其揆則一依次編錄以示景行

儒林文苑創自史漢林苑者取會萃之義但名類杜撰義嫌蛇足惟唐書作儒學文藝金史亦作文藝差强人意又史漢儒林多紀經術不盡醕才文苑專尚詞華無關實學至宋史乃特立道學傳以別於儒林有淸又特爲經學傳以別於文苑區分愈密名目滋繁均未得其領要也案周禮曰聯師儒又曰師以道得民儒以藝得民鄭注曰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賈疏所謂致仕之賢者也文學居四科之一子游長於禮

子夏長於詩不僅以詞章見也今易儒林爲師儒傳則古之所謂道學者皆統之矣取南梁隋書遼史易文苑爲文學傳則詞章考據諸學皆統之矣

諸史循吏良吏諸傳多錄郡縣外吏案周禮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又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孟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皆統內外而言今備錄京外各官實有政績可書者作賢能傳以示賅備

高士傳諸史或稱隱逸或稱高逸或稱逸士標名取義無甚區分今依晉皇甫謐嵇康書定爲高士傳不僅錄明末逸民已也

是編意在網羅往哲闡發幽潛間有論斷皆本前人成說以守述而不作之旨

編次列傳以科分年代爲先後其無科分者以入官年代爲先後兩者俱無則按朝代敘次以清眉目

清初纂修明史編輯諸公多係南人北方名彥遺漏頗多萬季野曾痛切言之今値創修清史之時竊恐二百數十年文獻僅憑官家採訪不無遺漏因設局搜輯積四年之久始成此書上之史館以備採擇

是編取材廣博遠搜近訪所在須人適同年王晉卿樹枏來游京師因與商訂共襄斯舉復約同志分任採訪編輯校勘繕錄剞劂諸事每爲一傳輒與晉卿討論修飾以求完善起乙卯正月訖丁巳十二月三年之久始成書若干卷發幽光闡潛德有清一代畿輔先哲大半具於是編其有不知或舛牾之處尙望世之博學君子匡我弗逮

吾家自浙江鄞縣北遷順天之大興始於明季四世祖端叔公再遷天津遂世爲天津人歷代先德詳誌家乘茲纂是編同年王君晉卿謂不可不分載傳中以昭來許是編凡吾先人諸傳皆晉卿手纂依年編次與諸傳同例

畿輔先哲祠中供祀孝友數十人大半皆割股廬墓方志中如此類者不可勝舉今取其有事蹟可徵者編之入傳餘不備書

姓氏

編輯

新城王晉卿樹枏

冀州趙湘帆衡

臨桂黃則甫開

沔陽李平存心地

武强賀性存葆眞

校勘

容城曹雲程海鵬

屏山吳藝卿桐林

新城王法生孟戌

淶水趙石塵慶墉

故城王蔭南在棠
清苑許清卓育璠
開封朱鐵林寶仁
束鹿牛伯魯增奎

採訪

天津李嗣香士鉁
天津嚴範孫修
高陽李符曾焜瀛
鹽山劉仲魯若曾
天津華璧臣世奎
樂亭史康侯履晉
天津徐友梅世光

玉田蔣星甫式惺
大興孟玉雙錫珏
大興馮公度恕
安肅袁霽雲廷彥
獻縣紀泊居鉅維
定州王合之延綸
清苑賀昆凡嗣盛
大城劉友石林立
東安馬蓍義鍾琇

書記

新城王叔仁輔之
屏山吳問秋鎣

岳楊李紹甫觀杜

高陽李子壽鶴樓

霸州韓澤南書城

宛平榮厚丞深

冀州趙子平錫剛

新城王茂萱樹森

新城王馥園維荘

束鹿錢化南興棠

宛平白與九恩錫

新城王季茂世忠

定興張銘閣炤麟

冀州劉重光貴斌

大清畿輔先哲傳目錄

第一卷

名臣一

王崇簡

第二卷

名臣二

第三卷

名臣三

楊時薦 兄時舉

于嗣登

張自德

徐化成

趙之鼎 子玫

郝浴 子林

朱交運

張士甄

張文衡

陳協 兄愼

劉芳躅

第四卷

名臣四

第六卷

趙盛奎
張文浩
李鈞
王植
劉源灝
桑春榮
韓超
王發桂
惲光宸
廉兆綸李菡
高崇基
李鴻藻

楊捷
呂八音　苗之秀　張燦　許國璧
李連　傅鵬翔
白斌　李正春
穆廷栻
張英奇
劉國興　周貴
王文雄
李君賢　路鳴竹　田畯
李漣
崔起潛
王無黨　袁立相

李國梁 安廷贊
王晉
謝斌
蘇靈 劉文忠 安定邦
蔣觀濤 王鑑
穆維 安慶 劉管城
邢敦行
孫清元 王清弼 李錫命
王萬清
郭繼昌 史善載
李士林
武光琳 孔廣源 張鑑

周景魁
董光甲 石清吉 程三光 劉玉豹
吳璋 吳燦
王錫朋
段飛熊
郝光甲
郝上庠
安勇
石皓 蔣照臨 鄭奎士 奎士子永祥
李成虎 于昌麟 昌麟從子二剛 弟昌慶
史榮椿 王鳳祥 王浚
劉景芳

賈吉齡

第十卷

師儒一

孫奇逢 子立雅 博雅 姪度雅 孫淦

李對 隰崇岱 賀應旌 毛三光

杜越

殷之紐

李衷實

張翼星

陳鋐 孔衍學

張滑 弟沖

李經國

第十一卷

師儒二

夏峯弟子

張果中　耿極　耿權　魏一鰲　馬之馴　王之徵

王餘佑　賈爾霖　楊行健　殷岳　申涵光　趙

御衆　陳澎　徐夢松　崔蔚林　王體健　高鐈

賈三槐　李天鵠　閻顧行　閻國賓　張泰階　李

鳴雷　洪月評　尉雲會　王宏圻　王際明　牛光

祚　劉之燿　張維德　劉師因　王爾祿　王爾禧

郭衞明　田存之　李知新　孫鳳立　金鏡　仇

憲稷　于鴻漸　謝皇錫　王延褒　李文蘭　盧兆

堂　馬爾楹　李之藻　王元鑣　李體天　李合天

李明天 王生洲 李貞吉 李滋 趙炎 田迺
畝 韓鼎業 王墳 張嵩昂 鄧傳 張興泰 陳
奉敕 耿振采 孫竝勳 李瑞徵 李昌宗 李發長
崔若泰 田迺理 劉統 管有度 楊爾嘉 楊
爾淑 管嗣音 周維翰 陳大廷 杜郊 王方穀
劉鼎新 戴王綬 戴王絜 戴晏 陳遇堯 趙
時泰 孫楊陞 劉重慶 趙應文 趙廷燦 閻廷
儒 閻廷秀 唐文龍 王特簡 李玉鉉 韓坤業
劉興秀 熊九疇 尹幡然 陳坦 熊豊飛 宋
拱微 劉繹祖 陳章 靳闇然 李煉巷 張一貫

第十二卷
師儒三

李集鳳
賈潤 曾孫延泰 劉承摯 高維聰
陳獻
劉正 子鑣
張能鱗
左敬祖
吳本植 子玠 璠
劉芳喆

第十四卷
師儒五
邢汝謙
李鋥 子春源

文繼泉 孫懋倫
趙允昌 子灝
張烈 馮瀌
王師旦
劉果實 劉漢弼
張熊
左方壽 張延緒 李之嶂
王植 弟模 棫 子烔 王之樞
王之銳
劉元龍 劉琯 劉士毅 士毅孫延祚

第十五卷
師儒六

李明性 兄成性 弟盡性
張羅喆 從孫秉曜 張起鴻 趙琰
喬巳百 呂申
王養粹 父蘊奇 從兄純粹
任熙宇 張鵬舉
賈易 閻中寬 父際泰 劉蔭旺
劉崇文 王紹武 張綸 王之臣 李翼公
張而素 馮夢徵
魏弼直 孫之萍
宋會龍 彭大訓 蘇德星
郭靖共 趙太若 朱湛
彭士奇 彭朝彥 劉起聲 馮廷獻

第十八卷

師儒九

顏李弟子

顏士俊 顏士佶 顏士鈞 顏士俟 顏士鎮 顏士銳 顏士濂 顏修己 顏爾儼 顏保邦 顏爾儀 顏早壯 顏士倧 顏重光 顏亨 顏利 彭好古 王之佐 朱體三 徐之琇 石鷟 石鸞 石繼搏 孫秉彝 齊觀光 賀碩德 李仁美 李全美 王恭已 宋希廉 朱有文 邊之藩 夏希舜 王久成 鍾錟 馬遇樂 曹可成 房魁盛 李植秀 李利 劉心衡 劉心蕙 劉珙 李書思

李元英 趙宏澤 趙宏濟 趙宏深 趙宏澍

齊春 彭如龍 彭猶龍 閻鍵 閻鈉 閻銓 閻

鎬 閻鈺 閻茂宗 閻世昌 劉貫一 郭藩 趙

士秀 趙暐 趙昕 趙瞵 鍾淑 李廷獻 陳兆

央 管廷耀 管紹昌 張澍 劉發璋 郝文燦

郝也廉 郝也愚 郝也魯 苗尚信 苗尚儉 白

宗伊 李宏業 韓習數 王紹文 鄭知芳 鄭知

寵 張叔璋 劉廷忠 劉廷直 王學詩 杜謙牧

劉調贊 林沃 杜謙益 趙本中 劉焞 魏純

暇 張朏明 趙述舜 劉琛 國之桓 陳天錫

可默 李倜 曹敦化 鄭克昌 齊燿 李霖 李

杜 詹達 張振旅 張智吾 王巽發 王濬 王

澤 王懷萬 王溥 王繩其 田得豐 郝品 郝

夢麒 申奇章 董漢儒 董漢傑 郭鏌 郭培

伊維藩　伊維城　祁鼎臣　祝兆鵬　王業豐　王
業彪　李通　李基　田如龍　王楫　齊勳　齊中
岳　張珂　趙垂勳　趙瑞鴻　弓巽　弓御九　王
博古　王傑期　程石開　馮宸　郭金湯　郭金城

第十九卷

文學一

范士楫

楊思聖　喬鉢　連佳樗　周鎬　楊繼芳

呂續祖　劉騂良

石申

谷應泰

周體觀

陳上年 從子正 裔孫永壽
李儀古
宋起鳳
郭棻 子焋 孫青塏 劉可書 王儀
李振藻 父雲華 李晅亨 吳珊
曹鼎望 子釗 鈖 董榕 榕弟樫
張衡
劉佑
林徵韓 王煦 馬恂 恂弟恬 魏亨培 亨培兄亨逵 王樸 高作楓 崔樹寶
申涵煜 弟涵盼 子題 李芳莎
齊祖望
張榕端

龐塏 弟壐 邊汝元 李鑾 邊㫌 李經垓

第二十卷

文學二

袁佑 劉六德 劉元徵 黃茝若 茝若子任 儀 黃伸 孫郁 張鴻儀 張鴻佑 黃之鼎 王元烜 元烜猶子維坤 郜煥元 李聘 成象斑 趙皇梅 竇遴奇

陳僖

米漢雯 父壽都 崔如岳

張霦 子坦 壎 坦子琯 鯉 琯子映斗 映斗子虎拜 虎拜從弟虎士 鯉子標 映斗弟映辰 標子靖

井焜

魏荔彤

趙烱 趙爾孫 褚爽 張印潭

第二十一卷

文學三

第二十二卷

文學四

第二十五卷

文學七

第二十六卷

文學八

史夢蘭 子履升 王一晉 一晉弟一翰 常守芳 蘭士元 楊在汶

劉書年 子肇均

劉培元

蔣慶第

楊光儀

俞燿

王柘

趙國華 郝植恭

弓汝恆 張廷楨

張佩綸

賀濤 父錫璜

張宗瑛

第二十七卷

高士

沈嘉

張鎮

李童

史以慎

孫爾禎 弟爾祚 侯保

劉永錫

王正中

梁以樟

李孔昭 單者昌 崔周田 劉繼峦

樊夢斗

第二十九卷

賢能二

張經 安佑 馮毓華

多弘安

劉澤霖

李士宏 張珽 王謹宸 宋大中

孫昌謨

王寵受

方于光

鄭名 雷一龍 一龍從子謀 高光夔

郭之培 劉汝埴 張重振

馬之駃 兄廷贊 族人光

高爾修

劉宏譽 何澄 梁允植 王明翰

呂補袞 姪非虎

韓玗 李浣 浣兄灝

李如喬 張晃 王之俊

劉永祺

紀元

王階

孫際昌

于琨

賈維英

王澤洪 父顯 從弟澤長 澤長子楨 楨子涵煩

范育蕃 胡俊

張尊賢 陳萬春

第三十卷

賢能三

柴廷望

岳崧 秦恪 恪孫鑄

王照乘

戈時雍 傅維杞 康起梅 趙光前 張羽紱

王澤博

井睦

鄭惟孜 子預

羅綸 子得彥

趙瓚 猶子方覲

楊緣綬

衣綈龍 王業岦

鹿賓 父盡心 孫邁祖 承祖 從姪謙吉

李霄 呂之繹
張星耀 弟星輝 星法 星輝子模 辛煒
高堂尊 張宏
黃鼎楫 父洲
高成齡 謝之洪 李之果
楊國聲 子鉉 兄芳聲
石曰琮
舒成龍
第三十一卷
賢能四
和氏璽 杜霽逵
成泰慎

張丙厚　猶子坦　墱
賈樸　從弟棠　棠曾孫六奇　樸五世孫臻
趙廷延　馬輝
尹烈
汪與恒　子欽
袁璣
張晉　曾孫灼
李兆齡　子渭　渭子經芳
李厚望　子源　源從子槐蔭　賈懋實
魏壯　從弟觀
魏順　父體仁　馮仲焞　趙尙友
芮復傳　曾孫昌齡

第三十二卷

賢能五

石鑑

李蘭

姜順龍 弟順蛟

邊大乂

王枚士 父禾　子詢

袁履恕 高第

郭兆夢

朱宏仁 李元昇　劉羹和

秊崇楷

張丕亨 崔國棟　龐光燿

劉濤

第三十三卷

賢能六

邊方泰

田耕可

解兼智

戈源

荆有慶 父果 徐永年

鄭恂

吳沂 子茂楠

邊思訥 族人象曾

劉瑀 曾祖漢儒 楊鶴年

鹿荃 子嗣宗 孫傳先 曾孫瀛理

鄭國棟 崔維允

李會觀

舒其紳

張方理

姚逢年

葉世經

王元亮

葉汝蘭 弟汝芝　孫圭書

韓湯衡 趙徹

李學沆 父錫朋　李維本　朱文卿

張琴

常發祥

張丙震

葉冶
曹世俊張同堂
楊燕緒
齊紹甲
范逢恩
劉廷楠
張樹之余堂
姚大謙
楊迦懌
張世昌父重光　弟世彥
馬學賜
王殊渥

朱爾漢
步毓巖 子際桐
林天培 子寅官

第三十四卷

賢能七
紀樹森
齊正訓 兄正誼
魏煜 李際春
焦景新
王有慶
李大謨 周鍾泰
張志廉

張志詠

陳柱

崔偲

張恪 四世祖福蘊

徐連 子雲龍 馮國楨

李培緒 祖楨芝 楨芝子士焜

徐城 高祖孫森 祖汝槐 父煇 孫思穆 曾孫嘉猷 嘉禾 嘉霖 姪大鏞 王樹柟補傳

楊承湛

張鍈

周景嚴 高守貴

王聯陞

靳廷鈺

孫述庭 劉慶元

張昀 曾祖爲矱

賀雲舉 父仁聲 兄雲鴻

耿麟 白佩珩

張印塘

康懋敷

蔣敘倫 子慶笥

陳鳳圖

才宇和

趙桐 李登洲

崔光勿 子鍾善

劉清華

王肇謙 祖錫培

劉其年

袁開第 父詵

李吉言 弟審言

王繼庭

劉毓珊

李長華 父泰

龐際雲 父朋

劉恩濬

席樹馨

賀錫福

郭長清

第三十六卷

忠義一

宋汞譽　李芳徽　袁生芝

崔對　王顯　夏謨　崔燦　張鶚羽　劉璇　趙丕承　李淳　劉澤厚

馬勝龍　胡養素

賈士璋　李承鐄　王任杞　李之實

杜懋哲　張鵬翼　劉湛

郜炳元　王應星　何衡泗　溫可掬　童士勤

胡其俠　吳盡忠　姚永肅　竇豸　王國用　劉祿　杜豹　傳進忠　王嘉楨　賈質　何瑞

靳秉璋　王家珍　趙居申　劉之屏　馬維熙　李雲起　張國賢　王昌運　梁國棟　曲良桂　張國纓　郝時言　王存智

楊三知

王札

高顯辰　姚廷佐　劉派久

魏槐祥

劉嗣俊　姪延祉　馬宏儒　馬孔任

趙登舉　胡鑣　鑣九世孫良臣　張善繼

李進臣　王進忠　趙進禮　蔚之煥

李興元　張國彥　劉士英　李向榮　傅桂芳

李崇道

張朝臣

李躍龍　王宗武　張之馨

姬登第　陳猛

章倫
周大綸 史謙
第三十七卷
忠義二
孫維龍 羅載堂 常紀 倪鵬 周國衡 李棟綿 許濟 計宏謨 孟臣
賈慶檀 吳一鳴 酒天培 焦連登 陳傳虞 張奇 趙三變 章潮
董凝川
陳元燮
高舉 金廷勳 金克俊 李鐘
張發祥 張德飛 王武年 武文玉 閔煜龍 傅成明 崔陞 劉揮 楊開第 李廷彪 王宏信 溫振賢
王鴻儀

第三十八卷

忠義三

王保甫

黑珍 杜階平 王德潤 趙雲芳 郭鵬彪 路綏若 李鳳鳴 楊德 王永 馬翰忠 彩呈瑞 張振威 何瀛 潘佐廷 于燦 趙際清 趙雲漢 潘俊三

王廷瑞 劉心台 袁名懿 鄭倬 王泰州 張保忠

任式坊 李蔚然

王爲霖 孫清臣等

張耀

李青城 王化逵 謝振興

馬曰騋 李郁 宋遵信 魏遇仙 倪雲鶴

白含章 馬步衢 陳永春

陳成烈 于壯圖 馬奇峯 周彬 滕懋德 張秉廉 朱思榜 劉日蕚 常純

張昌茂 耿桂林 薛天然 孟樹勳 王國珍 張永年 張寶庫

第三十九卷

孝友一

王公擢 魏繼標 李含春

田大祿 子永隆 張士標 魏思明 劉潤

邢琰 王銘 張鋆

曹化洽 高國棟

王三錫 劉甘蕙 郭雲城 陳光亨

曹廣攄

趙植 蕭鵬起 陳心正 心正子秉信

崔士贍 曾孫恂

張燧 彭度華

陳皃 曹永藻 溫熙之 韓泰夫

張孝子 桂 韓溥 王傑 王福徵 劉潛 苑梅陶 劉連

蔣爾恂

劉克家

耿之翰

路開泰 謝開先 王調元 耿元文 王金坡 蘇奇英 劉漢儒 段思齊

王又曾 劉公舉

陳倬 父聖俞

郭化逵

劉廷訓

柳枝楊 溫得之 王之翰 强琪裴

趙燧 王懋桂 王愼德 孫文安

劉德濆 徐兆極

袁碔

李浚 子恒光 浚弟濬

賈廷輔 趙越 賈其仁 康旼 梁夢熊

宋時化 宋時正

趙方頤

王潔

張義 郝元功 曹允正 李艮輔 劉復燦

任培元

路允升

趙昺

司鴻銓

崔渭源

李成龍

李長白

侯念祖　張升堂
劉如式
潘祖望
張承緒
雷林
劉瑛
康華國
曹紹遠　譚玉潔　李文玉　薛有信
任騎馬　馬傑
王定枚
劉世芳
王策

傳傳習

目錄終

名臣傳一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一

天津徐世昌撰

王崇簡

王崇簡字敬哉宛平人父愛明萬歷進士官陝西布政使以清節著初任潞安府推官人稱曰王青天但飲潞安水耳無子以兄爵仲子爲後即崇簡也崇簡早孤嗣母張督之成立善屬文少爲諸生有聲國子監司業張鼐提學左光斗素名知人見其文輒歎曰此公輔器也年二十六舉於鄉負海內重望爲清流所推登崇禎十六年進士甲申三月京師破値生母焦喪給假治葬在外遂避難奔金陵轉徙吳越間清朝定鼎始間道歸里 世祖廣求文學耆宿以充館選順天學政曹溶首薦之補選庶常擢祕書院檢討歷侍讀學士遷詹事府少詹事以疾請告順治十二年刑部右

侍郎戴明說薦其才可大用特旨起補原官兼宏文院侍講學士尋遷國史院學士時子熙亦官宏文院學士　上以父子不可同列因擢崇簡爲禮部侍郎升尚書加太子太保崇簡幼時即肆力於學日誦記數千言自經史諸子百氏無不貫穿每考論古今治亂興廢之故輒慨然有志當世益務爲經濟有用之術在宏文院詔察明季殉難諸公始末崇簡疏言內外死事者如東閣大學士范景文山西巡撫都御史蔡懋德等二十八人皆得贈謚在禮部會御史乞更定帝王廟祀典疏言廟創自前明迄於本朝皆祀從來開創帝王今宜並祀守成令主因列舉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七君宜百世祀不當以守成見格又言宋臣潘美張浚皆當罷祀詔從其言又議祫祭禮疏言宜奉　肇　興景　顯四祖及　太祖南向　太宗東向議大享殿合祀禮疏言本朝所

封啓運山宜附中岳壇天柱隆業二山宜附北岳壇如前明附祀
例有建議請祀周公於孔子廟者疏斥其非言周公制作前代比
諸帝王今既配享武王於廟禮數隆重若復祀諸文廟之中於體
爲褻非尊崇之意也議者謂北岳恆山立廟曲陽非是崇簡以先
儒言考之曰按曲陽有三地理志上曲陽屬常山郡在恆山北谷
下曲陽屬鉅鹿郡鼓聚少陽亭晉荀吳滅鼓其處也今之曲陽既
非鼓聚又不在北谷距恆山絕遠昔趙宋時北岳不在境內以眞
定在汴京之北故移置曲陽今天下一統宜從議者移祀渾源州
得禮之宜是時天下大定朝野乂安 天子銳意創興禮樂崇簡學
問淹洽爲 上所委任又身居禮官之長一切制度沿革必皆援
古證今侃侃建白雖或廷議糾紛亦皆俟一言以決由是眷注日
厚子熙以禮部尚書大拜父子登保傅位極人臣蓋二三百年所

未有也崇簡初值喪亂本無意當世用遭遇　世祖以文學被知感激思奮自以父子竝列六卿日以盛滿爲憂因夙疾屢疏乞罷優詔不許會　世祖升遐日治大行喪及聖祖登極禮勞劇疾益甚再疏請告得允越三載遂引年致仕春秋纔六十有三然歸老在家朝廷有大政士大夫疑不能決者皆就而取正焉崇簡盛名滿天下凡四方人士至都者以不及見爲恥客到門投謁必相與握手款曲人人色喜謂王先生親我諸所獎借其後率皆成名性淸愼不苟於財嘗貸前明中貴人何某金百兩何死於盜無所歸金遂舍諸僧寺且設位爲文以告曰吾用貸故人冥福有同年生宋某者寓赤金百白金千兩其家不知也宋沒促其子至如數與之其子大驚願以半爲壽笑曰如是則與乾沒有異乎悉予之平居無聲色博弈之尚晚歲益嗜澹泊惟潛心先儒義理之說以躬行

心得爲主與諸儒論難不强爲異同及其發之於文原原本本下筆輒千言而悉根柢六經其論文曰爲文必本於道道不出尋常日用之閒自世有學道之名道遂日弊又曰學莫要於自得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知而能行此聖賢所以幾於得也其論詩風雅正變則謂論正變以體不若論之以聲蓋體由聲而定也三代以上詩與樂出於一古人以聲詩奏之樂是故詩之本在聲孔子刪詩得其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或謂詩有正變聲何以有正變不知宮商角徵羽正也變宮變徵皆變也後儒補六笙詩又補肆夏詩皆未達乎聲之義者也論春王正月則謂春秋爲孔子尊王之作因魯史之文遵周代之制概乎無可疑者使以夏時冠周月是倍王非尊王也是故孔子所書春者即周之春所書正月即周之正月也其議論平正皆有裨於學者其碑銘表傳之文尤見重當

世子若孫欲榮祖父者往往數千里來求其辭皆典核有則著有青箱堂文集三十三卷詩集三十三卷家譜年譜各一卷雜著述若干卷詩集以編年爲次始天啓丙寅迄清康熙戊午爲萊陽宋琬所刪定琬與崇簡早善嘗推之曰居衰亂之季有初盛之風海內之平兆於子矣年七十尤嗜學不倦欲依古人以每歲盡讀五經爲夏課宅居大市西庭宇肅穆階前築臺方丈餘夏秋日暮父子兄弟六七人率坐臺上或莊論詩書或稱述祖父遺事旁及故舊家世之盛衰以爲勸誡冬則籠燈擁爐咿唔不輟筆之爲冬夜語兒箋記時人方之顏氏家訓晚年工畫山水有王右丞米南宮逸致優游林下凡十五年康熙十七年卒年七十有七朝廷震悼特命諸王大臣皆往奠酒敕給祭葬如例賜謚文貞入祀鄉賢祠妻梁淑愼嫺禮法嘗口授論語孝經教其子女崇簡年三十卽請

置側室廣嗣續年三十八而卒崇禎哀思之終身不復娶云

梁清標 從父維樞

梁清標字玉立號蕉林又號蒼巖正定人從父維樞字愼可明尚書夢龍孫萬歷間舉人師事趙南星南星嘗曰風雅不墜見之梁生矣既從楊漣遊會逆奄起詔獄南星首被禍維樞傾身與之楊漣鋃鐺道出正定維樞往迓之大言檻車之旁曰公此行垂名竹帛夫何憾哉時邏卒獰立人咸危之維樞灑然不顧也尋授內閣中書遷戶部主事以黨論削籍清興起爲工部郎擢武德兵備道絕苞苴恤徭役武德多巨盜難猝治維樞練營卒嚴法令境內肅然乞養歸卒祀鄉賢著有玉劍尊聞姓譜日𣋉內閣小識見君子日𣋉諸書維樞爲人伉爽軒豁少好畋獵聲酒馳逐燕趙之郊其後折節讀書工爲詩古文詞其撰玉劍尊聞也謂自元以來數百

年閒雅言韻事幾同星鳳凡所聞見依劉義慶世說新語分部記之凡三十四類而自爲之注錢謙益謂其善師臨川寓史家於說部吳偉業亦謂一書之成於世不爲無助各宜愛惜其所聞則維樞於有明一代軼聞瑣事多所記載亦考文徵獻者所取資也清標生而穎異讀書目數行俱下搦管成文飈發泉湧年十四補明諸生崇禎十五年領鄉薦明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清順治元年補原官尋授編修累遷禮部侍郎畿輔饑　上分遣重臣往振清標巡歷保定所屬諸州縣還奏稱旨調吏部侍郎詔陳政事得失疏言民生休戚繫乎牧令請令督撫重視州縣官勿使疲於趨承得以便宜興利除害無或掣肘臺臣職居言路舊有部郎改授之例宜令各部堂官擇端方讜直者與卓薦州縣各官一體考選吏部掌人材進退宜於選功二司設記功記過二簿於序班升

遷中仍分別察核以昭懲勸至山林隱逸之士屢奉詔薦舉未有應者宜令九卿禮聘至京召見咨訪以收旁求實用　上韙其言以本生母喪歸十三年補授兵部尚書時蒙古諸部長來朝　上目清標謂之曰此朕新用兵部尚書也知遇之隆如此江南提督馬逢知桀驁所在不法　上令陛見逢知念故事當赴兵部行跪拜禮乃託所知浼清標求免清標面叱不少假借逢知氣折　上聞之謂侍臣曰梁尚書不愧大臣矩度時有武林斥生誣逆首案清標訊得實無辜者多獲保全康熙三年輔臣以選人壅滯議停科目清標力爭不可卒得不罷人謂其能持大體云五年改禮部京察罷職八年輔政大臣鰲拜獲罪詔復官以刑部尚書起用改戸部充經筵講官十九年因星變陳言奏免秦中運糧入川二十一年夏旱　上問弭災之方以省刑對尋兼兵部尚書事拜保和殿

大學士卒年七十二祀鄉賢清標雍容閒雅宏奬風流一時賢士大夫皆遊其門每退直日抱芸編黃閣青燈互相酬唱蒐藏金石文字書畫鼎彝之屬甲海內領袖詞林數十年巋然為鉅人長德教子弟家法醇謹雖步履折旋進退必合規矩稗官野史一不使寓目然必使涉獵詩詞曰所以發其興觀羣怨俾識古人美人香草之意有所寄託也清標之詩枕藉經史不以一家名莊而不佻麗而有則其作於明季者多感慨諷刺之言及入清朝則渢渢春容之音為臺閣中鉅手尤工倚聲論者比之晏偉業著有蕉林詩文集棠村詞棠村隨筆及樂府諸書

劉武元

劉武元字鎮藩宛平人初官甲喇章京拜刑部侍郎以病免 世祖入都以天津為京左要衝起為參政備兵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

江西提督金聲桓與副將王得仁以南昌叛全省響應兩粵八閩皆遙爲聲援贛以孤城介處其間將士觀望計向背莫知所屬武元張筵召諸將飲問戰守策皆默然武元手巵酒顧諸將曰君臣之誼順逆之關請決於今日諸君願效死者盡此巵不爾斷予首以示賊毋顧慮也聲與淚俱衆感泣爭前飲酒因共插血誓死守賊衆號二十萬武元開門迎戰而部將徐啓仁遽降賊賊乘勢圍城百計攻之不能下凡三閱月糧盡援絕武元悉出家財並脫妻簪珥享士約背城一戰士卒皆感激大呼赴敵鏖戰竟日無不一當百者賊大敗退屯東山設計誘我兵空城出而設伏以襲之武元知其謀選銳卒百人持炬而前伏果起武元以勁兵繼進夾擊之賊敗奔逐北四十餘里斬獲焚溺無算棄甲械與山齊城圍立解時粵賊李成棟謀取贛助聲桓糾衆十餘萬水陸並進鋒銳甚

武元先馳兵數百與之戰入夜縋城出敢死士襲賊壘連刼十餘寨武元親以大隊乘之賊大潰成棟跳免事聞　上嘉其績遣近臣持手詔慰勞之賜賚甚厚晉兵部尚書成棟圖再舉武元統滿漢兵下信豐大破之斬成棟以狥後以恢復廣東功加太子太保積勞致疾前後七疏乞歸家居六月而卒贈少保賜祭葬如例謚曰明靖

成克鞏　弟克大　子亮　光

成克鞏字子固號青壇大名人明大學士基命第三子幼穎敏八歲讀書能辨塾師解朱絃之誤年十三受知督學使者左光斗期以公輔器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國變後避亂家居順治二年左庶子李若琳啓薦故明詞臣克鞏與陳具慶韓四維林增志高爾儼張懸錫同錄用授國史院檢討典試江南三年

主武會試五年擢祕書院侍讀學士旋遷內翰林宏文院學士九年副學士胡統虞主會試所取第一名程可則文悖經註克鞏力爭不得不署評既被吏議或勸以無評自解則曰業同事不可獨擠人也遂同鐫級未幾領戶兵二部兼理刑部事會都御史員缺特命克鞏攝理克鞏感激知無不言首上修省一疏繼劾舊憲臣徇庇匪人請撤回滿漢不任職者 世祖以克鞏名臣子少參機務練達政體數召對稱旨柄用不次度越資俸在前者凡十餘人十年擢吏部右侍郎大學士陳名夏等會議總兵任珍罪與九卿異議敕回奏疏上克鞏未列名部議革職詔寬免四月 上試翰林轉左侍郎越十四日擢尚書克鞏奏陳部務三事一課司官職掌之法吏部四司分省設官原以諮訪本省官評也請令各司人管一簿詳註其省之各官賢否復參之撫按舉劾以備要缺推選一

立督撫考成之法外吏大計京員考察皆以三年分別去留惟督撫向無考成請令直省督撫將列任事跡詳陳御覽以消弭盜賊開墾荒田清理錢糧糾除貪悍四者照例考成以示賞罰一選煩劇有司之法今文選推升人不分資格缺不分上中概從籤掣但地方繁簡衝僻不同如江南蘇松等郡有司官多以逋賦降革恐積弊之區非初任邑令所能振刷請取卓異官或升或調通融補授行之有效即加優擢而於選法亦無礙焉章下所司行之晉內翰林祕書院大學士與馮銓陳名夏諫廢后事又嘗與馮銓舉原任御史郝浴才既浴巡按四川密陳吳三桂不法諸事三桂劾其虛誑冒功浴逮治究讋降二級留任十二年予復原職加太子太保四月充纂修 太祖 太宗聖訓總裁攝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三年奏陳時政其略曰用人為治平之急務而大僚尤重今通政使李

同考甘肅巡撫周文棨陝西巡撫陳極新皆衰老昏庸亟當更易至財用之困之宜定丈量編審之期學校之冒濫宜嚴考貢入學之額河工之報銷宜杜虛揑侵欺之弊任樞密者遇封疆失事不得借行查以滋推諉司刑憲者於棍徒詐害不得寬反坐以長刁風凡此數事皆諸臣所當振刷精神以圖實政者也 上是其言時給事中孫光祀劾奏左通政吳達爲叛逆吳逵兄下法司勘擬克鞏奏吳達與憲臣龔鼎孳同鄉同官徇隱不爲舉發鼎孳坐奪俸十四年直講筵詔命內臣偕畫工就邸舍圖其像屆秋試克鞏深悉科場弊進朝士與分校者諄諄告誡又飭其子弟不得躁於進取後闈獄起不用其言者皆罹於法而克鞏子弟無可摺摭者
上乃益善之明年加少保改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又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以盛滿求退溫旨慰留其居常 上或中夜出

片紙作國書密詢時事克鞏亦入片紙占對雖家人子弟不聞所言其縝密如此十七年遵例自陳乞罷不許以布政參議道李昌祚與揚州叛黨同名不舉被劾議革職詔從寬免罪仍留大學士原任十八年主會試克鞏屢持文衡前後所得士如湯斌張永祺沈荃李來泰馬世俊唐德亮張玉書米漢雯許三禮嚴我斯皆一時名士多所建樹爲世名臣而郭士望梁化鳳亦以忠節武功著及與滿大學士巴哈納額色黑同輔政諸大典禮文準古酌今盡出其手十月以繼母疾請假弗許是年改殿閣仍爲內三院用原銜兼內國史院大學士康熙元年調內祕書院大學士二年以病乞休命解任調理遂回籍克鞏篤天倫十歲喪母執禮如成人父喪廬墓三年舊第有素園在城東南隅既致仕重加葺治其中雲石堂八風亭攬秀巢雲樓柳塘靜舫諸勝水木清麗嘗繪素園圖

同時題詠傳爲雅談又築耆學臺日夕讀書摩研編削輯有倫史
一書撥五倫分門各有子目君臣爲數四十五父子爲數二十二
夫婦爲數十一兄弟爲數十六朋友爲數三十三凡五十卷自告
歸後歷十有四年而成其采摭可謂勤矣二十六年閒　太皇太后
哀詔輿疾赴闕歸又四年卒年八十有四予祭葬如例祀鄉賢著
有清慎堂集四十四卷弟克大子亮光克大字子來基命第十一
子順治十七年舉人性激烈齟齬不合於時弱齡喪父以母老不
仕終養後始授內閣中書遷戶部主事擢員外郎時黔粵軍務興
度支數倍他司克大練達精密處之裕如會創設粵海關克大奉
命監督廣東香山澳門舊爲西人所居聞克大至整隊來迎槍械
森列克大宣上恩威皆懾服尋升郎中授貴州鎭遠知府鎭遠值
兵燹後民億財殫苗人雜處克大招集流亡興學校禁姦宄政績

卓然郡人爲屏山遺愛碑紀其事克大好爲詩歌兼善顏眞卿書法以兄克鞏沒乞歸著有春秋精義及歷遊詩行世卒年六十二亮字寅天號伾嵐幼聰慧年十二以父廕當次及弗就中順治三年舉人六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八年散館授編修後改補戶部主事生平慷慨有志節甲申之變羣盜蜂起亮侍父避亂猝遇盜持械逼之亮以身翼蔽大呼願代盜懾以刃不爲動乃舍之去康熙二年丁母憂扶櫬歸葬哀毀困頓遂不起卒年四十光字近天號仲謙以父廕受工部員外郎博物治聞與亮並知名順治十四年順天鄉試衡文者競拔貴介子弟而克鞏居政府戒子弟勿躁進故光獨刊落　世祖召見海子深加諭勉解所御貂裘賜之曰好讀書不失作翰林時年十五退作賜裘詩紀之康熙十六年以部郎巡視河南十八年升刑部郎中明年出爲武昌守道時妖

人朱方旦以術傾一時所過督撫以下咸謁拜如弟子光獨不爲
禮其徒李皓子挾其術橫行鄉里官刑不能施光立斃之嗣丁父
憂解官三十三年起湖南驛鹽糧道光舊游湖湘洞知漕政積弊
立兌漕法及期行兌丁民俱稱便戶部尚書趙申喬撫湖南深器
重之郴州人王體旦聚衆山中所爲不法光密使人入亂山計誘
體旦至長沙決杖死陳丹書叛偵知之返自茶陵嚴備以禦紅苗
之役大臣視師楚黔粵三省連師會剿軍事皆光督理三署按察
使一署布政使均著勞績四十六年致仕性純孝事親盡色養居
喪哀毀逾禮平生方正自持治家嚴肅工書善射亦喜作畫淡遠
入逸品精賞鑒收藏甚富所著有素園詩集卒年七十五

杜立德 子恭僾

杜立德字純一號敬修寶坻人明崇禎十七年進士順治二年以

順天巡撫宋權薦授內閣中書考選兵科給事中時天下初定上欲減租賦興文學與天下更始而法制未立兵緜數起吏或因緣爲姦立德次第條舉首陳治平之道有三曰敬天曰法古曰愛人人君爲天之子當修省以迓天庥今秦晉燕畿水旱風雹天心示警凡開誠佈公懋德敦行皆敬天事也古者事之鑑也是非定於一時法則昭於百代故合經而後能權遵法而後能創凡建學明倫立綱陳紀皆法古也自大臣以至百姓皆宜一視同仁棄短取長無分新舊凡親賢納諫尚德緩刑皆愛人事也疏入 上嘉納之又言牧民之官數月遷轉則悠忽之念起推諉之路開宜久任以驗成功於三年大計時分別糾劾俾銳者就繩懦者知奮又言荒地以蹋勘爲憑亡丁以審編爲據乃審勘動逾數月駁查又復經年輾轉濡遲吏胥從而中飽故上有蠲賦之實而下不受蠲賦之

恩者弊率由此請自今蠲荒之數分疏款項預行頒示庶窮鄉小民咸諭上指又言條編之法簡易便民近因軍興旁午草豆未有定額往往取辦臨時徒飽姦吏之橐請敕部酌定價值使民先事爲備疏並下部議行三年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年遷吏科左給事中再轉戶科都給事中六年疏陳漕弊言漕臣庫禮搜獲運官使費册三十本送部其中所費皆東南數百萬赤子脂膏供貪墨者之魚肉請按款察究從之七年轉吏科八年正月疏請舉行經筵擇廷臣經明行修者授爲講官又請定朝期於朔望行大朝之禮使羣臣得以陛見陳所欲言若進見稀闊則上下之情不通且非臣子尊王之義其言愷切均蒙嘉納初睿親王多爾袞攝政給事中許作梅御史吳達李森先桑芸等交章劾大學士馮銓姦狀疏上旬日未下廷議立德疏請令滿漢大臣集議以伸公論且言馬

士英阮大鋮朱企鋘等納賄招權煽惡流毒急宜捕誅以彰法紀疏下刑部以事在赦前寢其議及 聖祖親政黜馮銓立德因言許作梅吳達李森先桑芸及僉都御史趙開心皆銓所搆陷去官乞矜察於是開心等皆起用九年遷太常寺少卿十年擢工部右侍郎六月調兵部左侍郎十一年二月畿輔水災奉詔分振大名全活者眾四月調吏部右侍郎七月丁父憂會以前任兵部時逃人案鐫秩一級服闋補太僕寺卿尋轉大理寺卿疏言熱審之制請令刑部按道路遠近預為通飭舉行得旨如所請十四年六月擢刑部右侍郎八月轉左侍郎十六年加太子少保銜九月遷刑部尚書立德斷獄仁恕凡讞重辟屢易稿而後定吏讞或不當輒卻其獄即當受而書讞法必求其可生之路得則退有喜色不得則日中不出署抵暮歸或竟忘食及條奏時恆引輕比上請 上嘉其

用法平多從輕如所奏嘗入對旣出　上顧左右曰爾等識此人
平此新授刑部尚書杜立德也不貪一錢亦不妄殺一人其獲上
若此康熙元年調戶部立德稔知錢穀出入盈縮及吏侵牟狀於
是奏請各部寺錢糧歸戶部考成一切皆自背省吏但坐曹行文
書不得爲姦公私稱便二年加太子太保三年調吏部尚書丙午
丁未之閒銓選多變更立德秉法不撓均平酌劑銓政以肅八年
拜國史院大學士明年改內三院爲內閣授保和殿大學士兼禮
部尚書晉太子太傅時　上初親政立德竭誠奉公恪守先帝成
憲凡關國計民生殫心獻納遇事持大體　上嘗諭左右閣臣如
杜立德眞不愧古大臣也甲寅以後三藩相繼煽亂於時廟堂之
上命將出師常決計於俄頃之際或密授方略或宣諭招徠贊策
草制責之閣臣立德之力居多而從容整暇不見喜愠之色故數

年閒羽書旁午而中外人心晏然若處無事十七年春　上方振
興文教命羣臣引薦文學之士備顧問立德舉名宿曹溶法若眞
施閏章等八人以應一日　上顧閣臣謂在廷諸臣誰堪大用者立
德卽面疏數人比退或訐其不少引嫌對曰自筮仕以來惟此心
不欺可邀聖鑒他非所計也居相位十餘年恩禮優渥凡國家大
典禮政事多屬釐定若詔修玉牒及　太祖　太宗聖訓　世祖實錄皆
以立德充總裁官又持節册立中宮恭題　仁孝皇后　孝昭皇后兩
神主相眎山陵以及清理刑獄測驗歷法無一不與前後賜賚御
書卷軸白金鞍馬黑狐紫貂嘉魚茶酒蓮藕上方諸珍物不可勝
計嘗賜宴內廷特命列坐殿內漢大學士大殿坐自立德始也十
八年自陳請罷秋地震復請罷皆溫旨慰留二十年冬搆疾不能
視事會滇逆平　上恩加惠四海議頒恩赦以立德臥病不與議

特命近臣持詔款抵第問所增益二十一年正月　上以武功耆定宴廷臣於內殿賦柏梁體詩因立德未預宴特遣中使賞酒饌賜之是年夏復乞休得旨允其致仕御製送行詩一章墨刻二册御書唐詩二軸及怡情洛社篆章以賜復遣行人馳驛護送人咸榮之　太宗實錄告成晉太子太師二十六年十二月　太皇太后崩星馳哭臨　上以立德老病不任拜起命掌院學士張英掖之以行賜御書文綺以示寵眷三十年六月卒於家年八十一　上聞震悼賜祭加等爲二壇飭所司治葬事謚文端立德爲人慤和恭謹恂恂寡言及當大事決大疑則毅然不可奪居諫垣彈劾不避權貴凡所陳奏退削其藁雖子弟鮮知者歷官三部練習朝章遇事援據掌故兼集眾長期於允當常曰我待罪都官數年不能自必無過見得一分盡我一分職耳有旗人王某匿妻子於前妻父張某

家王潛逃適里中有投井者面目不可辨其妻誣張謀死其夫讞成抵罪上之秋曹立德檢獄牘見單塡鬚長三寸而王逃牌無鬚頗疑之衆持不可亡何其主捕王到同官驚服又淮關鹽商虧課四十餘萬巡鹽使題請緩徵意在乾沒下部議懼立德持不可包門下客以千金壽立德曰吾俸餘足以自給忍置國家如許金錢而得巨貲肥己耶力主三年帶徵議乾淸宮告成擇日臨御欽天監奏言吉神在某方不宜從中門入立德曰 皇上遷正新宮自宜從中門入且帝星所在卽爲吉神欽天監妄奏非是吳三桂之亂賊將據兩川欽天監奏土星入於井 上問閣臣立德對曰井鬼屬在蜀分土入於井蓋土克水之象兩川之平必矣逾月果捷至時渠魁俘京 上命諸王貝勒滿漢大臣及九列公議逆罪久未定立德奏曰此輩重負國宜置重典不宜曲宥粤東反正所司具

正賦雜稅之數以聞立德奏曰廣東雜稅多係尚之信所加為民閒大累非朝廷正額 皇上富有四海何需此區區數萬金錢今兩粵變亂甫定正宜與民休息臣請除之便又請追逆商所領叛本四十萬免生事海疆諸所奏對 上皆從之順治丙戌典試浙江康熙甲辰典會試皆號得人癸丑再典會試時韓菼卷已遭黜落立德搜遺卷獲之大激賞執筆就批抹處改千里來龍四字遂定首選人至今稱之立德廣額修眉聲若洪鐘性坦平好汲引善類雖布衣下位無生平之雅者有一長必為稱引里居課子弟讀書立身行已而不令與寒畯爭功名所作詩文規圓矩折恂恂皆仁者言初官京師有無賴子偶與騶卒鬬乘醉隨輿後詈之立德若不聞無賴子歸酒既醒或告以昨辱宰相事倉皇詣第謝罪立德慰遺之予一金令改行其德器寬大若此三十九年 上南巡其子

恭俊迎駕三河　上詢知故相子甚喜並問立德葬所御書永言惟舊四字賜之揭諸阡恭俊以恩蔭授工刑兩部司曹綜核詳審尋補刑部督捕侍郎勘逃緝諸案多所保全出知廣信府未幾卒恭俊好義喜濟人急邑人陳某欠官糧三百金將鬻其女捐金代償而並嫁其女父子並祀鄉賢

王景祚

王景祚字振公號迂叟文安人其五世祖所謂王孝子原者也父守明以德行舉鄉飲大賓景祚順治三年進士授山西太原府推官太原省會地事繁劇前任以不職罷去案牘充棟景祚以旬日了之撫軍祝世昌大喜凡府省大案及文武薦覈皆決於景祚姜瓖叛大同人心恟懼一日數警撫軍以景祚攝甯武道以扼其吭景祚疾驅未至城已爲賊據即馳歸議城守而賊騎數十萬連營

結寨進偪太原景祚從容書計神氣殊閒雅會有蒙古兵防邊撤回途經太原須供頓以部牌至景祚笑曰破賊之策在是矣舊例兵馬不入城景祚與撫軍議以計留之不可得景祚奮袂進曰賊騎臨城人心危懼公爲大將見賊不討而欲倡逃乎大軍一動勢必奔潰失地之罪將有攸歸將軍曰非我職奈何景祚曰人臣之職誅逆是也誠撲逆賊安全境土下拯赤子之難而上不貽君父之憂此將軍之所以盡職也將軍遂出師景祚介冑以從與賊戰於晉祠西大破之斬首數萬追奔數十里拔其所據城將軍將以軍法僇之景祚跪而請曰變肇於逆民脅從耳活此數萬人皆將軍賜遂止已而王師西下汾水暴漲議爲橋濟師檄太原榆次兩邑宰皆辭以水勢洶涌撫軍目之曰以此累君景祚設方略爲之橋成而師濟賊平治其黨所連引幾數百家下景祚鞫之多平反

寧武饑人相食景祚發倉儲數千石不暇請曰活此數萬之命罷予一人之官且甘心焉事聞撫軍大喜疏奏之報曰可當是時景祚名震三晉兩院皆薦爲第一九年內擢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所言皆國計民生諸大事明年奉命巡湖北屬吏有不飭者聞風改操西山賊出掠官軍追之獲婦女數千口景祚勒令放還軍無一人明年補山東左參議備兵東兗榆園盜起山東河南直隸三省會勦無功標將孫維統沈勇有略景祚專任之授以機宜踰旬斬賊酋以獻隨作弭盜一疏請兵駐防善其後十二年歲大饑直省流人入境丐食各府誡於逃人之禁不敢納景祚曰流民亦吾民也避罣誤而輕人之死何忍耶嚴飭屬吏安集之高唐刺史佟年首奉令招集數百家餘屬爭相倣效流民乃安十三年以父憂去官十六年起補杭嘉湖道未逾月奉內陞之詔明年遷

太常寺少卿遣祀南嶽轉通政使司右通政尋轉左封駁侃侃正言無所避康熙六年轉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僉都御史七年河決文安疏免濱河地糧尋升奉天府尹至則輯和滿漢軍民各安其所無閒言先是遷徙人口隸各牛彔下員祚特疏請歸州縣遼左舊不權鹽有豪商叩閽請行下員祚議員祚即日上疏言遼左不權鹽者實有遠慮一旦創舉恐滋後擾奉旨罷之九年升大理寺卿寺素名法司而權在部院員祚親閱爰書大案多所駁正一時權貴斂手風節凛然十一年扈耕耤田以病失儀左遷十四年補鴻臚寺卿明年春請告回籍年七十卒著有用拙山房稿父子並祀鄉賢

魏象樞子學誠

魏象樞字環溪號庸齋蔚州人明崇禎十五年舉人清順治三年

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刑科給事中骨鯁敢言事尤注意當世人才賢不肖治術得失民生休戚是是非非必盡意乃止疏言督撫按聽用之官太雜道府州縣胥隸太濫請清理報可尋劾安徽巡撫王懩徇庇受賄罷之五年轉工科右給事中爲民請城南空地徙居平價請更定會典以明職掌劾山東平陰知縣王國柱違禁擅礫人七年四月轉刑科左給事中八年 世祖親政免天下額賦罷城工除加派時有以私征侵帑坐罪者上疏極陳其弊請定藩司會計奏報之法以杜欺隱立內外各官治事之限以清稽滯請嚴道府縱徇之律請訂考績大典反噬之禁江西左布政劉漢祚缺賦五十餘萬請敕部察究論如律其最切者請聖躬愼起居一疏辭逼輔臣大略言聖政維新中外想望治平非同昔日如 皇上近巡京畿輔臣當陪侍扈從以効啓沃之忠倘遣有所幸尤宜

諫止鑾輿以盡保傅之職又因災變陳言謂天地之變乃人事反常所致歷舉近日顛倒旨意輕重綸言諸事語侵權貴尤亟疏下九卿科道議左給事例不與議彖樞補陳顛末因以請特命會議彖樞面折諸大臣抗爭是非在廷爲側目獨大學士范文程心識之曰此我國家任事臣也其後有搆彖樞者輒於衆中剖晰之卒得白九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十年大計塞門核册令兵馬司周廬巡徼綱紀肅然連上四疏言計典其一請復糾拾之舊制言官不宜反坐下所司議著爲令因奏白給事中劉楗糾拾被譴寃言官吳拜吳達坐言事論死彖樞謂言官進言不實第宜治以考功法惟坐婪贓骫法報怨挾仇乃可下刑部得旨允可論者謂言路通塞此大關鍵也又請會推督撫宜核事實勿徇虛名請舉勤民大政詳陳民命民情民食民困四端皆報可彖樞在吏垣有問職掌

事者則曰條陳參劾二者而已條陳當計利害若目前有利後日有害不宜言也參劾當論平日賢否若素稱賢者偶有纖愆不必苛也聞者服其卓論前後疏凡三十餘上其大要崇治本別人才行實惠通民隱皆國家要政忌者日思中傷之會十一年大學士陳名夏得罪言官坐不先事糾發六科之長皆被議象樞降補詹事府主簿屢遵旨陳言並奏定文武官薦舉格式及拯救兵民節目四條遷光祿寺丞十六年以告養歸家居十三年精研理學以躬行實踐為宗康熙八年丁母憂十一年服闋大學士馮溥特疏薦不起　聖祖再召迺趨朝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兼巡視北城疏言教化為王道所先請滿漢臣僚敦家教以廣盛化治河槩國家根本請督任使人才以補救漕儲請戒淫巧輯禮書以正人心定民志請甄別考察以操守清廉為上等請增俸以養廉改罰俸為

記過請禁正月開征以昭萬世法守請畿輔設總督兼轄滿漢兵民湖廣藩司劉顯貴虧帑九萬七千有奇撫臣徐化成給事中余司仁行私曲庇請下所司察治 上皆韙其言擢左僉都御史時吳三桂寇滇蜀天下搖動象樞請申明法紀維繫人心請要地設道員請緩征楚蜀錢米請秦省食鹽從民便凡所陳奏皆關大計疏上輒削其藁不以示人十三年二月補順天府尹力薦原任巡按御史郝浴且曰臣才守學識皆媿不及願以職讓浴後卒起用爲名臣四月轉大理寺卿七月擢戶部右侍郎十一月升左侍郎一歲五遷象樞愈自警惕深維大臣以道事君之義疏薦原任布政使李士楨慶陽道王天鑑候補道鄭端常熟知縣魏允升皆報可會西南用兵上籌餉三疏曰確估值嚴關稅簡藩司 上命與侍郎班廸清查工部盜庫事又閱月蕆事科臣王光前請加徵練餉甘

文煥請查人口錢象樞皆力持不可具疏駁止之十五年充武英殿殿試讀卷官十七年授左都御史首疏申明憲綱十事謂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撫督撫廉則物阜民安督撫貪則民窮財盡願諸臣爲百姓留膏血爲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爲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勵名節　上嘉其切中時弊立予施行會徵博學鴻儒象樞舉原任布政使畢振姬嶺北道湯斌糧道王紫綬員外郎馮雲驤評事白夢鼐時嘉定知縣陸隴其以盜案落職請白其寃鎮江知府劉鼎溺職無狀絳州知州曹廷俞貪酷厲民請糾其罪磨勘順天鄉試卷陳科場八弊請設內簾監試御史陳學政十弊請據爲三年考覈之實廷議並著爲令舉學臣之賢者曰邵嘉勞之辨劾其劣者曰盧元培程汝璞汝璞已經浙江巡撫保擢京堂遂臚其罪狀並劾督撫欺罔請論罪如律中外肅然一日奏事

畢 上命近臣捧御書詩卷一清勤慎大字三格物大字二賜之且曰爾居官不愧此故有此賜他日復賜紫貂皮領因面諭曰今年暫著明年且別製爲卿換之十八年特授刑部尚書象樞請援漢臣汲黯自請爲郎故事得拾遺補闕願辭司寇職留御史臺激濁揚清爲 皇上振肅綱紀 上嘉之加刑部尚書銜留任於是一日具三疏劾権稅蕪關主事劉源山西巡撫王克善請嚴禁火耗私派勒索諸弊疏甫入京師地震 上晝坐武帳中象樞直入奏曰地臣道也臣失職則地反常臣不能肅風紀修職業請先罪臣回天變 上召象樞入象樞伏地涕泣請屏左右語移時極言天變乃索額圖明珠二相植黨市權排忠引佞以剝烝黎之應及出副都御史施維翰迓於後左門見頰間猶漬淚痕是日宿帳中語施曰今百姓疲困極矣而大臣家益富地方吏剝民媚上督撫司道

轉餽政府以市權利又會推動輒徇私將帥無復紀律蠲免錢糧之惠不逮災黎豪右爲姦刑官鬻獄小民愁苦之氣上干天和致召水旱日食星變地震之異可憂可危之事無大於此明日 上以六條宣廷臣集議大略如象樞指於是用事大臣皆爲股慄明年索額圖明珠相繼罷 聖祖始以象樞面對語諭羣臣二相之黜皆象樞首發之也會詔舉循良薦原任侍郎雷虎班廸達哈塔高珩大理寺卿胡密色侍讀蕭維豫郎中宋文運布政使畢振姬知縣陸隴其張沐皆得旨錄用十九年五月京師苦旱詔求直言疏陳旗民訐告選用司坊官員等事下部議行十一月任刑部尚書明年扈從謁孝陵一慟幾絕賦詩至哀讀者皆感動尋命與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輔單騎按行罷吏強豪皆屛迹百姓稱快積勞得疾朝夕視事不少休曰吾偷安一日罪人待讞者增百苦矣

象樞歷官四十年嘉謨忠議朝章多所手訂與栢鄉魏裔介齊名有二魏之稱二十三年春奏事乾清門暈踣於地疏乞骸骨溫旨慰留賜參膏一器人參二斤八月再請 上惜其去以詞迫切許馳驛歸三覲乃行始入賜膳再賜茶三賜御書寒松堂額寵其行象樞遂自號寒松老人出國門公卿祖帳盈道皆歎息以爲清操勁節受 天子之知可謂至矣然門庭蕭寂圖書數千卷無異秀才時所增惟綸誥宸章及諫草一囊而已象樞初歸養時築介園花木蔥蒨奉母朝夕又於寢室東闢地爲家祠中曰世德堂左存澤藏遺書右授經傳家學其宗廟疏榮塋壟以及概散修葺規制悉遵家禮立友仁社邑士從游者甚衆講求性理書凡嘉言懿行恆手自鈔錄與白允謙刁包左光圖孫奇逢魏裔介成性李中孚馮雲驤湯斌陸隴其諸子稱道義交走書往復辯析義理嘗曰爲大臣

而德不純學不粹不如下僚爲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
爲素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其論學以修德爲體以講學
爲用以徙義改過爲工夫平生事業悉本於此順治六年己丑象
樞分校詩五房取成性等二十三人時闈中同人各期所拔士或
云可相或云可將或云可秉節鉞任封疆象樞獨曰願得理學任
吾道足矣榜發性冠本房後以理學清介稱餘官內外無一以貪
敗者性篤師友凡沒者必立位陳酒果哭之表彰節烈事尤視爲
性命平生以循理守法安命六字時相箴勖文章樸直如其爲人
家居與鄉里同志十人聯詩社集字爲詩名蘿山雅會倘徉泉石
小飲長謠不一及時事二十五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一賜祭葬如
例謚敏果著有儒宗錄知言錄寒松堂詩文集雍正八年詔入祀
賢良祠嘉慶五年　仁宗詔求賢良後裔六世孫煜以寒松堂集進

呈 上覽稱善謂居諫垣者當以爲法賜煜舉人初象樞之以薦起
度俸精不足自給不欲出有李恆岳者妻兄弟也謂曰子在京師
日費幾何曰得一金足矣恆岳曰子果出而有濟於世吾能任之
遂行終其身在官無內顧憂恆岳力也子學誠字無僞康熙二十
一年進士官內閣中書乞養歸 聖祖西巡謁行在改翰林院修
撰遷洗馬再遷諭德遭母憂遂不復出學誠少承父教文行純粹
澹於仕進家居七年不謁選遇 聖祖眷念舊臣恩寵優渥遂感激
思報稱云著有一齋新簒詩行世

魏裔介

魏裔介字石生號貞庵一號崑林柏鄉人父柏祥字元昌號拙菴
篤學工詩文督學左光斗試畿南首錄之明天啓元年恩貢任俠
尚義崇禎六年流寇自甯晉掠而西柏祥捐金募殺賊者懸敢死

重賞列隊而出捕斬賊二十餘級城獲全鼎革後隱居城東隅築樸園與諸昆弟觴詠其中復營柳莊別墅杜門著書年五十七卒祀鄉賢著有四書日錄讀史繫言柏鄉縣志裔介生而沈默寡言笑穎悟絕倫明季兵亂父子走避邑之西山游騎邀劫之力鬬得免讀書山徧桃源洞講習經術世務以天下生民爲已任明崇禎十五年舉於鄉清順治三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授工科給事中時　世祖已御極五載裔介疏請舉行經筵日講之典謂少而勤學古人比之日出之光竊恐年歲既盛嗜欲日開宜及時講學以隆萬世治本又言燕趙之民椎牛裹糧首先歸命此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也明廷屢詔蠲荒而畿輔獨未沾實惠宜切責奉行之吏彰信於民又言各州縣遇災荒既經報部例得蠲緩錢糧宜即停征以杜胥吏欺隱並就各州縣所有積穀及存留銀先

行振貸爲便會應詔上書言時事孔亟民不聊生雖巴蜀湖湘儘多遺孽而萑苻小醜所以廑九重之宵旰者舉不足慮惟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閡大臣闒茸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惜功名紀綱日弛法度日壞貪官暴吏轉相吞噬以鳴得意臣實憂之宜改絃易轍盡反平日之所爲請時御正殿召對羣臣虛心咨訪令部院科道諸臣面奏政事詔史官記注以求救時之實制下立行其說先是江南既定明尚書張縉彥投誠大學士洪承疇軍至是河南巡撫吳景道援恩詔薦之崙介疏言縉彥在明朝任中樞養寇誤國有盧杞賈似道之姦而庸劣過之宜予擯棄以協公論疏下部察議以事在赦前予外用五年典試山西轉吏科給事中時世祖已親政而朝儀未定因疏言深居高拱不如詢訪臣鄰批答詳明不若親承顏色稽之故事有朔望之朝有三六九之朝有早

朝晚朝有內朝外朝今縱不能如舊例當一月三朝以副勵精圖治至意自是始定月逢五視朝之制又疏言督撫封疆重臣宜慎選擇不宜專用遼左舊人又言攝政王時匿逃之法太嚴犯者家長坐斬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後寬其禁責成州縣法至善也若舍此別有峻法竊恐下拂人心上干天和非尋常法治小小得失而已　皇上愛民如子各旗宜仰體聖意遇下以恩彼雖奴隸豈無戀主之心而鳥獸竄胡爲也遂寬其禁中外大悅又疏言直隸河南山東水災勘報移覆尚需時日蠲振稍緩無救死亡請速發帑拯饑其言悚切　上即出帑金二十四萬兩分遣大臣十六人督振全活數十萬人會有詔訪明季京城殉難諸臣疏舉大學士范景文等三十人乞宣付史館顯加褒錄於是諸臣先後得旌錄與祭謚母憂歸九年補故官十一年遷兵科給事中應詔陳用兵

大勢略言劉文秀起川南孫可望據貴筑李定國伺隙於西粵張名鎮流氛於海島連年征討尙逋天誅爲目前進取計蜀爲滇黔門戶蜀旣守而滇黔之勢蹙故蜀不可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粵西稍弱昨歲桂林之役未之大創必圖再犯以牽制我湖南之師宜令藩鎮更番迭出相機戰守此三方者攻瑕宜先粵西粵西潰則可望膽落滇黔亦當瓦解矣其後諸路進兵卒如其言因疏劾將軍續順沈永忠當流賊孫可望犯辰州時擁兵不救致總兵徐勇等力竭殉城福建提督楊名高怠玩兵機致漳州郡邑爲海寇鄭成功所陷永忠名高均奪職又請錄用建言得罪諸臣請倣唐李吉甫元和國計簿令度支歲計出入盈縮呈御覽請增官吏祿俸請禁金玉錦繡浮屠塔廟一切侈靡蠱蠹之事請立勸農官請自今罪人勿發寧古塔請遣大臣督視河工言皆剴切多見施

行明年遷太常少卿擢副都御史疏劾大學士陳之遴營私植黨詔解任發遼陽閒住戶部議開吏員納銀事例疏言此衰世苟且之政今縱不能加小吏工食奈何著爲令甲以貲得官俾銓政由此而壞又請定教官每年考察例令學政刊布明儒薛瑄王守仁等講學諸書以培賢才下部議行十四年擢左都御史因五月日月交食上疏陳言歷舉兩漢日食詔書及光武時大中大夫鄭興所云國無善政謫見日月之事請廣開言路停罷土木寬守令考成參罰釋解寃滯矜恤鰥寡孤獨酌復五品以下官俸並令南方專意招撫固防險隘撤還旗下戍兵省數百萬供應之費　上嘉之立即允行嘗春月侍經筵聽講漢文帝春和之詔因舉仁政所先四事即日以聞　上田薊州上疏切諫報曰朕不日即還矣京師惡俗人生女多棄不舉疏請嚴禁　上宣示講筵命閣臣紀其事

正陽門外菜園居民稱密爲前朝嘉蔬圃地所司檄歸之官裔介過其地百姓遮道陳訴即入言於 上立以予民嘗言天下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宜獎進直言激發忠義尚寬大平易之治勿爲刻薄瑣碎之計有旨令對狀終以其言直不問也尋坐言事附和奪職特旨留任未幾復原官十六年加太子少保 上嘗召至中和殿諭曰朕擢用卿非有人薦達也裔介稽首謝曰敢不竭孤忠以報知遇南苑閱武每賜宴賦詩天顏甚喜一日侍坐問民間收穫對曰畿內百姓困苦豐年僅供官稅 上稱唐太宗英主對曰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高麗至貽後悔其因事納忠類若此世祖嘗夜半閱明孝宗實錄有召對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事心喜曰朕所用何遽不若大夏與珊明日宣尚書梁清標及裔介詣行幄備顧問君臣交孚當其時無與比也十七年 上下

罪已之詔令羣臣各自陳裔介疏上奪宮保銜未幾疏劾大學士
劉正宗成克鞏欺罔附會諸罪 上震怒正宗籍沒入旗克鞏奪職
留任又以裔介不早言並下獄然卒直其事出之康熙元年考績
復宮保晉吏部尚書 聖祖冲齡踐祚輔政大臣議加練餉五百萬
上疏爭之力中旨停罷雲南初定請捐無名賦稅以慰新附之氓
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恤投誠文武以來虜歛之彥寬一切
禁網以安溪峝之蠻又言雲南既有吳三桂藩兵及提督兩標兵
則滿洲兵可撤但須駐川楚之間不以滿兵鎮守要地倘戎寇生
心恐鞭長莫及荊襄乃天下腹心宜擇大將領滿洲兵數千常駐
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可以銷姦宄之萌有事則提兵應援可以
據水陸之勝疏入格於議又復請移舊駐武昌之湖廣總督於荊
州從之後三桂反湖南州縣俱陷卒不得過荊州人乃服其先見

云康熙三年擢保和殿大學士充實錄館總裁九年典會試尋爲
御史李之芳所劾詔命裔介回奏上疏辨釋因請賜罷斥歸田明
年病亟請告　上以其詞懇切不强留也十一年加太子太傅裔介
在言路最久前後二百餘疏皆關天下國家大計或阻或行或
天子排衆議而獨申其言用著爲律令國初名相無出其右者性
嗜書輿中輒攜一卷及致政紬繹經史百家之言拳拳服膺宋五
子書窮理盡性之恉時有所深省獨得嘗謂朱陸之辨紛紛不已
然尊德性道問學實非二事故晚而相合論者欲復元明先須去
識此據佛氏之論歧識與明而二之也論語云默而識之多見而
識之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聖學重在默識未有以識爲
害性而去之者識卽知也知卽性也識可去知可去乎知可去性
可去乎佛氏之言有不可强同於儒者此之謂也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中庸謂天下之達道又云率性之謂道謂此爲道之入門則何處更有道之堂室乎至謂善惡之念不得着之於心者此語論性似是而實非也孟子論性以爲仁之端義之端禮之端智之端蓋其中實有此物然後可以發生譬之稻種方能生稻穀種方能生穀若中無此種穅粃豈能生乎凡以無言性者皆以性爲穅粃者也謂人性不容一物似近於未發之說而不知從天命以求之日事物終無可去之時性亦終無可離之理戒愼恐懼之中卽有無聲無臭之體此所謂寡欲養心復性聖賢相傳之要也若以無爲宗以解脫爲了當未有不流於放逸入於荆榛者隆萬以來之學者雖稱大儒多中此病其差在以佛附儒而不辨於毫釐之閒也又嘗與孫奇逢辨論王陽明無善無惡一語曰心性一也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亦可云無善無惡者性之體乎若云無善無惡

者性之體是又一告子也於是本其爲學之宗旨著聖學知統錄二卷以述見知聞知之統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又以董仲舒以下至高攀龍諸賢材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德業不同要皆足以鼓吹六經羽翼聖道爲聖學知統翼錄二卷取周子太極圖說張子東西二銘周汝登所輯程門微旨孫承澤所輯考正晚年定論及朱子與廖德明問答諸書爲周程張朱正脈一卷孟子詳說反約爲學者之指歸不有博何以說不有說何以約爲約言錄二卷采古今嘉言善行而取其不偏不倚有倫有序者取周子通書之義彙之成帙爲希賢錄十卷採五經論語孟子及秦漢而後諸家言性之語而衷以己說爲論性書二卷集程朱及諸儒格致之說而附以己所作辨二篇爲致知格物解二卷彙紫陽白鹿洞學

規及平川甘泉韜穎諸家而附之以已所纂述知性十八篇爲學規彙編一卷以薛瑄之學得程朱正傳乃錄其要語以自修省爲薛文清讀書錄纂要若干卷其平生講學尊朱大旨具備於以上所著諸書其他所撰又有易經大全纂要四書精義彙解惺心篇捷解若干卷孝經注義一卷鑑語經世編二十七卷傳家錄三卷附家約一卷樗林三筆五卷明百家說三卷耕餘雜語一卷崑林小品三卷崑林續鈔三卷鄉塾全書若干卷教民恆言一卷風憲禁約一卷巡城條約一卷勸誡圖說一卷牛誡續鈔三卷裔介生當明季喜言性理尤好爲詞章之學爲文醇雅不失爲儒者之言詩宗陶韋而於君臣父子兄弟友朋之閒尤惓惓三致意焉其詩有嶼舫集嶼舫近集文有兼濟堂集共五十餘卷吳偉業曰魏公秉鴻駿魁傑之才遭逢聖朝迴翔禁苑　世祖興起右文招延俊茂

文學侍從之臣而公實歸然爲冠其後歷諫垣蹐憲府密勿論思紀綱庶政侃侃論列君臣一心卒致太平之盛康熙之初入居政府海內宴安無事公得以從容述作理學文章政事三者殆兼而有之此乃天所以啓一代文明之運非偶然也康熙二十五年卒年七十有一賜祭葬如例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追諡文毅裔介天資醇粹性篤孝友與人交質直無城府久要不忘尤善獎掖後進急人之難不啻飲食嗜欲懸車十六年課督農桑混迹田野人不知其爲舊相也嘗自作贊平生嚮慕留侯二疏及裴晉公白樂天之爲人其出處亦略相類云

李霨

李霨字景霱別字坦園高陽人明文敏公國槽子幼喪父母執親喪哀毀如成人刻志讀書言行不苟順治二年舉於鄉明年成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檢討特改編修十年　世祖試習國書翰
林爵與侍講胡兆龍檢討莊冏生並列上等擢春坊中允再遷侍
講學士遷祕書院學士充日講官教習庶吉士尋充經筵講官十
五年五月以內宏文院大學士入閣辦事爵自釋褐迴翔禁苑十
餘年致位宰輔年方三十有四其由學士超拜尤異數也是年更
定官制改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坐票擬
失誤降四級調用爵杜門引咎曰臣實不職鐫秩猶寬典也三月
召復其官　聖祖即位復設內三院改宏文院大學士是時　上方諒
陰恭默輔政大臣受顧命決機務或議事相齟齬爵輒默然俟辨
論將息徐出片言定是非票擬或未當不輕論執每於談笑閒旁
引曲喻令聞者心悅然後徐奪其所是而更正之輔臣每屈意從
其言一時調和匡救保護善類爵之力居多八年夏旱奉詔清獄

釋繫四四十二人末減七十九人寃者自得白既而復改內三院爲
內閣爵以保和殿大學士加戶部尚書十一年纂修　世祖實錄成
賜銀幣鞍馬加太子太傅十三年詔舉素有清操堪任繁劇者爵
舉前布政使王舜年參議道俞之炎十五年再典會試十七年詔
舉博學鴻儒爵與大學士杜立德馮溥合疏薦副使曹溶布政使
法若眞參議道施閏章中書曹禾陳玉璂知縣米漢雯進士沈珩
葉舒崇及召試充閱卷大臣所取皆名宿焉二十年海內悉定
天子以明年正月既望置酒乾清宮飲讌羣臣繹作爵奉觴上壽
上亦手卮酒勸爵賜坐殿上依漢元封柏梁臺故事　上賦詩爵
及朝士相繼和御製序文勒石二十一年　太宗文皇帝實錄告
成晉太子太師會臺灣初定提督施琅請設官鎮守廷議未決有
謂宜遷其人棄其地者　上問閣臣爵奏如琅議　上韙之二十三

年六月卒於位年六十遺疏聞優詔賜卹命大學士明珠偕學士一人往奠爵賜祭葬如例謚文勤入祀鄉賢祠爵在相位二十八年老成持重風度端凝内介外和朝野倚以爲重三藩變作海内驛騷察哈爾部亦相繼叛亂朝廷命將討不庭一應軍機方略諭旨皆口授爵起草每入直或夜分始出或留宿閣中有問者輒默不應其慎密如此居相位久嫻掌故凡朝廷大典禮如册立中宮相視山陵題神主釋奠於先師每以屬之出則扈從入則進講主會試者三殿試文武進士讀卷者十四充纂修監修總裁官者十一賞賚優渥自御書卷軸以至龍蟒貂綺金銀鞍馬上尊之屬無算然不爲私計自奉廉儉門庭肅然無戎從之僕與人言聲音朗朗達戶外不爲促膝密語迹稍涉私輒避席改容人往往逡巡引去進退賢否賞罰一聽於公不喜立名譽務以忠誠結主上知其

遇寮友終始無間言朝野貴賤莫有指其過失者爵少力學讀書寒暑不輟喜著述雅負藻鑒能知人主試讀卷先後得士甚盛魁儒鉅公多出其門弟子之眾近世罕儷闢寄園於舍北自稱據梧居士吟詠其中有問業者講論不輟旁及天文地理百家之言無不精究康熙戊申欽天監正楊光先與西洋人南懷仁等論厤法得失不決　上命爵觀其測驗日影又考驗吳明烜時憲七政二厤異同己酉正月測驗立春日影及火木星躔度太陰行度雨水日西洋法皆合三月觀杭人邵泰衢測驗日影月星行度所推皆誤按厤法立春日躔陬訾之次水星行疾至夜不見觀者都不能定爵以水星日行度幾何日暮已越幾何遂定其乖合泰衢以服壬子八月命至禮部驗看楊景南厤法無據景南能以口給禦人爵摘其一二以難之遂詘其精審詳明雖專門之學無以過也所

著有閩役紀行略件星草心遠堂詩文集行世長洲陶樑曰國朝定鼎之初北方實多賢輔而文章彪炳開一代風氣之先者首推坦園相國今讀其集六代三唐合爐而冶聯珠綴玉蔚爲盛世元音以視唐之燕許宋之楊劉有過之無不及也



大清畿輔先哲傳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二

天津徐世昌撰

王熙 弟燕

王熙字子雍一字胥庭號慕齋崇簡子生而穎異五六歲卽能誦孝經學庸論語父崇簡爲講解大義有疑卽問輒驚人十五爲諸生順治三年舉京兆試明年成進士選授國史院庶吉士習滿書六年授檢討分校壬辰會試十年試滿書拔前列 世祖召見弘文院命以滿語奏對大加褒賞隨升國子監司業賜滿文洪武寶訓三國志二書尋轉左春坊左中允充順治大訓纂修官甲午命譯書經升司經局洗馬召入南苑譯勸善書及大學衍義一日上猝至直幄閱所譯書書諭閣臣稱善久之遂令長直南苑十一年隨獵賜乘御馬是科館選庶吉士特命熙引見南苑升右春坊

右諭德充孝經衍義纂修官十三年初設日講官以熙同學士麻勒吉胡兆龍等充之御試滿書復第一賜御服貂裘是秋升左春坊左庶子　上幸景山臻祿閣召日講官五人進講熙講書堯典稱旨命每日進講侍坐觴出即隨行不必請旨十四年升弘文院侍講學士充經筵講官七月擢弘文院學士　上諭曰父子同官古今所少以爾誠恪特加此恩十五年教習庶吉士秋主武會試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以學士三年考滿加禮部尚書銜時崇簡已長禮部父子同部尚書海內榮之十八年　上不豫日入請安御榻前正月六日漏三下召入養心殿諭曰朕勢將不起爾詳聽朕命撰詔書熙俯伏飲泣筆不能下　上諭抑悲痛即榻前起草熙拭淚書第一條進恐聖躬過勞奏移乾清門下撰擬凡三次進覽皆報可日入始脫稿　世祖竟於是夜上賓熙一慟

幾絕其面奉憑几之言決大策定大議終身不以語人雖子弟莫得而傳也四月改授弘文院學士兼禮部尙書十二月以禮部尙書管左侍郎事康熙五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疏言藩臬兩司總理錢穀刑名守巡各道分涖各府州縣職任綦重近來督撫因其地近情親互相容隱糾劾無聞請敕部嚴定徇庇之罪得旨如所請六年疏言六部漢官一司之事專委之郎中其員外郎主事僅積俸待遷而已自後應照滿洲例各勤職業其不辦事者即行劾罷令各省官倉抽分造船等事已歸有司管理宜停遣部員其戶部工部漢主事各員當酌議省減在京六衛管徵錢糧所設守備千總實爲閒冗亦宜裁併又陳官員貿易之害謂近日閩廣江西湖廣等省官員多自置貨物售之所屬兵民或指稱藩下挾勢橫行放債取利省會要區徧置官商占踞盤剝致小民以貿易爲生

省顛連失業請下部議自今以後凡閩廣江楚等省王公將軍督撫提鎮大小官吏如有持己貲與民爭利及姦商借潛下勢橫行者所管官不能覺察及已發覺而循隱不以實奏者嚴定處分著爲令甲又見任官員捐助銀米博取議敘每云設法捐輸夫設法之中何可究詰名出私橐實則取自民閒況其中誇張鋪敘揑少爲多是又徒有捐助之虛名更屬無益近者別項捐納雖停而修城備振及修造軍器等項仍有紀錄之例如遇降罰亦得抵銷終非所以飭勵廉隅昭垂法守祈勅下部詳議凡係地方見任文武官員捐助敘錄之例概行停止又近例招民百家優授知縣夫縣令宰治百里撫綏眾民關係匪輕儻有不肖之輩授以此職則百姓之累無窮況招民百家送至盛京往來之費非數千金不足夫不惜數千金而欲得一縣令則借貲爲市其心可知既欲謀利其

一邑之民安危可知臣愚以爲嗣後招民百家之人應給與閒散官名色頂帶牌扁旌奬勿授以理民之職又見今流徙寧古塔尚陽堡犯人認工釋罪令其修蓋城樓部院衙門此等犯人流徙之時家產已盡籍沒入官能認造此數萬金城樓之工價從何而得不過借認工爲名指稱奉旨取回視原籍稍可給之家挾詐逼勒一不給與動稱違誤欽工交官追取良民受害而姦惡之人愈益縱誕不知畏忌此例應即停止凡所上疏皆得政體大指歸於子惠萬民培養元氣每奏上輒報曰未嘗不稱善下部議或行或格而其疏要爲不可易也會天旱金星晝見　上諭各部院例繁滋弊上干天和熙疏請酌復　世祖舊章以昭政典謂先帝御極有年憂勤圖治各部院應行事宜皆經詳定盡善無遺茲者數年以來有因言官條奏改易者有因各部院題請更張者有會議興革者

法經屢變則例繁多反啟各衙門任意輕重乘機作弊之端自古聖賢之君莫不以敬天法祖為兢兢皇上當勵精圖治之日法祖卽所以敬天臣請敕下部院各衙門詳查見行事例有應遵 世祖時典制者具題改正施行卽比年以來因時定例實有便於今日國計民生者亦須詳察始末條晰不得不然之故具陳統候裁奪畫一永遵 上覽疏嘉歎於是 世祖舊章次第酌復中外韙之熙在臺二十有一月所建白甚眾其懲貪崇儉獎廉疏銓法課官學諸疏皆鑿鑿可施行當是時宇內初定而三藩各擁重兵吳三桂駐雲南耿精忠駐福建尚可喜駐廣東皆予王爵三桂兵尤強擅署置官吏浸驕蹇萌異志子應熊以尚主居京師多聚姦人散金錢交通四方中朝皆憂之莫敢先發言熙獨疏言直省錢糧大半耗於雲貴閩廣之兵餉就雲貴言本地賦稅不足供十一勢難經

久臣愚以為滇黔已平綠旗額兵亟宜汰減即藩下甲兵亦宜遣散屯糧則勢分而餉亦裕命下部臣核議歲省餉銀一百餘萬蓋陰裁抑之也七年升工部尚書兩視　孝陵大工十一年從耕籍田明年轉兵部尚書是歲十二月吳三桂反書至一夕都城內外所在皆火尋有朱三太子之獄捕繫百千人掠治訖不得主名皆其子應熊之黨為之　聖祖以其尚主不忍誅十三年三月熙上疏曰逆賊三桂負恩謀叛肆虐滇黔毒流蜀楚散布偽劄煽惑人心今大兵已抵荊南剋期進勦元惡指日授首獨是叛子吳應熊素憑勢位黨羽眾多擅利散財豢養亡命依附之輩實繁有徒今雖被羈守而種種流言譌傳不止姦謀百出未易周防大寇在外大惡在內若不早斷貽禍匪輕且大逆不道不限籍之同異皆處斬三桂逆天叛主今古罕聞討平之後脅從尚可邀恩而首惡必無

可赦應熊之當誅戮無待再計而決者亦何庸緩其斧鑕而不以安天下之心哉為今之計惟速將應熊正法傳首楚蜀以寒老賊之膽以絕羣姦之望以激厲將士兵民之心今應熊親隨人等發禁刑部者不下五六百人人衆則難防時久則易玩請敕法司鞫訊情罪重者立決次者分給各旗以絕禍本章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應熊尋伏法始三桂憑藉其子為內應西煽秦隴東蔓江浙自恃兵勢朝廷必不殺其子以為之招故上書多嫚語及應熊伏誅三桂驚悸舉軍慟哭竟以是恚發病死人皆韙熙之特見能發大義云十四年充冊立皇太子副使尋奉諭專管滿本漢官與聞兵機蓋自熙始十七年丁父憂服闋即家授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時黔南甫平海內苦兵革久熙為相務以和平寬大宣上德意與民休息遣次敷陳必歸於忠厚將之以誠敬

奉法循紀不敢失尺寸其有應奏請變革者必酌乎人心公論之
同然直言於上前無隱平生不沾譽不市恩不立黨每論事闕廷
指畫可否具有經緯聞者咸歛容欽服其性無銛忌能容衆尤樂
獎進人才賓禮後進經史能隨事舉述大義絶不以賅洽自矜撰
擬文字屬同官具藁點定一二字深中事理詩詞頌賦間進於上
問則奏曰實代作非老臣所及不欲取先詞館諸臣也在帝左右
或危論或微言隨事諷諫卒能動上聽平定三逆後開方略館一
日論閣臣曰當三桂初反時漢官有言不必發兵七旬而有苗格
者又其時漢官盡移其妻子回家何也顧學士韓菼曰汝爲朕載
之菼商之熙熙曰待縛我之東市君乃載耳因大言於閣中曰有
苗格乃會議時魏蔚州語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然若如其
言豈不誤國漢官移家偶然耳亦多有否者日久何從分別耶昱

日入見懇懇如閣中語　上笑曰朕固知此兩事不可載也事遂寢熙子克善克勤皆　世祖賜名克善能文熙不令與試又屢辭典會試戊辰會試　上特命爲主考常從游宴諸閣臣多不與賜席寵堂扁曰曲江風度寵眷日加歉然若不自勝求退之懷未嘗一日釋三十一年以足疾請解任詔不許三十四年復請告溫旨慰留如初三十六年丁丑以年七十引年以請復奉有宣力兩朝入贊機務眷倚方殷不必引年之旨逾年擬再請　上先諭閣臣斷來章遂不果三十九年復請　上仍降旨慰留不忍其去也明年疾大作大學士伊公以狀奏行在　上命賜賓露上藥服之病少間復具疏申前請始准以原官致仕特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先是　太祖實錄成加太子太傅至是進少傅　上特以榮其去往者致仕諸大臣無有也是年十月遣侍衛賜帑幣上珍明年上元節賜宴於家四

月遣侍衛捧手書至榻前賜扁聯臨米芾書一幅勸其勉强餐食輔以醫藥以慰朕不忘舊臣之至意熙匍伏感泣命子克昌孫景曾隨侍衛詣暢春園謝恩復傳諭如病少愈朕尚欲一見故熙遺疏謝恩有冀臣病之再甦許瞻天之有日蓋紀實也四十二年上元節復賜宴於家熙彊起進一箸遂卒年七十六 上聞震悼特命皇長子直郡王率滿大學士及禁近諸貴臣至喪前命王行三叩禮舉哀諸大臣等同跪舉哀道路擁觀父老多泣下漢大學士九卿詹事及百執事之長皆欷歔感動合疏謝恩蓋從來所未有也內閣請易名之典 上親定謚曰文靖雍正八年入祀賢良祠熙內行完備十二歲母梁病篤禱於天者四晝夜母沒哀號昏絕口鼻出血升餘父崇簡抱置懷中食頃始甦侍父事無鉅細必禀命逢先世諱日崇簡必集子姓齋宿外舍熙率先致敬家在京師

每朝退朝夕温清與兄弟共之春秋佳日輒侍父遊西山諸勝又恐勞於登陟乃搆怡園於宅之西偏築亭臺植花木以養其志侍疾躬治湯藥不敢頃刻離左右父没號泣如孺子顏其書屋曰慕齋兄弟六人簪笏相重恆遺書戒勉以國恩家訓再得恩蔭皆推與其弟助其內外姻戚之不給者崇簡素所與交故人子弟周卹之終其身未嘗倦也自少天才敏捷工文章然不欲以此炫長其子克昌編其遺集凡二十四卷弟燕字子喜以父廕累任戶部郎中康熙二十四年授鎮江府知府令行禁止境內肅然三十一年陞江蘇按察使聽讞無一留獄嚴守律例不敢以意毫髮重輕屬吏奉燕指凡所上初招獄詞亦無敢骫法行私者七郡之獄稱平三十三年晉湖廣布政使是時楚省設鼓鑄局藩司董其役宿弊叢集私鑄倍於官鑄榆莢綖環十不當一上下官吏相漁獵以為

利藪莫肯摘發其事者燕白督撫罷其事其他收支抑勒輸納重
耗諸弊悉釐革之州縣奏銷之費歲派取於民閒者嚴予禁絶有
費即身任之閱四載而湖北藩庫無復浮冒虛詭者三十七年授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貴州彫敝民不知禮教燕以廉潔
導羣吏凡關民生教養者次第舉行因具疏言黔省師儒之官諸
多未備各州縣衛有初未立學宮者有學無官而附試他郡者請
依滇南故事通省建學設官悉依小學例取文武生員八名廩貢
亦舉行如例又言全黔荒田十居三四墾經數歲然後收穫而所
入薄不足輸稅故人懷觀望之心儻依減則寬以六年未有不鼓
舞爭赴者賦雖減重就輕田則易荒成熟是於國稅原無損也均
下部議行四十五年疏稱苗人掠刼有司處分特重黔地熟苗供
辦徭賦非野苗可比特一旦負罪而竄入叢篁深箐難以立禽儻

即議有司降黜去官則人才可惜且參罰既重諱盜者必多請限年追緝依漢民爲盜議處下九卿廷議從之燕善拊循苗人時頒條教飭州縣官吏無縱姦人詐索土司鎮寧州民曹邦傑妻張氏夫亡從死法不應旌燕力爲請 上特許之民尤傳頌焉撫黔三年積勞咯血疏乞骸骨不許越二載疾益劇四十二年更申前請詔允致仕去黔之日遠近軍民苗猓遮道拜送有相顧泣下者家居六年卒年五十有七賜祭葬如例

朱之弼 弟之佐

朱之弼字右君號幼菴大興人順治三年進士選授禮科給事中遷工科都給事中之弼歷司言職抗直無阿苟利國家不避權貴疏言體統尊卑原有定分褻體統而紊尊卑者莫如胥吏加銜舊例胥吏供役三四年積勞議敘選用佐貳今戶兵等書役別繫職

銜既奔走本衙門之中復趨蹌卿大夫之列非官非吏有玷班行
且此輩出身貧賤不數年間家貲巨萬食用服飾窮極奢華非舞
弊何以致此況戶兵各官遷轉無常而此輩子孫世守官如客而
吏如主流弊何窮請嚴查斥革庶名器重而弊竇消下部議行六
年分校禮闈適年丁父憂九年服闋補戶科疏言小民納糧一也
其目有漕糧白糧軍糧恤孤糧四種人皆樂軍糧恤孤糧遲緩無
增耗之費有力之家往往營求撥兌派漕白於單弱之戶苦樂不
均害一兌軍糧必行折色軍得銀則沿途妄費掛欠之弊由此害
二兌恤孤糧半飽豪強鰥寡孤弱無所控告害三請敕漕臣糧道
親督州縣畫一編徵盡數輸納敢有撥兌者治罪又言錢糧侵欠
兵食不充今侵欠之大者莫若漕欠與糧欠漕欠宜責總漕巡撫
親督糧道糧欠宜責督撫親督布政今年帶完某年之欠若干逾

限不完均以溺職論嚴立考成其姦弁侵虧及有司怠緩從事者參處如此閱一年則銷一年之欠官有責成而舊欠可清又言國家章程大備六部各有成書儻部臣實心任事利自知舉弊自知革言官不過拾遺補闕而已六部任事之人視國事如家事猶恐廢弛今則盡若事外之人疑事畏事之念多任勞任怨之意少事稍重大則請會議遷延日月行查而已不然聽督撫參奏科道指糾而已不然苟且塞責無容再議而已上下推諉以為固然彼此相安以苟歲月如此國家之事安得不廢百姓安得不困而欲望致太平必無之事也今日之治惟在擇人而久任之責其成效以定賞罰伏乞　皇上召諸大臣親試才品因能授任復考其歷事後興革幾何視成效多少以定功罪而行賞罰無少姑息則人知法之必行而事舉矣未幾除太常少卿歷右通政宗人府府丞擢

戶部右侍郎旋以公事貶官十五年補光祿少卿轉通政司左參議明年擢左副都御史疏言民之不安吏之不察由巡按之不得其人而其要惟在責成堂官嚴加考核而已蓋巡按之賢不肖即堂官之賢不肖臣請與同堂諸官暨諸御史約一曰操守清潔毋貪汚不法一曰舉劾得宜毋賢否混淆一曰撫按互糾毋瞻徇督撫若臣等定差不公考核不當受私請屬阻撓事權諸御史亦得舉奏所以交相勸誡者如此夫自治而後可以治人正己而後可以率衆責成有歸則紀綱自振至於巡方事宜御史親歷其事見聞必確應責掌河南道會同十四道各抒見聞詳細陳奏敕部院諸臣會同參酌定為畫一之制自足以興利除害不然議論益多端緒愈亂巡按止皇皇補救細過之不暇則亦安所措其手足哉之弼嘗以淮庫收支不實疏請敕漕運總督嚴核節年出入掛欠

并餘庫各項銀兩歲終造册奏報以憑核銷又以楚漕宜留協濟漕折宜清完欠錢局宜查銅本上疏力陳皆下部議從之時 世祖方嚴懲貪之典凡貪官得贓十兩以上流徙塞北著爲令之弼曰此令一出天下不復有清官矣上疏切諫言自諭旨宣傳之後撫按所糾必無以大貪入告者何則一經提問有司無不求減贓罪圖保身命雖有盈千累百之贓而及其結讞期以不滿十兩而止是有司之貪未糾以前徒層累而輸於上官被糾之後又層累而輸於問官而尺籍所科百不一二蓋雖起古龔黃之徒爲令之有司未有不犯十兩之令者而普天之下盡是不取十兩之有司豈今日之有司皆出古循吏上哉良以有嚴令之名無行令之實令嚴則思遁也 皇上何不更法變制但擇撫按一大貪者懲之撫按一大廉者獎之則眾貪懼眾廉奮矣會天旱極言山東前撫

臣耿焞河南撫臣賈漢復以墾荒蒙賞而百姓以賠熟受困歲增
數十萬之賦稅大約多得於鞭笞敲剝呼天搶地之孑遺而非額
外樂輸之賦稅怨苦之氣積爲沴厲宜加勘豁適河南報災戶部
奏言六月內旱　皇上步禱甘霖大霈遠近均沾而彰德衛輝獨請
蠲恤請覆勘以昭核實之弼曰此小人之言明欺君父輦下得雨
普天率土豈無差別河南撫臣以被災細數報部覆請再勘既以
撫臣爲不可信矣而又倚之踏勘藉使撫臣告災如前部臣信之
不可不信將必易人踏勘徒增地方煩擾耳且自夏徂冬被災州
縣豈盡停徵待至勘明已屬明春雖復蠲免徒飽吏橐而嗷嗷待
哺者已轉爲溝中之瘠矣因與尚書王宏祚力爭於朝宏祚辭卒
屆康熙二年轉戶部左侍郎三年充武會試副考官四年調吏部
五年擢左都御史晉工部尚書疏言閩地兵米之苦謂閩省官兵

每年所需月米除徵米十萬二千餘石外買米四十餘萬石每石價銀二兩四錢朝廷買米養兵絕不虧損民價恩至厚矣臣聞延建汀邵苦於買米之攤賠有願繳田入官者漳泉之間遂日按地畝均派方司餉未到曰借派有借竟無還也及司餉既到曰均補謂餉米不敷按畝攤派也又巧立名色曰預徵先事而派也各縣派米於民每石必加六斗又不令納米折價三四兩不等是數倍於正供也請敕督撫窮治所司庶免百姓朘削之苦又言私派民夫之害謂閩民既罄其食以供兵復驅枵腹之性命以供無窮之役閩民何罪臣實痛之　上乃下詔切責督撫大吏大吏以下多得罪去閩中積弊遂除七年調刑部疏請旗下軫恤家人更定私嫁之例俾免離析又請免康熙七年酌省存留錢糧以紓百姓又言懲貪之法非不嚴厲而貪污仍敢肆行者恃與受同罪之例與

者不敢質證耳請嗣後因事賄賂者照例同罪如因逼抑出錢償非官役仍照舊例庶過證與錢者得吐實情而國法伸矣詔並如所請九年調兵部十二年充殿試讀卷官疏請爲本生母終喪八之丁內艱服闋補工部二十一年典會試總裁九月朝考充讀卷官明年會推按察使之鶚舉道員王垓 上以所請非材交部察議降調或勸具疏自明之鶚曰吾昨一歲四遷不以無功辭今甫一謫遂以無過辯可乎乃解職以歸時徐元文爲都御史同罷職笑謂之鶚曰曩固聞公之義而韙之今得從公後其敢有所言之鶚曰然哉徐又嘗語人曰每議事與大興朱公及蔚州魏公接茵而坐三人者所見略同而朱公議論尤以惜人才重國體爲急其爲同僚欽服類此之鶚以諫臣事兩朝讜直端亮著聲於闕廷前後章數十上至於鋤大猾釐積蠹凡國家大事皆他人所不能言

亦不敢言反且以爲不足言者而獨侃侃陳奏鋒發矢激中外屏氣讀其疏章剴切敷陳唐陸贄宋范縝殆無以過傳於世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已生有孝行事親以色養居喪盡禮與弟之佐篤友愛自延師授室及諸居處服御皆爲辦治由少至老每食未嘗不共又推恩族鄰以及執友寒素待以舉火者甚衆喪葬嫁娶皆爲之佽助無倦客嘗貰妾詢知爲士人女弗御而嫁之年十六讀書塾中聞鄰有哭聲以貧將鬻子爲之醵金代贖家居課兒講誦經史暇則寄興詩酒人未見其慍容生平所精思熟復者尤在近思錄朱子節要上蔡語錄諸書嘗撰述薛瑄胡瑗論政之語用以自警手輯先儒遺書刻之家塾燕寢門閾皆勒箴銘其立身持論無造次苟且蓋其淵源於學問者深矣康熙二十六年卒年六十七

弟之佐字左人幼孤依伯兄之卿兼師友教誨順治十四年進士

改庶吉士歷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分校春闈會元黃仍緒狀元繆彤皆出其門居恆肆力古學落落寡交游雖踐清華自處若寒素好先儒語錄沈潛研討粹然一出於正嚴事伯兄雖白首若弟子然時論比之二程

郝維訥 父傑

郝維訥字敏公號端甫霸州人父傑字棫清明崇禎十年進士入清召爲戶科給事中疏請開經筵祀闕里起廢斥諸臣之有才德者朝賀大典內監不得入班行禮俱下部議行累遷至戶部右侍郎順治十六年卒維訥順治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升郎中值天下初定訟獄繁多刑部設管理章奏科錄讞詞以輕重比而爲例一以維訥任之訟獄遂清七年遷福建督糧僉事閩中故無漕駐防兵食仰給長豐倉倉僧因緣窟穴招攬納戶維訥取巨蠹置之

法令民自輸自是民便而兵不苦饑大軍下漳南糧運多阻維訥督米二萬石率舟師浮海達泉州一軍飽騰海疆平巨寇張自盛犯延邵上官以維訥能調署延建邵道至則設方略勵戰士用間散其黨自盛就禽尋署兵備驛傳道權按察使決獄平恕一切以法外寬之八郡一州咸安處無動搖於是天下監司之稱廉能者推爲第一撫按交章舉卓異吏部侍郎孫承澤成克鞏復力薦之世祖知其賢獨先被召去閩之日士民泣涕追送數十里外勒石以誌去思擢通政司右參議十二年遷太僕寺少卿尋轉左通政大理寺卿十三年擢戸部右侍郎管理錢法疏請清鑄本收匠作漕艘抵通州大雨水漲重運皆飄泊奉命往經紀維訥跋履水次轉粟貯京通倉於是運船得回空無填阻患十五年調吏部右侍郎旋轉左充殿試讀卷官十六年丁父憂服闋補戸部左侍郎是

時州縣歲征稅銀分解各部寺院充一切經費額數少而款目繁
各以十分未完論有司詿誤去者相望維訥倡議天下錢糧總歸
戶部合以十分爲考成酌定一條編法公私稱便康熙二年復遷
吏部左侍郎三年充會試總裁官殿試讀卷官四年升都察院左
都御史維訥念開國二十餘年南徼初定民困未蘇上疏略言天
下大弊在民窮財盡連年川湖閩廣雲貴無日不增兵增餉本省
不支他省協濟臣觀川湖雲貴及沿海之地尚多曠土若選綠旗
及降兵精銳者隸之營伍其餘概給牛種所在屯田則供應減而
協濟可以永除閭里無追呼之困矣又以廷議罷天下御史巡按
責之督撫疏言督撫任重事繁出巡動踰旬月旣誤公事而騎從
衆多經過滋擾其屬官之貪廉閭閻之疾苦耳目仍寄之司道奚
必僕僕道途爲也請嗣後事關重大者仍親身巡察餘概停止四

月疏言山西山東等省旱災發帑振濟窮鄉僻壤恐難徧及惟蠲免錢糧率土均沾實惠但田有田賦丁有丁差前者被災地方例多免糧不免丁其有丁無田者反不得與有田之人同霑聖澤請丁銀均照田糧分數蠲免從之八月疏言貪官逢赦止免應得之罪仍革職追贓此定例也近有藐法肆貪累審成招罪至應死者因赦免死並免交吏部議處竊思蠹役贓款審實雖經赦免仍行革役此輩身爲職官饕餮狼藉未可令其復玷名器貽害地方雖新例赴部另補而貪殘所至播虐維均請敕部定議凡犯贓審實者雖事在赦前止免應議之罪仍行革職庶官箴可肅民害可除
上是其言下部議行時議者欲破資格以舉人進士貢生爲一途而督學之任多非其選又罷大計考察定內外官六年考核之例維訥一一疏陳謂考察大典不可停學臣非用進士有文學者不

可程士舊例試而後授官於序俸之中寓選擇之法維訥忠勤奮
直國之利弊知無不言又多密奏人鮮聞之者五年遷工部尚書
轉刑部持法平允山東賊于七逋未獲及浙江逆書之案株連蔓
引姦民乘機告訐誣善良不可勝數而所在以無賴自鬻旗下誣
控妻孥田宅財物寄某某被荼毒蕩產殺其身者歲累千數百家
有司莫敢誰何維訥力陳其害請嚴整重罰以絕其姦戶部尚書
蘇納海與督臣朱昌祚撫臣王登聯以奏止圈地俱得罪下刑部
維訥方以疾在告蹶然起急入署曰三公爲民請命無死罪遂輕
擬同事者爲之危維訥不動也七年遷禮部請　上幸太學行釋奠
禮大典以成八年轉戶部請復還州縣存留謂民不聊生在官吏
朘削而州縣存留舊額皆公務所必需不可盡裁者今盡裁之或
有事不得已必仍派諸民貪污藉口橫加民力愈窮財愈竭矣又

請緩徵錢糧定夏稅於五六月秋糧於九十月請免追瀆產之價請停督撫勘災之行以省供役請申嚴圈取民地之禁以安民生疏入　上旨報可十一年遷吏部力持大體深以依違推委偏執爲戒言官論事失實例不免維訥獨議免之先後獲全者數人復疏請寬言路處分例謂從來治亂關於言路通塞優容而嘉與之猶恐讒言之不至豈可因而加罪耶其扶持正氣皆類此州縣清查隱地及格者皆增秩或驟遷以去然相度多不實維訥力陳其弊稍裁抑之兵興開捐納事例正途日壅維訥斟酌資格按缺分選銓法稱平吏部長六卿進退百官而會議會推及朝審諸大政莫不委曲參酌期於至當遇持議膠執不可力爭者輒引譬談笑卒歸於壹每於　上前敷奏條暢即所見與衆偶有同異亦必開陳端緒不留隱情　上深倚重往往從其言然未嘗出而告人也初維訥

在閩時閩人有以計偕入謁其父傑者居第不容旋馬室無縣潑
交牀坐器傑服澣濯衣出見曰吾見在閩其無得罪百姓乎人生
親老家貧多不得爲廉吏今吾藉先世薄田足饘粥吾勞於此分
祿以養其妻子所以勸爲廉吏也見者言維訥治行則大喜及維
訥擢參議傑以子貴移疾歸而維訥一歲中於傑所居舊職歷之
殆徧時人榮之性至孝屢欲致仕歸養傑不許傑卒維訥奔喪歸
哀毀特甚服闋奉母於京邸十九年母李病維訥將上疏請養母
怒止之維訥日奏對治事歸坐臥牀下竟日夜不少休積勞成疾
母卒　上賜茶酒命大學士臨其喪維訥守制過哀病日劇　上幸霸
州扶病謁道左　上見其羸瘠咨嗟動容久之賜食與藥遣御醫治
之服闋赴京又日賜參藥存問而病卒不起遺書入　上震悼卹典
有加謚恭定時年六十一維訥外和內剛刻苦自勵未嘗表飾求

赫赫名受知兩朝公忠篤棐國家有大事非維訥不能決常以疾在告大臣罷議待之入吏侯門者數輩故終年鮮休暇之日於國計銓政尤慎而詳戸吏兩部法經維訥裁定者守之不變性復簡澹動遵父傑所爲或勸其變通曰吾家法在也初吏部考滿例蔭一子維訥請移蔭於其弟大臣移蔭者始此

冀如錫

冀如錫字公治一字鎔我永年人明崇禎十二年己卯舉於鄉順治三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屬當提牢遇罪人應流徙者所司胥吏多沒其財如錫力追給之全活無算歷轉員外郎郎中出知湖廣襄陽府兵燹後民流賊起而白雲山寇尤陸梁爲民害一日得諜書攻城狀如錫嚴備以待賊不敢犯會大軍進勦建議燒豹尾山毀望京城師行無阻賊遂平閭井宴然有居民王宣泊夫婦夜

被殺如錫夢人告以北門失火頃之果然如錫馳往救適邏卒獲一盜入卧龕者如錫訊曰盜姦小事殺某夫婦者汝也色遽變鞫之果得實一郡驚以爲神以卓異升河東鹽運使去之日百姓攀號百餘里如錫篤志勤學尤究性理諸書公暇手未嘗釋卷朔望集諸生於薛文清家廟中講宋明儒先之學士習一變升河南布政司參政甫三月擢浙江按察使在任八閱月清結京控案一百七十餘內陞太常寺卿轉通政司通政使擢工部右侍郎監造世祖山陵奏罷各省灰車之費轉左侍郎丁內艱服闋補兵部左侍郎擢左都御史振法紀杜夤緣凡所建白皆切中時弊嘗疏言獄訟繁興弊皆伏於砌款黏單豪猾之徒往往造無據之詞羅富民以娟貪吏一狀而裝十數事一事而累數十人陽借鋤暴懲姦之名陰爲攫肥而食之計甚至有革汰逃兵砌虛餉之款以告某將

領者有甲外游棍砌橫徵之欵以告其州縣者挾私行詐貽害何窮請敕內外大小衙門嚴行禁止並治其違例之罪又有奴僕告主者以役使之人挾私報怨上下之分不明而又陷愚人以必死之法臣請著爲禁令布告中外庶名分定而愚昧之刑少綱紀肅而悖逆之風絕俱下部議行九月擢工部尚書十五年淮揚河決奉使往勘會同侍郎伊桑阿奏參河臣王光裕無治河才所治隄工皆不實光裕坐革職如錫上奏曰河道水性靡常全恃隄工捍禦黃河南岸自白洋河至雲梯關北岸自清河縣至雲梯關以及高堰周橋翟壩古溝一帶決口與隄之殘廢不完者俱宜亟行修築其淤墊之處應即疏濬深至舊日河底而清水潭諸處決口尤關運道歸仁隄石土各工均宜速行堵塞一律興修今特立勘驗之法遴選廉幹諸員分工勒限詳定各官題敘處分之例俟隄工

告成吏請特遣大臣履勘以昭覈實下部議從之尋因事例降解組歸居里中益殫心於濂洛關閩之學以躬行實踐爲務飲食衣服樸素如寒士見者不知其爲尚書也晚年尤躭周易論者謂其立朝居鄉持己接物必衷於道而行是以出處裕然身名俱泰皆得力於易也二十五年八月卒

蔣元恆

蔣元恆字九貞遵化人生而聰穎沈毅力學天聰三年太宗統兵入關元恆年甫十五從蹕而東拔入內院賜名赫德甲申從世祖入關定鼎燕京擢授翰林國史院學士教習丙戌丁亥己丑三科庶吉士旋拜宏文院大學士加太子太保掌國史院事晉禮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加少保尋以疾解官 聖祖即位召入內閣久之復乞歸里歷事三朝端方清慎有士棍張廷瑑韓鼎玉以爭姦誣

控叛逆者元恆奉命按之雪其寃上以久旱命清理刑獄多平反
全活者眾一生淡靜無他嗜自奉儉樸第宅卑隘無異寒士卒謚
文端祀鄉賢

董應魁

董應魁字捷軒遷安人喜讀書慷慨有大節順治初知良鄉縣愛
民勤治抑驕弁甦鄖困人以強項目之擢湖廣寶慶府知府寶慶
遭亂離積尸彌野城署生蒿萊應魁埋胔掩骼招集流亡民稍稍
還居而城守魏某謀為亂應魁單騎詣其營正色折之亂乃定遷
武昌分巡道會黃州寇起嘯聚山砦聞應魁躬督兵擊而平之遷
山東驛傳鹽法道擢福建按察使先是汀漳龍道黃澍為海寇所
困負已盡應魁設計登樓張樂眾曰寇疑有備解去內擢侍郎出
為廣東巡撫剿逆賊鄧耀直搗龍門寨追至交趾揚江平歷官凡

十七年致仕歸卒年九十有八

苗澄 劉斗 許世昌 田種玉

苗澄字大生任縣人博洽經史精毛詩弱冠補弟子員明末流離闗左顚沛不廢學居遼久知滿州文語順治初試多士以澄才兼文武置首選由侍衛授啟心郎與劉斗同官俱以文學稱澄章疏經披閱輒報可譔譯四書進覽賜蟒玉鞍馬世家子弟咸執經問道晉僉都直言侃侃稱眞御史十七年總督河務親履河干講求利害遷邳城築遥隄條陳兩河皆中時弊山東巨寇作亂一鼓禽之授四川總督晉尚書銜時巴蜀初定整肅部伍恩威竝濟興屯裕餉蜀賴以安人方之韋皋張詠云後還京授步軍統領卒於官

劉斗清苑人少習國書善翻譯能得其精義教習諸王世子授兵部啟心郎積九載擢宗人府旋晉國史院學士出撫甘肅上疏陳

邊要肅郵政墾荒田清釐漢地界悉荷嘉納後遷福建總督與巡撫許世昌治績並稱一時時海寇頻警軍興旁午斗戢兵籌餉卒奏大功八閩薦紳勒石頌之康熙五十七年卒祀鄉賢

許世昌字仲軒宛平人順治初官兵部諜書悉當 上意巡按江西所至激濁揚清吏治一肅尋擢福建巡撫值閩地新復除强植弱一切利弊皆次第興革著有西巡奏議數十卷

田種玉字公琢與世昌同里順治十一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歷官至禮部侍郎性剛介寡交游左遷奉天府丞遂乞歸卜居易水時圖自給康熙五十二年加工部尚書太子少傅

傅維鱗

傅維鱗初名維楨字掌雷一字歉齋靈壽人明崇禎十五年舉鄉試清順治三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入內翰林國史院明年授編修

改內翰林祕書院五年典試江南九年晉左春坊左中允兼內翰林宏文院分修明史維鱗以所纂止二十餘年類篇實錄鮮及他書乃搜求明興以來行藏印鈔諸本與家乘文集碑誌得三百餘部九千餘卷參互考訂撰述本紀宮闈紀表志記世家列傳凡七十七目一百七十一卷題曰明書其後徵其書入史館論者雖議其體例然亦不能不服其勤博也十年御試翰林以維鱗諳練法度習知民情外授山東東昌兵備道時八旗兵駐防臨清南北往來日派夫千計維鱗請於大吏止照勘合定數緯夫量給工食報銷總督李蔭祖據其言入奏得旨允行會山左大饑籌振施糜活者數萬人每徒步田野維進老農詢疾苦利害而興革之嘗以屯田爲民累窮年芟薙卒無成功乃著屯田苦民書臚列二十款痛陳其害並建議以墾荒責成督撫道府州縣每一省計所轄原額

除熟田見徵大糧外共荒若干以二十年為率每歲應墾若干足額者無論溢額者分別賞之不及者罰道府各官勸墾限以一年至秋按畝稽核歲終報部次年照大糧起科則荒者成熟正供漸溢十年之後可墾者悉墾之若有田地化為巨浸如東昌一帶不可墾者州縣申報督撫查勘止墾勒為定額事出一手政不兩行庶田無蕪萊賦可充裕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於是御史釆以入告果盡除之十二年上以維鱗愛民有治行又學問素裕授大理寺少卿遷太僕寺卿再遷通政使甫五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缺 上顧維鱗曰無以易若者特擢授之次日即上勸學疏略云堯舜之世都俞吁咈交儆嘻若從古聖政即為聖學初無所謂經筵 皇上天縱聰明講官侍側其無虛經筵之陳迹明矣況奉有文華殿工成舉行之旨今復以為言不幾贅乎然黃帝訪道於崆

峒光武論藝於息馬宋眞宗講禹謨於兗中學固不以地限如今之景山蓬瀛皆可講學何必斤斤文華之待也臣請勅命輔臣博考舊章肇興大典 皇上臨御講官卽援古證今隨方啓沃於經史之中參以時政之得失反復陳說以盡其致臣尤不欲 皇上之獨爲學而願諸臣之共爲學凡遇講筵一時大臣卿寺科道畢侍於是議天下之大計陳兵民之疾苦諸臣有聞輒告 皇上有問輒對果當上心協公議立使屬草旣允施行不必如尋常章奏僅博部議之一旨其職掌不明者嚴加申飭甚則罰治如此君臣交儆政學一致良法美意遠邁前代矣十四年奏言御史巡方期滿復命宜令條荅八事以嚴考覈各部參罰之案毋以升降幸免一切敘錄不論升降一體議敘疏皆下部議行而密策邊海機務一疏尤爲 上所嘉納維鱗在諫臺知無不言忠懇周至每一疏出海內皆

仰風采爭相傳誦其條議國用一款及請更役法力言差役之善僱役之不善至爲詳切論者謂差役僱役各有利弊良民之畏役已久惟游惰之民樂爲之欲禁樂者之不爲而驅畏者使爲之此勢之至難也此法若行勢必良民陰僱游惰之民在官以爲差役在民則仍爲僱役雖官僱與民僱有殊而游惰之民充役則一且官僱有定額民僱則誅求無已其或犯法究及僱者利則歸於游惰害則及於良民其爲弊更不可言此熙寧元祐諸臣所以各持一見而不能定也周禮有轉移執事之游民僱役之法恐不待後世而始有大抵治之得失在官不在吏官誠賢則雖僱役亦足以爲治官誠不肖則雖差役亦足以生姦論治者知僱役之害而謹防之可矣若欲舉其法而盡變之亦未易言也尋以能圖合疏陳請更定世襲革職留任十五年召復原職擢戶部右侍郎明年加

太子少保乞假治母塋歸里靈壽地瘠民苦賠糧首率士民具狀
請蠲荒賦奉旨俞允十八年補工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晉尚書康
熙五年督工孝陵以勞疾乞歸丁父憂哀毀疾益劇卒於家賜祭
葬如例祀鄉賢維鱗性伉爽好直言爲學在濟世不屑屑章句之
末故其所陳述多直抒胸臆不可以文法繩之著有四思堂集

劉楗

劉楗字玉罍號公愚大城人順治三年進士時簡新進士十八分
用六科授楗戶部給事中會大計以撫按糾舉多不實嚴小吏寬
大員因疏劾青州道韓昭宣受賄縱叛賊十四人昭宣坐褫職四
年轉兵科右給事中以秦州游擊潘延吉棄城遁疏劾江南巡按
宋調元濫舉失當調元亦坐革職是年楗循大計拾遺例揭山東
聊城知縣張守廉贓款爲忌者所中罷歸十年正月吏科給事中

魏象樞疏奏行大計拾遺例並陳劉楗坐誣寃狀　上以糾拾反坐言官壞吏治塞言路命以原官起用授兵科給事中六月充福建副考官十一年五月疏言近畿水澇之後請敕撫臣檄州縣借給銀備災黎籽種嚴飭牧令親巡田里勿假手吏胥　上諭行之十二年復設巡按御史楗條上四事一舉劾無徇虛名宜進悃愊吏而抑巧宦一禁交結以清賄賂之源一提問禁稽遲貽累一愼關防無使幕役叢弊皆關民生吏治之要者是年海寇鄭成功犯漳泉省會戒嚴楗疏言福清之有東衛鎭爲明駐兵防倭之所儻復舊制可障長樂而衞省垣宋元以來設州治於海壇島明初棄之若設將駐守可與鎭東互爲犄角仙霞嶺乃入閩門戶與贛浙接壤易於藏姦宜設官控制招民以實其地又海賊數犯京口皆泊平洋沙爲巢穴如乘賊未至移官兵駐鎭其地賊既退無可據必不

敢深入內地疏下谷督撫酌議如所奏行十三年授山西河東道
下車即榜其署曰存心似水執法如山歷除兵餉侵扣織匠包賠
之累山盜竊發單騎諭解之悉散爲農巡方御史疏薦以聞十五
年轉河南鹽驛道明年遷湖廣按察使尋擢布政使舊例協黔餉
必經楚藩兌授楗改令解官面付不由司庫省胥役批掣留難時
日稱較輕重諸費公私稱便次第協濟滇黔兵餉至八百餘萬清
逋賦墾荒地除鼓鑄積弊諸事條舉時大兵會勦西山巨寇需糗
糧數十萬民苦輓輸多逃逸者疆吏屬楗督運攀藤緣谷履穿衣
裂寢食荒榛宿莽中小民感之爭來執役賊平總督張長庚巡撫
楊茂勳交章以薦會丁母憂回籍康熙二年服闋授江西布政使
值滇藩叛亂楗措餉供兵事辦而民不擾憫江土磽瘠申請免四
州縣浮賦撫循流民禁差役追索歲祲躬親振粟民不知饑其豁

藏羨餘前官所私收者悉屏不納清操亮節聲達於朝十四年內擢太常寺卿道聞江右飢嚴疾驅而返時人心洶懼見樾至歡呼迎馬首下車部署一切民賴以安十六年遷大理寺卿不數月擢副都御史疏言江右當楚閩亂後民逃田墟錢糧多缺額不蠲則逃者不歸歸者復逃荒者未墾墾者仍荒反復疏請　上為動容特旨蠲免又言楚賊守長沙以大兵由江西道袁州而不知袁州南出永新不百餘里達茶陵又三百里可取衡州衡州下則長沙不能守西北辰常西南寶永俱可傳檄定也又言自吳逆叛亂以來軍需旁午直省督撫無行舉劾大計之典者伏思兵燹之後殘壞已極正賴賢有司招徠安輯潔己奉公若使不肖者濫側其閒何以澄吏治奠民生息盜賊請令督撫速行舉劾凡經保舉各官或改行易操一體嚴察不得偏循干咎　上是其言下部議行樾

初遭毋喪毀甚至嘔血數升患左脅痞疾至是疾復作具疏乞骸骨溫諭慰留遣醫診視七月遷吏部右侍郎十二月擢刑部尚書明年四月以病劇再疏乞休俞旨予致仕五月卒於家予祭葬賜謚端敏樾賦性謹厚與人無忤朝野稱爲長者歷官四省所至必修學宮建書院講聖諭以經術爲治術善撫百姓如家人父子待屬吏持大體不爲苛察且勇於爲義讀書學道務見諸躬行詩文不事彫飾所著有雙鶴堂詩集諫垣疏稿樾卧病時魏象樞詣榻前問起居樾執象樞手以未報國恩爲恨沒後象樞狀其行以端亮稱云康熙二十二年崇祀鄉賢

林起龍

林起龍大興人順治三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鯁直敢言不畏强禦時白蓮大成混元無爲諸教蔓行於世首疏請禁絕勿使惑民

聽又以教養之責在守令請以招流亡墾荒蕪巡阡陌勸樹藝稽戶口均賦稅輕徭役除盜賊抑豪强懲衙蠹振災患濟孤寡修濬溝池平治橋梁興舉學校十五事考其殿最而大吏以時訪察之俱如所奏行四年正月劾山東巡撫丁文盛薦大理寺卿王永吉代之下部議降二級外用尋坐誣劾登州道楊雲鶴贓款削官

世祖親政覽前奏詔來京復原職國初用兵息餽饟缺八旗禁兵至不能餬口起龍請敕司計諸臣講求積貯實京內外諸倉儲以備水旱調發之用且言昔年兵在盛京無餉而富今在京師有餉而貧急宜更定法制凡駐守征行所需馬匹草束軍裝戎器悉出官帑估值分給庶籌備有資無虞拮据疏入 上諭吏部曰滿洲兵建功最多貧生無策十年以來章奏未有言及此者林起龍所陳條畫有緒實心為國嗣後有關政治民生利害興革者言官均宜直

陳無隱以起龍爲法即諭部以五品京堂擢用仍留原職十一年轉刑科加大理寺卿銜疏陳州縣官媚事上司耗費不貲狀並請遣廉能大吏巡行各省考其利弊而黜陟之飭部議行尋以疏劾總河楊方興工部尚書劉昌不實坐杖流 上宥之改降三級調用補充光祿寺署正明年授大理寺寺丞十三年薦擢至工部侍郎十五年調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明年加太子太保請更定綠旗兵制使兵馬器械無虛額訓練行伍非具文留有用之兵裁無實之費取材技於武科責愛養於總帥章下所司議行十七年加兵部尚書銜巡撫鳳陽先是立懲貪例官吏犯贓照輕重科罪不許納贖至是起龍請復舊章收贖充餉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從所請諭曰立法止貪今因濟餉而貸法如民生何所奏俱不准行 聖祖初元授漕運總督疏請豁免東海遷居民所遺地糧瀦溼河閘

淮城迤南運河七十餘里直達射陽湖五年疏言漕運倚於河防濟寧臨清一帶勢雖建瓴泉湖蓄洩隄閘鱗次請飭有司修築俾無壅阻並疏陳運兵病民運弁病丁之弊以江浙蘇松常嘉湖等府折征舊額浮於市價請改征本色 上並從之初起龍奏禁運丁多攜貨物漕運稽遲宜令沿途監司節次稽察儀徵瓜州責之總漕及漕儲道淮安責之淮安道濟寧責之濟寧總河及濟寧道天津責之倉場及催漕分司以重責成會漕儲道裁缺糧艘至儀徵瓜州運丁有額外攜貨者事覺總河盧崇峻揭以聞御史張志尹復糾劾之部議坐失察命降三級休致以疾卒於家

袁懋功 兄懋德

袁懋功字九敘香河人順治三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通敏詳慎遇事敢言嘗疏請慎簡學官磨勘文體釐定禮制又以前明歷官

援恩詔踵至雜流奔競請命吏部會同都察院嚴核才品並停各省巡撫舉送皆得旨如所請五年轉刑科給事中八年疏言浙江織造局以富民充機戶胥吏誅求至有破產求脫者請飭令禁止尋革機戶名官自買絲募工織作百姓德之十年以集議總兵任珍罪坐黨附鐫級旋擢太常寺少卿累遷至通政使十二年擢刑部侍郎尋調吏部十三年以議免員外郎朱世德虧稅事降光祿寺少卿十六年擢左副都御史疏請命禮臣詳議歲暮祫祭之禮上是其言舊制直隸巡撫主武生鄉試惟隸京衛者試於兵部至是懋功請令彙送兵部試騎射技勇用翰林官為主考試策論十二月擢戶部右侍郎十七年滇中初定特簡懋功為雲南巡撫賜袍馬並給金三千俾治裝懋功至滇宣布恩信煦嫗瘡痍令降兵各自歸農無主之田任其開墾編保甲隨時稽之土官子弟令赴

學官訓課其優者竝許應試行之九載邊徼宴然初滇省駐軍屯田計畝抵餉其後兵不耕而鬻諸民輸糧衛所每畝以四斗有奇爲額至是改隸州縣仍名屯田按舊額徵之視民田賦重懋功疏請酌減糧額竝請於楊林諸所依舊設衛以徵距城遥遠之糧增設各州縣夫役以供輸運竝請停京官丈勘滇地田畝之令 上皆俞允時吳三桂驕横有異志懋功鎮之以靜其部曲皆愛重之無敢犯其法者康熙六年以父憂歸九年起授山東巡撫 聖祖召見詢問慰勞賜蟒服鞍馬在任仁慈廉靜正己率下一如撫滇時十年十月卒年六十賜祭葬如例諡清獻山左士民請崇祀名宦初五月濟南大水五十六州縣衛新墾地皆淹沒懋功疏請展限一年起賦格於部議懋功病革時口占遺疏猶剴切爭之有臣即塡溝壑死無恨之語 聖祖感動如所請行懋功爲人温良易直生平

無疾言遽色遇疑事剖以一言立解講習吏治務在休養生息馭屬吏嚴而不刻推誠接物人罔敢以欺售者條上便宜前後以什百計皆關家國大計撫滇九載政績爲諸省冠性尤孝友屢請終養格於例不得歸與兄懋德敬愛甚摯懋功官卿貳時懋德以部屬改省員援故例請避懋功亦具疏求罷人兩稱之及懋功卒懋德方宴客聞訃慟哭踣地絕而復甦座客皆揮涙而散以歲貢生官至通政使兄弟並祀鄉賢

劉鴻儒

劉鴻儒字魯一遷安人順治三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鴻儒以國初賦制未定胥役蠹民上疏略言盛朝創興之始惟安百姓爲第一急務安百姓惟輕賦徭革積害爲第一急務 皇上定鼎伊始卽頒詔賦徭經制照萬歷初年及觀順治二年徵納之數較明末之

分數不減且增兵火餘生何能堪此竊念元年清核賦役之詔至三年未見施行三年之清核又不知何年何日臣請先飭有司悉照萬曆初年清核之後再頒定制然衙蠹不革弊孔百出卽賦輕而私索之害無窮州縣六房書吏之設其初每房一書一吏今則增至七八十人朘民膏竊官帑加以虎狼皂快肆行閭閻官受其欺民遭其毒臣請嚴勅部臣申行州縣一切書吏皂快止照舊數簡選備用餘悉裁革爲民開除一害卽爲民開造一福百姓安則人心固人心固則盜賊息久安長治之道端不外此　上嘉其直令覆奏指實鴻儒奏臣籍隸遷安遷安自明末丁銀下下則一錢下中則四錢上地一畝銀七分有奇百姓輸納艱難每多逋欠　皇上優䘏黔黎下詔蠲免乃所徵之數每丁一錢者加至三錢六分四錢者加至七錢二分上地畝加八分有奇一縣如此他郡縣可

知乞敕巡撫監司清查蠲免庶不致上有輕徭薄賦之名下無輕徭薄賦之實 上命戶部覆核免之四年調戶科給事中疏陳畿東鹽法之弊略言鹽政之設因民生日用之需取天地自然之利必使上能裕國下不厲民始堪為經久不易之策如江淮諸處水陸四達產多食廣招商銷引自屬成法惟臣鄉永平府所屬灤昌瀕海諸處產鹽無幾自明季清初以來行販流通郡邑悉地方有司給票收稅禁遏私販名為包課而課不失額民頗便之至順治四五年無籍棍徒規時射利亦借納銀銷引之名投認鹽商力承課稅一自納銀之後遂於州縣要地各設鹽店一區行販悉行禁絕扼吭自恣價濫自定升斗抑勒數倍於前如此專利病民即使國課足額已非善計況諸人本屬赤手實無蓄儲初猶借債以支撐意圖取償於重價然價既騰踊買者自少及年例應輸之額依然

拖欠封納不前竟至公私交受其困平時有司以承課有人不復
管理及至銷引不及納課失期復以干己考成從而爲之代納則
其累及於有司者又如此昔人云塞人之養而隘其途猶云將以
取利也今此一事而上下咸屬不便則將安用此坐店之鹽商爲
哉臣請勅部察其積弊將畿東鹽店商人盡行裁革所有當發額
引仍責令有司支領給票通商禁止私販務俾正課足額而民不
受累庶公私兩便之道也五年以糾劾失實降補上林苑蕃育署
署丞十年特旨以原官起用十三年補兵科給事中十四年三月
疏言畿輔盜刼之案請嚴飭防守將領按汎地失事之多寡立參
罰降革之科條沿路要害必多設弓箭鳥鎗手馬步相間巡邏救
應賊可立禽窩盜之家發兵禽捕紀錄功次以鼓勵之如此則防
捕盡心而盜賊可弭下部議如所請四月充福建鄉試副考官八

月轉戶科給事中十五年十一月疏言古帝以仁儉造邦其取民
也不盡其財其制用也必有其式我朝開國以來百度維新獨於
財賦一事度支屢見不敷遂至汰冗員增榷務廣開納督積逋講
求開節之道已無不盡而其實皆不得已權變之策也今南服剗
平萬邦底定不於此時總計財賦之數準其出入定爲經久不易
之規則日復一日因仍補苴豈能長繼臣愚謂天地生財原自無
多必權衡於源流本末之間始足供用今賦役既有全書掌握豈
無確數請通計一歲內凡賦稅丁徭各省輕齎重運及贖鍰事例
汰其中猥瑣無藝者所存惟正金粟若干數然後計一歲之中上
方供應官吏俸薪兵馬糧料及朝祭禮儀修築工役細至於師生
廩餼胥役代食凡各部寺所掌共應用金粟若干數兩數相衡要
使所入之數合於所出之數始堪定爲會計之準以永遵守臣又

思國家用財之大端惟兵生財之本計惟土若使兵農同業省度支而紓國計莫善於屯田之法朝廷下民屯之令招集墾荒立意未嘗不善然設官設役多糜廪祿得不償失歷稽古時屯制原不在民而在兵今各省民田尚未盡闢明末廢藩勳舊田土亦所在皆有請各省駐兵之處無論邊腹地方凡田土可耕者悉令兵丁充種先正疆界信賞罰以使之充當豐其種具寬其程效行之數年收穫既充則額糧可減儲偫益廣則轉輸可省且立有恆業漸成土著足以默制譁變之心唐初府兵之制無事執耒耜有事執干戈不借司農古稱良法至於新復之地行之尤便今蜀黔已入版圖所得之地必需駐守若令處處興屯則根本自固戰守咸資此又漢臣趙充國之於先零晉臣杜預之於宛葉確然可循之遺策也抑臣又有請者畿輔之地被圈以來民多失業今喜峯冷口

諸關外大寧以南地方彌望千里咸稱膏壤請令民願出邊開墾者許爲己業永遠承種數年後漸次起科成聚成邑堪作神京之保障茲二者皆軍國大計若當事設誠致行久之兵食充足國計可以漸紓民賦可以漸減不惟經費有資抑且緩急可恃此億萬年不拔之基也 上俞其言十七年遷順天府府丞尋授左通政十八年遷太常寺卿康熙三年授通政使六年擢兵部右侍郎八年轉左十年調戶部侍郎十一年轉左十二年九月遷左都御史先是鴻儒官戶部時甘肅巡撫華善擅發倉糧振濟災民部臣循例題參並議罰賠鴻儒無異議至是官都御史疏論華善不應參處請嗣後督撫大臣有濟世利民之舉當準情酌理不宜拘以文法給事中成性劾之下部議以鴻儒先未立議後以公議已結之事指摘沽名降二級調用尋卒於家祀鄉賢著有四留堂集

高景

高景字似斗新安人順治二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國初用人不次新進士甫釋褐即召試館職其副卷之優者皆補科道景初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多建白侃侃有直聲出按宣大以事左遷回籍值土寇數千人乘大水以舟泊城下城幾危景率進士楊行健同心捍禦出奇兵擊賊殲其魁餘黨悉散起補山東鹽運司經歷內擢京秩數遷至太常卿歷通政使宗人府丞 上察其才可大用擢爲兵部右侍郎以母憂歸服闋補刑部右侍郎轉左旣改戶部總督倉場遂晉工部尚書旋調刑部景長於經濟遇事敏而詳和而有守由言路歷卿貳所在著稱議事務持大體不爲苛碎博聲譽前後涖西曹久讞決精明以欽恤寬大爲本凡可生全者必傳經典爲平反或請創造刑具爲減耳之校飾以鐵景婉辭謝之曰

奈何令後世目吾輩為酷吏乎聞者赧然而罷江南道賦與大獄嘗逮京者數千人景偕同列力爭得就地勘結姦人借野史傾善類或攈摭居為奇貨景力排解獄以無株累其平恕不阿率類此時有修造贖罪之令僥倖者蠭起訐訟紛然景持正抑之反為所中與同官皆落秩以免及再補官竟令致仕去人爭為不平景歸里絕口不言人尤服其量云景頎然玉立儀觀偉然磊落善談吐世祖每於班行中指目之遂被知遇及解[illegible]居里植 聖祖兩巡畿甸景迎覲慰勞有加禮賜蟒裘蟒袍鄉里傳為盛事景性豁達樂易見義勇為與人無城府直躬坦懷見者意消好客能食酒每高會引滿慷慨自豪人莫能當也然內行修謹事親孝喪祭盡禮恭兄友弟始終無間言鄉人化之康熙二十年卒年七十有四

名臣傳二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二

名臣傳三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三

天津徐世昌撰

楊時薦 兄時舉

楊時薦字仲升號賢甫鉅鹿人幼孤與兄時舉事母孝母卒兵火臨境兄弟守棺不去兄病躬自祈禱願減己算益兄壽時薦病時舉與同臥起者浹歲湯藥必親人以孝友兩稱之時薦順治三年進士官山東聊城知縣時東土甫定萑苻充斥時薦威愛兼施蒞三載盜息民盜輿人頌之錄善政刊爲成書循卓之聲冠東郡十五年分校鄉闈得士六人皆成進士報最擢兵部主事歷郎中十八年充山東副主考以得士稱尋僉憲中州整郵傳理鹺務鉏姦剔蠹夙弊頓清旋攝學政纂錄遺兩河士八百餘人創建社學晉鴻臚寺卿轉宗人府府丞遷左副都御史侃直敢言疏陳時政多

見諸施行奉命祭告秦蜀旋京升兵部督捕右侍郎讞獄平恕恐民蹈非罪刑律例示世並編爲歌詞條分縷析俾家諭而戶曉之天下多陰受其福時薦性仁厚爲秀才時恆閉戶潛修不妄交游見古人忠孝遺事輒手錄之以自策勵於爲善最樂一言尤身體而力行之生平宦轍所至以子惠爲先窮民無告者施濟無倦色遇大兵大荒之後加意撫循至去積弊懲巨憝則毅然無所撓生平清白自持所守若寒素嘗自著當官功過格一册自省並著鑒徵錄觀善錄行世康熙五年卒年六十九時舉字艮甫拔貢生明末飢人相食時舉發廩濟之餉餓於道者給飲食助糧糗使還其里漳水災捐貲築隄與細民共甘苦兄弟同祀鄉賢

于嗣登

于嗣登字岱仙安州人少好讀書足不出戶閾性至孝初領鄉薦

以祖母疾不赴公車州長道盧敦迫見其誠懇憫然曰孝廉何減李伯令耶太息而去登順治三年進士特授侍御史任兩月以監禮太廟失儀罷歸里居十年用薦復官遣視兩淛鹽政清逋裕餉部內有大猾爲害積不能制嗣登捕寘之法報最掌河南道事監視吏兵二部尋遷吏科給事中轉禮科章疏皆關大計時論韙之升光祿寺少卿累遷刑部右侍郎多所平反人號曰今之于公凡爰書有不當者輒獨上一議或勸阻之嗣登曰此心無愧此官安足惜會更定處分光棍例嗣登又獨主一議忤旨降補光祿寺卿未幾升大理寺卿康熙十八年以病歸卒於里囊無一錢五十八年祀鄉賢

張白德

張白德字元公號潔源豐潤人年十六補明生員十九隨王師而

東遂隸籍藩下順治四年成進士授慶都知縣縣瘠而衝自德整飭郵驛乘傳使客無敢需索舞弊者胥吏素爲民患完欠混淆自德盡法繩之逋賦以清暇則葺學宮興文教風化大行報最行取補貴州道御史視鹺兩淮時秦楚軍需浩繁率取給淮鹽自德躬督轉解士馬飽騰豪右悉斂手課額增倍入掌河南道管京察大計執法不阿陞大僕寺少卿協理督捕掌事歷通政司左右參政大理寺正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尋罷職家居康熙元年起復原官授河南巡撫河南遭李自成亂決河灌城城壞無人迹諸官吏皆駐雒邸自德倡捐修築不數月建置一新屹然爲一大都會而民閒不費一錢自德終日坐堂皇理寃抑奏釋房有才輩十有三人其叛案之株連藩產之蔓引一經鞫訊圜室爲空其性忼直不能容人過見者多股慄然好賢下士遇廉能之吏殷勤獎掖

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也在任六年循聲卓然 上以其修城貇荒振穀完漕諸政績特晉工部尚書加正一品尋奉旨巡歷郡邑以勞致疾卒年六十崇祀河南名宦祠自德留心國計民生章奏尤爲剴切中時弊先是西山搆亂豫省僱募夫役以濟軍全境騷動自德抗疏爭之謂西山隸楚境向因房竹諸邑爲賊踞道路梗塞不得已令豫省協濟今房竹已通而僱募如故民不堪命請罷其役下部議行又茶馬院請將監馬分給河南各驛自德疏言八九千里外牽領煩費且領馬必償價豫省錮荒後驛站額銀尚不足養舊定額馬更以何者充新馬之價乎議遂寢自德著有四要六弊諸篇專言河工之事省工節帑人尤奉爲治河之準的云

徐化成

徐化成字文侯昌平州人順治四年由貢生授光州知州光當楚

豫之交遭闖賊蹂躪民流亡無寍宇化成招徠撫輯畀口食給牛種俾各安其業又修築舊城以捍衛之定鼎之初大兵所出道多倚勢爲民害大帥肆武力往往橫加於守令化成每先期備車輛峙芻茭飭館舍具牛酒以待兵至民不知擾州舊有懋振彬三文社遭亂廢學復創爲貫社聯之以課士子建廟學崇祀典四境始聞弦誦之聲七年遷台州知府值歲旱步禱雨立霈蝗災復禱於天有異鳥羣集食之盡歲獲大豐人驚爲神鎮兵以缺餉譁於途化成檄黃巖太和二邑米運江滸貯天寍寺倉卒夫不繼化成徒步率眾役挽攜百姓聞之爭先來助頃刻而畢升台無耗台州總兵馬進寶縱士卒爲暴化成奮詞與之抗馬恚甚譖於總督陳錦錦疑之輕騎往察見吏事整肅歎曰此賢太守也馬帥幾誤我由是愈重化成郡有大猾某竄山海間謀倡亂化成密以計生致之

諭曰若壯士豈終爲盜邪釋不罪某感泣願効死於是亡命舟山者聞之皆鳥獸散八年升苛嵐道副使台民赴闕請留計千百數時苛鎮總兵馮某失拊循變於兵八情方臲卼化成以鎮靜持之舊額兵數萬新裁止二千餘人同其甘苦用實如衆十年調山東萊州道勤修庶政一如治光台時十三年擢廣東右布政使當嶺海用兵化成兼攝臬司軍需仰給無或後期其理鹺政糧驛釐剔尤當藩鎮制府皆嘉歎其才十六年轉河南左布政使時奏銷獄起負課者千餘人將罹不測乃捐金三千輸之庫皆獲保全又出俸錢濬棘院周濠添號舍設簟粥藥餌治豫十二年政績卓然康熙十年　召見　上改容嘉勞擢都察院右都御史次年授湖廣巡撫嚴覈核請蠲貸絕苞苴愼刑獄勸開墾恤戍卒期年之閒百廢具舉時漕運繁劇自支運改兌運旗丁即水次與民交斛有掷

費溢耗諸項糧之輸於上者十四飽於下者十六楚中疆域遼闊積弊尤叢化成嚴飭運官以批其根重繩衛胥以絕其窟蠹破歷久沿習之害漕政之肅爲三十年中所未有繼至者皆遵行之是秋監臨楚闈士有屬作而疾作者調以湯藥卒賴以獲雋舊例題字點畫訛者輒束卷不謄化成受卷亟閱必追其人改之始啓鑰縱去其恤民愛士若此化成幼時力學攻苦父應祿早卒事母至孝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學使郎以大器期之次年出關伯陽都王愛其端雅俾司簽藏化成於持籌之暇日夕窮究書史卒用儒術美其吏治　世祖留心疆吏書其名御屏每遇遷除輒指之姓氏幾至漫漶人稱其受知之宿云康熙十三年卒年五十四祀河南名宦十六年崇祀鄉賢

趙之鼎子玫

趙之鼎字潔菴滿城人父國棟有孝行偶出游道遇遺金拱立以俟還其人之鼎中順治五年舉人授浙江淳安縣知縣多惠政奉檄造海船工省而民不勞遇丈量之役躬自履畝姦豪不得逞民歌曰趙公我母嬰啼而拊康熙時總督范成謨特疏薦擢監察御史時海內用兵以籌餉爲急之鼎上疏略曰兵食資於民民食資於力欲盡其輸將之力毋違其耕耨之時不違其耕耨之時先減其詞訟之累請飭督撫首察貪墨吏毋致妨農足民即所以足餉也疏入 上納之累遷刑部侍郎常語人曰秋官職司明允一有弗慎下筆刀利紙上鬼啼矣引疾歸卒長子玨貢生浙江嵊縣知縣有長厚稱次子玫字文玉號蒼漪貢生官慶雲縣教諭邑瀕海士不知學玫修廟庭設兩廡木主及釋奠俎豆月課諸生其中供飲噉甚豐有宗生不檢切責之卒爲善士母憂去生牽衣拜且泣曰

員吾師也送者皆感動泣下擢河南上蔡知縣縣歲有河患隄潰則責之民孜出倉穀給役者一月工竣催科不假手胥吏先輸者鼓吹送之不及者緩其期不得已後刑刑示辱而已民爭相勸恐後境界鄢城西平遂平三縣豪民謀決隄壑蔡蔡人集衆將與決死鬬孜馳諭散之牒陳利害巡撫委員詳勘蔡賴以安修上蔡書院增置義田三千畝延宿儒王渭主之人文爲中州冠學使陳某語人曰義學之役徒長吏爲名高耳若上蔡可謂質有其文矣刻石表縣治揭雜派私徵諸不便民者若干事悉革之以什伍法編入戶簽民無所容除里豪張宏略呂調爵等境內肅然兩攝西平確山一如治上蔡去之日民泣涕如失父母年六十六卒父子同祀鄉賢

郝浴 子林

郝浴字冰滌一字雪海復陽其別號也先世由山西洪洞遷定州歷數世至大鈁以貢生考授通判隱居不仕撰同然集四卷皆古人經世濟物之學浴其子也生有異質慷慨負氣節年十五能通六籍百家言高自期許明末避亂山中日手易一編夜步河干值大風雪失路猶誦讀不輟素不屑為俗儒章句講求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慕諸葛孔明李鄴侯之為人順治三年舉於鄉六年成進士出灤州石申之門許為國士殿試陳時事數千言授刑部主事兼攝郎中事爬梳弊孔老吏不敢欺言論風采傾動一時尋改授湖廣道御史巡按四川是時張獻忠餘黨劉文秀盤踞滇黔南寇川中焚屠徧四境有司多武弁恣為貪虐浴至披荊棘立約束豁免逋租罷長吏之不職者兵將皆斂手不敢為民毒九年吳三桂統重兵屯川南所部無紀律憚浴嚴正令各路不發塘報浴疏言

臣忝司朝廷耳目而壅閼若此安用臣爲賞陰剌三桂也既三桂爲賊所敗走綿州浴時監保寧鄉試文秀等合衆數萬薄城士子倉皇思竄走浴揚言秦兵旦夕至而密令總兵嚴自明環城以守飛檄邀三桂赴援責以大義且謂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一晝夜凡七往三桂不得已逾月乃至浴面授方略且言賊可破狀賊踞錦屏山勢張甚浴憑堞指揮矢石過耳屹不爲動賊夜渡嘉陵江繞出城後浴輕騎出入行間激發將卒心背城力戰大破之捷聞 世祖知浴才可辦蜀詔問收拾全川之策因陳善後法略言圖蜀必及於秦大兵勦賊借陝西運餉道遠費繁勢將兩敝宜移左右路與四鎮之兵屯田成都並招流民開墾借給土司牛種屯耕一年可抵輸運三年之利又言滇賊履山嶺如平地蜀中土官土兵尤嫺於此宜簡其精銳爲前矛而以滿洲雄騎壓其後三省齊驅一

戎大定奔雷迅霆之下寇必鳥獸散矣　上嘉貴奏下部議部臣以戰守機宜應由三桂酌籌覆其議浴又言土賊投誠給劄授官恣行劫掠爲民害請嗣後願歸伍者聽其願爲民者卽令有司造册編丁以資生聚累年雜派牛租民力不堪請一切免除就熟地開征俾民賦有定額疏皆下部議行又劾奏永寍總兵柏永馥臨陣畏縮廣元副將胡一鵬驕悍不法狀並奪職逮訊方保寍之奏捷也詔頒賞將士三桂因以冠服與浴浴不受疏言剿平賊寇平西王責耳臣司風憲不預軍事而以臣預賞非黨臣則忌臣也因疏劾三桂擁兵觀望狀三桂銜之刺骨先是參議董顯忠等皆以副將銜改授司道等官爲民虐浴劾其不識文字還原職三桂乃嗾顯忠訴於朝三桂陰左右之坐是降調甫歸里十一年湖北巡撫缺閣臣馮銓陳名夏成克鞏呂宮張端合奏浴文武全才堪大用

三桂懼浴再起乃摭拾保寧奏捷疏中語誣以冒功欺罔欲置之死　世祖燭其枉從寬流徙盛京當是時三桂跋扈蓄叛志招納亡賴凶燄日張疆吏攖其鋒者禍立至浴以一書生與之抗發姦摘伏言人所不敢言士論歸之至鐵嶺益發憤於學築書室三楹顏曰致知格物之堂日夕危坐讀書其中其學以主敬窮理爲工夫身體力行爲究竟偶有所得雖中夜必披衣秉燭書之垂二十年志益堅性益定行哦坐嘯不知身之在窮荒也康熙十年　聖祖幸奉天迎謁道左具述援蜀始末　上咨嗟傾聽慰勞者久之十二年三桂反朝士爭訟浴冤且言三桂之所仇正國家之所取侍郎魏象樞再疏保舉且曰郝浴才守學識臣自愧不如願以職讓部議格不行特旨召用復原官上章首言聖學聖心爲戡亂大本兼請召對滿漢諸臣商確大政勿待事至後議詞剴切詳盡時陝西

提督王輔臣叛應三桂跳梁秦隴閒洛疏請分兵駐秦隴寶雞以固棧道防隴寇東下然後坐困平涼固原之賊遣驍將急趨西河扼其衝以鄖陽兵攻興安調河南兵入武關斷商洛之路以取漢中而於袁州一帶聲言進取長沙以牽制賊之全勢虛實交用賊成禽矣 上深然之下其疏於諸路施行洛以軍興以來民閒供應轉輸弊端百出因奏言兵者國之神氣民者國之元氣未有元氣足而神氣不旺者今民閒納糧多額外征求致正額反缺招買軍需名爲市易實則攤派里民比及發價官役互侵於解餉時又多索收餉之費種種弊端括民以益兵將來民窮財盡餉無從出兵民交敝可立斷也請敕督撫嚴察以爲今日用兵根本大計至籌餉之法請留山東河南額征正耗米折銀兩免運京通各倉以濟軍需一轉移閒可得餉銀六十萬兩疏並如所請行十六年巡視

兩淮鹽課潔己率屬宿蠹一清以稱職復留差一年裕課數十萬加太僕寺少卿淮揚大祲倡議設六廠振饑民全活數十百萬親履各場設閘引江海潮水灌河渠通鹽艘百廢具興擢僉都御史未逾月晉左副都御史明年奉巡撫廣西之命陛辭日奏言畿內重地宜厚加培護秦民輸輓頻年勞倍他省宜破格優恤兼條析粵西事宜皆稱旨賜御廐良馬一單車之任地經兵火後閭閻凋敝官斯土者多玩民行私乃設匭通衢許冤抑者控訴糾十餘人屬吏皆凜凜奉法乃條陳善後事宜大略謂粵地鳥道猿蹊水多瘴毒養馬十斃八九又新經添設冗兵數千糜餉無算並宜裁汰至鎮安泗城二土府界連滇黔土賊出沒田州爲安籠門戶尷[illegible]二營保控輿交南鎖鑰梧州一郡居兩廣之中扼三江之要皆宜增兵防禦而省會重地尤須良將勁卒以資驅策　上是其言悉聽

浴區處初滇中班師例由黔楚後假道粵西爲民累浴請復舊例人慶更生裁兵謀亂爲捐米千餘石資口糧送遣遠近晏然時議裁標兵節部餉浴再疏言粵西外控土司內制猺獞裁之不便於是各省撫標俱獲留又請卹死事諸臣以勵忠節資給鄉舉衣冠以作士氣建立書院以勸來學稍嚴支領以清浮冒皆次第舉行粵境大定二十二年積勞卒於官年六十一士民奔走巷哭者三日喪歸爇香送者數千里不絕語及皆隕涕云初巡撫傅宏烈以軍需移取庫金七萬有奇米七千餘石浴涖任擬以庫項扣抵及卒護印者誣其侵欺部議革職追補 上曰郝浴廉潔素著其所動支非入己著免追取後其子林復上書訟冤詔復原官賜祭葬如例初浴按蜀時營將多新附擁重兵自固跋扈無狀聞欽使至又白面書生也意輕之一日諸營盛陳兵衛邀浴宴浴單騎往一揖

登上座將帥以次行酒走卒捧肴烝至則以巨鼎盛人頭進浴拔佩刀剜一目大啖之談笑自若聲如洪鐘璧衣中甲士數萬人皆矒眙噤齘不敢動將帥爭藉藉耳語曰郝公眞天神也自是帖服無異志有李某者高陽李霨之族調選得四川令乃薦之浴偕行至保寧閬中浴正監試與同官談論經義若常時李晉謁時見兵甲摩戛有聲目直視不語呼之已僵矣救之甦乃進之曰相國薦君有膽勇今畏懦若此徒費斧鑕耳浴少有至性念祖喪未葬輒掐左臂肉以志痛長篤學見義必爲嘗愼四十無聞之懼奮身自擲幾於傷股與人交和易曲盡至當大事發大議他人張皇失措獨不動聲色處之裕如生平所遭多苦境用世之志歷久益堅嘗與容城大儒孫奇逢論學自道其所得謂往者竊取聖賢窮理盡性之書日循其說晨昏省克至廢寢餐又時於求道之家密證切

間以庶幾於一旦之獲而漠然未有入也致成重疾復出入諸家求其所以然而抉其弊久之忽焉反之於曾子孟子及兩程子之學孜孜研入時若偶有所窺因參之六經以合於宋明諸儒若有別也爲之放懷天地縱觀古今前三代締造良法後三代開創大政又思所以適於治之正理乃確然深信兩程子之學於聖門爲契合即與周子朱子明之薛王俱別無論諸儒也浴之學酷嗜孟子及二程遺書謂非由孟子無由入孔子之室非由程氏無由升孟子之堂平生自得實在於此其所爲詩文慷慨踔厲浩然沛然如干將莫邪不可逼視蓋合義理詞章經濟三者而一之者也著有易注孟子解中山史論中山奏議朱紫陽大全始條理編中山詩文集行於世

林字中美一字鈞亭順治十一年生於銀州戍所少讀書機警七

歲能屬文長益肆力於學康熙二十一年登進士明年丁外艱服除補中書科中書舍人遷吏部主事旋升員外郎隨少宰勘獄陝西同事或敗於賄以林嘗爭執獨免四十二年入禮闈四十五年擢郎中持己廉正練於事情姦猾吏皆屏息摇手終其任無敢以意稍有所進退時目爲鐵面選司尚書富寧安凡事有難決者必曰視郝選司故案見重若此四十六年授禮科給事中明年典粵西試轉吏科掌印預會議侃侃爭執每至再三有不得或牽率書題林獨否遇秋審亦然九列皆相顧曰郝君平日恂恂長者今乃如是皆歎服五十年升光祿寺少卿轉太常升通政五十二年遷太僕卿明年命爲奉天府府尹奉天寄籍者眾命案滋多林涖任令戶懸一牌大書戒酒戒鬬戒帶小刀於上出入觀之踰年命案減半禁倉穀之勒借而浮收者凡田宅之歧界者清之子女之鬻

他省及典旗下者請治其罪曰吾以實陪京也五十四年晉宗人府府丞旋升左副都御史務持大體以風僚屬擢工部左侍郎部事繁重多弊賈鋪戶例得預借錢糧數萬兩按期責程輒誤公事有某鋪欲循故例屬居閒者微言願爲壽林正色曰此朝廷物敢輕以絲毫假人終不許外省奏銷及解硝觔棕毛等物例有部費解銅鉛者則曰解費一切屏絕之 聖祖崩龍輴奉移景陵林奉命祀土前後復遇 孝惠章皇后 孝恭仁皇后喪皆倚之以辦雍正二年丁內艱奏請終制 上諭回籍營葬事畢來京明年特旨補侍郎林入都以老病力懇解退 上溫旨勉留林感泣入署比歸寓即白衣冠以居者三年四年調禮部左侍郎以目疾乞休奉有老成謹愼之褒特予尚書致仕林以工部積逋例應分任居邸者六年奉旨寬免因泣下曰皇恩如天豈獨私老臣顧老臣無以報耳十年

九月卒於京邸年七十有九林篤內行丁父艱三年不之私室以其母王早卒不逮事忌日輒思慕涕泣迎養繼母蔣於京邸有珍羞必先進嘗之而後退推蔭於兄子誠燕而語其子曰汝當自奮也族人有走京師告急者輒傾囊以授歲歉輒命家中分穀貽之初林年三十未舉子叔爲置妾至則泣曰人迋我不爲妾也林即處之別室呼其父母還之且給道路費屬曰善擇壻勿再迋於人生平不喜事不沽名在諫垣未嘗爲矯激搢奏皆自削藁雖子弟莫得聞嘗請禁餽送嚴勒索以杜虧空之源又請疏通教職壅滯皆獲施行雍正三年特命京官俸銀米相等如旗下例迄林告休上召廷臣諭曰此郝林所奏也其慎密如此著有奏議一卷徂東遺懷一卷使粵吟一卷唐水詠草一卷春明雜詠一卷

宋文運

朱文運字開之南宮人生而穎敏苦學年十五補博士弟子畢順治二年鄉試六年成進士授山東滋陽知縣時軍興驛騷文運供支無缺而民不擾遇訟者親錄兩造供吏不能上下其手八年辛卯充同考官得士六人先後皆捷南宮十三年升刑部主事兢兢守法漠然無他營過從稀少以清介著稱十五年遷吏部文選司主事向例部吏參送治罪無褫衣受杖者積久玩生文運謂此輩何知體貌遇怠惕者立行扑責諸吏皆凜凜一時銓規最稱肅清康熙元年丁母艱七年升員外郎明年典雲南鄉試九年升郎中掌選事謹守資敘撥俸題請不於格外私厚一人亦不於法中妄抑一士意所不可威勢弗能奪也十二年內升回籍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樞疏薦文運清直不阿十九年授鴻臚寺少卿踰月升光祿寺卿旋擢順天府府尹光祿之擢未經部推府尹之缺例應

迴避俱奉特旨用之蓋異數也文運在順天凡事不便於民者不數月革除殆盡豪蠹斂迹譏訶肅然一日 上諭大學士曰居官者以清廉爲尚今朝臣有如于成龍之清者否馮溥奏稱文運有清名而家甚貧 上曰清廉不在貧富謂富者必貪而貧者必廉可乎亦視其人居心何如耳二十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是秋侍宴瀛臺受蟒袍錦緞表裏之賜明年上元侍宴乾清宮觀燈賦詩用柏梁體文運句曰恪遵訓厲敦羔羊可以見其志矣奉命祭告闕里升刑部右侍郎時河決徐家灣蕭渡諸處上命偕戶部尚書伊桑阿往勘適布政使崔維雅奏呈所輯治河書並條列二十四事欲改河臣靳輔所行減水壩法 上命帶往江南會同靳輔議奏旋召文運與伊桑阿至御座前諭以黃河潰決關運道民生務與靳輔公同商酌勿各執已見凡會議事宜必一一陳奏之又諭文運

曰爾初往閱河如有確見務堅持詳議毋以伊桑阿爲尚書阿意順從治河最難勿視爲尋常玩忽貽誤也十月還奏靳輔建議大修河道無成效崔維雅改議修築亦不可行 上下廷臣議仍從靳輔文運回部日坐堂皇治文書以刑官任重與諸司約勿妄意增減發案顚倒字句勿宜急而緩苟且遲延勿宜緩而急希圖朦混文案公同簽押勿私改牌票務奉堂批勿濫行守法奉公無違欽恤至意二十二年正月 上御乾清宮廷臣侍宴賜表裏馬匹文運與焉二十二年以病乞休 上以文運謹愼廉潔加太子少保致仕七月卒賜祭葬予諡端慤二十五年祀鄉賢三十三年 上念文選司重要先年郎中宋文運操守聲名今無一能及之者命傳諭吏部知之可以見當日君臣契合之盛已

張士甄

張士甄字繡紫號鐵冶通州人順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纍遷贊善纂修順治大訓及通鑑全書同事服其淹博多就裁焉尋遷諭德時　世祖常進詞臣試滿漢文義士甄輒居前十四年遷國子監祭酒葺辟雍飭條教集六館諸生月程而季課之　上幸太學眷注益篤明年遷庶子分校禮闈十六年遷侍講學士主武會試　聖祖御極擢國史院學士奏對皆稱旨賜貂裘寵之康熙五年丁母憂服闋補內閣學士十一年駕幸薊州士甄扈從馬疲賜御馬更之尋升禮部侍郎丁父艱十六年補前官甫兩月改吏部侍郎疏發滯謹黜陟澄敘流品一時有冰清衡平之頌是年詔舉博學鴻辭士甄所舉皆名士有重望者壬戌賜宴乾清宮　上賞柏梁體詩士甄以次屬和蒙賚文綺四廐馬一繼命祭恆霍諸嶽值山右裁兵無所歸譁於路士甄語巡撫善部署之民用不擾又

以河東鹽課積逋爲商累撫臣疏請下廷議士甄剴切指陳竟豁免商困以甦二十三年晉刑部尙書奏讞稱平恕乙丑主會試榜發呈前列十卷溫旨褒答之前未有也二十六年轉禮部尙書訂太皇太后升遐禮調吏部以冢宰爲六卿長不徇已不苟同一持以正大而臨事必熟覆者再每啓奏敷陳明晰如列眉指掌本末該徹 上以此益重之三十一年以老病致政杜門課子里中若不知有張太宰者 上東幸過州城迎駕道旁屢叨優禮士甄歷官四十餘年恪恭謙慎當代推爲巨人長者三十二年卒年七十遺疏入 上痛惜之

張文衡

張文衡字聚垣赤城人早孤事母以孝聞崇禎七年遇清兵獨石攜之去擢文書館參機務與范文程同事特簡大臣女配之定鼎

後校上相文程薦爲儲相順治八年出知青州府誘禽流賊餘黨趙應元山東平移守淮安修戰具軍需應機立辦無缺供禁士卒入城擢徽寧道副使剿滅土寇劉時祥累功升江南按察司巡撫甘肅至則自潼關抵肅州三千餘里置十驛募遞運教邊人刈穫法貧不能具牛種者給以貲又爲置醫藥療疾月課士子出膏火貲之適總督孟喬芳調回兵征川寇其酋米喇印丁國棟結生羌入蘭州爲亂殺總兵劉良臣文衡倉猝聞變集親丁三十四人巷戰中流矢死尸立不仆賊驚懼羅拜誓不敢犯眷屬尸乃仆文衡精陰陽家學赴甘時僚友讌集忽大風起衆請占之曰此應關西極邊有變殞二大僚其一即我至是其言果驗年四十七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祭葬建坊廕一子入監崇祀鄉賢祠

陳協 兄愃

陳協字念蓋文安人與兄愼俱以治行著名愼字懷藎順治十年以明經爲崇明知縣崇明孤懸海外爲島賊所覬甫下車即撫㾗民嚴保甲選偵探備城守崇人悅之作謠歌道其事四越月張名振擁眾入吳淞劉河福山燒殘無完土據崇境山前大安排山等沙愼躬督將士攖城兩戰大創之崇得以不陷愼長于心計雅負遠略常相形勢創平安壩以遏兵衝築施翹河東阜沙平洋沙三土城以屯難民兩邑聲勢得聯絡民賴以安又自高橋洪至四漵河築隄長百二十里以防賊舟乘潮登岸十六年鄭成功入崇明總兵梁化鳳奉檄援江甯兵去城空虛民大恐慌愼督鄉勇伏而擊之俘獲無算八月賊率舟師三千環攻城以洩金陵之憤城壞數十丈愼誓以死抗躬督眾修葺之賊計窮解圍去督撫方露布上其功而主計者以兵餉未完革職崇明士民萬餘詣兩院哀

詞籲留事聞　上以傾全城功大復其官擢知州旋卒贈布政司參議照殉難例諭祭葬廕一子入監後敘江南平寇功　上諭再給拜他喇布勒哈番准襲替一次誠異數也康熙四十五年祀鄉賢協順治三年進士授中書舍人究心當代掌故擢戶科給事中遷禮科升工科都給事中　世祖初親政宏開言路協尤質厚非軍國大計不以上初入禁垣首言請定賦役頒以易知由單布海內俾民不重科官吏無乾沒　上嘉其奏命司農修直省賦役全書開國之始謚法未定協請列事蹟議之太常秩宗請當嚴定本朝有易名鉅典自協議始宣大爲雄邊號饒沃自姜瓖之亂城若甌脫又裁宣撫與口北道協力言修復之便文安苦鹽課攤派疏請蠲之又痛陳凶荒鬻子傭工二事　上爲之動容協每恨舊朝臺諫以門戶恣其淫議往往以空言僨事故介然獨立不抗不墜務循

職守無出位之思　上深倚任之補太僕寺少卿遷鴻臚寺正卿轉通政使司左通政宗人府府丞旋擢都察院副都御史旣一歲累遷協益感奮効忠知無不告嘗疏言今日興屯之利可以生財不宜裁官俸汰工食兹錐刀末術尋升兵部右侍郎理督捕事督捕者主勾覆隱匿之政專察八旗逃人始任是者多以縱舍不稱職協至則首在申明條例刊行教約下督撫榜郵亭即窮微老稚皆通曉不敢犯復依滿洲例每僱買人口官給符票使貿僞易辨株蔓者得以不寃改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倉場向稱弊藪姦弁侵盜主藏耗竄視爲固然協立期會不絲毫假借公私悉便之及卒賜祭葬如例康熙三年祀鄉賢祠

劉芳躅

劉芳躅字增美涿州人父餘祐官至少保芳躅年十歲從餘祐中

州明上洛王一見奇其手余妻以女順治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十六年遷侍講尋進內宏文院侍讀學士康熙五年充明史纂修官遷內祕書院學士六年充會試副考官纂 世祖實錄充副總裁七年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至則請免秋稅蠲丁徭以振災功加工部右侍郎銜八年疏言山東衆山綿亙瀕海臨河爲盜賊淵藪請復設東兗登萊濟東青州各守巡道以資控制地方緝盜預勒名數多誣扳之弊請嗣後報盜止陳失事情形不得預勒其數若硬坐抵充至死者以故殺論又以盜案覆審與初供不符原審官畏懼瞻徇不免冤濫請凡獲盜初供不必先敘供諸實列奏以成信讞俱得旨允行先是東省設鑄局以銅鈇多買舊錢供鑄舊錢已盡而銅鈇如故疏請徹局停鑄以杜糜費山左多勝國藩產正供之外仍取租累民

竝奏免之有黃培者以謗誹繫獄數年株連者衆芳蹋讞實坐培罪一人餘悉奏釋十二年以事調用遂告歸卜居易水上與弟芳喆徃來大房諸山中以詩酒相娛樂著有留雲山房集

鄭端

鄭端字司直一字德信棗強人父孝有隱德顯於嗣明末家毀於賊事平得諸土寇名不與究至是連舉六子端其長也順治十四年舉於鄉十六年成進士授庶吉士又二年改工部主事康熙六年擢員外郎奉命巡視三楚蘆政剗疵剔弊人弗能欺次年升戶部郎中八年典試江西九年遷貴州提學道按察司僉事以興學育才爲已任人文蔚興旋丁父憂服闋大學士王熙刑部尚書魏象樞交章薦劾十四年補陝西神木道僉事屬滇黔用兵羽書旁午事無留滯時制府尊嚴藩臬而下率長跪謁伏端獨守庭參三

揖之制同列咸震駭錯愕制府知其賢笑而受之十六年以前任事徹回工部丁母憂歸二十一年補浙江台州巡海道署糧道巡撫趙士麟舉爲兩浙廉明第一二十四年調陝西涼莊道嚴斥亭堠桴鼓無驚政暇葺理學宮日與士子講習邊人師之彬彬如內地二十六年擢湖南按察使明愼用刑杜絕請託訟風頓衰次年晉安徽布政使又明年升偏沅巡撫皖中懷其德建長生祠並爲詩歌頌之先是湖北兵變　上命鎭武將軍瓦岱率兵往討端以迎候失將軍意及上謁又傲岸就坐將軍讓曰奉朝命統兵江上何不備船端曰此驛傳道之責非藩司事將軍曰爾藩司耳見將軍當膝地坐端引朝儀答曰禮當椅將軍語塞於時總督及臬司諸官皆惴恐起謝將軍胸端出將軍怒弗釋次日遣以令箭提鑲思賓陷之端先夜已稽舊例封應支諸款以待將軍大駭及散饟聞

滿兵驩呼鼓舞僉稱白鄭公蒞任銀米以時無毫髮缺失統兵所過州縣亦稱頌無異詞乃大悔曰吾幾失人歸而力薦於朝故有是命端勵職益勤舉賢劾貪力任勞怨時湖南官役俸工未給全數端疏請如制以勵廉隅又以兵火之後地丁缺額五十餘萬疏請清丈以正經界然必寬期在農隙之時并減造魚鱗圖冊仿行朱子成法又念廢員歸旗之限極嚴奏請比照赴任違限例有疾病事故或貧苦無籍時遇嚴寒許其展限停解以廣皇仁雖格於部議識者韙之閱一年調江甯巡撫時郭琇因言事得罪發江蘇質審前任吳江縣事端以郭琇當代直臣爲假銀一千餘兩結其案淮揚二屬涸出積滲田地四萬六千頃有奇部議一律起徵端奏言新涸之地畚鍤難施如按畝徵租百姓畏累而去不特人荒之田不能墾闢卽新熟之田亦且棄置復荒疏二上力爭得停徵

者過半又奏蠲睢甯濱河廢地缺丁江都牧馬草場回地之一田
兩賦及邳州缺額商稅諸銀兩其前後所敷陳皆以培養元氣爲
先 上深知其賢多特旨俞允平日取與進退尤守義不苟其在工
部前後任兩窯差除扣減工匠銀積習在浙江革除陋規以恤弁
丁運解之苦兩淮鹽貫三關部使例有歲獻概罷止之藩司故事
賦有奇羨悉外儲以留佐公需爲名端悉令付溥入歲會自爲監
司以來凡公用皆以身任不派取屬吏絲毫其治民以嚴杜好訟
爲發養善良之本教屬吏以平情爲息爭之道耐煩爲省事之源
治豪猾抑權貴尤仡仡不少假借生平好學不倦能以經術潤飾
吏治嘗著政學錄五卷采呂坤余自強兩家之書而參酌之內而
閣部科道外而督撫司道守令應行事宜及一切利弊悉載之於
篇以爲終身模楷其自勵如此屢以病乞休 上不許康熙三十一

年五月卒於官年五十四　上震悼賜祭葬如例端持身涉世一以聖賢爲則研究宋儒諸書尤折服考亭摭拾緒論分類編輯列目爲二十三卷曰德性曰訓義曰講學曰格物曰讀書曰天地曰聖賢曰異端曰存心曰持敬曰主靜曰克治曰家道曰出處曰政事曰治道曰禮樂曰刑罰曰井田曰荒政曰學校曰教化曰詩教統曰朱子學歸其自序大略謂聖言之載於四子五經者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昭示陳布幽明巨細靡不畢該後之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求道而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循流昧源泥文忘義自宋儒周程張朱五子者出發微言闡大義直探孔孟不傳之旨於是聖學晦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故朱子傳註經書已集大成又掇取周張二程遺文爲近思錄書成直命曰四子五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明

儒高景逸亦取朱子文集語類倣近思錄為節要余讀近思錄最久求節要數年不得得朱子文集語類見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將欲從之心目交困因擇吾力所及知者隨筆摘錄積而成篇其所不及知者則闕焉以俟後之君子義例大概倣近思而閒有增損輯成二十三卷後得天台楊廣文鄭致節要一册取以相質其學業精粗用心疎密有不可強同者嗚呼景逸節要進乎道矣吾所錄者猶未離乎器也然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吾將以茲錄為節要階梯因節要近思以達於四子五經含朱子其誰與歸端又著有孫子彙徵四卷日知堂文集四卷初 聖祖南巡聞端清廉特御書端清二字賜之至今鄉人稱曰端清公蓋即以御書為私謚也

趙之符子璘 珣

趙之符字爾合號怡齋武清人父光璧篤學好修官榆次主簿以
廉幹攝縣事吏民畏懷建祠祀之之符順治十六年進士改庶吉
士授戶科給事中遷兵科歷吏科掌印給事中除鴻臚寺卿擢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居諫職十有三載建白至數萬言以直聲著天
下其論銓選謂銓曹升遷之法按資遞轉以一人之身而遍歷各
署安保其事事皆優嗣後凡遇會推務求才能品望與職守眾情
允協者入任以課其功累擢以收其效截留各員宜逐項分晰取
選以法均平漢軍漢人升轉之途宜畫一以便論品論俸其論明
廢藩變產之弊謂值頻荒之歲責極困之民令其出不易得之金
錢置不欲置之田產萬一有司奉行不善誠恐如部疏所云勒逼
坐買殊非 皇上矜恤災黎之盛意臣思變價之事無分遲速宜準
豐凶應請立撤部差責成督撫爲便論八旗新圈近畿田土戶部

所開八旗應換地畝約三萬一百餘晌通計不過一千八百餘頃據稱應取每壯丁退出一晌之地及內務府退出地畝撥給如地畝不敷將與滿洲地界相連民地取撥部中不將二項地畝與應換給之數抵算徒議酌圈一經請旨俄而此縣報圈地矣俄而彼縣又報圈地矣閒與滿洲地界相連者已經圈給矣卽與滿洲地界相遠者亦復圈給矣自春徂夏圈撥靡已況去歲甫經水旱孑遺僅存貸借種資竭力南畝惟冀二麥告登庶可少延殘喘不謂青苗在地驟然圈給旗丁東作徒勞西成絕望尺地一椽皆非所有流離轉徙民命奚堪伏請諭令新圈地畝盡行歸民其換給各旗者照退地晌數撥給更祈頒諭中外永不再圈庶百姓有安居樂業之一日論 聖祖巡狩德州謂萬乘巡行八旗兵士重煩馬匹糗糧之費橋梁道路修築所需動支正款倘州縣官措置乖方藉

端減省開銷之惠不及於民支給之費重累於下皆　皇上所惻然
不忍者也又況京師地震山東大災尤宜以安靜爲修省之實恤
民爲荅天之誠論兩廣總督盧興祖縱弁殃民湖南道張登雲徇
庇私黨謂親民之官莫如縣令縣令剝民之穢蹟無過於橫徵私
派上下徇縱不肯糾參民生朘削日甚一曰論陝西山東旱蝗謂
用積穀以備振施則各州縣之贖鍰有名無實從來未有顆粒足
以充一簞一飯之需卽計分數以行蠲免而各郡邑之守令罔上
行私或且朦混起存不能無半免半徵之弊請敕各省督撫申飭
所屬凡災異地方概免徵逋論拯恤近畿剝船謂漕運剝船六百
艘每艘給地十頃照地僉船行之既久積弊甚衆夫小民艤船既
給以地則凡造船有費雇撐有費水手工食有費篷桅席片有費
凡一船日用之需皆取給於地畝之中則三時力作勢不能分身

河干以應公家之務一意亟公又不能竭力田畝以辦終歲之需此不便於民者一也至各州縣距河甚遠勢不得不於河干僱覓民船代爲應役計一船之費一年約用價銀五六十兩攤之原地納糧遂增一倍而河下游閒之徒嘗藉之以邀利及至接運漕糧往往有盜賣攙和之弊甚有盜賣將盡故爲傾覆其船者迨經運官查明而領船人役逃散一空仍坐地戶賠償以致傾家蕩產賣男鬻女苦無可控此不便於民者二也且南漕告剝雖有倉場衙門而領船之戶實則天津鈔關部差統轄之每歲河冰未泮之日部差催提如雨船戶往返千里俯首赴津因而差提有費過堂有費守候有費種種苦累難以罄舉此不便於民者三也尤可憫者連年水旱災荒凡納糧之地例得邀恩照被災分數蠲免獨至一應差船即被災甚重顆粒無存不敢不竭蹷以供一年之役同屬

朝廷赤子同一被災地畝而應船者遂不得與納糧者一例沾恩此不便於民者四也更有小民之本業已圈撥補於他州縣遠者千餘里近亦七八百里往來徵取地租行旅已自告難乃倘有徵租不起逐歲淹流異鄉流離不可勝計而州縣按名解船訪無正戶以致株累親族代為應役此不便於民者五也況剝船之設原以備河道淺阻之用時而河道順利不用剝船領船人役猶全勒地戶一年之僱價是以朝廷正項之賦稅小民終歲之勤劬徒供河下游閑者之坐食此不便於民而兼病於國者六也見在照地應船有數家共應一隻者有十數家共應一隻者以地多者為應船正頭而地少者朋當之往往窮民不能應役棄地而逃一戶逃亡衆戶為之賠累竊恐窮民賠累愈深相率而逃田地拋荒而船差亦無著落是欲速漕而反誤漕此不便於民而兼病於國者七

也且每船一隻每歲仍給水腳銀十餘兩計船六百餘隻約費庫銀六七千金然每船剝運僅可容載百石即遇河道淺阻之日以河下僱船剝運計時價估之遠者運價不過五六兩而止況遇河道順利之日又不煩剝運何竟以國家正項額賦重費帑銀而留此或用或不用之剝船以重為民累也此不便於民而兼病於國者八也種種滋累上下交弊不圖變計害將安底夫以六千頃地按額計之可徵銀一萬五千金莫若罷之徵其銀儲庫遇運河水淺則僱船應剝庶民困蘇而國賦亦無虛耗論寓振於河工之法謂四分給發原為應得之夫食而量加二分以示拯恤計災民各有家口既應募作工不能他往趁食惟賴此六分工食貿粟養家若減至四分妻孥老幼何以餬口況河工銷算務須覈實倘遇連縣陰雨畚鍤難施停工之日夫食亦且停給若不稍有贏餘豈能

枵腹而待六分猶苦無多豈宜復減況應募皆少壯之人土田既
荒而工食又不能保其家口孑然一身無所繫戀竊恐逃亡相隨
盜賊漸起此不可不為遠慮也論須省徵糧過重謂雲貴初下之
日大兵畢集饋運為難故將折色改徵本色其中有額外加重以
四斛抵充一石者地賦按畝起科豈可以權宜一時之計竟作為
國家永定之規催徵者守成例而求盈輸納者痛剝膚而難繼民
力已竭萬不能支論藩旗耕屯之利謂閩粵二省遷海棄田共七
萬六千餘頃原納額銀四十萬兩有奇額米六萬一千八百餘石
除八九兩年展界墾荒外尚餘棄地三萬三千餘頃其田土膏腴
可知是有地耕也靖藩平藩旗兵額餉而外閑散家口歲支月米
共十萬七千有奇其人丁蕃庶可知是有人耕也以藩旗家口之
餘丁墾海濱拋棄之曠土既非荒熟錯壤頃畝零星之地可無兵

民雜擾之虞又非披堅執銳分汛防守之人可無廢事憚勞之慮計口授田督之墾闢酌給兩歲應發之月米精爲牛糧資具之需而一歲秋收其所獲足以自食則月米可以永省每歲節餘數十萬石之糧俟墾闢漸廣獲多力裕之後按畝起科以正兵餉是每歲又省數十萬撥給之月米且屯事既興營伍連接沿海駐居者皆滿下之人無事則耕種相安有警則守望相助以滿旗驍壯之人屯聚其中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不必添兵設戍自足以威鎮邊疆固圉之計莫便於此論官吏去任百姓保留之弊謂服官之日未聞政績一經離任而口碑傳頌幾於到處皆然揆厥由來或下屬交結上官派斂資斧驅愚民以獻媚或本官留戀地方授之意旨藉公論以行私或姦棍號稱通家糾集里黨裒集金錢或斡旋爲挾制官府之私計以朝廷進退之權竟爲姦人營競之資揆之

政體宜行禁止時旗下逃人遍天下株引所及閭里爲墟當時人莫敢言者之衍獨抗疏論之謂包衣之逃不寬之法而乃蔓引無辜毒痛天下非朝廷矜恤庶民之意請自後逃人既獲不得牽累良懦近各省駐防將軍署均設理事官司逃人及兵民訴訟之事理事官秩微而責重或倚爲姦利請歸郡邑有司治之疏上並下所司議行逃人自是絕迹又請遇參官員首告指參上司者嚴定反坐條例請申明 世祖舊典請直省巡撫管理軍務請各旗圈地報災不必踏勘即就民地被荒情形據爲則例請投充賣身旗下者所帶本身土地恐多隱佔宜備檔案嚴查請照會典給兵錢糧舊額旗兵月餉而外量與以馬匹草料盔甲器械等費免其自行備辦之苦請邊地題補府縣各官先行委署一年課最實有廉能者方准補授請凡恢復吳耿倡亂地方新鑄諸印宜做吳前式

請江南藩司既分駐宜以逋負分責左右司請練饟耒輸數無多
者當免請畿輔旱災當命大臣清刑獄請五歲一恤刑部差官復
請道臣整理驛傳不可懸闕皆下部議其言或行或不行朝野咸
服其敢言之符奏議一本經術簡厚質醇有密疏則焚之人無知
之者其於天下事靡不通達凡疆域要塞吏治龐雜與夫賦役徵
徭屯役之緩急皆瞭然如指諸掌宛平王熙稱其有陸宣公之剴
切無汲長孺之戇直言之可行行之有裨於世者眞諫官也之符
爲庶吉士即分校禮闈得士爲盛官吏科遇會試武舉人充同考
官學計典者一掌京察者一門館肅清是非多所駁正性孝友交
游重言諾人有善亟爲稱許御下無疾言怒容家居倡修學宮姻
鄰有急即垂橐必稱貸應焉初項某館之符家課其子三年病沒
腆備棺衾送柩歸葬復庇項子入監時徵博學鴻儒之符又以館

師高詠應詔得入詞苑仍割半宅以居歲供炭米其愛士重賢若此康熙二十五年卒年六十二所著怡齋文集燬於兵僅奏疏二卷行世子四璘珣琮瓚璘字雯玉號冰崖至性純篤兄弟怡怡四十年內外無閒言宗族里黨無貴賤少長悉以禮相接鄉俗化之中康熙十六年舉人銓授廣信府同知廣信爲江右山郡林箐多伏莽璘至示威信懸賞格期年而盜息閒攝屬邑事以循良稱治行爲一時最八年升惠州知府潔己率屬諮訪民瘼如官廣信時凡興學校禁刁訟立保甲課農桑諸大政次第興革以惠民瀕海濬淤滯資蓄洩水利畢興郡人比之韓蘇二公焉辛卯奉檄查之命卒於道號送者數百人逾境乃絕年六十有四珣字仲琳號繹亭夙有至性十歲時遭本生母劉喪哀慕毀瘁執禮如成人沈毅好學博覽羣書記誦輒不忘少時在京邸兄弟相師友康熙十四

年舉於鄉長洲韓菼華亭王鴻緒得卷歎賞以爲有古作者風二十一年成進士授中書遷吏部驗封司主事升稽勳司員外郎調文選復升稽勳司郎中調考功徧歷四司蔚然負清望康熙四十九年雲南上計簿廣南知府盧詢列卓異而格于成例詢倡言盧君天下賢吏顧可以常法拘耶駁如法而別敘其賢附議未　上亦素知盧破格用之詢前後在吏部久時冢宰能賜履富甯安並雅相推重己丑會試充同考官會河南學使缺以名特薦奉命以往比至官整肅規條擯絕苞苴振拔寒畯中州人從教嚮風至今稱道之任滿北還過濬縣愛其風土遂家焉康熙五十四年卒年六十二崇祀名宦鄉賢祠

劉兆麒　子殿衡　兄子殿邦

劉兆麒字瑞圖寶坻人父世則夢雙石麒麟入室生二子長因名

兆麟次名兆麒兆麟順治十八年進士兆麒幼而端重寡言笑舉止如成人讀書過目即成誦爲文旨有理法年十四遇太宗觀兵畿輔見兆麒異之令入官學讀書年十六隨世祖入關又七年詔選漢軍滿漢文藝兆麒名列上卷授翰林院編修兆麒起布衣爲侍從感激圖報 世祖屢幸內院喜其年少敏練十年中歷擢都察院啓心郎改宗人府管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兆麒年未三十丰采整暇每奏對輒當上指順治十八年滇黔既平餘孽逸入楚 上以兆麒能擢湖廣巡撫 聖祖即位大軍南下糗糧芻秣兆麒皆躬理之無缺供授工部侍郎楚人新罹兵災嗷咻安輯民慶更生康熙七年擢四川總督旋以裁缺回京授兵部尚書加從一品錄其撫川功也八年授浙閩總督時海氛未靖兩省皆屬疆兆麒條上防海機宜十二年入京陛見適有三藩之變廷推將帥 上特用文

臣三人改銜以往兆麒其一也初任直隸援勦提督改授江南崇明水師提督崇明密邇海氛地險要兆麒請擇偏裨自隨預儲糧餉壯我之威伺寇之隙　上稱善悉命所請坐鎮十載人不知兵二十三年俄人犯境　上擇賢能諳練大臣掌軍事以兆麒為黑龍江總管督兵三戰皆有功三十一年邊境肅清兆麒年踰六十以母老拜疏乞歸優旨俞允徜徉林下六年監修北河工既竣　上復命爲總督兵部尚書時其子殿衡官江南布政使值　駕詣南巡迎駕　上問兆麒年及提督海疆歲月兼賜尚方珍物其上膺主眷久而彌篤誠殊遇也四十七年六月卒年八十兆麒性孝友家門雍穆生平守不欺之學僚友故交皆終身如一利人濟物之事見無不爲殿衡繼撫楚遺民故老爭迎馬首問兆麒起居可以知其德澤之入人深矣兆麒初無子以兄兆麟之子爲嗣即殿衡也後

生子二曰殿璣殿章

殿衡字伯玉自少喜讀書負經濟才名以蔭就銓爲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升刑部江南司郎中大小咸辦分巡井陘道遷保定守道調西甯巡道西寧邊塞咽喉番回雜處每春預徵糧粒草束給戍軍民罷不堪命殿衡請期至秋收後並乞河西五衛一例緩征其番長車馬供應先期符驗郵傳肅清有冶大魁者掌回教素樹氣節或密告其通外番爲亂已就逮矣回人數千環殿衡車前鳴其寃殿衡請於總督佛倫密疏爲剖辨 上矜而赦之賜以世職諸回皆歡忭羅拜聲震湟中擢江南布政使清隱冒除版荒興水利贍饑民舉節孝政暇行田野翱游山水間集名流觴咏如布衣交再遇 聖祖南巡嘉勞之親灑宸翰以賜遷擢湖北巡撫武昌故兆麒舊治殿衡周知其利弊次第興革之與湖南巡撫趙申喬會勘土

司匽處允協荊巫諸士民皆感佩無敢梗命者以憂歸服闋仍撫其地不易條約而人情帖然江陵監利諸縣水溢隄壞部議失防官俱褫職殿衡以江隄乃民自修非官築費帑金請獨當罪而免其餘　上俱宥之荊門沙陽隄勢險工鉅捐金采石調淮陽埽夫築埝建閘以時開閉蜀江出峽下夷陵直公安危磯硝石時碎船殿衡乘水涸募工劖截牙角連築月隄以護並多設救生船至今賴之時大學士高安朱軾方爲潛江知縣以折獄忤上官意將置下考殿衡與制府力爭卒舉卓異軾嘗語人曰吾自爲縣令時守直道而不變者由劉都憲之知我也在任數年以勞卒官仲兄殿邦字安侯兆麟子累官至蘇松糧道署布政使　聖祖書一州之表四字賜之時謂一門盛事云

劉元慧

劉元慧字子睿正定人順治十八年進士知山東鄒平縣請蠲逋賦萬餘金民困以蘇會軍興滇閩大兵過境供應芻糧咄嗟立辦不以絲毫累民遠近帖然以治行內擢吏部主事遷郎中累遷順天府府尹遇事持大體不以察察爲明飭紀整綱豪強斂跡尋遷左副都御史移疾歸卒祀鄉賢祠

徐國相

徐國相字行淸京師人初官戶部擢刑部郎中升山東右布政使尋移安徽擢巡撫江南財賦甲天下地廣民殷政繁役重國相滌除宿弊省徭役禁苛索當康熙甲寅乙卯之交滇閩用兵皖據長江咽喉舟車絡繹大軍駐江右三楚者數十萬米穀草豆之屬皆取辦江南國相近饋遠輸不事苛派境內晏然廬鳳滁所屬洊遭旱澇民多流亡國相捐俸倡官紳輸助復疏請朝廷振救之活飢

民數十萬汝陰鍾離諸地瀕河近淮歲多水災國相疏請行溝田之法築堰疏渠招徠開墾期年民用大饒遷湖廣總督下車察謠俗問民疾苦而揃除之激揚吏治百僚肅然兵荒之後一意與民休養革除鄉保里役差役行頭以杜煩擾禁止火耗嚴懲刁訟建學宮設義館教化大行楚人鐫碑以頌其德及去官歸京師行臺蕭然康熙三十八年卒

李煒

李煒字峻公號浣廬武清人生而奇儁垂髫即著屬文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員弱冠舉康熙二年鄉試二十二年由內閣中書出官饒州同知甫三月丁內艱歸服闋補戶部員外郎轉兵部郎中精勤任事兩曹積冗爲之一清二十五年授東兗道激濁揚清政教畢舉撫軍以卓異薦之二十八年升廣東按察使痛洗陋風不少

假借有陵水令楊某者素淫橫無忌既被罪輦數千金冀求釋卻不納卒申以法而性尤慈愼每遇命案重情必再四詳閱部民歐陽元開與黃姓爭田殺其族人歐陽世贍圖陷黃府縣疊審反坐罪於世贍之兄與姪煒燭其冤平反之閩省欽服二十九年遷湖北布政使旋丁父艱三十二年補安徽布政使煒念江左民力困敝飭有司減火耗禁私派愼平糴裕積貯不三年令布風行江南北多賴之三十五年擢山東巡撫瀕行白下薦紳繪淸畏堂圖賦詩以贈道旁攀轅留者數千百人東省地曠民頑素稱難治煒念安民以察吏爲主潔躬率屬風紀肅然有陽穀令具千金請託煒曰此民閒脂膏也奈何汚我因斥譴之由是吏治一變司道以下罔敢干以私者疏準家窪之水入小淸河擴貢院號舍以振文風革州縣供應以抒民力士民紀善政刻石頌焉三十七年以瑩誤

罷歸逾一載以倡修永定河隄獲優議煒風格秀整識高器超生平甘淡泊不喜浮華而敏於治事遷粵臬司時 聖祖南巡閱河煒朝夕扈從 上親詢官職姓名命賜果品備叨異數後補皖藩召見暢春苑 上諭以人臣之道惟誠與廉能以治粵者治皖則督撫且畀之矣其蒙優眷如此四十一年以疾卒於家年六十

名臣傳三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

名臣傳四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四

天津徐世昌撰

勵杜訥 子廷儀 孫宗萬

勵杜訥字近公靜海人初以杜姓爲生員學問淹博精楷法康熙二年纂世祖實錄詔選善書之士杜訥試第一書成授福建福寧州州同命留南書房食六品俸與博學鴻詞科未中選會殿門易額敕翰林官書禁匾皆不稱旨惟杜訥書報可十九年優敘特旨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遂賜勵姓 上日御內殿閱諸史命杜訥與大學士張英同侍賞評論古帝王政治得失文武張弛及人才進退邪正消長與夫諸儒舊說之聚訟紛紜者親加剖決杜訥一一劄記總曰聖論上之時承問對皆條奏明晰二十七年遷右贊善明年轉左又明年升侍講改光祿寺少卿三十六年遷通政

司參議三十七年遷太僕寺卿尋擢宗人府府丞三十九年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疏言督撫大吏朝廷畀以百餘城吏治數千里民生任至重也若託詞鎮靜漸成悠忽殊忝封疆之寄請敕諸督撫年終彙奏察吏安民興利除弊諸實蹟以備清覽如開注不實治以欺罔之罪庶諸臣時時警勉不敢草率將事貽誤地方其所轄藩臬專掌錢穀刑名州縣有無虧空定案之爰書有無駁審宜詳悉并列以爲考核藩臬之法至提鎮保送將弁時有騎射甚劣並年老之員請敕下兵部將引見不稱旨之員彙冊進呈酌定處分下部議行四十二年擢刑部右侍郎十月卒於任年七十有六賜卹如例特旨給全葬後二年 上駐蹕靜海御書文恪二字賜其家雍正元年追贈禮部尚書八年入祀賢良祠 高宗御極加贈太子太傅杜訥以諸生膺殊遇出入禁闥數十年小心慎密前後疏

奏多所建白居憲職詳讞刑獄無所瞻徇朝野推爲正人子廷儀
孫宗萬曾孫守謙皆庶吉士凊朝四世翰林者海內僅五家勵氏
居其一焉
廷儀字南胡康熙三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丁母憂又明年
特命直南書房四十二年授編修尋丁父憂服闋充日講起居注
官四十五年遷右中允轉侍講學士五十六年擢內閣學士六十
一年充經筵講官掌院學士晉兵部右侍郎兼掌院如故雍正元
年修 聖祖實錄充副總裁擢刑部尚書疏言各省常平倉米穀雖
有專管之官難保無徇隱之弊請責成督撫覈實存倉時委幹員
盤查年終造册題報督撫離任册籍交新任詳覈虧空題參新任
徇隱者罪之部議如所請十月疏言古北口外命案向由本處武
職詳解刑部派司員往驗路經數百里傷痕已變審擬每多失實

之時請於口外適中之地設理事同知一員專司其事盜案亦如
之詔下部議設滿州理事同知一駐熱河隸霸昌道轄二年疏言
團練民壯每州縣選五十名分習槍箭尤壯者選爲頭役其工食
請於州縣俸工內酌給之 上嘉其奏嚴飭督撫實力行之三年疏
言監禁宜分內外內監以居要犯外監以居輕犯其女監另牆隔
別庶防範嚴肅不致串供部議從之五年充會試正考官尋坐違
例保屬僚降級從寬留任七年坐讞獄罪名錯誤議革任 上仍命
免革尋復職六年疏陳考職積弊四事禁止私鹽四事清查入官
家產弊端四事俱議行七年加太子太傅賜矜慎平恕額九年遷
吏部尚書仍專管刑部事十年以病乞休 上慰留之閏五月卒年
六十四命大臣往奠茶酒賜祭葬如例謚文恭
宗萬字滋大號友園幼警敏善作大小字自六七歲時即以書爲

戲嘗題其塾門曰有敢持尺絹寸楮過此者必取書不貸父責之然心異其不凡及長善屬文通音律經史淹貫旁涉古今樂府一覽不忘詞流韻士殷勤奉尊酒然負氣傲岸口多微詞以是多爲人掊摭年十六舉康熙五十九年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蓋自其祖父以文字結主知宗萬承家學英年特達故受寵眷尤深雍正二年入直南書房五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提督山西學政特賜揭匣令言事宗萬疏請學臣舉黜優劣隨考報部不惟可絕贍徇之弊且使優生知部册有名劣生知部册可畏各思奮勉於士習尤爲有裨八月疏言蒲解二州及臨晉榮河萬泉河津安邑夏縣平陸芮城垣曲聞喜十縣額設運學考試分民籍商籍生童多冒名兩考當澈底查禁均下部議行潞安有臨晉縣民解進朝詐稱御前辦事總管私書請託宗萬疏聞　上嘉之六年遷

國子監司業七年遷翰林院侍讀管理巡察山西事務疏請嚴禁州縣赴省私謁免曠職守請州縣額設民壯精習技藝講武備皆從之尋爲巡撫石麟所劾落職十年授鴻臚寺少卿入直南書房十一年遷光祿寺少卿十二年遷鴻臚寺卿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三年充皇淸文穎館副總裁遷禮部右侍郎調刑部左侍郎兼管禮部　高宗御極崇萬以內閣學士捧冊寶贊大禮年裁三十朝士榮之國初每科進士除選庶吉士外分派各部以主事學習行走三年期滿以部屬知縣分別錄用乾隆元年崇萬疏言各部主事共四十八缺每科分布不下四五十人若期滿不即題補固無以爲勤敏者勸然不分優劣概以主事題授不但冒濫名器且候補候選應升行取各員無缺可補若將不諳部務之員概以知縣選用則民社重寄又非庸材所可濫膺請嗣後學習期滿

人員令堂官出具考語分爲三等引見一等補主事二等卽用知
縣三等補國子監助教監丞及司經局正字等缺又前因禮部事
簡停止分派額外主事請仍照舊例與五部一體簽派下部議行
十月爲保舉河員詿誤罷職尋命在御書處辦事四年命在武英
殿行走七年補侍講學士充武英殿總裁遷右通政八年擢通政
使扈從興京 上纂修祕殿珠林張照梁詩正薦宗萬入懋勤殿
時召見講論書籍皆稱旨九年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疏言直隸
居民無山澤之利家鮮蓋藏一遇災荒往往就食鄰省近來資送
流民回籍途中雖暫資餬口而歸鄉仍無計謀生請敕奉天山東
山西河南等處各府州縣流民入境仿宋臣富弼知青州法隨宜
安集或耕曠土或作工程務令遂生免塡溝壑倘故鄉豐稔流民
情願復業則給以路引聽其自歸毋庸押送至於興工代振原救

荒善策直屬應修城工三十餘處請酌量興築俾貧民食力傭工
更爲有益並請仿照雍正五年營田事例於江南捐限屆滿之時
改於直隸收捐助振詔下大學士九卿科道議行七月疏言近日
士不務學多以夾帶獲中竟有纔識之無已登高第者即素稱能
文之士亦相率效尤不但鑒衡淆實而苟且僥幸之私中於人心
者爲患甚大請敕禮部順天府步軍統領五城等衙門先期出示
申明禁諭點名時特派近信大臣監同查察官卷旗卷一體嚴搜
仍約束兵役不得陵辱刁難監試官徇縱者即指參勿貸得旨允
行十二月遷工部右侍郎十年調刑部尋因門客沈文傑行賄事
部議革職予杖徒特旨寬免勒令回籍宗萬自念年逾四十再起
再斥恩不可屢倖歸里後築室於老屋旁曰就圃杜門掃迹有終
焉之志越二年坐族子與里豪訟田事罰修固安城於是盡鬻其

田宅給工費尤不足官限且滿　上憐其貧特賞帑金四千俾竣事十六年起授侍講學士十七年因事調用十八年補鴻臚寺少卿遷太常寺二十二年以天壇遞香失儀降二級留任二十四年遷光祿寺卿秋得失音疾九月卒年五十有五宗萬書法力追晉人得其韻度每奉敕寫經書及自進詩册輒蒙褒異賞賜無算勵氏父子三世皆掌邦禁為正亞卿又皆直南書房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歷歷清要在官皆有名蹟海內榮之

閻興邦

閻興邦字崧仲號梅公宣化人自其始祖海明初以功授指揮世襲至六世祖璠仕至寧武總兵祖正名仕至遼東義州副總兵父師皐仕至大同副將世以武功顯興邦始勵志於學治舉子業少從舅氏遊江浙間與東南諸名士為文字之會才名藉甚康熙二

年舉於鄉選授廣西馬平知縣丁艱歸起補直隸之新城新城爲畿南孔道輪蹄絡繹驛馬或不繼輒籤之里民興邦出私錢買驢數百養之民間役至以應官暇則俾民自牧雇直爲芻牧費民咸便之縣有集場多假旗豪爲壟斷興邦時時策騎行村落中姦宄屏迹朞年以才能擢知通州州視新城尤劇十三年軍興旁午興邦修橋梁平道路餱糧芻茭皆夙辦無缺供十七年升工部員外郎監收崇文門稅課風清弊絕囊不餘一錢二十一年奉命從大學士伊桑阿往視河工至則測河身之淺深相地形之高下度決口之緩急目數心識繪而成圖及入告興邦隨諸大臣後指畫井井　上心異之呼前問姓名具以對未逾日改授監察御史駸駸將大用朞年升鴻臚寺卿扈蹕南巡二十四年光祿寺卿闕　上廷諭諸臣曰光祿弊大而費繁非閻興邦不能辦也越次用之興邦爲

省浮冒嚴濫給平價值歲省國帑錢不貲二十七年擢順天府府尹會湖廣叛卒夏逢龍搆逆　上命中州與楚疆接壤思得重臣鎮撫之特召興邦陛見賜鞍馬星馳之任下車問民疾苦察長吏賢否紀綱肅然其大要以潔己率屬奉公愛民爲先兩河左右千里戴之若慈母豫省漕糧久行改折會部議仍徵本色再疏爭之始得請又以歲旱民困疏請緩征豫民大悅秦中洊饑詔撥江南湖廣漕米數十萬輸之秦車運騾負興邦親駐洛陽躬督率之閱三月事竣調撫貴州貴省素僻遠苗夷雜處興邦首以禮讓化導其俗嚴飭各屬勿侵擾諸苗念貴陽地狹民寡則有請併縣治之疏以黔省防兵困苦則有預撥協餉之疏其最著者則請廣鄉試額略言同文敷澤已徧遐方黔粵皆同邊服今禮闈既分中右而鄉試中額多寡有殊不免向隅之歎乃援粵西額數以請　上韙之尋

令天下鄉試皆增額有差實興邦啓之也初總督甘文焜將軍王之鼎皆殉吳三桂難興邦疏請建祠於黔以表忠節厲殊俗 上允之爲御書扁額以賜三十九年元旦行賀禮暈於地病數日卒年六十四興邦性孝友與人交終始如一尤好周人之急雅喜爲詩得大歷閒風味所爲古文詞皆眞端雅有體所著有冰玉堂集行世

崔徵璧

崔徵璧字文宿一字祀功號方厓長垣人康熙九年進士授內閣中書舍人外轉登州府同知擢河南懷慶知府禁科派振孤貧政聲翕然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回渡孟津徵璧隨至沁河命賦詩講易擢開歸道除陋規清訟獄猾吏蠹役無所售其巧累遷工部右侍郎管寶源局疏言銅商怠玩由立法未定請立成限以一年爲率下部議行徵璧好讀書性勤敏歷中外數十年兵刑錢穀應

手立辦卒年七十六賜祭葬祀鄉賢名宦祠著有西淸初學編東
海金台懷州遊粱諸集嶽瀆陪祀記詩韻鵠存仁錄等書行世

劉謙 子自潔

劉謙字益侯號恩菴武強人父懷志廩生讀書教子嚴立課程著
有尚書口義藏於家生二子謙其長也生而沈靜端慤不妄言笑
旣冠遊鄉校有聲稱武强原隸正定每學使按臨考試輒首列及
覆試再超其等康熙十四年舉於鄉十五年成進士十七年考授
內閣中書先後丁內外艱服除遷禮部儀制司主事隨擢祠祭司
員外郎三十八年充四川副考官三十九年升郎中是年奉提調
會試 上賜御書一幅四十一年奉命督四川學政故事學臣由
翰林稱提督由部署稱提調至是特命易提督關防蓋異數也四
十五年補鴻臚寺少卿旋升正卿明年升右通政四十七年充四

川鄉試正考官是歲升光祿寺卿再升太常寺卿越七日又升通政使五十年升工部右侍郎五十一年往奉天案高麗通商事又往河東案運使石文彬事未復命晉都察院左都御史凡三充殿試讀卷官一充會試總裁官御試四書文二詔草一擬朱子全書序一又於御前誦太極西銘圖說命修尚書析衷皆荷褒嘉賜御書廉平堂扁額及聯語會臺臣有不慊於謙者以僕隸不謹訐奏之遂罷謙自起寒素以至通顯奉養益薄無他嗜好喪偶幾三十年不畜一婢官至御史大夫未嘗衣貂方督學時爲劍南學約十八則以教蜀士又刊孝經性理等書頒發各學其所進退黜陟皆本至誠惻怛之心更定學校新例以磨勘試卷歸之九卿會試取中卷民十官一皆謙所建白立朝不爲黨援嘗曰治朝廷事有意牴牾與有意附和者緣胸中不能去私化黨此臣子所宜大戒者

在工部考校度支出入疏通錢法在臺省則平反冤獄釐定天下鹽法弊絕風清偶在班行中舉一觀察歸第其家僕輒持兩縑帛來謝謙曰有是哉次日當入告謙乃不署名尤加意人才所論薦如大學士朱軾尚書勵廷儀大理寺卿汪漋巡撫李馥朱綱巡按御史張應詔皆當時名臣有所糾劾不畏權貴罷官日或諷以疏辨謙曰賤僕隸之末能實有罪焉敢喋喋利口以欺聖明耶既罷或又彈謙與李光地妄談道學人爲謙危　上寢不問尋罰令修河謙家故貧嘗田三百畝宅一區以濟歸而借屋數椽以居顏曰養觀授徒自給與邑令李君模善朝夕研究濂洛關閩之書盡得李光地所傳之奧以朱子爲宗主謂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行四語盡爲學之要壁間列白鹿洞規克己銘養觀說尤好易繪河洛先後天圖日夜觀玩獨處則正

襟危坐默識其理或子孫門弟子在側則披圖指示反覆不厭著有四書朱傳綱目周禮瀹義廉平堂文集等編卒年八十有四學者稱碧峯先生子四人自潔康熙五十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先後主講大梁瀛洲兩書院著有周禮質疑陰符經注漢書集粹定性齋詩文集

李旭升子周望

李旭升字東生號晴崖蔚州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授中書歷工戶二科給事中屢疏陳時政擢太僕寺少卿典湖廣壬午鄉試稱得人歷遷戶工二部左右侍郎嚴出入謹度支勾稽詳覈胥吏莫敢上下其手時商人積逋纍纍疏請以九一帶征限年完補公私便之四十九年閩饑出督海船運米二十萬石振之歸調刑部左侍郎轉吏部公廉嚴正苞苴不行十二年如一日雍正中累疏乞

休賜御書衡平省領四字額加尚書銜予告歸七年卒賜祭葬子

周望

周望字渭湄一字南屏康熙二十九年舉於鄉三十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五十一年充會試同考官又明年遷國子監司業再遷侍講督學湖廣以維風化正文體爲己任詔命廷臣甄別各省學臣周望爲天下第一擢國子監祭酒仿古太學三德六行教士之法嚴考課勤講貫捐修學舍以棲士子五十八年遷詹事仍兼祭酒事明年充江西鄉試正考官尋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六十年督運西陲出喀喇沁口抵插漢叟兒納米木城日夜冒風雪輓軍儲周廻萬餘里明年再督運至插漢叟兒遷戶部左侍郎雍正元年充經筵講官二年清查兩淮鹽務疏言兩淮行鹽一百五十九萬八千五百餘引舊例每引行鹽二百二十七觔後遞

增至二百九十四觔臣查湖廣江西上江行鹽地廣應請每引加鹽五十觔若邳州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寧沭陽贛榆江都諸處逼近場竈鹽不易銷應請免加以示區別至行鹽各有定地若令通融銷售易開私販之漸應仍舊為便下部議如所請又疏言兩淮積欠銀一百二十餘萬前工部尚書李先復奏准自壬寅綱起至甲辰綱止分三年扣江南督撫各官鹽規及匣費雜費銀抵完今壬寅綱帶徵銀數雖完而各官規禮仍舊餽送是在官有抵補之名而在商有重出之累又副都御史謝賜履奏請將鹽規銀抵補江安無著虧空自雍正四年起分作四年輪補是商人既有帶徵積欠又有應納規禮若再令塡補江安虧空則有限之資本安能應無窮之追求惟以各官應得規禮自行解送江安藩庫塡補虧空庶不致重累商人得旨照所議行時有條陳鹽政者周望奏

稱兩淮總商三十八又有四五人主名管事者號大總往往借端私派剋剝眾商宜除去商人有官於朝者爲官商挾引課歸名下以免費取利宜禁革得旨依議速行三年擢禮部尚書以病乞罷溫旨慰留六年爻憂歸八年卒年六十有二賜祭葬如例周望爲人厚重居官尤清慎敷陳章奏多見施行繕疏後即焚稿有所薦舉其人終身不知自奉澹泊無異寒素以至誠接物無激矯之行著家訓一編以示子孫其嘉言懿行多可爲搢紳則傚焉

黃叔琳 弟叔璥 子登賢

黃叔琳字宏獻號崑圃本安徽程氏子也父華蕃養於繼母舅大興黃爾悟家遂爲其後因占籍大興叔琳幼有神童稱年二十中康熙三十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研究性理經世之學與檢討衛旣濟討論宋人語錄恂恂然有醇儒風見者不覺其爲少年甲

第也遷侍講督學山東毅然以興賢育才為己任捐修三賢祠於泰山之麓祀宋胡安定孫明復石徂徠俾學者知所景從又興復白雪松林兩書院延師儒選才雋捐俸膏火所造士多窮經致用之英晉鴻臚寺少卿領學政如故除通政司參議僉都御史太常寺卿六十一年遷內閣學士尋擢刑部右侍郎雍正元年典江南鄉試調吏部侍郎命偕兩淮鹽政熊賜履赴湖廣同總督楊宗仁酌定鹽價革陋規商民勒石紀事二年奏請兵糧撥運支給僅本州縣衛所額米撥給不敷再由附近州縣撥運俾民免輸輓加征之累 上是之下部議行三年授浙江巡撫值夏亢旱步禱於三竺之神行二十里反而雨大降校士撫署為講書文義諄諄然如家人黜貪墨之官平反冤獄士論稱快時御史錢廷獻請濬浙江東西湖蓄水灌田部議令叔琳確勘定議叔琳奏言仁和錢塘海寧

三縣田十數萬頃恃省城上下兩塘河水灌溉兩河水源皆自西湖流注其所以灌溉利溥者一由沿湖山水暢流入湖一由山水來路設閘以阻浮沙一由上塘五十里外有東湖為之停蓄自閘廢土淤民佔為田利甚微而所損三縣田畝踰鉅萬請照西湖舊址清出歸湖去其梗塞開通水源其淤泥封草則幫築舊隄下沿隄釘樁編竹不使淤泥入湖裏湖各橋建閘啓閉城內河道皆酌量修濬之所屬官塘運河支河港汊壩堰斗門俱一律疏濬以興水利部議如所請初杭州旁邑多豪猾侮鄉曲士民善為飛語巧中官莫能制叔琳銳意除之取其魁十人杖而械之通衢中有一人病死者為怨家所誣劾免官謫海塘工次効力閱八年事白放歸里奉母僦屋以居乾隆元年　高宗以叔琳儒吏起為山東按察使惡吏帖息苞苴不行復審案定限舊例以杜通融挪改之弊

有屬吏以所畫扇獻者叔琳曰今民方苦潦且蝗而足下顧暇爲此耶其人大慚而去明年遷布政使疏言養濟院孤貧口糧每名歲給米錢三兩六錢從地丁內撥給其春夏秋三季米係州縣耆廉銀墊給多不能及時支領請酌借司庫存公耗羨銀給發從之著爲例四年丁母憂歸七年授詹事坐布政使任中誤揭屬員諱盜追論罷官叔琳篤內行事母志物咸備平居晨起必肅拜先祠孰節遠出則載主以行出入而奉告之 世宗嘗撤御坐木瓜貯之青龍瓷盤中漬以薇露賜之曰供母聞香又御書德門壽母四字榜之庭其所居顏曰德壽堂者以此也性嗜學博極墳典詩古文詞淵源秦漢凡詔誥制敕朝廷大著作皆出其手尤負人倫鑑以薦賢爲重謂世道之隆替人才之邪正消長爲之也所識拔皆以循良遷秩而分校禮闈主試江南所拔取者若任啟運胡寶瑔陳

祖范徐文靖張鵬冲徐士林潘師棨張醇夏用修李愼修董皆經
明行修爲一時之望桐城方苞爲諸生時來謁一見稱莫逆交凡
苞所著周禮春秋之學皆與叔琳往復商訂他若周大璋顧進等
又數十人不憚千里親炙就正其所學之及人遠矣十六年復遇
臚傳之歲當事以聞詔加侍郎銜褒之曰熙朝人瑞天下榮之二
十一年卒年八十有五叔琳以文學政事受知三朝當代推爲鉅
儒天下士識與不識皆曰北平黃先生京師首善地列官朝省者
無慮數十百輩然相與語稱北平不問知其爲叔琳也生平著述
有硯北易鈔十二卷詩統說三十二卷周禮節訓六卷夏小正傳
註一卷文心雕龍輯註十卷史通訓故補二十卷顏氏家訓節鈔
硯北雜錄硯北叢錄宋元春秋解提要宋元易解提要諸書養素
齋詩文集叔琳自五歲入塾至大耋之年凡一萬九千日中蓋無

日不學也可謂純篤君子矣弟叔琬進士官太僕寺卿叔琪舉人官齊國知府皆有賢聲叔瓛字玉圃康熙四十八年進士由太常博士遷戶部主事晉吏部員外郎以薦擢御史巡視東城時王公貴人多以追私逋相屬且曰務親治叔瓛正告同列曰御史非王府官屬何瑣瑣為下所司理之有銜邸命至公署者昂然坐滿御史上叔瓛使撤其坐將劾之其人悚謝去自是無敢以私干者時久停御史巡方之制　上以臺灣初定特遣巡邊至則剪餘孽釋脅從反仄以安雍正元年任滿特旨留一年命以所行事告代者叔瓛為列海疆十要既還京怨家中以蜚語罷職乾隆初起河南開歸道調督糧道豫大水撫恤災民甚周至濬永城河口開儀封引河築虞城隄岸皆中窾要在豫四年以母憂歸服除補江南常鎮道又三年致仕家居七年卒年七十有七叔瓛平居吶吶言不

出口遇大事侃然執持不少撓屈究心宋五子書及元明諸儒集其學以立誠為本要其功歸於篤敬晚號篤齋蓋揭以自勖也著有中州金石考八卷南臺舊聞十六卷南征紀程一卷臺海使槎錄八卷廣字義三卷近思錄集注慎終約編既倦錄諸書藏於家

登賢字雲門叔琳之子也年十六舉雍正二年順天鄉試叔琳不欲其速化攜至浙江撫署自課之旋遭母喪歸里而叔琳為怨家誣奏羈留海塘登賢侍祖母吳家居朝夕依膝前娛慰之又與弟登穀以學問相切劘更代入吳省父從諸名士游學益大進乾隆元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轉員外郎升郎中凡在戶部十餘年長官器其才常令兼攝他司恢恢而辦吏不能欺遇興革大事經登賢定議奏上皆報可為尚書海望撰皇后躬蠶儀 上覽之稱善詢知出登賢手擢廣西道監察御史遷吏科給事中轉刑科掌印給

事中巡視通州漕務丁憂服闋補戶科給事中再任刑科掌印巡
視江南漕務前後任臺察給諫凡十一年所陳奏皆切時務可施
行者山東災運奉天河南天津米濟之登賢言青萊距濟東爲遠
利津昌邑以南諸縣山徑崎嶇陸運復不易宜以豫糧仍舊運通
以南糧如數抵撥近從淮安鹽城出口由海港直達沂州府屬之
夾倉口青州府屬之宋家口萊州府屬之膠州東門外海口分貯
平糶則東界南界俱得資接濟至飢民就食他方向有留養資送
之例然其中有本來游惰之民無業可資轉以荒年爲幸及資送
回籍往往結夥滋事有於經過鄉村搶食作踐者臣以爲振卹之
恩難容濫及遞送之例當有區分被災之區原有振濟者戒其毋
輕違出其已出者惟老弱殘疾留養外餘聽其自爲謀食願回籍
者陸續資送按日分遣多不過二十人如有強梁之人混入隊中

即繩之以法刖行遞解回籍庶乎主客相安不受外來之擾奉旨
如議以行又奏除幕友盤踞省會之弊杜經紀巧昂錢價之害提
比捕役專責成府廳磨勘試卷令考官迴避漕丁餘米許在通出
糶皆一一允行巡南漕歸復命稱旨擢太常寺卿會 上御門班退
以短視失儀部議革職奉特旨留任三十二年改宗人府府丞明
年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三十四年授倉場侍郎尋擢漕運總督
加兵部尚書銜以事降調詔加恩以三品京堂用三十六年補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三十九年奉命提督河南學政特調山東蓋是
時壽張賊初平士習民風 上加意整頓以登賢有威重故改用之
登賢之生也叔琳正提學山東相距六十六年凡整士習勵風教
一以其父爲法四十一年五月按視曹州疾革命子嘉績具遺疏
且曰生於山東死於山東命也生於學署死於學署數也曰注書

笥者久之端坐而逝年六十有八登賢性至孝自以生晚不及親見父少壯所行事每侍談隨得輒錄今所傳年譜即本此也學不務雜以小學近思錄爲主盧文弨館其家講考據之學好糾梓本書籍之誤登賢曰讀書以求益也今書并受君之益矣蓋規之也

何國宗

何國宗字翰如大興人康熙五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內廷行走學習算法五十二年策編御製律歷淵源成授編修雍正元年歷少詹事三年擢內閣學士是秋奉命閱視黃運河道四年疏奏東昌府城南有七里河口下歸徒駭河城北有魏家灣河口下歸馬頰河德州南有減水閘下歸老黃河皆運河東岸洩水入海故道與大鹽河小鹽河爲四支河各渠皆歸此四河以洩民田之水年久淤塞應挑濬之以復其初山東汶泗泉源紆迴二千餘里請設

管泉通判一官專司疏濬高家堰以南石隄之上臨湖鑲埽僅丈
餘葦柴僅高三四尺應於柴工後加高土隄歲修之時逐漸增修
之運河自臨清以北賴衛水濟運而衛水發源百泉益以丹河洹
河其流始盛向例三日開閘濟運一日閉閘灌田日久弊生致運
河淺阻臣等查勘百泉議分三渠中為官渠東西各一為民渠東
口門寬五尺五寸西口門寬四尺五寸小民灌溉有資亦無損於
漕運洹河萬金渠口外有石壩一上年水溢止露壩頂二十丈餘
坍入水遂將石壩拆去十五丈留五丈迎水入渠今水消壩南淤
成沙灘灘南有石橋一涵洞四十有三請自東第十洞處許民於
需水灌田時自築石子壩北接沙灘灘東開小渠一引水入渠其
西三十三洞盡行疏濬無庸拆去石壩洹河之水自可一分灌田
三分濟運俱下部議行充經筵講官被議鐫級五年授大理寺卿

遷內閣學士尋遷工部侍郎八年命偕侍郎牛鈕督修北運河奏
言河西務城北老虎舊隄及耍兒渡舊河口魚鱗壩俱大溜頂冲
宜保護堅固方資捍禦請先撥銀二萬兩發通永道辦料興工庶
不貽誤　上是其言又奏減水引河壩門前加寬四十丈則引河
亦須加寬舊引河南岸廢隄必須拆去始能暢順但工作持久應
先於新引河中間沿舊廢隄開深槽直達塌河淀竝濬河口及舊
河內淤淺水流自暢再查塌河淀下口有陳家溝舊河一東隄頭
舊河一賈家沽新河一三河寬不及三十丈擬於賈家沽新河傍
再開洩水河一寬三十丈方足暢流歸海又奏三里淺應建挑水
壩一堅築雞嘴壩其隄灣回溜處修排樁一路又筐兒港壩門急
溜汕刷應建挑水小板壩一大板壩一順水排樁一路又孤雲寺
係大溜頂灣排樁損壞應修補西岸蕐家口係舊河上口原有攔

河壩一頂衝汕刷僅存靠隄陡岸壁立舊河地勢窪應修草工張家莊老莊刷去僅存月隄應建挑水板壩一後接排樁火燒屯舊有排樁應修補又上年水漫隄頂二十處應加倍修築詔如議速行九年兼河東總河初國宗奏請戴村增築石壩至是田文鏡疏稱石壩害民礙運道部議革職乾隆二年命充算書館總裁四年充國子監算學總管六年充律呂總裁書成授副都御史十三年遷工部侍郎二十二年授禮部尚書坐事罷職旋賞給編修歷遷至禮部侍郎致仕卒何氏世業天文故國宗以算學受知 聖祖嘗預修御定考成上下編御定數理精蘊御定考成後編御定儀象考成皇朝文獻通考象緯考諸書康熙年閒實測各省及諸蒙古之高度偏度乾隆二十年準噶爾蕩平奏命出塞測定東西南北里差奏準載入時憲書一例頒發錢大昕者嘉定名士也官翰林

時於國宗爲後進國宗聞其精算學即先往拜謁曰今同館諸公談此道者鮮矣因歎息久之國宗在蒙養齋與梅瑴成同修算書其學相埒而國宗與人言算尤平易盡出所蘊以告人蓋猶有梅文鼎之遺風焉

王蘭生 魏廷珍

王蘭生字振聲一字信芳號坦齋交河人生而穎異風度端凝讀書就外傅即通小學大意出入進退皆依書以行家貧夜讀以香火代燭年十八應童子試時安溪李光地視學順天奇其才置第一入邑庠勖以程朱之學蘭生亦毅然以賢聖自期明年江陰楊名時繼督學政拔冠其曹與論經義竟日拊其背曰君學十富於余不當在弟子列遂與訂交已而光地以吏部尚書巡撫直隸檄入保陽書院肄業親課之益自刻勵研極性命之理自樂律音韻

旁及中西象數莫不冥心探討深造其微前後從光地學凡十有三年長洲顧炎武最淵博言古韻宣城梅文鼎善星緯熟於方程勾股皆光地上客常與辨難不能屈炎武分古韻十部蘭生界以六炎武謂妙契古先遜不及改其十為六梅氏筆算三角乘除之術多苦繁賾蘭生不終朝而得其蘊江南名士何焯深敬禮之曰好學深思之士惟坦齋一人而已　聖祖詔修字典例以等韻列前編無能應者因諭廷臣有精於韻學者舉聞光地至是為相以蘭生應召見試以曆象並音韻合聲之法（合聲者國書十二字頭切法也）上色喜顧謂光地曰此國器也命南書房行走食翰林俸出入禁闥凡鑾輿所至悉命隨行是時天下殷阜無事　上游藝翰墨退朝則事詩書每至夜分諸臣皆不及侍惟蘭生在　上左右　上賞發西山律呂新書有理無器命之製器審音更與方苞魏廷珍等作律呂

正義令太常肄之又以世人鮮通韻學而近代韻書又多戾於古命蘭生考定期年成帙於古韻之所以合今韻之所以分宋韻之所以異於唐辨別精詳啟前人未發之秘書上 聖祖稱善命尚書徐元夢校而刊之世宗親製序賜名音韻闡微藏之武英殿以頒天下自是言韻學者宗之蘭生日直禁中四方賢士大夫皆延頸望風采一時巨卿司文衡者爭欲致門下蘭生拒不與通以故省試輒黜而受知於 上獨深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特賜舉人辛丑試禮部復不第 上詔責考官復命與留保偕新進士並試天安門留保者亦積學未遇者也 上親校閱黜進士八人而蘭生與留保俱賜進士以二甲一名選庶吉士充武英殿總裁纂修子史精華駢字類編等書 世宗即位改授編修雍正四年遷國子司業日升堂召館生講中庸以爲中之言始於堯舜而後世妄求高遠故孔子

益之以庸如易有交易變易之說而大傳歸於易簡易與簡對於
險反而陽足包陰故以易名易平也庸也中庸而天下之理得矣
集其說二卷曰國學講義學者謂近思錄以後所未見是年充廣
東考官號得人適查嗣庭呂留良嚴鴻逵諸獄起　上以浙習澆漓
慎選督學相國張廷玉以蘭生應　上曰此先皇所擢拔者剛柔
併濟得其人矣遂晉侍講命督學浙江抵任以清慎勤三事自勵
嚴絕苞苴教士必課以經學古文辭尤諄諄以正心誠意相勉日
視卷千百皆躬自檢閱試之明日榜甲乙無一失者拔其尤致之
幕諸生桂庸幼聘未娶妻家恥庸貧悔初盟聞入幕即日完娶一
生為江南制軍記室不獲與試例黜名制軍乞附試册曰未試而
列之册是欺也吾生平戒欺自欺不敢敢欺君乎格不行己酉浙
江科舉錄遺不得試者二百餘人赴訴總督李衛所衛爲言蘭生

曰古者選造不過數人今數且至萬不中試者僅一百人絀其試所以勵其學公不議減而顧請益乎在任三年庠序肅然士習爲之一變調任安徽旋升內閣學士仍留督學其按試嘉興也時李祖惠尙爲附生特列第一己酉選拔有忌之者造爲浮言以沮其事弗爲動卒貢成均陸祖錫全祖望梁其新金簡輩皆得自特鑒後俱知名及試安慶諸幕友以桐城故擬優於張氏蘭生以爲學使校士宜據文爲去留奈何以貴胄棄寒畯榜發遂無張氏名張族大譁方苞素相善其子弟試者亦不少假必正教之蘭生出入中外單立一身無左右者至是流言大興然 上深知其賢超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年復命典江南試事以學臣兼考官前所未有蓋異數也時西陲方用兵 上念陝西重地移蘭生往督學秦吏盛輿衛往迎至潼關見有㡲裝乘羸騎者從二人來吏疑行

南以為道見學使者馬上探起居還近蘭生笑曰我使者也吏方
倉皇前趨謁秦吏飾邊幅多巧弄見使者淸簡不可干率改行首
接西安校士必勖以有用之學嘗召至明倫堂講西銘乾稱父坤
稱母言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有呼無吸則死呼者我氣吸者豈能
反我方出之氣復入乎蓋天地之氣也人無息不與天地之氣相
流通實無異於父母則吾之由親親以及民物雖區而別之有其
等漸而施之有其序而其原無二理也此西銘之旨乃太極之蘊
而皆原於乾坤之易簡揭其根明其義以實見諸行則放僻邪侈
之念無由生而殘忍刻薄之行無由著矣或有以出王游衍請者
曰天一積氣之為無處非氣卽無處非天故曰地以上皆天也而
有不及爾者乎時有樵叟聽之自稠人中躍出拜堂下其開示明
切能感人類如此三原劉紹攽以古文見知延授子弟經向晚則

過書齋講易皆誦經文並儒先諸解盡卷不譌一字而已則折其中旨蘭生歷仕二十年講貫無虛日依然老書生也雍正十三年因所拔嚴州吳茂育刊求志編罣吏議褫職署陝西巡撫史貽直密疏保留會吏部以學政缺請補名單上 上覩之無當意者仍命改爲革職留任降授少詹是時準夷策凌勢鴟張哈密巴里坤嚴兵爲備甘州軍士值換防以提督某扣包軍糧不肯行幾致大變蘭生接試甘州出署撫諭皆斂手聽命事定飛咨督撫使參辦軍民遂安堵無患高臺縣知縣某以軍需故發派生員充鄉保有受比責者諸生大鬨期罷考蘭生召諸生切責並奏參其吏疏入 上嘉其無隱 高宗卽位召入京以 世宗遺詔復原職奏言浙江銅政大壞請變通其例陝中流民舊令土人養之宜詔有司別爲安插皆見施行故事京官退直接見賓朋候謁相踵蘭生門外肅然惟

三執經之士往就業而已乾隆元年詔修三禮充副總裁官升
刑部右侍郎擬斷明允尚書孫嘉淦倚爲左右手旋以前銜管禮
部侍郎事三年二月以 世宗奉安山陵扈從次良鄉翼日早發在
途遘疾卒於肩輿中年五十八 上憫悼賜帑金五百命直隸督臣
爲治喪併賜祭一壇蘭生身長六尺豐頰隆準大口美鬚髯居處
甚莊正坐終日不欲與人遇雖內夜未嘗不冠善屬文精楷法其
學綜貫諸儒而要歸於安溪之旨光地以朱子琴律圖說雕本流
傳多誤屬爲審定證明瞭然可曉光地進呈御覽深被嘉賞嘗本
明道程子之說以人之中聲定黃鐘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十
二律皆與古法合又至郊壇目驗樂器而知絲音只爭長短或用
倍或用半其聲可以相應管音則有長短巨細之差故有黃鐘積
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反有用黃鐘積八分之一者至壎

篪之類亦皆以黃鍾積實加減而得其應聲蓋線與線體與體之比例異故也其說小變朱蔡而實與史記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合又謂韻學支微魚虞歌麻數部能生諸韻而不爲諸韻之所生人之聲皆出於喉而收於喉天下之字音宜收歸於影喻喉聲之二母至見溪羣疑數母出於喉繞於腭而實歸於鼻古云來日半舌半齒音者言中分二母來爲舌音附澄孃之後日爲齒音附審禪之後耳今世所傳等韻書清濁未分元聲不辨邵子經世詳等而略韻顧氏音學五書詳韻而略等均未極其至及奉敕編纂棄短取長用國書五字類爲聲音之元以定韻又用連音爲紐切之法以定等所論精通明顯盡人可知惟其天姿超悟又於古今音韻樂律諸書以及外域之譜無不講習討論洞悉源流當時編纂欽定諸書與其役者皆一時之選至律呂音韻必折中於蘭

生非他人所能預也　聖祖嘗曰蘭生爲人正朕深知其學伊亦知朕最深一日侍側至夜深立而假寐　聖祖呼之不應起執其臂而醒之曰小子不如老夫耶始爲驚謝其以母病請急也命攜韻書就家編輯督學浙江時廉俸所入至不能具裘馬　世宗察知之爲給學租辦公一介之儒受知三朝君臣遇合之奇蓋古今所僅見者蘭生清介絕俗愛士如子弟頒示安溪遺書經說俾諸生誦法凡奇才孤學通知陰陽曆術者必提掇獎成之故主三大省學政興賢育才鼓舞淹滯青衿組帶之士彬彬郁郁莫不願出門下迄今誦說不衰居平好施在館職時總河顧琮以繼母故屛居於外數口嗷嗷不能舉爨爲貲助之經年繼母卒感悟召入後爲名臣李光地女歸吳某隨宦秦之隆德虧帑數千吳死女坐繫乃代完金資之歸親族依以生者數十戶而食不兼味衣無新製家

有茅屋數椽不足蔽風雨自列九卿未嘗有尺寸益為家計凡一為司業兩主棘闈三視學政及門且千人多為名卿佳士其沒也咸服心喪私謚曰文誠先生乾隆五年通政使錢陳羣表其行請於朝詔祀鄉賢所著有詩古文二十卷藏於家

魏廷珍字君璧景州人幼端穎博學為安溪李光地所知延校三輔試卷光地以一代巨儒開府畿南及門如何焯方苞等俱海內名宿一見為莫逆交宣城梅文鼎精於算法九章三角之學廷珍一經指授輒得其要旁究天文地理河渠樂律無不討論精確得其指歸康熙四十四年舉於鄉光地薦入內廷與王蘭生梅瑴成校對樂律淵源諸書並命同光地參訂樂律韻學士論榮之五十二年以一甲三名及第進士授編修超擢侍講五十五年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庚子典試江南擢詹事旋升內閣學士六十一

年管理兩淮鹽政時運庫虧空百五十萬下車清查據實奏聞條分縷析以三十年補足帑項充實商力無虧雍正元年擢偏沅巡撫偏沅仍舊名吝部入告改爲湖南巡撫二年緣事降調回京授盛京工部侍郎三年授安徽巡撫兼兵部侍郎清查上江錢糧拖欠釐剔積年諸弊端補各關缺額隨收隨解稅額有餘又奏請將穎州州同移駐方家集專司巡緝兼管水利鹽務部議從之八年調湖北巡撫九年擢禮部尚書十年授漕運總督漕船過淮簽盤官吏需索旗丁隱忍受害廷珍親製簽尺簡而不煩猾胥不能上下其手其運丁盜賣挂欠之弊由於本地耗費沿途逗留廷珍洞悉情形嚴行飭禁尋署兩江總督十一年回任總漕遷兵部尚書調禮部乾隆二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年轉工部尚書五年以老病乞休廷珍清廉誠樸然少幹濟才 聖祖 世宗屢告誡之至是

忤 上意革職十三年 上東巡過冀州廷珍迎鑾賜林泉耆碩額并給還原銜御製詩二章賜之十六年再賜以詩二十一年三月卒年八十八遺疏入賜祭葬如例謚文簡著有課忠堂詩鈔

張渠

張渠字濬川號認菴武強人由歲貢生中康熙五十年副貢任太常寺博士入貲加郎中雍正五年補刑部郎中尋充大通橋監督七年發廣東以道府用 上以渠兩任倉差聲名俱好諭督撫酌量題補八年補惠州府知府鹽榷羨餘悉歸公不私一錢特擢肇羅道十年遷按察使明於鞫獄有嘉應民胡甲以心疾誤服草藥死族人控其繼妻毒害有司已擬極刑矣渠親鞫之冤乃白和平民羅阿九以嫌戕其鄰賴某而狡扳同族羅應凡爲主謀疊刑誣服渠一鞫得其實立釋之其明愼多類此十二年奏稱案宜分黨夥

多寡器械有無定罪請嗣後三人以下持械行竊雖不得財杖六
十徒一年四人以上雖不得財亦無器械爲首者徒一年爲從者
減一等至十人以上不分首從俱發邊衛充軍地方官疎防諱匿
照強盜處分疏入議行遷布政使十三年調江蘇布政使乾隆三
年奏江省營馬放靑向無定所踐食田禾又擾濱江海民田爲牧
場與民爭訟請令駐防六旗營汎視馬數定牧場禁民佔墾如無
曠土即以營中公地州縣官基改設或民間草地豁租立限如踐
食田禾旗兵鞭一百營兵杖四十過多者依毀伐稼穡律治罪革
伍追贓其管官失察者罰俸縱庇者降革又請變通舊例二條一
向例地丁錢糧經州縣徵欠一分至四分者降職戴罪督催限內
不完始議降調署任官初參三分以上經徵督催俱降一級調用
二限未完不及一分降一級留任臣思正官僅止處降而署官之

咎獨重勢必嚴行酷比民不堪命請署官處分與正官畫一庶免偏枯一向例戰船小修勒限四月大修六月違限一月者承修官降一級調用兩月三月以上降二三級調用五月以上革職督修官與督撫俱分別罰俸降調至內河弁兵平時哨船與海外戰船不同而修造處分一例輕重失宜請酌定不及一月者免議兩月三月以上罰俸四月以上降一級留任五月以上降一級調用督修以次遞減較別項工程處分已重比海外戰船已減承辦之員庶不致概罹重罰均下部議行尋擢湖南巡撫奏乾州永綏同知鳳凰營通判管轄紅苗養廉僅能自給遇有逋犯請每年各增銀二百兩以資緝捕詔如所請時花園寨通溪寨風火坪諸峒苗作亂所在騷然渠下令州縣各安堵如常時檄各寨勒獻楊香兒龍四斤諸逆首追還陷口峒人得檄震慴渠威名傳獻逆首遠近苗

猶俱帖然不敢動遂以無事奏入賜御書及麃鹿羊雉獎賚有加四年調江蘇巡撫奏劾蘇州織造兼管滸墅關海保貪婪枉縱各款命總督郝玉麟會鞫得實擬罪如律又請蠲除泗睢桃宿等州縣淤地升科逋賦清雜稅浮耗五年四月奏吳江縣盛澤鎮地界浙江商販雲集往往藏姦為民害請將縣丞移駐以資彈壓部議從之七月調湖北巡撫卒

元展成

元展成字允修號芝亭靜海人歲貢生初納貲為兩淮鹽大使雍正元年升雲南阿迷州知州四年遷麗江府知府五年擢糧儲道六年升按察使七年調廣西八年晉布政使十年擢貴州巡撫疏言黔省新闢苗疆設立重鎮宜豫籌積貯以裕民食古州都江河直達廣西便轉運請撥廣西潯州沿河倉穀五萬石運赴古州建

倉分貯下部議行十二年疏言册亨羅斛兩州同均有錢糧命盜之責與州縣略同永豐州吏目及南籠府經歷皆處煙瘴之地請將四缺均照苗疆例三年俸滿卽予升用從之十三年五月苗人叛擾黄平州 上以黄平逼近苗疆設兵少而無備又清平縣知縣邱仲照守城不力平越縣知縣楊興道辦軍糧多飾詞推諉僅革職未請治罪 上責其徇庇下部嚴議 高宗卽位詔來京質訊擬遣戍特恩寬免尋起爲山西按察使二年擢甘肅巡撫三年二月奏甘肅藩庫有平餘銀兩歲不過千餘金舊日藩司於放兵餉各項内零星剪配加至三千之數既失政體並滋弊端嗣後請將平餘實數報部卽以此項留充書院費用得旨允行十一月奏蘭州係省會之地請將臨洮府知府及附府之狄道縣移駐蘭州改爲蘭州府皋蘭縣原駐蘭州知州移駐狄道改爲狄道州蘭州原轄之

金縣河州渭源各州縣俱隸首府其經歷州判吏目典史等官各
隨原屬之府州縣移駐下部議行十二月甯夏地震總督查郎阿
奏聞展成奏報遲延予嚴飭四年五月奏安西鎭卜隆吉屯田被
災屯兵按季攤扣之銀請限以兩年分七季扣清從之六年四月
奏甘省地處邊陲山頭地角沙磧之區獲利甚微應聽民種植永
免升科其平原曠野官開水利或民閒自出貲引灌認墾者應照
例六年起科如開墾尙未及年而地有沙鹻者准報免如所請行
尋以州縣匿災爲御史李慎所劾革職戍軍臺自請捐滄州城工
贖罪釋還九年卒展成清介不苟爲政持大體不擾民其牧阿迷
建文廟增倉廒繕城垣革里役之弊一州稱治撫黔時有苗匪兒
弟與其母苗簦飛作亂展成出奇計禽其渠削平之在甘肅番眾
皆畏服部落帖然署內建水鑒亭明志削籍家居產盡落人皆憐

之

尹會一 子嘉銓

尹會一字元孚號健餘博野人父公鄉早世母李以節孝旌會一幼孤五歲母口授論語即知孔子之言不可悖及長舉止端凝見者決為國士與同邑劉克一祁州刁顯祖清苑王奎結社為文率以道義相切劘宿儒杜汝礪亦引為忘年交康熙五十九年舉鄉試雍正元年癸卯會試榜發 上命朱軾張廷玉搜落卷會一與王步青張江等獲選中第十八名廷試逾期明年始成進士授吏部主事四年充廣西副考官遷員外郎明年分校禮闈故事會典鄉試者例不開列蓋特命也尋外補湖廣襄陽知府奉母以行襄陽臨漢江水暴漲壞護城石隄會一捐金修築自萬山至長門延袤十里又建八蜡廟於社稷壇西為民祈報之所郡中舊有書院而

士人苦無書爲購經史萬餘卷藏其中政暇則親課諸生顏堂曰
推訓以推母訓及人也訪諸葛隆中舊址建廬爲記接士以禮撫
民以寬輿論翕然上官察其能移權荆州值歲荒饉石首饑民萬
餘聲言劫倉穀會一減從行縣洶洶擁輿前會一曰毋譁吾以救
汝來便宜發倉粟拯之察强悍者繫以懲衆事遂定荆州都統將
兵西征取道漢江檄命造浮橋吏民驚駭會一婉陳乃改以船濟
總督蒞荆襄料覓見部署井然頌聲不絕於耳謂會一曰君何施
而得此時某相國如都亦云於途所見惟襄陽守賢十年調江
南揚州府揚俗奢靡會一事事導以節儉屏絕苞苴有年家子饋
鰣魚亦堅卻不受十一年遷兩淮鹽運使乾隆元年加僉都御史
銜尋擢兩淮鹽政疏陳鹽務三條一挑濬兩城運河蓄水以利舟
楫一出官錢買貯餘鹽以裨商竈一以新頒引鹽其丙辰綱請展

限奏銷下部議行二年入覲命巡撫廣東以母老陳請調撫河南值開歸四十七州縣大水上章自劾因采宋富弼趙抃救災事宜損益之條爲十六詔從所請其大略曰貧民無居者暫予以葺屋之資曰乏食者暫予以一月之粟曰緩徵曰減糶曰貸倉米曰移他郡之粟曰留漕運曰助籽種曰勸富民使之相周曰假富民有餘之居爲貧民旦夕棲身之地曰建棚舍以安流亡曰免米稅以通商賈曰及時興工以資丁壯曰多種蕪菁以代穀食曰捐施藥餌以療疾疫曰延社生以備稽查而流離求食者要以因地隨時便宜行事爲本至今有司隨在廩給竢改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也以是災民無一出境者又以災祲之後盜賊滋多爲清保甲稽容舍申夜禁增設巡檢一官於伏牛大隗重山險隘之區盜遂不能爲民害又條奏農務四事以豫民播種多失天時而

一夫之耕勤至百畝故工薄而獲少樹藝紡織之事亦不講求乃
爲之分晰種植先後刊諭老農一人授田以三十畝爲率沙鹵之
地廣植樹木並勸導婦女興紡織之利時時周巡四境督率大小
官吏講明周官溝樹畜牧比伍保受之法逾年教化大行鄉農種
榆柳棗梨二百萬株風俗爲之一變嘗至輝縣登蘇門見濱河渠
內有以水田徵糧而不得水利者請減科改爲旱田凡一千八百
畝有奇又以俸糈所入爲揚州兩營及河南撫標三營置舉本各
二千金曰凡卒伍必使衣食得自贍乃可以法繩也又以唐韓愈
宋范仲淹應照周程張朱之例添設博士湯斌宜從祀孔廟先後
奏請均得旨允行此尤有功世道之大者四年爲御史宮煥文所
劾解任旋京授左副都御史即奏言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焉今
方甄別年老不勝任之員而饒州知府張鍾又以年老命改部司

旬日間前後頓殊恐羣下無所法守 上嘉納之五年以母年逾七十疏請終養奉旨後即馳出都門公卿送者皆不及九年丁母憂十一年服闋授工部侍郎命督學江南十三年轉吏部侍郎卒詔遣布政司參政陶正中諭賜祭十六年順天學政呂熾請入祀鄉賢十七年江蘇巡撫雅爾哈善請祀名宦十八年江蘇學政雷鋐請從祀道南祠二十五年河南巡撫胡寶瑔請祀名宦祠俱奉俞允會一事母篤孝少時授經邢州假館迎母侍養凡七年不忍一日離在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其母母意或未愜則跪而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出入壹稟於母非請命妻子不能取尺布錙金日用外多布之治所周恤貧困寒者衣疾者藥刱設義田義倉義學諸凡惠政會一皆奉母教行之其母通文史憫民俗怙侈縱逸作女訓質言十二章以劼毖之每遇水旱輒跪禱聞聖

制惇大以及臣下讜論訏謨必再拜稽首以慶當歸養時　上御
製詩章扁聯寵賜之朝士大夫藉藉稱羨僉曰馮母宣文君今再
見矣會一築健餘堂承顏養志年五十依依猶嬰兒狀高斌總督
直隸以事過博野府縣櫜弓鞬矢車騎絡繹馳抵其家升堂問母
起居每值嘉節執友碩儒宗鄉鄰里咸奉觴上壽環聽母訓不敢
懈怠家居五年朝內外大臣交章相薦起會一謝曰吾豈以三公
易養耶母卒號泣擗踊斂葬悉準古禮督撫士民皆遠來會喪樊
城宜城爭建賢母祠以祀焉會一篤信程朱謂治法不本於三代
皆苟道也故自服官後日取漢唐以後代不數見之人以自律其
在河南以中州自北宋以來理學最盛歷金元明代不乏人清朝
孫奇逢湯斌張伯行耿介張沐尤為傑出會一慨然以振興絕業
為己任增訂洛學編示學者命州縣分四鄉立社學簡有齒德者

爲之長每朔望長吏集諸生講論德義書其孝友睦婣任恤與其
放逸奇衺爲患於鄉里者而加勸懲焉糧道黃叔璥醇粹儒者每
與兩司晉見會一執後進之禮視學江南首謁東林道南祠舉舊
典答諸生再拜凡試畢士旅見皆然頒小學倡明程朱宗旨以此
邦文勝講求明倫敬身之教以敦厲學者嘗屏騶從徒步數十里
造謁方苞於清涼山下操几席杖屨北面稱弟子苞辭謝不敢當
越日又走謁苞畏邦人疑詫入九華山以避聞陽湖處士是鏡隱
居有孝行親訪諸舜山麓舉以礪士晉丹徒鮑皐長於詩江陰包
彬謹飭篤學會一皆禮致之按試蘇州時溽暑痁作越七日自知
不起草遺疏言任賢納諫始終一意以立誠爲本旬日中無一語
及家事卒之日知府某入見子嘉銓侍尙爲辨人心道心之分汗
涔涔霑衣請少偃息不可移時危坐而逝年五十八生平爲學務

在力行於古今人學術純駁實擇之而未嘗攻斥曰吾惡學者之好爲謾罵也初氣質不能自克請益於高斌斌曰只欠讀書耳告以近思錄遂終身墨守居官二十餘年功業在天下而自視粥粥若無能者嘗論爲學之要曰讀書要闕疑然後所悟爲眞得修身要改過然後遷善能日新又曰聖人中禮賢人守禮學人當習禮下學上達無以易此又曰人知周子之學主乎靜也然觀易通所載必以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爲立誠之實功而諄諄於愼獨是愼獨乃見其主靜合內外徹上下孔門學脈正在乎此非異端所得藉口也又曰蹇以反身修德困以致命遂志君子處窮所得爲者如斯而已大壯以非禮弗履晉以自昭明德君子履盛所可恃者如斯而已此謂守約此謂由己其論爲政之要曰昔人論爲政之道興一利不如除一弊漢文帝躬修玄默令德善政相望於册而

書除者居其大半可謂省刑罰薄稅歛矣以此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不亦宜乎若夫內多欲而外尚繁文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治者也又曰大學言誠意重在好惡兩端乃人心之同然也推之爲恕絜之爲矩由家而國而天下己情不辟人性無拂持其平焉而已後世不講乎此刑賞舉錯動與羣情相反不知大權所在人不敢違而公論所在亦實有難犯者自古驕泰之主欲與天下爭一日之是非而不可得堪爲鑒矣又曰今日講養民之政制田里難教樹畜易今日講制產之法限田易授田難非得命世之才不能潤澤周禮之大略心平斯世斯民者以樹畜爲救時之急務以限田爲授產之權輿可也又曰居官者無論才之長短祗此寸心中常存一爲國爲民之念視爲天經地義則不拘何職必能顧名思義勉求盡分思之思之才力出矣其持論切實皆本心得

大率類此清初孫奇逢表章正學誘進後人嘗以洛學編屬湯斌北學編屬魏一鰲會一撫豫時曾續洛學編歸里迺刪訂魏本增入原編四人續輯後編十三人博采行實期年始成書三卷督學江蘇嵬輯道南編未竟而沒士論惜之今所傳者有小學纂註六卷近思錄集解十卷呂語集粹四卷讀書筆記六卷健餘劄記四卷講習錄二卷君鑑臣鑑士鑑女鑑十六卷奏議十卷撫豫條教四卷從宦錄一卷又作賢母年譜一卷質於方苞苞曰大夫人天下賢母創例爲世法可也會一編次其母卒時慟哭漬紙墨皆淚痕其健餘文集十卷詩三卷尺牘四卷年譜二卷則方苞所訂也門人王鑾琯稱其文三變少而宕激壯而肆晚而簡質以程朱之學爲門庭以周孔之書爲歸宿可謂明道篤古君子矣子嘉銓雍正十三年舉人歷刑部主事遷郎中乾隆二十八年授山東濟東

道三十二年晉山西按察使明年升山東布政使旋調甘肅二十九年擢大理寺卿四十三年以原品休致四十六年 高宗回蹕經保定以不親迎駕失上意又爲讎家所誣誅死嘉銓性純孝丁父憂三日後始進米飲一溢朝夕啜豆粥廬墓三年哀聲動人水暴漲漫廬死守不忍去墓側枯楊復生鍾淑撰三異記彰其孝行淮商感會一德致五千金爲賻嘉銓堅拒之曰大人生不取一錢今受此何以對九京聞者感歎以爲會一有子初嘉銓舉孝廉後銳意帖括其父教曰人生可法可傳何在此古人年少登科爲不幸汝戒慎之時建安定書院立講堂學舍百二十閒延王步靑爲經師使嘉銓受業講習小學近思錄又命執贄方苞門下娶蔡沅父子同受學於朱子故事苞授以儀禮析疑嘉銓生平得力於父師之學甚厚意欲以經術相承而衰年罔識忌諱横遭文字之禍故

著述概毀滅無存可重歎也

名臣傳四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四

大淸畿輔先哲傳第五

天津徐世昌撰

陳悳華 弟悳正

陳悳華字雲倬號月溪安州人年十六補州庠生康熙五十九年舉於鄉雍正二年甲辰成進士廷試第一人及第授職修撰京畿士前無魁天下者一時榮之四年丁父艱服闋充日講起居注官七年擢贊善九年升侍讀學士提督廣東肇高學政旋調廣韶遭內艱歸未終制召充一統志副總裁十三年主試浙江乾隆元年充會試同考官十月遷詹事府詹事充經筵講官入直上書房擢刑部右侍郎三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四年正月賜羣臣宴賦柏梁體詩悳華與焉尋遷戶部尚書五年京師有富室俞君弼者死九卿俱往弔事聞飭査未往者惟悳華等數人七年奏言居民近

山海關三百里內出關種地者不得留難給印票驗放下大學士議行尋調兵部八年以弟惪正任陝西按察使鞫王之博幼女獄爲巡撫塞楞額所劾具密摺將自辨惪華沮之坐是部議降二級授兵部右侍郎十二年以議處江西總兵高琦部議革職十四年特起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在上書房行走二十二年升工部侍郎又明年遷禮部尚書二十九年致仕三十六年 孝聖皇太后萬壽詔給惪華入林下九老圖蓋異數也四十四年卒年八十三

惪華少讀書靜室有東鄰女竊窺正色拒之書曹鼎不可四字於座卒以第一人及第性儉素退朝歸縕袍蔬食蕭然如寒素恆手一卷危坐誦之立身動遵禮法而不居道學之目諳於政體綜覈縝密所至無廢事而亦不輕舉一事嘗謂士大夫之患莫大於近名求立德之名則必有迂怪不情之舉而實行反荒求立言之名

則必有異同勝負之論而正理反晦求立功之名則必務見所長紛更舊制立一法反生一弊而實行反無所裨聽者韙之著有葵錦堂詩集道光七年入祀鄉賢祠弟廼正字醇叔號葛城少善爲文桐城方苞見而亟稱之以爲二十年來時文家未見有此雍正八年成進士分吏部額外主事學習期滿治稿案明敏無遺見重於大學士張廷玉越次題補文選司員外郎尋擢郎中乾隆三年京察一等特授山西冀甯道六年晉山東按察使七年調陝西適蒲城王幼女被勒死訊悉姦而非盜而同州知府張某懼罪以先入之言聳巡撫聽飭行省釋廼正不從將欲封章以聞爲總督所劾遂奪職發軍台越六年釋回籍更肆力於詩文掌教問津書院及門從游者甚眾辛卯遇慶典給職銜廼正平居好讀周秦以上諸子書寢食以之其詩上溯建安下逮長吉心摹手追劇有心得

卒年七十有三著有醇叔文稿薊城詩集念堂詩話

周人驥

周人驥字芷囊號道峯天津人生而岐嶷卓犖有奇志資性端重修眉美髯狀貌甚偉幼補博士弟子員淹貫經史爲文千言立就雍正四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禮部主事同官咸相推重受 憲宗特達知以主事加翰林院編修銜提督四川學政釐剔宿弊不誡而嚴差竣補精膳司主事擢儀制司員外郎充典試福建副考官考授貴州道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補廣東道監察御史轉吏科給事中巡視南漕歷任科道三載值 高宗御極之初人驥遇事直陳不避名不立異凡有關國計民生者斟酌古今多所建白一切奏上每蒙嘉納其奏進尚書毛詩講義二篇允合古人君臣交儆之義旋外授廣西右江道下車之日有苗民隔省爭山訟久

不決人驥爲勘定界址訟立息柳潯諸郡邑文風樸陋每集諸生討論經義授以讀書爲文之法士風丕變擢湖南按察使治獄精愼其於輕重得失出入生死之間衡情準法必得其平而後已沈冤滯獄爲之一淸發姦摘伏計二百案編纂成帙題曰臯楚摘案見者歎其精允擢陝西布政使旋調湖南値洞庭水漲瀕湖居民奔集號呼人驥捐廉分廠煑糜計口授食全活無算再調浙江入覲溫旨慰勞未出都卽授浙江巡撫涖任除漕弊補積逋植樹畜禁左道邪俗嚴緝盜賊獲其魁數人並請公帑修築海塘發倉穀活窮黎被水者四境晏然以失察前撫鄂某事罣吏議去官未幾命署廣東巡撫再調貴州淸釐錢法勸植棉麻以川江險運銅費重奏開南明河以節經費並藉通黔省百貨諸船會有劾其靡帑累民者褫職歸里罰修完縣城工卒年六十有八人驥生平淸介

才氣過人其爲言官人謂有古名臣風三歷封圻廉潔自持未嘗謀身家之利每接見僚屬諮詢民生休戚風俗好尚語不及他一切官書不假手賓佐盛暑祁寒躬親裁決不顧勞瘁晚年因閱河一案竟致廢棄人多惜之人驥善射工詩精書法人得其片紙隻字視如珍寶著有香遠堂詩集行世人驥自罷官歸僅舊宅一區沒入官家益貧賃居草屋數間藉蔽風雨沒後妻崔氏李氏守志日或不得一食惟長齋繡佛處之晏如人皆難之

朱珪

朱珪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大興人祖登俊與高安朱軾友善父文炳受經於軾故珪自十一歲即傳高安之學年十七舉乾隆十二年鄉試與兄筠同榜名震都下次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習國書阿克敦劉統勳鄂容安皆重其學行十六年散館第一授

編修累遷侍讀學士以撰進文册受　高宗知二十四年主河南鄉
試奉使祭告南嶽明年充會試同考官秋授福建糧道毀和合諸
淫祠民大驚服二十八年擢按察使兼署布政使閩人裘自位假
平臺灣功覬武職獄連數十人珪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究
有告家譜妄逆者讞之僅戮一撰譜者屍不坐其子孫二十九年
丁父憂歸三十二年補湖北按察使時緬甸用兵珪司驛務無誤
無擾明年調山西又明年遷布政使奏立保固城工法以三十年
爲限下部議行三十六年權巡撫事奏撥歸化綏遠二城穀十餘
萬石搭放兵糧以省采買而免紅朽奏免土默特蒙古私墾之罪
以所墾牧地三千一百餘頃許附近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餘兩
增官兵公費奏大僕寺牧地苦寒宜改徵折色以便民除弊皆下
部議行三十八年勘歸化城水災奏撫恤之明年按察使黃檢疏

劾珪終日讀書廢事又明年入覲授侍講學士四十一年命上書房行走侍 仁宗學時初置文淵閣官特命珪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四年主福建鄉試明年督福建學政將行上五箴於 仁宗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 上力行之及親政亦嘗置座右四十九年扈蹕南巡授內閣學士閱江浙召試卷五十一年授禮部侍郎主試江南督浙江學政五十四年置蕭山祭田百畝冬還朝充經筵講官明年經筵進講諸皇子侍班環聽 高宗稱善者久之春總裁會試秋授安徽巡撫命馳驛振水災乃攜僕五人與村民同渡振宿泗碭山靈璧五河盱眙民以糧借懷遠鳳臺壽民以糧及種築決隄六十餘丈復請展春振手自散給民無流亡五十七年奏鳳潁水災免民欠萬五千兩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之至新嶺有欲中傷歙縣令者屬掌亭人以饘餬進珪

恬然飽之五十九年調撫廣東尋署兩廣總督授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皆留巡撫任英吉利入貢呈土物卻之嘉慶元年授兩廣總督兼署巡撫六月有旨內召將用為大學士也俄以閩浙總督魁倫奏粵東艇匪駛至閩浙珪在總督任不能緝捕寢前命仍授安徽巡撫會鳳陽等屬水災疏請振恤親給之官吏莫敢侵時楚豫有邪教流言皖屬多跧伏者珪曰疑而索之是激之變也乃親駐界上籌防禦徧蒞潁亳等屬聚城鄉長老教誡之廣張文告簡明諄切民大感化明年授兵部尚書調吏部皆留巡撫任振宿靈壁水合肥定遠巢來安全椒諸縣旱災明年蒙亳復水振恤如之會高宗崩　仁宗馳驛召珪珪哭且奔道中上疏略言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為奇以繼志述事為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霶施渙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浹修身則嚴誠

欺之界觀人則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
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願 皇上
無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勉行仁義事君之道及至京哭臨
上執珪手哭失聲旋命直南書房管戶部三庫自是國家大政事有
所咨詢皆遺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沽直不市恩不關白軍機大臣
上以其第在外城特賜第西華門紫禁城騎馬加太子少保尋命
充實錄總裁嘉慶四年典會試調戶部尚書時 上禁浮收漕米之
弊外省以運丁貧仰資州縣州縣取民不得不浮於是安徽有加
增銀江蘇有加耗米之請部議將擬行矣珪思之不寐綜其數較
原徵加倍乃決計駁曰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不可
行並令曹司以後凡事近加賦皆議駁以體 皇上損上益下之意
長蘆鹽政奏鹽價一觔加錢二文珪駁曰前蘆東因錢價過賤已

三加價又免積欠二百六十萬兩餘欠展三年商力自寬而今之錢價又漸貴應無庸議廣東布政司奏升濱海沙地賦珪駁曰海沙淤地坍漲靡常故照下則田減半賦之今視上中田增賦是與沿海民計徵利非政體且民苦加賦將別有漲地亦不敢報墾不可行後倉場建議請預納錢糧四五十倍準作義監生珪駁曰國家正供有常經而名實關體要於名不正於實有傷斷不可行凡駁議皆親屬稿奏上皆韙之五年兼署吏部尚書坐與夫毆傷禁門兵免太子太保解三庫事彭元瑞墮馬西華門內珪呼其輿入門昇之復坐違例鐫三級留任六年陪祀祈穀壇未曙誤行墜甬道下傷左跨賜醫賜食駱驛於道遣內監賚硃諭至第視疾且詢事三月小愈卽趨朝七年秋扈蹕灤陽賫制以戶部尚書拜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八年兼掌院學士九年春觴辛翰林院先

期晉珪太子太傅及幸院賜宴聯句御書天祿儲才額摹刻院堂以墨蹟賜珪第中珪在翰林為二十四科前輩資最深且掌院事瀛洲典故盛且榮焉十年正月宣制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 上以是命遵先帝遺詔也命詣裕陵謝明年春感疾 上命遊覽西山諸勝以散其懷時珪年七十有六矣九月乞休 上曰待卿八十當為壽尋命戶部尚書戴衢亨賚賜詩十韻及玉鳩杖諭天寒間二三日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候召對每入對則預定召對後期十一月庚午寒甚乾清宮召對畢降階忽痰壅歸第賜御醫視疾賜假兩月十二月乙亥力疾作芻獻詩 上將親臨其第丁丑復命戴衢亨來問疾夜逾半卒 上震悼泣諭羣臣降制曰大學士朱珪持躬正直砥節清廉經術淹通器宇醇厚凡所陳奏均得大體服官五十餘年依然寒素家庭敦睦動循禮法洵不愧為

端人正士遽聞溘逝深爲痛悼初六日朕親臨賜奠已賜陀羅經被可令慶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先往奠醊給內帑銀二千五百兩治喪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　上親臨奠三爵哭不止回宮降制曰乾隆朝惟故大學士劉統勳蒙皇考鑒其品節賜諡文正易名之典特隆顧統勳於署總督任內曾經獲咎褫職至朱珪立朝五十餘年敭歷中外從未稍蹈愆尤猶憶伊官翰林時皇帝簡爲朕師傅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不道即少涉時趨之論亦從不出諸口啟沃良多揆諸諡法實足當正字而無愧著即賜諡文正毋庸內閣議請也又曰本日朕親臨奠醊見其門庭卑隘清寒之況不異儒素睠念遺風愴懷未已可再令皇二子前往代朕賜奠俟殯送時派慶郡王永璘前往祖奠目送以示朕眷懷舊學至意復撰抒痛詩十二韻命南書房翰林黃鉞於

殯前奠之壬辰命禮部尚書承恩侯恭阿拉諭祭其第明年御製
碑文刻石阡門上 上謁西陵蹕路距珪墓數里遠眺松楸追
懷愴惻命大臣詣墓賜奠 高宗實錄成以珪總修八載賜祭一壇
長子錫經服闋後以京卿用珪在翰林時國家有大典禮撰進雅
頌詩冊文跋 高宗必嘉賞之以爲能見其大頌不忘規或陳坐隅
或命諸皇子皇孫寫爲副 聖製詩時時寄示命和其在督撫時
仁宗在書房常頒手札積一百三十九函裝六卷歸朝繳進 上亦書
數年懷珪詩數十首爲一冊題曰蒹葭遠目曰山海遙思以示珪
珪跋云臣之蕪陋何足以當非常眷注惟有此心不敢欺耳生平
於大學義利之辨通鑑治亂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情憂樂無閒
反復敷陳 上嘗爲之聳聽其所著知足齋詩文集 上命以刻本
進賜題律詩四章於卷首應制諸作摛華掞藻實大聲宏渢渢乎

朱絃清廟之音至於感物懷人模山範水長篇險韻別開生面才力之大無所不舉而真情至性勃勃動人未嘗求肖於流派實則與杜陵昌黎爲近古名臣大儒之專集未有盛於斯者珪端凝純粹胸中無城府於經術無所不通漢儒之傳注宋儒之性道兼而有之取士務以經策較四書文銳意求樸學才士黃景仁張鵬蛟死深痛惜之通人寒士必揚其名於朝得其一言奬藉者必曰出石君先生門下典試事不受外僚贈遺承宣數省平餘銀鉅萬悉不取撫安徽裁蕪湖南關陋規閩省以洋商陋規事覺發欽使蒞治惟珪未受一錢珪官於外厓岸廉峻中朝大官絕無繫援管部事持大端不親細務清操亮節海內仰之撫皖時門人汪庶子學金來請益留甫月歸珪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汪曰一談一笑無非天理某所見乃大進矣其感人如此尤篤孝友父杖兄跪

而以身瀕受之慟母氏早世事庶母錢於母事諸兄悲愉如一體執兄喪咯血幾至毀事寡嫂盡敬撫兄子如己子三郎故交皆受其周卹無少吝容嘗曰吾二十九歲夜坐忽腹間自踆由脊上貫於頂甘液自咢下注由是流轉至老不絕乃知朱子注參同契非空言也年四十餘卽獨居迄無妾媵御製抒痛詩有云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貪錢其知之者深矣

李綬

李綬字佩廷號杏浦又號竹溪宛平人乾隆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二十年轉湖廣道監察御史奏湖北枝江縣知縣黃文瑗因迴避本籍五百里以內調任襄陽縣吏部書吏詐贓請交刑部嚴審奏六部司員缺有繁簡刑部爲刑名總匯前定週三缺以二缺咨吏部一缺留本部題補乃因積缺滿漢接算留缺亦可通

融甚至已咨之缺與別缺抵換弊竇叢生請嗣後各自接算分別咨留奏劾前革職浙江巡撫周人驥匿災殃民不宜起用二十五年充河南鄉試副考官二十七年提督湖南學政奏請學政按臨提調官應將府縣原取各卷解送磨對其府州縣及院考保結廩生不准節次更換奏湖南士子留心經學者少禮記一經多誦習坊間刪本較全經不過十分四五請敕禮部行文銷燬並轉飭各省學政考官經題不得盡出素擬三十年遷奉天府府丞奏定盛京宗室學生及覺羅學生規條請書漢書互相研習作詩文習弓矢設功課簿逐日登記府丞親往稽查將軍府尹每月考覈以為常奏添設宗室覺羅二學副管長奏規訂瀋陽書院經費八千餘金發商生息以資膏火奏設立錦州書院皆允行三十四年丁母憂服闋補通政使參議三十八年仍擢奉天府府丞奏定奉天滿

合字號生員考試章程四事奏參蓋平縣學訓導周蒲因病廢倩人頂認驗看奏燬奉天前明違礙碑碣一百六十六件四十四年轉通政司副使明年遷大理寺卿又逾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五月稽查中書科事務四十八年充文淵閣直閣事八月提督江西學政授江西巡撫尋調湖南值湘省水災奏請發振飢給穀播種奏增衡陽郴州諸路驛馬奏稽察西洋教九月調湖北巡撫五十年復內授兵部侍郎轉工部五十二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五十三年三月辦理萬壽慶典五十四年充上書房總師傅賜紫禁城騎馬五十六年卒年七十有九綬持身貞介不欲嶢嶢露圭角而義所當爲皆毅然任之一不稍顧忌一典鄉試兩督學政兩任奉天府丞外涖疆畿內掌風憲前後條奏便宜並邀褒賞立見施行乾隆乙巳綬與千叟宴次子文杞以縣丞改工部司務特

旨侍養皆異歎也綬孝友有幹略年十七父孔嘉罷官滯滇中即能奉母歸里嘗大父喪豐儉皆中禮治家嚴肅而門庭雍睦兄弟交相切劘以學幼弟及諸姪婚宦皆藉以成就而收恤孀妹徐氏卒教其子朗元成名允爲士大夫所稱性喜讀書暮年尚手錄文選爲詩不下數千首皆付子孫藏弆不欲與時人爭名然文章具有法度學者稱杏浦先生

李殿圖

李殿圖字九符號石渠又號露桐高陽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四年授編修三十五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九年充湖南鄉試正考官四十年充會試同考官尋遷廣西道監察御史四十二年提督廣西學政四十四年丁憂回籍四十六年服闋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四十七年轉掌河南道監察御史

四十九年升禮科給事中時甘肅逆回田五滋事　上命阿桂福康安往勦殿圖以京察一等記名道府辦理軍站糧餉事宜尋授鞏秦階道六十年遷福建按察使旋以官犯胡啟文墜鍊斃命部議革職留任嘉慶三年升布政使六年擢安徽巡撫調福建再調江西尋召來京降補左春坊左中允遷翰林院侍講十五年以病乞開缺十七年卒年七十五初任鞏秦階道伏羌獲回人偽牒人情洶洶適殿圖按部次蘭家店有訛言賊至者殿圖詗得其情不聞驚亂遂定乃誅其魁婦孺被繫者量情宥釋之振恤被害諸家輕徭薄稅次第施行會卓尼土司與四川松潘漳臘諸番爭鳴固山界大吏檄殿圖往勘攜一二騎行歷小洮河丈八嶺鸞哥口諸要害懸崖峻谷荆莽縱橫人蹟罕到羣番導行抵界所片言解紛咸歡呼服從立石達魚山頂而還任閩藩時奏言農家畜騾馬三四

頭供耕種地方官不得藉事滋擾地方獄訟宜速審結各省常平
倉穀無災之年不准出借定書吏衙役常額數禁關津稅口門役
之弊　上嘉其切中時弊命直省督撫仿行之又奏言閩省佃
戶脫欠銀糧由於佃戶抗租豪胥影射宜詳查懲辦以裕國課台
匪陳光愛等倡亂兵弁効力疆場者應與海洋緝匪被戕官兵一
體入祠皆如所請行殿圖莅閩十年清積牘至數千百案囹圄無
冤者捕殺漳匪蔡牽海賊陳湯等七百餘名訪獲械鬬案內林陳
藍胡諸姓悉論如律風遂息先是通省庫儲僅二十萬逾年撙節
增至一百二十萬其利益國計民生者多類此平生讀書必求寔
用不徒以考據為長然辨證古今訓詁家往往不及嘗奉命查涇
渭清濁源流自秦州溯流而上至鳥鼠崆峒著涇渭清濁源流辨
繪圖上之議駁詳明　上嘉其賅博乾隆四十年乙未會試殿圖獲

吳錫麒卷力薦總裁稽璜賞其制藝慮五策博奧有舛誤欲擯之殿圖力爭每條下疏其來歷凡數紙璜驚服遂獲首選殿圖作詩紀事人謂科場佳話云著有番行雜詠一卷傳於世

史積容

史積容字文量宛平人幼敏悟受學於大興朱筠乾隆三十三年舉於鄉又三年成進士授禮部主事遷員外郎遇事持正不苟阿韓城王杰器之曰史君若驥伏閑中殆難爲羣矣五十四年充會試同考官遷郎中是冬記名以御史用明年外授雲南楚雄府知府捐俸課士決龍江水以溉山田又教之樹桑飼蠶之法三年以治行卓異聞嘉慶元年威遠猓匪爲亂積容與迤西道李亨特臨法道顏檢攻破土地塘賊巢賞戴花翎旋署開化儂人謀變鄉民奔入城總兵閉門不納積容曰吾聞設城以衛民未聞閉城以拒

民者也總兵曰賊闌入奈何曰若輩已至城門內之則助我拒之則從賊耳有變吾獨任之不累公也叱兵吏開城民乃得入即其中揀練鄉勇卒收滅賊功任滿入覲 上問殺賊狀奏對稱旨詔軍機處記名五月遷湖南衡永郴桂道楚俗於端陽競渡分黑白二旗角勝負先期聚眾要誓於楊靈廟溺死者相踵不鳴於官官亦弗能禁也積容至毀其廟編次江舟爲甲乙號屆期令保長巡徼約束之衡郡饒米粟姦商屯販米輒騰貴積容以法平其直及去任父老攀轅泣曰史公去吾屬無賤米食矣永州地界廣西民多食私鹽江華有私販數十人巡檢某遽以畔聞積容以所報無左驗陰至永州案其事未至而官吏已禽其黨盜首逃巡撫飛章入告謂結盟飲酒已具反狀劾積容緩事必欲督兵竟其事會兩廣總督吳熊光以反狀未實入奏 上切責巡撫擢積容湖南按察使

然卒以失察私販吏議當免官詔以白衣領職明年署布政使條奏重銓衡勤操練恤犯婦保城垣四事即實授布政使尋以縣缺補人失次爲巡撫景安所劾事尋得白內授光祿寺少卿遷大理寺少卿十四年復出爲江寧布政使在任三歲調廣西布政使巡撫欲奏案各州縣虧空積容以爲此私罪今藉藉如是若輩寧不能設法彌縫乎不如陰察之得實以聞事乃無變不聽遽奏之上命尚書初彭齡案驗不實大吏皆以罪去積容亦奪職歸二十年五月卒於家年六十有八

傅鼐

傅鼐字重菴其先山陰人遷居宛平遂占籍初由吏員納貲爲府經歷分雲南乾隆五十六年署廣南府經歷五年補實官尋升寧洱知縣時湖南苗匪吳隴登爲亂雲貴總督福康安四川總督和

琳剿之嗚保砦鼐治軍饟有功以直隸州同知升用並賞戴花翎嘉慶元年補授福建汀州府同知八月調湖南鳳凰直隸廳四年鎭篁黑苗吳陳受嘯衆數千犯邊 上嚴責巡撫姜晟鼐爲窩之上其功以知府用初湖北四川教匪起諸將移師北征草草奏苗疆戡定月給降苗鹽糧銀羈縻之苗勢愈張藉口前宣勇伯和琳苗地歸苗之約蔓延三廳地姜晟至倡以苗爲民之議有所求輒應之時鳳凰廳治鎭篁當苗衝鼐乃上書總督百齡略曰三苗自古叛服靡常治之惟剿撫兩端叛則先剿後撫威克厥愛乃濟邇者楚苗之役福和二大帥以七省官兵撻伐二載而未底定何哉論者謂始則恃搏象之力搏兔以爲功成指顧而無暇總全局以商定算繼則孤軍深入苗巢前堅後險實有羝羊觸藩之勢兵頓烏草河牛練塘九龍溝者俱累月不得已廣行招納歸咎於客民

爭占之滋釁盡撤苗巢營汛四十八處以期苗釋怨罷兵如饕貪狼養驕子大功未就相繼齎志而歿踵其後者承士卒之疲勞國帑之靡費又值川楚事急倉黃移師北去是以苗志得氣盈鴟張魚爛不可收拾而大兵既罷勢難再議興戎鼐思民弱則苗強民強則苗弱非力籌衞民練勇之法不能戢其凶心與之更始於是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團其壯丁而碉其要害十餘碉則堡之年餘布置漸嚴密苗以礙出沒死力攻阻之鼐率鄉勇且戰且修其修之之法界邊牆設哨樓建礮臺築堡以衞居民家室立碉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邊牆亙山澗哨樓倚邊牆礮臺橫其衝碉堡扼其要凡修此數者近石以石遠石以土留孔以架槍礮掘壕以限人馬又日申戒其民曰勉爲之不可失也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則心固守要則備易相爲犄角則勢彊

民競以勸百堵皆作三年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將中寨開邊
釁罪有兵備道田灝者阿大吏意各出納以旁掣之事且敗會吳
陳受亂作奉嚴詔詰責眾始不敢諱言兵是年碉堡成明年邊牆
長百餘里亦竣工苗人不敢潛出沒有警則每哨樓舉銃角婦女
牲畜悉入堡環數十里戒嚴時鎮筸左右營黑苗屢爲邊患諜知
矖金塘苗出掠瀘溪卽夜擣燬其巢復伏苟砦嚴大殲之誅逆首
吳尚保苗氣始奪六年而貴州石峴苗煽十四砦糾合湖南苗以
叛湖南環苗東南北三面七百餘里其西南界貴州碉卡未立故
乘隙來擾邊寨以鄉勇千五百馳赴銅仁貴州巡撫伊桑阿叱之
還楚界遂以招撫戡定奏邊民怨之雲貴總督琅玕琅玕急檄寨
會攻巖屯溝石壘寨使貴州兵攻其前而躬率鄉勇夜探山後徑
猿引上黎明抵其砦貴州兵見火起奮呼奪隘連破五巢進攻上

下潮萬山一峽苗扼其衝誓死守鼎乘夜分貴州兵左右裹其山而以鄉勇當峽口戰至晡潛兵火其砦上下潮相繼潰前後禽斬二千餘凡三日苗壘悉平琅玕奏楚勇功最并倣湖南法建碉堡守之巡撫初彭齡劾伊桑阿冒功誤邊伏法而以鼎總理邊務鼎以永綏孤懸苗穴有三難二可慮議遷城花園地而貴州方倚永綏爲聲援不欲移鼎請於貴州邊設螺螄堡移湖南守備戍之以助彈壓七年九月廳旣移而羣苗爭舊城以兵相鬨者彌月鼎率鄉勇數百人往苗糾黨圍鼎數重鼎急據吉多砦援兵不動徐以奇計穿圍去乃議繳槍械絕苗牙距十年永綏鳳凰諸苗羣起抗令石崇四嘯聚數千勢尤猖獗鼎率鄉勇千苗兵二千往苗目笑曰往者宿將如福王者尚不敢攖吾鋒藐茲微官何足污吾刃也連戰數旬敗之夯都河燒六砦追至陽孟岡夜五鼓萬苗突至會

我兵火藥買絕後援而天忽大雨霰苗繩硝皆凍溼不復然鼐揮
兵以刀槊刺入陣鏖戰久之墮崖溺水死者二千餘生禽石崇四
明春正月移兵螺螄堡連夷破口漏魚補抽諸砦是役也賊初起
戕良苗故鼐得藉苗力深入轉戰月餘破砦十六獲槍礮刀矛三
千有奇餘砦皆乞命降由是師行所至萬苗讋服羅拜納兵唯恐
後鼐並檄黔苗勒繳槍械罔敢抗命者鼐以嘉慶元年逆苗叛產
並客民插花地畝分給窮苗今皆為強苗侵霸石崇四並占種他
砦田地一千餘畝其餘諸逆亦多侵占之田頃經分別清查仍照
叛產歸公例佃與良苗納租以充公用現在遠近砦苗聞風震懾
永綏七八九十等里繳出一萬餘畝乾州鳳凰保靖諸處亦紛紛
呈繳擬請邊防撤後挑留苗兵分交帶管即以此項官糧賞給苗
兵支食湖南巡撫阿林據以疏聞得旨允行五月補授辰沅靖

道初乾隆乙卯嘉勇貝子征苗時湖南提督劉君輔進五路平苗策不能用故苗得併力拒大軍獮則偵諜闃然聲東擊西倏來忽去專用沈希儀鵰剿法大小百戰殲苗萬計追出良民五千良苗千餘而所用鄉兵祇數千而已大都苗兵有三長奧趫重巇足仄目悸獸蹠猱騰如履平地此一長也地不可容大眾其進無部伍行列退則鳥獸竄岡迴箐邃賊忽中發內暗外明猝不及防此二長也銃銳以長隨山起伏腰中繩藥無重衣裝忍飢渴耐暑寒此三長也獮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輕走以習步倣造苗槍立上中下三的以習俯擊仰攻之法臨敵亦不為方陳呼聚嘯散無異以苗攻苗苗挾利刀能乘火器肖發冒煙豕突因兼習藤牌刀法每戰還必嚴汰其無能者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優養勤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澗風雨而行列不亂遺貲貨載道無反顧者共甘苦

若妻子哭陣亡者若子弟報公憤有如私讎鄉兵既明地利習苗情又多被禍同讎之家故致死如一上下其法於各省督撫提鎮以練鄉勇者練官兵其見重如此禦之禦苗以屯勇均田同籌竝舉嘗上巡撫高杞書曰防邊之道兵民相輔兵衞民民實屯有村堡以資生聚必有碉卡以固防維邇者貴州巡撫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請陳利害情形而效其說湖南苗疆環以鳳凰永綏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廳縣犬牙相錯其營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師後苗雲擾波潰如故維時殫竭心力籌之無出碉堡爲上遂募丁壯子弟數千以與匪苗從事來痛擊去修邊前戈矛後邪許得險即守寸步而前而後苗銳挫望絕薪燼餘熄隄塞水止然湖南寅卯二載用兵以來已靡帑金七百餘萬國家經費有常而頑苗叛服無定募勇不得不散則碉堡不得不虛後患不

得不虞則前圖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戰所以招亡拯患於始也均田屯丁自養自衛所以一勞永佚於終也相其距苗遠近碉堡疏密爲田畝多少鳳凰廳碉堡八百需丁四千輪守並留千人備戰共需田三萬餘畝乾州廳碉堡九十餘守丁八百屯田三千餘畝保靖縣碉堡四十餘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餘畝古丈坪廳苗馴止設碉堡十餘守丁百屯田五百餘畝永綏廳新建碉堡百餘留勇丁二千亦屯田萬餘畝而後邊無餘隙各環苗境以成圈圍之勢峻國防省國計異族偪處非碉堡無以固碉堡非勇兵無以守勇丁非田畝無以贍在邊民瀕臨鋒鏑固願割世業而保身家卽後路同資屏藩亦樂損有餘以補不足況所募士丁非其子弟卽其親族而距邊稍遠者則仍佃本戶輸租視古來屯戍以客卒土民雜處者勢燕越矣與其一旦散數千驍健無業子弟流

爲盜賊爲無賴何如收鴆輕就熟之用而不費大帑一錢稽之古
效則如彼籌之今勢則如此惟執事裁之其堅持定議大指蓋
如此久之制益密田益闢又有出前議外者於是墾沿邊隙地二
萬畝曰官墾田又贖苗質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以補助折耗以
廩賞以葺繕以周䘏百務並舉而苗占田三萬五千餘畝亦以兵
勒出別屯苗兵五千其苗弁復自是七千餘畝爲經費以苗養苗
即以苗制苗於五年陳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
復陳未盡七事大抵其經費田皆佃租變價者其屯丁田則附碉
躬耕者其訓練與農隙講武則屯守備掌之以轄於兵備道者使
兵農爲一以相衛使民苗爲二以相安故約官與兵民曰毋擅入
苗砦毋擅役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羣飲以靡財毋挾槍矛譸
睚眦以釀釁立書院六處義學一百處遂同學校同考試於是苗

民相安十年之內無復出砦滋事者十三年屯務竣入覲詔加按察使銜明年授湖南按察使以苗民籲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邊人之思翀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給門一木甌訴者投其中夜歸倒出閱之黎明坐堂皇剖決兵民以事至直至榻前及爲按察使一如同知時下無壅情事無不舉十五年兼權湖南布政使十六年入覲六月卒於官年五十四事聞震悼贈巡撫賜祭葬敕祀名宦祠並建苗疆專祠

徐炘

徐炘字晴圃大興人乾隆五十七年舉人六十年乙卯會試上命大臣覆校落卷得文理優者三卷炘與焉特賞內閣中書嘉慶三年丁母憂六年服闋補原官充軍機章京尋丁父憂服闋升內閣侍讀十一年記名以御史用十二年京察一等七月扈蹕灤陽校

射中三矢賞戴花翎十四年補福建道監察御史尋外授江南河
庫道十六年王營漫口合龍炘獲優議十四年因案降四級留任
十八年保薦卓異十九年署江寧布政使先是直隸教匪煽亂 上
從兩江總督百齡請命駐江南邊境籌辦防堵事宜事平敘功授
江西按察使尋調湖南二十一年升陝西布政使次年護理巡撫
二十五年調山東布政使 上以東省倉庫錢糧三次清查皆不得
肯綮命炘詳覈奏之道光元年四月署巡撫六月調福建布政使
先是長山縣監生王鳳廷京控縣書多徵浮折 上命偕山東布政
使琦善會鞫得實論知縣及鳳廷等如律尋調福建布政使二年
召還京以四品京堂候補授內閣侍讀學士六年授陝西布政使
逾三月護理巡撫時逆回張格爾滋事大學士揚威將軍長齡及
提督楊遇春參贊大臣武隆阿統率大兵赴剿陝省籌撥軍餉及

料理過境軍馬諸事炘專司之迨亂平無稍差八年略陽水壞縣城炘奏請於迤東文家坪移築新城允之旋授山西巡撫奏晉商行銷豫省引鹽請照舊章奏文浴河由文水縣西北發源故道久湮若議疏挑徒勞虛費惟有順水之性暢水之流或截灘倡溜以杜其旁溢或督率疏濬以納其來源其各村所築隄堰不得攔河以杜爭端而資捍衞奏常平倉穀出陳易新請暫緩採買以濟民食皆如所議行十年調陝西爲御史葛天柱所劾降補湖南按察使次年召還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補十二年授太常寺少卿十三年督辦順天府清河振務補光祿寺卿十四年乞病解任尋卒炘少受庭訓父齡椿敦品植節多陰德以例授布政司經歷乾隆三十八年 高宗幸淀津齡椿接聖駕蒙賜朝珠豐貂大緞諸珍物朝野榮之炘官中書時齡椿諭曰讀書當以濟世爲念爾能無忝厥

職即慰我心此孝親之大者其後手書敦勉無間三日炘歷官中外數十年矢愼矢勤仕已無喜慍色人以爲能遵父訓云

魏元煜 弟元烺

魏元煜字升之號愛軒昌黎人乾隆五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六十年授檢討嘉慶三年大考改吏部主事四年補官五年充四川鄉試副考官七年充會試同考官遷員外郎九年升郎中授江南道監察御史十年兩廣總督那彥成奏調赴粵 上念其親老仍留京補原缺轉掌湖廣道監察御史父憂服闋補山西道監察御史尋轉掌貴州河南道先後居諫垣凡六載持大體不屑毛舉細故十八年外授江蘇江安糧道核庫款恤幫丁禁浮收剔丁蠹三月政聲大著尋以官御史時失察林淸滋事降調十九年復原官授浙江杭嘉湖道調江蘇蘇松糧道二十年遷浙江按察使二十三

年擢廣東布政使二十五年巡撫江蘇道光元年疏言江蘇倉庫虧缺追補未清請暫免州縣處分俟新賦提解如額再行覈辦詔如所請二年授漕運總督疏言軍船領運漕糧某幫應兌某倉宜有定制以杜弊端除饒州撫州兩幫均循舊章辦理餘十一幫領兌四十餘廳縣漕糧請將各倉秉公搭配照幫分爲十一籤分別掣定自道光三年新運起三年一屆由後推前挨次輪轉不必再掣如船多米少以後倉米數撥補米多船少以後幫船數找兌從之嗣以漕船舞弊失察降調留任四年定漕船水手章程復喫水尺寸舊制江浙以三尺八寸湖廣以四尺三寸爲度十一月黃水倒灌禦黃壩洪湖高堰山盱諸隄皆潰決罷兩江總督孫玉庭以元煜代之玉庭留工督辦河漕調倉場侍郎顏檢爲漕運總督協同籌畫時清水宣洩過多明年重運艱於浮送玉庭援嘉慶時節

黃濟運之策元煜亦以爲請　上以所奏爲目前權宜之計命吏部尚書文孚會同詳議文孚等亦如元煜所請　上從之五年啟禦黃壩引黃入運三月運口淤墊軍船難挽渡元煜王庭奏雇民船起剝並請帑一百二十萬兩　上不得已姑允所請然以借黃濟運非善策欲令江浙漕船試行海運下元煜等議元煜以窒礙難行奏覆四月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英和請暫雇海船以分滯運酌折額漕以資治河復下元煜等議元煜奏請仍徵本色五月塞禦黃壩河淤船滯部議降調　上加恩留任復授漕運總督六月裏河揚河運道淤墊疏請築壩蓄水浮漾軍船並於淮城以上挑河砌灘旋以水勢短絀餘漕船一百萬石不能盤運請暫存貯俟明年搭運　上責其靡帑病民降三品留任是月卒元煜謙和寬厚平生無疾言遽色居官絕饋遺以清操結主知自奉甚儉衣服時露補綴

痕而厚恤族鄰始終不倦晨夕侍母白首如孺子處兄弟怡怡如平居蓋其天性云子亨遠嘉慶二十四年舉人咸豐三年知江寧府殉粵逆之難贈太僕寺卿

元烺字麗泉元煜弟也幼而穎悟好學受兄教如嚴師時有二蘇之目嘉慶五年舉鄉試十三年戊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山西洪洞知縣歷官至閩浙總督道光十二年英船駛泊閩之五虎希求貿易元烺驅之出洋奏入 上韙之是年台灣匪民張丙陳辦糾眾倡亂戕府縣攻陷斗六門勢張甚元烺聞警檄提督馬濟勝率兵二千渡台十戰而台平十九年疏請試習砲陣略言閩省爲濱海巖疆武備最要而火器爲先火器中有速戰陣者於軍尤利其陣法以五人爲伍五伍爲排是爲一小隊其大隊則兵百人遞用外委千總把總領之積五大隊爲一旅以參守統之數十旅

以提鎮統之由伍而排而隊使將皆識弁弁皆識兵如臂之於身指揮如意其操演之法兵分兩翼每大隊一用礮二每旅前列礮十繼以鳥槍接以矛刀弓箭如鱗而進又以馬隊列於陣之兩翼爲游兵四隅關顧聯絡相維其進退疾徐則分旗色以爲號令法旣簡明用又敏捷無論營之大小兵之多寡皆可遵循練習以壯軍威奏入 上如所請是年入覲補大理寺卿擢至禮部尚書調兵部以疾乞假尋卒賜祭葬謚勤恪

戴三錫

戴三錫字晉藩號羨門大興人少刻苦爲學嘗爲人傭書自給乾隆五十八年成進士以知縣用補山西臨縣以治行稱母憂服闋謁選發四川署營山川楚軍過境供張無缺然不以華美悅上官立團寨招義勇守城賊來薄城下攻之不能克卒賴保全補南充

權牧縣州勸農桑築陂塘行保甲問疾苦懲姦究事無不舉擢馬邊廳通判改峩邊廳撫夷通判歷署資眉邛知州保寧順慶夔州成都知府邛州民黃子賢等以療病為名嘯聚亡命倡立鴻鈞教約州試日為亂三錫捕獲之戮首惡一人餘以次軍流事聞奉特旨褒美擢茂州知州嘉慶二十三年升寧遠知府雲南永北廳夷人為亂三錫練鄉勇嚴壁壘以待永北難民沿江就食者悉招之渡江設法全活之凡數萬人道光元年升建昌道旋擢按察使二年升江甯布政使以迴避原籍調補四川三年命以二品頂戴署四川總督五年實授兼署成都將軍三錫官蜀中近三十年始皆循資遷轉及兵備建昌不三年遂洊歷封圻膺重寄三錫感特達之知益以飭吏治正風俗為本務又愛禮士人釐訂書院規條增義學三千餘區繹欽定十六諭衍為詩六十章刊布之俾人人誦

督義田積穀奏定以三千至萬石爲定額每歲於青黃不接之時出陳穀糶賣易銀以備歉歲賑恤之用新都民有楊守一者以邪教惑衆遣人弋獲之置之法越嶲生番刦商旅掠婦女衆議以兵往三錫不許但飭鎭道捕治數十人歷辦雷波瞻對果洛克夷人惟申警斥堠嚴察卡隘約束將弁不得倖事邀功以開邊釁雲陽鹽販拒捕守令具讞上以夥梟論三錫曰買由官肆則非私梟販止十人則非大夥當以重律非法矣惟當治拒捕傷人罪耳讞旣定人稱明允八年奏拿獲粵西會匪劉子耀等 上嘉其不分畛域九年內召命署工部左侍郎十年致仕卒年七十有三三錫長身火色目爍爍有紫光性淸峻不受饋獻事上唯謹不阿從處同列以和不以已長掩人短精力過厚每當繁劇益見縝密性嗜翰墨工行楷尤工漢隸手錄書及讐校書盈篋喜讀薛瑄呂坤書不爲

無益之學其為州縣時尤得民斷獄甚簡蓋庶幾乎古循良之風焉子於義嘉慶十九年進士官吏部郎中

吳邦慶

吳邦慶字霽峯霸州人少孤事母孟盡孝督之嚴有過輒令長跪弱不好弄讀書刻苦能自成立年二十五以拔貢官昌黎訓導乾隆六十年舉於鄉嘉慶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大學士紀昀一見即許以公輔之器尋擢御史疏言軍機章京宜令大員子弟迴避以嚴樞密遂著為令前後章數十上皆國家大計十四年巡漕濟甯奏請重浚運河並請復山東春兌春開舊制以杜州縣折收虛兌之弊而蘇丁船守凍沿河民夫派巡之累十六年東河水淺滯運議先閉分水口迤北之柳林閘使水南下俟挽船過分水口即閉迤南寺前閘托水北趨而開柳林閘放船順流以出如

其言漕得速達十九年擢鴻臚寺少卿偕內閣學士穆某督通永道張五緯濬北運河事竣授內閣侍讀學士二十年授山西布政使值蒲解地震民死萬餘口邦慶區畫周密沒者以掩生者以安調河南河南通省地丁三百餘萬皆由胥役催納民之全完者胥役輒蝕其半以爲民欠或先期墊交而倍取償於民民欠日多而力益困邦慶嚴禁其弊令民自赴官輸納於是輸將踴躍終其任賦無逋者常平倉穀久缺飭屬補之官吏有罣於行者訪聞得實輒彈劾不少貸二十三年擢湖南巡撫明年調福建未至閩授刑部侍郎途次命往河南查馬營壩大工二十五年授安徽巡撫時河南蘭儀漫口未合黃水由亳挾渦以注於淮洪湖汎溢浸連鳳潁乃與河南總督黎世序商放湖水以洩盛漲而親往災區振撫未幾以審案被議落職特賞編修道光九年授洗馬十年授少詹

事旋授貴州按察使越日命署漕運總督嘗聞軍船私載津鹽爲准綱病謂當因所利而利之不可遽禁以法於是指示開導令載他物之可以獲利者而弊遂絶督漕三年轉運無愆期去任之日軍民焚香跪送爲立長生祠十二年授河東河道總督以山東運河惟恃四百八十四泉爲灌注請復設泉河通判以專責成修防餘暇率道廳捐資造水車馬營壩北及蔡家樓大窪積水地七千餘畝悉爲良田革除河工諸弊省國帑以數萬計初道光三年邦慶請假修墓是時雨潦盛積經流支川皆汎溢爲患直隸則滏陽自磁州北至大陸貫一泊會滹沱以入南運河而正定宣化古北口關內外諸水或入清河或入永定或入北運河皆與南運河匯於天津以趨一綫之海河下流壅而上流益潰　宣宗軫念郊圻詔大員疏通河道並修復雍正初年畿輔水利邦慶遂著畿輔水

利叢書略謂本朝定制於經流則設總河及河道以司修防而塘堰圩圍則府州縣佐皆兼水利之銜以董之　世宗時興修直隸水田特設營田水利並設觀察副使諸官各揚其職觀建官之制知其事之各爲一局也竊欲分水學爲二如防江之境禦海之塘黃河隄埽及他廣川洪流之分合通塞曰河道直隸之淀泊丹陽之圩圍吳越之漊港關中六輔龍首陳潁鴻郤鉗盧其設閘建壩撩淺留泥諸法曰水利各採專門諸書以附之庶成規犂然往復講習可資世用以合於湖州學治事齋之法逾年書成思致之當事而未果後官河南延丞清朱雲錦於幕考豫省志乘所載有水田處臚列其田水旺弱溉田多寡之數爲渠田說將檄郡邑墾治以往楚南未及行乃以其說附之畿輔水利書中至是始於沙堧數千畝廢地一試之嘗言天下之水未收其利須先去其患水利

在灌漑而患在衝決淹浸故興水利者留水以爲用而除水患者則排之而使去也事雖殊途而功歸一致特施工分先後緩急耳明徐貞明潞水客談謂致力當先於水之源源分則流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泛濫之虞田無衝激之患是興水利卽可除水患此論祇可施於尋常湖蕩山泉小水若畿輔諸大川不能以此說施之當別有疏濬之法在又言陳儀直隸河渠志謂欲治河莫如先擴達海之口欲擴海口莫如先減入口之水是以南北運各設減河皆所以減入口之水也然此止以減南北運之水耳七十二清河之匯於東淀滹沱滏陽大陸寗晉二泊之匯於子牙河專以三岔河一綫爲尾閭獨無法以減之乎何公之未嘗言及此也至論永定河謂宜引之南下束以隄防於河淀皆無淤墊之害夫濁性之水流緩則沙停槽寬則溜緩永定從前之不能淤墊

河淀者以任其東西蕩漾故泥沙皆澄沉於固永之間逮至與清河合流已漸成清流矣今若隄以束之則流急流急則沙泥俱下迨至入淀則勢分溜散有不淤墊者乎若以隄束永定河而南則濁流闐注必致高仰立形竊謂因其故道而變通之仍用其下口入海之路未必無策也文安爲公桑梓之地東距東淀西距五官淀北距清河衆水所臨勢如釜底公之意則甚惜郡丞徐元禹之議不用竊謂保定界立閘引水易龍塘灣立閘洩水難蓋近日形勢淀身較高於陸地則溝渠之水安能瀉之淀中竊擬文邑宜堅三面之隄再於保定東擇地開減河由左各莊迤下歸入淀池減河亦宜設立隄堰然後爲圍田於其兩旁借隄爲圍借圍護隄使圍之內有田三百頃則村落必有千家當春之暇合力修圍秋水盛時同心防範減河之旁或爲涵洞或爲引渠旱則分潤潦則閉關

不惟陽侯不能爲災卽旱魃無由肆虐矣其言皆通達事理鑿然有裨於實用蓋邦慶家玉帶會同河之間少時嘗究心於畿輔水利洎通籍後往來淮徐楚豫之地觀於江淮河湖清濁交匯而得其蓄洩節制疏引灌漑之法復稽往籍求今昔之異與易地而可以相師同事而不能相襲或功本可成以持論未善而爲浮議所撓或效已漸收而他事方興未旋踵而已廢一切錯綜不齊之故參互融貫務使師古而不執因地以爲宜取資博故擇之精發慮審故語之詳其所謀畫又皆桑梓素習之處故文成百數十萬言而無一言之不可施於用十五年以改撥人員被劾仍賞編修時年已七十遂致仕邦慶奉職中外四十餘年所至多盤根錯節然應機立斷荷兩朝倚畀凡有關於國計民生者朝上夕行至於水旱成災爲民請命尤不憚至再至三務使實惠及民而後已歸里

後日默坐一室圖書外無他物為學不專務考據凡關道義倫常者目覽手鈔置諸座右又好為詩尤喜臨摹古帖寒暑不輟訓子孫讀書嚴立課程務使研經鏡史為致用根本性孝友輕財好義因早失怙擢一官恨未逮祿養輒涔涔淚下出資改建家祠置祭田百畝備享祀歲修之用又擇吉壤為合族葬地長養人材培植後進義行難更僕數道光二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三

盧坤

盧坤字靜之號厚山涿州人嘉慶四年進士選庶吉士六年改兵部主事十四年升員外郎十六年隨圍木蘭校步射賞戴花翎十七年遷郎中十八年京察一等擢湖南糧儲道十九年丁本生母憂二十一年服闋授廣東惠潮嘉道丁本生父憂服闋授山東兗沂曹濟道二十五年升湖北按察使尋擢甘肅布政使道光元年

護理陝西巡撫二年擢廣西巡撫九月調陝西時教匪初定議者謂南山老林易藪姦不宜墾坤歷舉漢蜀唐宋諸史及漢李翕郙閣頌以徵墾治之利至今賴焉三年五月甄別試用諸員疏言親民之官其大在貪廉而係乎民生休戚者尤在勤惰明昧寬嚴之別上韙其言七月疏請修建鄜州倉廒之壞於水者買補榆林綏德二府屬常平倉穀以重額儲四年疏請改訂營制設佛坪撫民同知巡檢裁郃陽縣丞改盩厔縣丞為鎮平縣丞而鎮平巡檢為袁家莊巡檢五年疏請修復咸甯長安涇陽盩厔鄠縣岐山寶雞華州榆林水利均報可六年七月逆回張格爾叛據喀什噶爾四城詔坤以行在陛見馳往甘肅會同總督鄂山籌辦轉餉事宜坤上議曰烏魯木齊距阿克蘇三十二站官兵五萬餘日需糧五百石每站須備駝五百有奇合之關內外臺站共需駝一萬六千請

刻期購撥出關以資接運並條奏軍需章程十一事大營軍糧寬
爲籌備兵丁口糧量予加增籌給出口駝馬草料以資飽騰買補
缺額營馬以備續調監造軍火器械以期堅實撥運陝省制錢以
平市價添設台站夫馬以速軍報僱用車輛給發例價以供運送
募招護台民丁以資防衛請賞出口征兵皮衣帽以禦嚴寒後路
糧台酌駐官兵守護以昭慎重疏入皆特旨允行回疆既平坤以
轉輸有功加太子少保賞頭品頂戴七年授山東巡撫調山西奏
設岢嵐州考棚添設陽曲縣主簿裁甘桃驛丞并柏井驛丞兼管
調陝西撫標之熟習兵法者來晉教演籌購槍礮彈丸儲銀二萬
四千兩生息之九年調廣東奏請緩征被水諸州縣丁糧蠲歷年
逋賦十年調江蘇擢湖廣總督時兩湖鹺務循封輪例引滯商疲
疏請循前散輪之法建倉漢岸俾江船及早回空源源攬運以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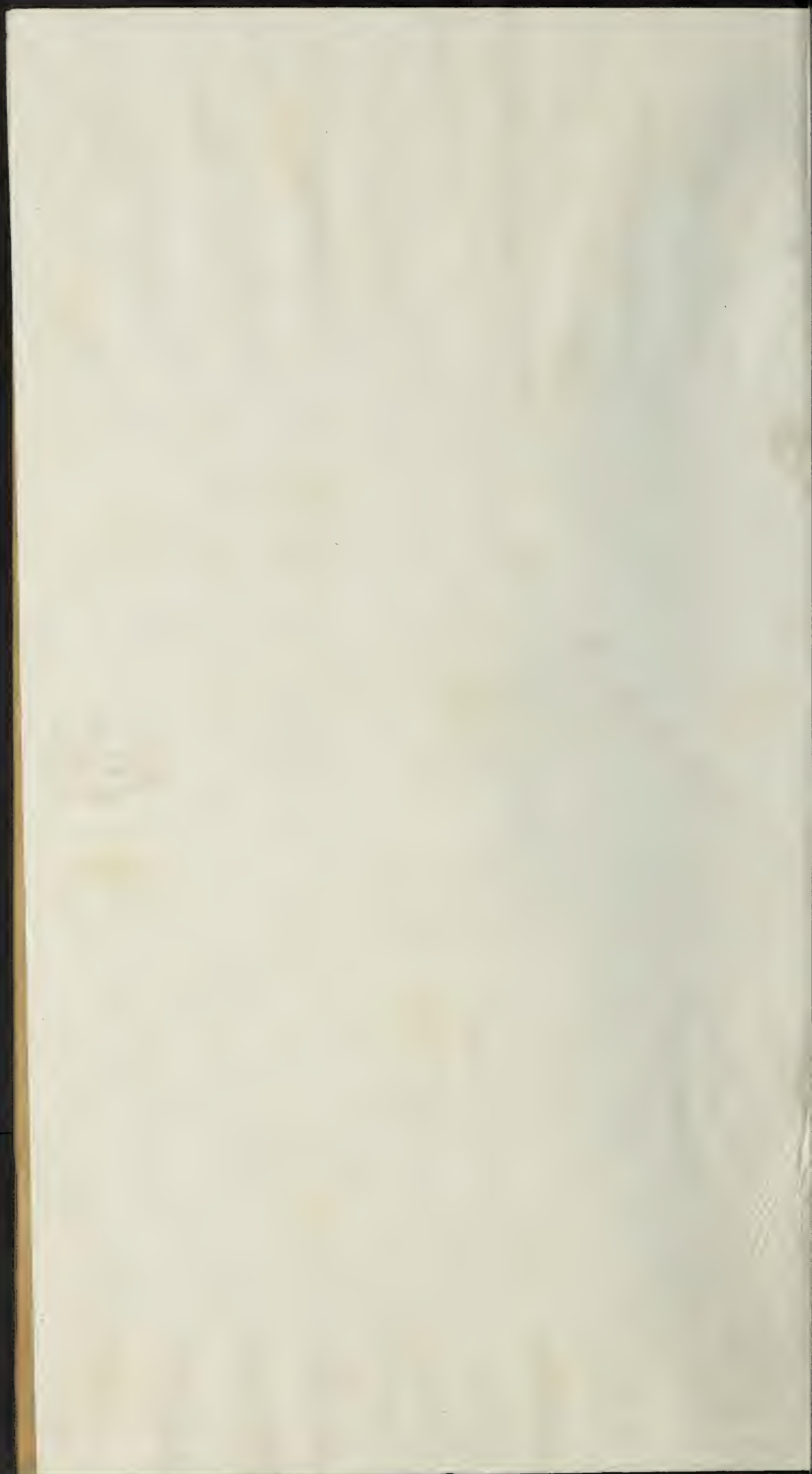
民食十一年籌銷楚岸積鹽量減售價設總卡塘角按船編號杜内私外私之弊復定湖南永興縣粵鹽定額以保淮綱值楚北患水災請免鄰省販米之稅並借庫帑十萬兩購蜀穀平糶救饑民凡減田租籌兵食疏河道築隄堰諸事皆以次舉行十二年湖南逆猺趙金龍作亂坤親往督師密陳湖北提督羅思舉能辦賊時湖南提督海陵阿及副將游擊皆戰歿桂陽常寧諸土猺蠭起應賊衆號數萬常德水師荆州滿騎皆不習山戰坤至奏罷之改調鎮篁苗疆兵分屯衡永常寧祁陽諸要隘餘則堅壁清野以與賊相持會兩湖兵大集貴州提督余步雲雲南副將曾勝皆馳軍來助剿時大雷雨我軍乘勢襲擊於洋泉街街長數里當入山水口有溪通舟楫坤檄諸路兵圍偪之羅思舉督諸將晝夜環攻立泥淖中仰擲火彈火發斃賊數千賊黨趙文鳳乞降佯許之攻益急

生禽其子女及頭目數百人金龍易服乘間遁捕斬之獲劍印木偶餘賊皆就殲捷聞賞戴雙眼花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在事文武各晉秩有差方捷書之未上也 上命戶部尚書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來視師未至軍賊已平會廣東猺趙仔青糾眾數千入楚界聲言為金龍復讎坤移師敗賊於濠江又敗之銀江禽仔青磔於市時廣西猺盤均華廣東連山黃瓜寨排猺復相繼煽亂坤偕禧恩瑚松額先後往剿平之 上逮治粵督李鴻賓而調坤總督兩廣時猺匪新定坤審時揣事臚陳善後九事上之並編查戶口設猺長猺目漢民村寨設練總改綏猺同知為邊要缺教職佐雜改邊俸移提標右營守備駐錦田改游擊提標前營把總駐大橋永明中軍守備改分防城汛江華嶺東營守備改為題缺辰州分防浦市汛守備改部推抵嶺東營守備缺裁馬四百一十四增

設步守兵四百名九月兼署廣東巡撫奏裁廉州府同知肇慶府通判高廉二州司獄南海河泊所大使長甯始興二縣訓導十三年奏莊垌汛把總移駐信宜縣金垌墟作為專汛和平營外委移駐連平州城作為城守協防疏上皆從之三月越南奸民陳加海結腹地游民馮生丁嘯聚狗頭山偷入內洋為亂坤檄兵擊沈其八船捕獲加海治如律餘寇悉平八月英商律勞卑貿易於粵違法度坤照例封其艙律勞卑挾兵船入虎門戰於黃浦坤以巨船載石沈水底結大筏塞水面遮其前復橫大石船於老洲岡遏其歸路多備草船火攻具脅之斷商民接濟律勞卑窮蹙求給牌出口詞甚恭澳門夷商伽律治等助之請命坤持之良久乃命出虎門奏入 宣宗手敕褒之十五年疏請添鑄礮位分置各台其施放之法自南山至大虎分為三段與沙角大角信礮聲勢相聯絡省

東中流沙地建設礮台以資保障竝條奏廣東南韶惠廉瓊五府州屬水陸營汛分別移改增設以歸周密六月疏言防黎善後章程查漢奸設墟場禁越境講水利籌經費凡五事均荷允行自是黎境安謐無復滋亂者坤器識凝重早歲留心經世學自官職方擢監司任封圻所蒞皆有名績治案牘析及纖微而宅心忠厚不為深刻其典軍御將察吏安甿弭盜救災備荒闢地諸善政皆有實效　上深倚重之十五年八月以疾卒年六十四　上深軫惜詔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賜祭葬如例謚敏肅長子端黼襲世職

名臣傳五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五



大清畿輔先哲傳

大淸畿輔先哲傳弟六

天津徐世昌撰

白鎔 孫桓

白鎔字小山通州人嘉慶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實錄館纂修官七年丁父憂服闋典試閩中十三年丁母憂服闋遷贊善提督安徽學政二十年疏陳安徽吏治民生利病略言安徽錢糧惟鳳陽泗州二屬遭湖河之害積逋較多緩徵之數陳陳相因如遇豐稔之年照例帶徵舊額在小民以一年而輸數年之賦雖逢樂歲不挽拮据而官吏懼干處分又復多方規避積重難返臣愚以爲與其存徵之名致小民日受追呼於國計依然無補何如核徵之實使官吏從容辦理於舊額尚可漸清嗣後二屬錢糧每年祗帶徵一年儻遇歉收再行遞緩如此則民力漸紓民氣漸

厚而催科者自顧考成亦必行之有效矣奏入 上韙之賞擢正人心論刊示各州縣每下學集士人講學以正人心厚風俗爲本在皖三年士論翕然二十一年試竣還京轉侍讀教習庶吉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五年遷詹事府右庶子是年擢侍講學士道光元年轉侍讀學士二年督學廣東逾年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七年擢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九年四月命偕尚書松筠按事保定五月再命往永平審辦撫甯民楊智王俊等案鞫實請分別按律治罪下部議行十年充經筵講官提督江蘇學政尋命會同戶部侍郎寶興查勘河垜料鎔據實入奏 上褒其持正而河督張井獲嚴譴明年五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尋以高郵湖河漫溢爲災命偕工部尚書朱士彥查驗江南災振并履勘新壩南關壩兩耳壩招關壩及智信二壩范公隄高家堰各堡工程就

商總督陶澍議以工代振事竣由江甯赴安徽周歷太平甯國池州安慶廬州各郡沿途察捏災侵振弊先後疏奏之又命偕士彥訊結唐汝句湯天賜張鳳儀諸案往返七八月無晷刻間暇十二年二月還朝復命即日召見鎔剴切陳奏俱稱旨六月因都城缺應詔陳言皆切中時弊七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旋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向例籍隸本省者例不聽宣鎔是日奉特恩都下榮之十二月賜紫禁城騎馬十三年擢工部尚書充武會試考官以錯誤鐫級左遷大理寺卿十九年乞病歸卒於里年七十有四鎔性篤孝友母鄧素畏雷每夏秋日夜侍幃榻不敢違撫弟子女如己出居官剛正自持不肯苟同於人然綜理部務遇事悉心商権務求其是同僚中未聞以言事齟齬者前後荷恩遇三十年事無鉅細始終以誠慎結主知官詹事時奉召入對 仁宗曰朕精神日退御

事輙煩當作何修養對以清心寡欲莊敬日强　上爲動容給諫劉啟南以直諫獲譴鎔力爲申解東南錢漕積蠹久鎔歷疏其弊民困以甦初督學安徽青陽有徐孝子守仁者事母孝母沒廬墓側逾三年鎔按試至其地造廬賻贈並爲題請建坊旌之桐城童生左鳴岐前明左光斗裔孫也年十三鎔特拔取之並勉以詩校士廣州時得先儒陳白沙後人復取之入學一時庠序聞風交以植品礪名爲重又密保周天爵林則徐二人可大任人尤服其識云

孫楫

楫字建侯同治二年進士授吏部主事光緒二年升員外郎五年升郎中六年授內閣侍讀學士七年補太常寺少卿九年轉太僕寺卿十年擢大理寺卿尋補左副都御史十一年充浙江鄉試正考官十五年擢兵部右侍郎九月知武舉充會試搜檢大臣及覆

勘試卷大臣者三充驗看月官大臣者一桓勤愼小心清操自勵任事勤懇知無不爲初咸豐三年棗強縣苦蝗桓時爲訓導教以捕蝗成法歲獨獲豐十一年捻匪張總愚竄河北烽火達畿南土匪乘勢蠢然思亂時桓監理保定蓮池書院首舉淸苑高士奐建勳倡練團防賊不敢犯在吏部時案例皆躬自裁檢持平愼選吏不能售其欺大學士文祥寶鋆尚書毛昶熙皆倚之爲重在兵部一如在吏部時與司官議事其有意見不合者必反之使竟其說而後援例以正之有未安者反復至再自朝至昃不以爲倦光緒九年畿南大水設粥廠振民命桓爲黃村監振大臣摻採救荒備荒各策實心實惠民不知災十七年因病請致仕允之十一月卒於家賜祭葬如例

趙盛奎

趙盛奎字葯言深州人嘉慶七年拔貢生朝考以七品小京官用分吏部十三年授主事十六年充軍機章京十八年以議案兩歧降調納貲復原官二十一年父憂服闋復充軍機章京補主事升員外郎二十三年扈蹕木蘭校射中三矢賞戴花翎二十四年升郎中道光六年以四品京堂用八年補內閣侍讀學士九年升光祿寺卿時以纂輯平定回疆方略命暫留軍機章京上行走十年書成下部議敘授山東按察使擢江甯布政使十三年擢刑部右侍郎十四年命赴浙江勘修建海塘工疏言另建新工緩不濟事請卽潮勢之重輕分工程之緩急酌議添築盤頭改修柴埽以護塘根又以海塘歲修本無定額請於浙江捐監項下歲提銀五萬兩存儲藩庫以備歲修從之十五年擢軍機大臣調戶部左侍郎上以盛奎廉明幹練凡重要案情輒命查訊於是福建有查訊縣

丞秦師韓誣控總督程祖洛提督馬濟勝之案山西有查訊趙城逆匪滋事文武員弁疏於防範之案貴州有查訊署知府黎靖交代含混署知縣劉椿侵挪倉庫之案湖南有查訊安鄉知縣李慶孫委員陳同治辦振不實之案湖南學政龔維琳失察家人需索並刊文售賣之案澧州民李萬忠呈控知州王元鳳弊累之案廣西有查訊南寧府同知慶吉售賣私鹽潯州府知府孫世昌稅廠失火之案均鞫實分別議罪如所請行十六年以查訊昇寅司員受賄案 上責其草率降四品以三品京堂候補尋補太常寺卿十七年以承審刑部司員盧應翔失實革職留任十八年擢倉場侍郎十九年調刑部右侍郎兼署戶部左侍郎七月以疾請致仕尋卒

張文浩

張文浩大興人以監爲布政司經歷効力東河工竣發江南歷署通州州判邳北河務通判嘉慶十年署宿北河務同知旋調權山淸外河同知再權山淸裏河十四年山陽縣狀元墩隄壞水溢革職十五年馬港口合龍出力降一等補用十六年二月閘工塌令革職賠修尋築王營減壩成以原官開復十八年補授外河南岸同知十九年河東河道總督吳璥奏命塞睢河決口 上以文浩習水利命赴睢工總督百齡奏河防穩固加知府銜尋擢署淮海南道二十年睢工合龍吳璥上其功二十三年黃河漲文浩相機宣洩之得優敘明年河溢儀封武涉馬營壩復決 上命文浩馳赴蘭儀明年四月馬營壩決口塞賞戴花翎 上以吳璥年老擢文浩署河東河道總督酌議儀封築壩挑河銀四百五十萬兩 上命其請特賞二品頂戴兼右副都御史銜文浩築隄堰疏引河四

閱月儀封工告成賞二品頂戴兼兵部侍郎銜道光元年正月彗星出東壁分野在衛地其占主大水敕文浩與河南巡撫姚祖同率屬防範文浩奏河灘高下不齊請加子堰二三尺四月奏請修運河劉昌莊減水閘分洩漲水增瀦利運五月奏運河東岸壩工暨南壩頭河面護埽加鑲又奏黃河北岸馬營壩工飭委道廳各員疏復溝渠鑲築壩埽 上嘉其實心實授河道總督奏修運河上河二廳閘座並請籌添馬營壩土埽諸工以資防衛旋丁母憂服未闋特召來京三年署工部左侍郎命同直隸總督蔣攸銛會勘南北運河及永定滹沱諸河文浩奏言永定河所以爲患者固由下口不能暢流亦由上游無所宣洩請修築金門閘添設減水壩再近年河溜側注北岸宜添築月隄以爲重障四年授江南河道總督是年糧艘回空停阻河北者數月部議褫職特命降爲三品

頂戴仍留河督任會洪澤湖漲水未消連日西北風大作高堰十三堡隄潰一萬一千餘丈各壩均漫溢事聞　上怒褫其職命尚書文孚汪廷珍馳往查勘詰訊工員僉稱張文浩於禦黃壩應閉不閉五壩應開不開致潰決　上以文浩措置乖方命枷示工次一月戍伊犂六年回疆不靖烏魯木齊都統英惠奏派文浩糧臺上不許十六年卒於戍所

李鈞

李鈞河間人嘉慶二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刑部左侍郎咸豐四年兼署順天府尹值粵匪之亂司糧餽轉輸密疏言賊竄直境脅從者多請飭諸將竪旗牌書投誠免罪字或箭縛招降諭射入賊營俾其黨自攜散報聞是年南漕改海運僅浙船抵津　上命鈞偕戶部侍郎基溥工部侍郎文彩崇實採米貫倉儲鈞

議以國用維艱若發帑採買則以銀易錢既多折耗以錢買米又恐侵吞無論軍需之際籌款之不易也即令儲有米價而行市不齊吏胥紛擾所損滋大因奏請仿捐銅局新例推廣開捐并擬章程十條上之如所請行尋充抽查漕糧大臣賜紫禁城騎馬五年授河東河道總督下北廳蘭陽二堡黃流漫溢倡捐堵禦疏凡十餘上言皆切要九年積勞卒官

王植

王植字叔培號曉林清苑人嘉慶二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四年授編修道光七年充國史館纂修官九年充會試同考官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三年大考一等升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十四年二月京察一等提學廣東四月轉侍讀七月升鴻臚寺卿十五年還大理寺少卿均留學政任尋擢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銜召來京供職十六年三月稽察中書科事務充會試副考官五月署吏部左侍郎七月擢禮部右侍郎十七年六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旋轉提督安徽學政十九年調刑部左侍郎十一月坐事降級留任二十年調吏部右侍郎明年調刑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八月命偕禮部尚書麟魁查訊湖南提督台湧覆命稱旨二十二年轉左侍郎仍兼署任二十三年提督江蘇學政九月命往浙江查事即授浙江巡撫次日復調安徽暫攝浙撫事浙江濱大海盜匪熛忽植嚴捕巨魁陳阿春等十餘人置諸法時杭州五府荒歉疏請蠲緩額賦災重之富陽三縣來春給糧米並籌修海鹽石塘爲嘉興七屬田廬保障又於浙皖接壤遣棚民戶册四境晏然二十四年抵皖任以河南中牟漫口皖境多被災令各州縣買穀四萬石復勸富戶積儲屆期減價平糶並興工代振嚴

緝匪徒防鉤結滋事奏入均允行十一月閱兵江北以營伍將弁奉行成法徒飾外觀無實際因參合古人成法疏陳六事與將弁勤習講求其目曰束隊伍立選鋒嚴選募精教演專習藝簡軍實並刻訓兵條約束隊陣圖頒示各營二十六年台諫有奏銀錢並重設法變通者植統籌全局詳陳變通之法略云臣竊惟邇來公私交困由於銀價之昂思欲救銀之窮必求廣銀之用黃金少而不可恃鈔幣虛而不易行則仍惟有重錢之一法然積重既久勢有難返惟有默爲轉移而不可明與之爭也且論者但言銀貴而臣則竊慮錢荒河者程本太重則官錢開鑄者日少銅價太貴則姦徒私消者日多朝廷饟運以銀爲重民閒日用猶以錢爲急銀之貴病在國而民兼受之設並錢皆少將若之何故臣竊謂今日欲救銀貴之弊正當多鑄錢以濟其窮而官錢一千用鉛七斤八

兩工本之費率三四千勢必不給似宜變通成法改鑄大錢銅分赤黃爲二等錢自當三至當五十爲五等銅質較舊制稍減與現在銅價相當工本輕而中外皆可鼓鑄則錢之用自裕至換易銀兩仍按現時市價不必求減蓋銅質既輕其中已幾於以一當二無貴錢之名而已收貴錢之實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其外更以白銀黃金夾輔而行或亦化少爲多之術並議鑄錢條款上之格於部議未及行論者惜之時議定夷務條約有飭各省出示准設立天主教堂之命植覆奏曰皖省民風樸直不信鬼神從無習天主教者各屬亦無天主堂名目臣愚謂此事不禁已不可萬無公然准其設立出示曉諭之理又以鳳陽廬州潁州諸府匪徒動輒糾黨爲民害請嚴訂刑律以儆凶頑又奏陳壽州阜陽霍邱合肥四州縣煩劇難治改爲最要題補缺又因遵議給事中雷以

誠奏減漕運旗丁津貼章程疏請飭州縣幫弁各就本省查核津貼款目以最少年作爲定數並稽覈裝載米數多寡貼給不得以向有減米不減費之說籠統索費俱如所請行己酉庚戌之歲皖省連患水災植奏留庫款設局撫濟又造小舟救渡普施餅粥藥餌擇高阜建草舍以棲災民捐貲修復盱眙縣張公祁公大王廟諸隄以防水患植初到皖錢糧僅七八分數年間培養休息漸至九分餘矣咸豐元年入覲召對八次皆稱旨會 上求直言植條奏勤典學崇體要急先務節冗用崇本計禁浮奢恤牧令飭法紀八事其言飭法紀謂殺人者死古有常經誅意原情門分類別讞斷隨而重輕最嚴者服制最重者鬥毆向例於理直傷輕之犯予以緩減此法外之仁也而今凡涉鬥毆多曲爲開脫生者幸免死者何辜至於服制所關例尤嚴重刑法之中教化寓焉應請敕中外

衙門遇有命盜及服制案件援情審例毋得故爲寬縱　上是其議立行之尋內召授刑部右侍郎飭查江西南豐縣事平反大獄士民歡感九月署江西巡撫二年請疾允開缺行次安徽望江卒年六十一植歷官中外三十餘載深謀遠識視國如家讞獄尤詳審人稱其能植曰天下事不外情理刑名乃一端爾初官刑部時宣宗深倚眷之奏事日屢蒙召對奉旨以侍郎主刑部稿故事順天鄉試直隸籍不與襄校辛卯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特命專閱南中皿卷丙申又以會試總裁接充讀卷大臣皆異數也疊邀賜上方珍物及　宣宗御製詩文墨刻爲世所榮督學廣東禁士習營謀奔競巡撫安徽奏除部胥需索外官之弊躬率僚屬捐廉辦米籌備京倉咸豐初元粵西寇起欽差大臣賽尙阿督師檄籌軍饟植措銀二十萬兩以濟其性儉約所居署屋僅八九楹與僕從雜

處置書數萬卷雖公事絡繹嘗手一編校讎自號秉燭老人著有經解述深柳書堂詩文集撫皖奏議家乘傳論訓蒙條規消閒錄食饌筆記訓兵條約束隊陣圖等編桐城吳汝綸序其遺稿稱爲深識君子以章疏爲最著云

劉源灝

劉源灝字鑑泉永清人道光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四年充山西鄉試正考官明年出知揚州府能治獄清數十年積案多平反揚俗浮靡首以節儉躬率之召所屬才俊之士讀書郡中造就者眾總督陶澍巡撫林則徐皆相倚重署常鎮通海道舊制清江下游設滚水壩於高郵四河水長至一丈二尺即開壩洩水河督張鵬翮所定也十六年秋洪澤湖水漲大吏檄開壩甚急源灝念壩開則下河數十萬居民均沒於水力持緩開之議河督怒飛

騎督之源灝泣請少待伏禱於天水陡落人驚爲神佑歡聲雷動
皆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太守比於陳鵬年云九月移任陝西督
糧道理積案釐剔倉糧款目籌置關中書院經費延盩厔路德爲
之師黜浮華崇實學一如任揚州時調潼關道釐稅章減浮費以
潼河入渠農田失溉灌捐金疏瀹復其舊民至今德之累遷山東
按察使再遷布政使攝鹽運司事屏陋規鉅萬代辦鄉試監臨武
闈士考倡捐京饑以濟時艱特賞花翎咸豐四年粵匪竄陷臨清
巡撫張亮基督師出防源灝治辦城團嚴紀律下與士民均甘苦
危城獲安入爲光祿寺少卿尋擢湖南按察使遷布政使升貴州
巡撫粵賊石達開竄入境衆號數十萬直犯廣順距省僅七十里
源灝日夜籌防守具悉備疏調提督田興恕來黔治軍屢戰皆有
功再遷雲貴總督以年老乞休同治三年卒年七十弟源濬字曉

川幼從兄學善屬文道光十二年舉於鄉十五年成進士改編修二十四年授荆州府知府有政聲舉卓異加道銜以勞瘁得目疾乞休歸咸豐三年粤賊犯畿輔踞靜海獨流鎮去邑百里源濬倡治團練有功時論其兄弟以岱繇方之

桑春榮

桑春榮字伯儕宛平人祖籍浙江山陰父錦堂爲河南睢州吏目有隱德宦歸傾貲贍族黨負償者輒燔其劵貧如故游京師家焉春榮道光二年舉人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三年授編修二十二年補河南道監察御史掌四川道監察御史外授雲南臨安知府調補雲南尋以卓異擢迤南道咸豐元年兼署鹽法道督辦官錢局靡廢不舉商民便之三年授貴州按察使四年遷雲南布政使綜稽吏事黜陟以公爻年升巡撫兼署雲貴總督督辦

雲南軍務時滇匪倡亂賊氛逼省垣十閱月春榮從容坐鎮以忠義激士卒誓死守卒全其城尋來京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月督辦順天直隸團練所至兵民相安賊不敢逼事定還朝同治元年署兵部右侍郎五年授刑部右侍郎賜紫禁城騎馬十年兼署戶部左侍郎十一年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擢刑部尚書十二年充經筵講官先是辛丑會試充同考官至同治四年暨光緒二年兩充會試副考官得人稱盛光緒五年以老病乞休許之春榮長刑部十餘年案牘繁重手自勘定平反大獄務持情法之平不動聲色綱紀秩然年踰耆耄能强識援引律例言之鑿鑿同官皆爲服凡所矜恤獄囚冬衣夏藥悉捐俸倡之嘗誦歐陽求其生不得之語以誠僚屬遇事持大體不爲赫赫名每奉派查辦事力求實際懲勸法不事苛細八年壬午重赴鹿鳴宴賞加太子少保銜

其年十一月卒遺疏入　上震悼賜祭葬謚曰文恪生平公廉自矢常推己以利物任雲南府時倉庾久虛歲捐廉萬金實之總制雲貴會運道絕發倉食士卒穀將盡而饟至人尤服其先見權鹽法道時本任道督兵赴黔歷一年凡道署所入悉歸其家上官諭止之則云彼出以公例不得取耳督辦團防暨諸差務輿馬所資皆自備不取諸有司奉身澹泊迄老無一嗜欲公暇惟覽書史自娛而已身後無長物門庭肅然子孫恂恂若寒素京師言家法者必歸之

韓超

韓超字寓仲號南溪昌黎人家貧厲學剛毅有大志喜讀韜鈐家言中道光十四年副貢二十二年天津設海防超詣軍門獻攘外策事平授職州判改府經歷分發貴州署三角屯州同地多盜創

治民團盜屏跡遠遁遷獨山知州獨山俗剽悍城北蕭毛大城東余王蔭窩賊刦財人不敢誰何城南憨寨尤盜藪大吏知超能且不責以文法超至訪士之有品學者優禮之懲唆訟者數人士氣始靖僉治盜莫如團延城鄉士紳告之利害教之步伐止齊聯絡應接之法復親歷四鄉而簡閱之貴州之有鄉團蓋自超始以計禽蕭毛大余王蔭傑諸市潛率兵役四十人假相驗迂道至憨寨伏奇兵林薄鬨鎗響伏起禽十九人下之獄復督役縛琴寨盜數人先是某寨有被刦者命役往緝賊拒捕捉三役去將殺之祭旗或恐治之急激爲變超曰是養奸也有事我獨當之不以累人密諭十三總役分十三支支百人潛抵寨奪三人歸禽二十餘人沿途觀者如堵自是鄉團益踴躍盜無所容閭里之閒至夜不閉戶大吏下其法於府廳州縣超之名益彰時益陽胡林翼守黎平招

之來爲練勇丁教之操法林翼薦諸巡撫將壽遣謂超腹有十萬甲兵胸羅二十一史雄心遠畧可爲名將亦可爲名臣咸豐元年粵匪將入犯超屯懷遠縣之鼻頭連日訓練水陸諸軍聯黔粵鄉團助戰賊不敢近而臺拱清江八寨丹江古州五界之烏沙苗倡亂超隨林翼進剿身爲軍鋒馳風雪中先後斬獲數百人餘黨悉平將壽遣上其功以知縣用賞戴藍翎明年擢署清江通判會粵匪犯湖北　上命林翼往鄂治軍超爲選精卒六百人林翼欲偕超同往超曰余觀天下大勢黔亂將不久超仕黔十年矣知其亂而去之義者不爲也公辦鄂我辦黔同心戮力以夷大難尚其勉之初清江苗匪內外句結白晝劫居民戕武弁殺捕役城中文武官吏皆坐視不敢發一矢超捐廉募勇六十親訓練之數月成精銳四年獨山土匪結粵賊內犯超增募勇士二十都八十人率之

以往紀律嚴整所至無秋毫犯抵獨山與援兵相犄一日獨遇賊首先陷陣殲數百人賊四潰連破播讓地壩諸洞大捷於董倸場禽賊首楊元保賓諸法復深入廣西南丹州時敗匪嚮聚州之芒場大山超屯四亭誘禽賊首劉仲林丁老喬二百餘人進次芒場而四亭賊忽大至乃合諸軍同擊賊眾數倍我軍分三路來撲超誘之入隘賊以中路張虛聲而厚集兵力於左右二路超檄賈連陞率精卒二百駐右軍後為援應之師戒中路軍隨左右齊進連陞見賊左右猛進突出擊之殲斃一 賊賊大驚懼而反奔超率左軍乘之呼聲震天地賊右路數千人踉蹌而遁中軍急進燒四亭賊營輜重老弱皆燼賊左右二路見火起益驚潰追殺三日斃賊千五百餘人境內遂平論功加同知銜賞換花翎七月同清江而桐梓楊龍喜復為亂連陷數城大吏檄超與游擊烏爾滾珠往先

解遵義圍火附城民舍踞紅花岡要隘賊遂失勢時匪踪徧千里
營壘相望提督趙萬春恇怯不能軍屢敗挫而超所畫策又不從
一日會議戰事超默不言眾固請則曰果從我必敗賊賊狃於屢
勝防範必疏今夜分軍襲之可克也眾皆曰諾乃簡二軍以趙萬
春襲雷台山己與定廣兵襲大因保手寫軍帖授諸將曰依此則
勝否則敗是夜超率眾潛出至賊營數十步賊始覺驚呼我軍乘
之毀賊營三而趙以失約爲賊敗死數百人賊遂蜂集超軍超且
戰且行賊不敢逼是時川黔諸軍所至克捷而雷台山賊壘超率
兵時時驚擾之復遣間惑其黨賊大亂超所募新軍四百復繼至
楊龍喜遂竄永寧合黔西逆賊王三札巴連陷數城圍遵義五年
正月一日超率諸軍冒雨馳行分路追北而已則迂道鎮寧州迎
頭遮擊之賊奔坡貢踞栂口山山險峻仰攻不易乃別遣一軍出

山石攀藤而上超大呼曰石軍已登矣遂奮勇齊上陣斬王三札巴並巨賊楊老令公小秦王等七人立解城圍復追敗諸葛亭司河禽楊龍喜斬之餘黨盡殲捷入擢知府適台拱廳以苛徵激苗變超至建寓剿於撫之策曰此非盡民之罪也不逞之徒乘機煽亂誅首惡釋脅從可不煩兵而定於是出示徧諭諸寨苗使縛首惡以獻餘悉不問不數日獻首級八十餘亂遂定而黃平有諸生三八者與知州某合謀倡滅苗清產之議苗人聞之大憤刻木相約全疆同叛時川兵已回蜀超率兵五百馳援台拱解黃平平越之圍轉戰至勝秉鎮遠賊塹山斷道以阻官軍援師又不繼至而勝秉以無糧內閧遂失其城時超屯鎮遠之邛水汛往來馳突其間戰百餘日未嘗稍挫其鋒一日詗賊懈夜燹其營數十座賊始遁歸六年補石阡知府兼署思州超性剛直有膽略好與上官爭

是非上官惡其煩聒有事每誡眾不使知由是黔省大吏多外推
崇而內陰嫉之者乃專責以剿賊而靳不與饟餽師轉戰往往奔
走呼號於鄰省大吏求協助時四川總督駱秉章湖北巡撫胡林
翼尤深知超交章論薦於朝林翼且謂其才非臣所及兵部侍郎
王茂蔭亦疏薦之九年擢貴州糧儲道時黔中苗教各匪蠭起連
陷諸郡縣 上切責將尉遠超益感憤以孤軍扼卭水汎使苗教不
得合且遏其下竄湖南之路卭水居賊腹賊出全力撲之超約楚
軍夾擊賊大潰時思州之響鼓坪施秉之土地坪鎮遠之金鼎屯
鋒巖屯唐家營屯皆賊老巢超陷堅搗阨斬捕過當禽賊目張東
山偽王歐光義鎮遠諸處次第削平於是謀因地足食之道下游
民團舊以十戶養一壯丁超因其意稍變通之官募士而民輸糧
略仿唐府兵之制又籍叛產分授降眾流人以田代饟行之二年

得不饟之兵三千人軍威益壯先是黔省兵饟歲賴他省協濟八十萬金自軍興協饟不至於是地方官吏爭抽取釐金以為補助至是超建釐金歸總之策一抽之後不復再抽商無滯累饟用以充其進退人材不拘定制或簡用富商大賈或諸老生童皆棄其所短用其所長而毀譽之事以一身當之不以累人用是黔中賢士大夫無不樂為用者十年命幫辦貴州勦匪事十一年署按察使提督田興恕以超前後戰功上奏賞加布政使銜給武勇巴圖魯命署貴州巡撫超感激涕零益以肅清全黔為己任日與田興恕同心僇力所向有功同治元年　上命辦理防勦事宜五月回匪陷興義而雲南叛回潰勇竄擾貴州粵匪亦由川竄至正陽廟堂苙桐梓之松坎諸處超檄總兵吳安康進勦賊目王楮為內應夜縱火招我軍攻破賊巢禽逆首偽元帥倪老帽斬之出難民二千

餘人六月閔家場踞匪糾集苗教諸黨偪江口下犯天柱匪首亦
糾合土賊攻陷縣城且分股竄擾湖南之晃州廳高寨諸處陷邛
水青谿兩城謀截楚軍糧道超檄總兵羅孝連道員趙國澍進攻
安順狆匪夷其壘斬賊酋章登鳳尚大坪賊復約苗教分掠江內
超覘賊巢虛檄羅孝連斷其歸路趙國澍等馳軍迎擊復令副將
趙德光出冷水河梯子巖進襲尚大坪立破之邛水汎城同時均
克復進夷玉華山賊巢攻拔瓦寨復天柱縣城　上嘉其功命會楚
軍疏捕伏莽超檄道員鄧爾巽總兵李有恆攻毀王家苗寨夾馬
洞諸處老巢獲其酋李玉榮數十人黃白號教匪竄遵義東南兩
鄉超檄知府李德莪敗之三合山奪五里坎諸隘口賊壘悉平乘
勝進攻石阡毀老王崖賊巢諸崖悉就撫而銅仁苗之聚官墳壩
者亦驅除淨盡未幾石達開自川回竄分撲桐梓遵義黔西各城

超檄沈宏富等率兵擊卻之而回匪復陷安南興義分竄郎岱永寧歸化　上以超誤信徐之銘撫議嚴飭之二年乞病致仕歸而田興恕亦以教案被譴黔事竟不復振矣貴州爲古夜郎地僻陋且貧瘠咸豐初朝廷方憂中原未遑問邊略於是黔中羣盜乘機如蝟毛紛起一時苗匪教匪號匪槓匪种匪縱橫摽掠相爲首尾而粵賊復抵其隙以相句結黔疆二千里糜爛無完土超提數百之卒遏方熾之賊以蚍蜉蟻子之師當豺狼角距之衆雷掃風驅當者披靡當是時黔東盜最劇黔踞湖南上游黔朝擾則湘夕儆故防湘必先防黔超與駱秉章胡林翼反復陳說秉章林翼屢助兵會剿超在黔東久周悉其地形風俗山川險阻賊巢所在無不立予鏟鋤者超旣病歸賊焰勢復張及洪寇平始大舉川楚之師專力於黔逮同治十一年始就盪平蓋距超之去黔已閱十載矣

光緒四年超卒於家年七十有九賜謚果靖貴州敕建專祠生平所著多散失孫方朴僅搜輯書牘二卷天津徐世昌序之行世

王發桂

王發桂號笑山淸苑人道光十六年進士授禮部主事二十四年充軍機章京咸豐初擢員外郎三年遷郎中時粵匪長驅竄楚連陷武昌漢陽海內騷動發桂以賊順江東下所恃在船乃進火攻之策上嘉納尋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時賊踞金陵爲僞都分股北犯發桂奏薦順天府府尹宗元醇駐臨洺關以北以資坐鎭貴州道員胡林翼捕盜鋤姦有膽有識其平日訓練丁勇仿戚繼光法而變通之勇不滿三百銳健果敢一可當十所著保甲團練條約及團練必要諸篇均有成效應畀以重任倚之平賊疏入命林翼治兵湖北其後卒克武漢收中興之功人尤以此偉之發桂以賊

匪猖獗各省制兵屢敗不足恃宜改練新兵補充舊額請遵名臣戚繼光紀効新書練兵實紀成法並條陳都城巡防事宜時逆踪竄逼直隸統兵大臣守禦多失方發桂具疏劾之略曰軍興以來獲罪効力之員職分較卑者或可由統兵大臣驅策而奔走之至一二品大員平日養尊處優差之既不便差委之又不便委軍營多一廢員糧台多一支應統兵大臣瞻徇情面均列薦章希冀起用帶罪幾同無罪圖功適以冒功達洪阿此次退縮失機致奮不顧身之謝子澄佟鑑同時陣亡如此劣員死不足惜至欽差大臣勝保　皇賜以神雀刀令其便宜行事乃自入直境未聞斬一失律將弁而獲咎大員屢經保奏非瞻徇情面而何請飭勝保將達洪阿查明正法此後劣員無得奏留國法既伸軍威自振疏入　上嘉獎之四年擢鴻臚寺卿奏請試行北省水利特舉直隸臬司吳

廷楝直隸在籍西安府知府徐楝總理其事疏上不果行九年遷
太僕寺卿十年升通政使司通政使十一年擢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署兵部左侍郎同治二年御史孟傳金奏參前安徽巡撫王植
門丁陳小山冒僭用四品冠服與長官抗禮請聞發桂所言上命
發桂查覆奏治陳小山如律三年授禮部右侍郎調刑部左侍郎
五年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病歸九年卒

惲光宸

惲光宸字湇生大興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
年授編修二十三年充河南鄉試正考官二十四年充浙江鄉試
副考官外授湖南岳州知府二十七年署衡永郴桂道明年調長
沙知府二十九年升廣東糧儲道授鹽運使尋擢江西按察使三
十年署布政使咸豐元年 文宗御極詔疆臣各舉所知巡撫費開

綏以光宸薦二年春入覲召對稱旨四月回任時粵匪竄擾湖南踰岳州下洞庭遂破漢陽攻武昌省城江西巡撫張芾檄光宸馳防九江武昌陷張芾親赴九江屯瑞昌光宸駐姑塘關口理糧臺事三年賊陷九江據江寗省城四出紛掠江西益戒嚴欽差大臣向榮追賊次九江檄撥米三萬石銀十五萬兩備兵勇坐船千餘光宸以冬漕兌費應軍需悉發空運糧船備調遣事咄嗟立辦時金陵賊泝流上犯湖北按察使江忠源以援皖過九江飛咨張芾會防光宸以爲賊自上游來則九江先受之自下游來則湖口先受之今守湖口勢已不及則制人之計宜莫如省於是張芾乃疏留忠源守省城賊果棄九江陷南康進圍南昌隧地攻城破德勝章江兩門羣賊萃缺口蟻附而上守陴者辟易光宸大呼殺賊懸破格賞士皆奮搏不顧身賊潰退光宸植立缺口囊沙壘石塞之

城立完一日掘暗壕地道遂絕復覷賊不備令敢死士縋城出奪其攻具賊大憊宵遁九江攻而據之巡撫陳啟邁檄令疏捕德安一帶伏莽七月擊賊義寧伏兵三都梁口之官山葉子山諸處圍而殪之餘賊竄武寧光宸乘勝窮追斬馘二千餘燬橫路口賊巢餘遁走十月命赴九江調集礮船會楚軍沿江攻剿時侍郎曾國藩方克武昌由田家鎮東下十一月光宸抵德安賊以田家鎮新敗益死守九江不去署總兵居隆阿進攻失利光宸豫伏勁卒為後援賊至得不敗十二月大軍潰於吳城水師失利省垣大震檄光宸回省籌防五年以擅責舉人彭壽頤事降級留任七年復授江西按察使八年遷布政使九年擢巡撫會石達開下竄光宸飭沿江文武阨隘以守並派師兼程援皖以資會剿初江西以軍餉不繼暫發半餉至是瀝陳錢貴銀賤士卒艱苦狀請以全數發給

疏入下部議行十年以賊據安徽建德久其取道入安徽者江西之鄱陽浮梁等縣適當其衝皖兵憚深入書領而守光宸檄撥皖道員吳坤修黎獻諸軍乘夜銜枚抵城下緣梯而登遂克建德又掃除南安竄賊境內肅清又以浙江賊勢盛嚴防廣信並分籌援浙之師連疏具陳俱報聞旋乞病致仕閏三月卒

廉兆綸 李子函

廉兆綸原名師敏字葆醇號琴舫寧河人少工騎射善屬文縣城南有峭帆亭遺址兆綸年十四偕友遊其地援筆賦之名噪一時初婚之夕應縣試所爲文淵涵澄靜縣令唐宗泰目爲大器擢首選道光二十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交年授編修二十六年充湖北正考官二十七年充武英殿纂修官二十九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丁父憂服闋署文淵閣校理咸豐二年充會試同考官

署日講起居注旋補講官南書房行走四年授右贊善擢翰林院
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視學江西旋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仍留學政任先是　宣宗大漸用兆綸遽丁憂去官遺命諸臣可大
用者兆綸與焉五年補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留任如故
當是時粵寇據金陵復遣悍黨石達開上擾江鄂諸省侍郎曾國
藩坐困江西八府五十餘城皆失陷寇氛近逼省垣人一日數驚
有汲汲不可終日之勢兆綸奏曰江西自有軍務以來募勇約一
萬五六千人名目繁多或數百人爲一隊或百餘人爲一隊管帶
者多係微員不相統屬地方有警則彼此推委觀望不前勝則互
訐以競其功敗則爭潰而不相救甚且擾民冒饟乘便營私弊端
不勝枚舉方今賊勢日張瑞州臨江相繼失守設有倉卒以此散
而無紀者當之何恃不恐惟有將所募之勇裁去一切名號併爲

三四軍每軍可得四五千人以三四監司方面素有威望者各統一軍以責其成功庶幾後效可幾而前弊可祛也六年二月兆綸試廣信賊陷吉安撫州進賢東鄉進據饒屬安仁縣城兆綸以江省支郡迭陷省城四面皆賊與廣信聲息不通上疏請援師並以練勇千人扼守貴溪賊乃分竄德興陷建昌廣信益孤兆綸急率諸生招集煙戶練鄉團二千人日與廣信知府沈葆楨上饒知縣楊昇力籌防禦密檄上饒廩生郭守謙率鄉勇三百銜枚夜襲金溪生員曾守誠舊勇首先攻入北城賊不虞官兵至奪西南門遁獲槍旗衣械無算追殺二十餘里立復其城乘勝會攻建昌而賊眾撲陷饒州官軍失利廣信益危兆綸與曾國藩文俊合疏請截留閩兵一千六百名專攻建昌分檄郭守謙石景芬相機防剿時城守兵僅二百人或勸兆綸走避兆綸以書報之曰僕通籍後重

荷兩朝光寵以至今日夫今日之時何時也翼軫衡廬之地忽變而爲狐鳥鬼蜮之場當事官紳頗以僕之去留爲行止此時自立之士猶不欲先去以爲民望又况僕之分位若此遭際若此設置大局於不顧而假託明哲保身之說以自文豈表率僚寀之意乎雖然僕本無守土之責者也其不忍決然舍去亦非強以守土之責自責也然而有益於守土者三焉僕在此則浙兵可以奏調可以函催一也僕在此則省垣諸公義不能不關休戚倘以千人把斷安仁則廣勇得以專防興弋二也僕在此則人之勇者將曰客官且不去我奈何他往乎其怯者將曰長官且不去我何敢他往乎因以安集鄉團招練義勇三也三者有其一則廣郡可以力保江省可以徐圖而全浙可以無恐此僕所以四顧躊躇而決然定計者也萬一三事皆不可行則僕亦不甘坐此一隅自同守土然

亦不肯倉皇出奔爲天下笑竊謂死生蓋有天焉有命焉卽安居無事之時亦非絲毫所能自主況今日孤危至此而欲計出萬全豈可得哉烽火滿天妖氛四熾西江滔滔吾其濟乎然自有生以來所以見愛於君親與僕之所以自愛者如此敢用以告知己幸垂聽而見教焉六月都司畢金科會同覺羅耆齡破賊饒州克其城兆綸謂今日江省之事以力保廣饒爲先而欲保廣饒不能不兼籌撫建乃飛飭石景芬郭守謙等馳攻撫州會賊大至連陷廣昌南豐新城瀘溪四縣八月守謙移營突與賊遇三戰皆捷窮追遇伏力戰死時兆綸赴鉛山河口梗於賊飛咨衢州鎮總兵饒廷選乞援師廷選提兵二千一百至兆綸亦冒雨穿賊營而入共謀守禦賊屢撲不得志前後七戰捕斬賊目六人傷亡六千餘人於是廣信合屬七縣無賊踪兆綸防守危城盡出俸錢餉軍貧困至

不能自給旋以病告歸七年病痊 上命在南書房行走署工部右侍郎八年補授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旋命會同倉場侍郎李鶚驗收通州運米向例海運撥船攙雜虧短米數經紀查出者責令船戶獨賠若經紀並未查出或同舞弊者責令經紀撥船各半分賠嗣以李鶚奏陳撥船虧短米石請將經紀未能查出一條改爲船戶全數賠補再令經紀罰賠二成以杜弊端兆綸疏言經紀未能查出若令各半分賠船戶恃有人代賠勢必任意偷竊經紀知異罪同罰勢必徇隱扶同請責令船戶全數賠補仍令經紀罰賠二成外再加一倍共計罰賠四成庶船戶所賠之數即其所偷之數既可戢撥船舞弊之心而經紀所罰之數更倍於新案所賠之數則沿途稽查自必益加嚴密 上不從命照舊章妥辦以歸畫一 八月調倉場侍郎目擊時艱以各省用兵事權不一 上疏

略言各省督撫以節制各鎮專爲用兵而設是以皆加兵部之銜課實循名責無可諉今於督撫之外另設統兵大員其本省督撫雖有會剿之名其實專爲籌餉之事統兵者往往以呼應不靈餉糈不給漸致遷延而督撫又往往以事權不一供億不貲各生意見及至城池失守統兵者無地方之責或邀寬大之恩而並未帶兵之督撫轉受其咎名實不符事多掣肘賊氣尙熾職此之由臣惟督撫大吏類皆朝廷所簡拔之人設其人未盡知兵不妨於統兵大員中畀以督撫之任使之各淸各省而責其成功方今川黔閩廣並未另派統兵大員而本境漸就肅淸湖南北之專任督撫剿賊者轉有餘力助剿鄰境至於江蘇一省統兵者不一而足而潰敗決裂糜爛至今平心而論統兵大員中豈乏公忠體國之臣所以然者抑其所處之地不同而用情亦異此其故不可不深長

思也再蘇常亂後苗練猖獗江北戒嚴在在均關緊要竊聞徐宿淮揚等處皆宿重兵第帶兵者既無地方之責又彼此不相統屬實有散而無紀之處加以豫東各匪出沒無常誠恐江南羣逆暗中勾結希圖北犯清淮一帶實爲南北要衝承平以來漸弛守備其地雖爲江南督撫所轄邇來隔絕大江鞭長莫及其淮安駐紮之漕運總督又不兼管地方宜及此時權設江北巡撫抑或將漕運總督權改斯缺所有江北各路軍務悉歸統制如此則江北地方聯爲一氣庶可以控扼江淮聲援汝潁不惟江南羣逆望而絕覬覦之心即豫東會捻各匪出沒之區亦可以斷其一臂矣疏上不報九年英人北犯疏請以戰爲和又不報兆綸沈毅有爲感兩朝知遇之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是所至多齟齬不合於時同治元年罷歸家居田產悉讓於弟主講天津問津書院藉束脯度

日六年卒年五十有七身後蕭然聞者爲之流涕云著有深柳堂
集行世

李菡寶坻人道光二年進士改庶吉士三年授編修歷官至工部
尚書其署禮部侍郎疏奏安徽宿蒙亳壽諸處三省民連衆捻蠹
起此拏彼竄勾結蔓延巡撫周天爵招募壯丁曾有免罪收錄之
請本欲借捻剿捻而虎狼之性不第不爲之用反爲之敵皖省留
守之兵不足以資剿辦而琦善所調吉林馬隊尚未出山東一步
琦善遷延湖北日久無功請飭改赴宿州既利騎兵又宜陸戰用
長舍短一轉移間寔於軍事有裨疏入報聞署倉場侍郎康得榥
徒把持倉務饕詖姦蠹狀奏除之菡歷充考官學政甄拔人才多
經明行修之士士論翕然同治二年卒予謚文恪

高崇基

高崇基字仲巒號峩峯靜海人幼有神童之目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三十年成進士選授山西壽陽知縣時大兵征陝回地當其衝從容籌措軍不譁民不擾宋景詩未叛時過縣境察其有異志戒民移婦女輜重山谷閒偃旗出境抵獲鹿遂畔以卓異薦調補介休一月決呈牘千餘眾驚爲神編造魚鱗清冊大府取爲通省徵糧程法調署鳳臺西捻北犯帶鄉兵防韓侯嶺有勞調陽曲署忻州補河東監掣同知光緒元年特簡安慶知府尋移甯國履任五日而建平教堂案起持平理之民教帖服旋土客交鬨止發兵立傳諭之卒欣服而散調安慶丁艱歸服闋以前守甯國有惠政安徽巡撫裕祿山西巡撫張之洞交章調往遂回山西署布政使補河東道擢按察使升布政使事無巨細皆躬親漏四下始就寢政無不舉調廣東布政使粵中風俗侈靡度支常不給崇基以

釐金爲入款大宗嚴定比較裁陋規增員役薪水以養其廉其近江沙田水落成膏腴豪家據爲利藪稅不輸官乃立清丈法升科至數十萬庫以不匱任三年特命巡撫廣西抵任未一月病卒妻李氏絕粒以殉

李鴻藻

李鴻藻字寄雲號蘭孫高陽人道光二十四年舉人咸豐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授編修四年充功臣館纂修以分錄貞觀政要賞文綺荷囊五年命在上書房行走充山西鄉試副考官七年丁本生父憂服闋仍入上書房提督河南學政十年 上命大臣擇保儒臣堪膺授讀之任者大學士彭蘊章以鴻藻應命來京十一年特詔充大阿哥師傅 穆宗登極 兩宮太后命鴻藻及前大學士祁寯藻大學士翁心存工部尚書倭仁均在弘德殿授讀於

是有治平寶鑑之輯 上喜歎恩鴻藻每進書輒教之朗誦一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京察名列前擢侍講轉侍讀尋授國子監祭酒二年十月鴻藻以 穆宗釋服會同祁寯藻倭仁上疏略曰 皇上沖齡御極智慧漸開當此釋服之初舉行吉禮聖心之敬肆於此分風會之轉移於此始玩好之漸可慮也游觀之漸可慮也興作之漸可慮也嗜好之端一開不惟有以分誦讀之心而海內之仰窺意旨者且將從風而靡安危治亂之機其端甚微而所關至鉅可無慎乎伏願 皇上恪遵慈訓時時以憂勤惕厲為心事事以逸樂便安為戒屏玩好以節嗜欲慎游觀以定心志省興作以惜物力凡內廷服御稍涉浮靡概從減裁雖向例所有亦不妨量為撙節如是則外物之紛華不接於耳目詩書之啟迪益沃於身心將見聖德日新聖學日固而去奢崇儉之風亦不令而行矣疏入 上優詔

襃答命將原摺交弘德殿以資省覽三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署戶部左侍郎四年命入軍機學習仍兼弘德殿行走鴻藻疏辭 上不許尋署戶部右侍郎鴻藻初入樞廷遇事持重不苟爲異同尤爲大學士文祥所器文祥嘗謂之曰人才盛衰國家安危所繫進賢退不肖此吾輩職所當爲者鴻藻篤守其言前後在樞府四十年皆此志也五年擢禮部右侍郎兼署戶部三月調補工部右侍郎六月丁母憂 兩宮太后賜祭一壇銀二千兩治其喪又以鴻藻膺文宗特簡授皇帝讀迄今六年皇帝春秋鼎盛正緝熙典學之時不可或離左右且軍務未平兼資翊贊援雍正乾隆年間大臣孫嘉淦朱軾稽曾筠蔣炳丁憂中故事命鴻藻開缺守孝百日後即赴弘德殿授讀仍在軍機處行走凡遇朝會不必與列並諭鴻藻移孝作忠勿以守禮固辭鴻藻具疏瀝陳哀懇終制 太

后不允命遵照雍正年閒世宗諭旨二十七月內不穿朝服不與
朝會筵宴遇有祭祀典禮咸集之處均毋庸與列並諭鴻藻當深
體朝廷不得已之苦衷勉抑哀思毋得再行陳請鴻藻復具疏呈
由吏部代奏略曰先王制禮原準人情喪紀之設非徒以名教責
文範圍後世蓋以人子之心必如是而後即安鴻藻雖不才親喪
自致之念豈獨無之伏念鴻藻前以翰林院編修任河南學政任
內被 先帝特達之知召還京師畀以傅儲重任者蓋以鴻藻恪慎
自將尚能謹守禮法也若親喪未終而出入禁闥則先已違禮忍
情負罪名教鴻藻一人何足惜然不亦有傷 先帝知人之明乎今
皇上富於春秋典學正關緊要使以不祥之身而日侍經帷冒不
韙之名而虛言啟沃在臣心則無以自安於聖學則何所裨益見
在弘德殿行走諸臣如倭仁徐桐翁同龢等皆能守道竭誠盡心

輔導此時雖鴻藻一人暫離左右似於緝熙進德尚不相妨至若
趨直樞廷則是三年之喪儼然從政尤令鴻藻進退失據跼蹐無
以自容鴻藻夙夜憂思欲堅持已見則似朝廷委曲矜恤而臣子
冥不知恩欲勉承詔命則疚心實甚而終身無以自處煎灼昏迷
惟有號泣伏惟天地高厚哀而憐之會倭仁等亦代爲陳請 太后
責倭仁等前後異議命恭親王奕訢至鴻藻寓次傳旨令於百日
後照常入直鴻藻疏言百日將滿自揣病軀實難入直 太后溫語
慰勉至十月鴻藻復疏陳病勢賞假調理仍令病痊時照常入直
鴻藻遂得賜告卒終制始出七年二月捻賊竄畿疆祁州饒陽相
繼陷鴻藻方里居目覩各路諸軍近十萬統兵大員事權不一勞
師糜饟日久無功因上疏亟陳其弊請特派親王爲大將軍坐鎮
京師以固北路左宗棠李鴻章爲參贊大臣分紮保定河間東西

兩路各率所部兵相機剿辦陳國瑞幫辦軍務專統一軍為遊擊之師直隸總督官文專顧省城籌備諸軍餉需以資接濟丁寶楨駐紮直東交界防賊東竄李鶴年駐紮直豫交界防賊南竄直晉交界則由左宗棠等分撥勁旅扼要屯防并請敕下諸大臣和衷商辦迅奏膚功奏入 上遂命各路統兵大臣均歸恭親王奕訢節制十月服闋命仍在弘德殿軍機大臣上行走並署禮部左侍郎賜紫禁城內騎馬八年補戶部左侍郎兼管錢法堂事仍兼署禮部十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尋授工部尚書九月 穆宗大婚禮成加太子少保時有修葺圓明園之旨鴻藻謂粵捻初平回氛方熾宜培養元氣以固國本不應虛糜帑糈為此不急之務 上大怒鴻藻始終執爭事竟得止十三年 慈禧太后四旬萬壽特賞鴻藻本生母氏御書扁額十月復賞其母御書扁額福壽字及

如意錦綺時　穆宗有微疾上疏請修明聖德以自愼重復面爲陳說　上嚴憚之十二月　穆宗崩鴻藻自以輔導無狀上疏自咎　太后知其忠謹倚任益堅命專理喪儀光緒元年充實錄館總裁二年命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譯署初設事皆剏始無成式鴻藻遇事持平以存國體爲要忠信篤敬中外重之三年丁本生母憂六年服闋命仍供原職尋署吏部尚書時與俄人議還伊犂事沈桂芬主崇厚議鴻藻不可爭於廷持之甚堅卒治崇厚罪遣使改約七年授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八年調吏部尚書未幾法人啟釁越南有忌恭親王奕訢者嗾言官劾政府諸臣鴻藻降二級調用十一年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尋授吏部右侍郎十三年擢禮部尚書時河決鄭州　上命鴻藻馳往督辦大工會同河道總督李鶴年河南巡撫倪文蔚迅籌堵築先是李鶴年倪文蔚議於

西壩興工十四年正月續籌東壩鴻藻以料少時促變通原議爲併工省料之計會伏秋汛至西壩捆箱船失事疏請停緩大工俟秋汛稍平接辦　上以鴻藻督工無效革職留任褫李鶴年職命鴻藻暫行署理八月回京十月禮部具奏典禮以籤改宣示日期未照繕再議革職　上特寬免十一月　皇上大婚充大徵副使明年禮成復原官充會試正考官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十八年兼署刑部尚書十九年正月鴻藻年七十賜壽賞賚優渥八月署刑部尚書二十年正月　太后六旬萬壽賜戴雙眼花翎充會試正考官八月署刑部尚書日本朝鮮搆釁命鴻藻商辦軍務授軍機大臣每朝入對恆至日昃不遑暇食意所不可歸寓輒悒悒或撫膺痛哭然其事未嘗以之告人也　上念其勞賜西苑門騎馬二十一年六月命入總理衙門鴻藻以外交棘手設誠致行凡有益於國者隨

事力爭以圖補救朝廷懲前毖後急於變法而新進之士遂欲屏棄古訓顛覆成法以求遂其自由無忌之心鴻藻每痛抑之且曰禍天下者必此徒也故終其世不得逞自賠款驟增度支益絀有以加賦之說進者將議行矣鴻藻謂無濟於國而有害於民力阻之事得寢二十一年以病乞假假滿入對 上派內監扶掖再賞假一月十月命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尋調吏部命免帶領引見頒賞書畫及諸上方珍物甚夥鴻藻歷充經筵講官武英殿玉牒館會典館正副總裁管理三庫事務大臣教習庶吉士會試知貢舉凡鄉試會試覆試殿試朝考考試試差考試漢中書漢謄生庶吉士散館閱卷諸大臣皆以鴻藻充之五次京察均特旨交部議敘二十三年三月病篤賞藥餌命御醫往視七月卒年七十有八遺疏入 上痛悼賜祭葬贈太子太傅予諡文正入祀賢良祠鴻

藻性至孝爲學守程朱務實踐不苟言笑持躬勤約有若寒素與倭仁最善以道義相切劘其事上以誠不欺不隱而造膝密陳之事雖子弟不以告傳 穆宗十餘年盡心啟沃一日 穆宗學書故爲戲筆鴻藻立前捧上手曰 皇上心不靜請少息 穆宗改容謝之其在樞府獨守正持大體平生以汲引正人護持善類爲心御史王鵬運諫止修頤和園幾獲重譴鴻藻力解之得免 德宗爾日一往頤和園侍起居且不時駐蹕言官有言其不便者太后大怒欲黜之藻鴻謂如此必失天下臣民之望力爲之請乃止嘗曰臺諫所以輔宰相之不足可嫉視耶所保薦人才多清廉忠正之士然往往有未識面者大學士李鴻章嘗謂近年用人多當其選此中得失惟某深知之久之當收其效也左宗棠與鴻藻同直樞垣謂其忠誠可格金石初與奕訢議事嘗齟齬繼乃大服曰李公愛我故

晚年交益篤一時名士若張之洞陳寶琛盛昱諸人尤倚爲腹心海內識與不識皆推爲清流之首云

張之萬

張之萬字子青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一甲一名進 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九年充湖北副考官咸豐元年充河南正考官二年大考二等充河南學政三年粵匪北犯豫撚乘機竝起破歸德踰睢州近偪開封之萬條上防剿事宜及地方錢穀差繇諸積弊先後凡十餘疏多允行六年充日講起居注官七年命在上書房行走八年詔授鍾郡王讀九年三月升侍讀充會試同考官十年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會試同考官值畿南土匪蠭起上命回籍治團練獲巨酋張東成寘諸法境內肅清十一年擢詹事府詹事會文宗崩於熱河端華肅順專政蓄異謀醇親王奕譞知之萬素不附

肅順密與書策召恭親王奕訢奔喪衛　太后還京師端華肅順悉伏誅翌日遂有超署兵部左侍郎兼工部左侍郎之命之萬之受知自此始十二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同治元年升禮部右侍郎仍兼署工部先是　太后命南書房上書房翰林編輯歷代帝王政治及前世垂簾事蹟可爲法戒者三月之萬偕太常寺卿許彭壽等彙纂書成錫名治平寶鑑賞賚珍物轉吏部左侍郎九月御史劉毓相奏劾河南州縣苛派擅殺命之萬往按得實巡撫鄭元善以下分別降革卽命之萬署理河南巡撫甫視事疏請釐定折漕言軍興以來湖北變通漕折國與民俱得其利河南收漕州縣大抵折徵銀錢每石約銀四兩請令各州縣以三兩三錢解交司庫餘仍留爲本縣公費司庫設局津通以二兩一石購米上倉再以一兩爲河南軍餉可支通省二三月軍食所餘三錢

留為通省辦公之費有餘仍歸軍餉疏入飭部施行時捻匪張洛
行擾犯渦河南北而臨漳內黃土寇蠭起響應團總苗沛霖復反
側不可恃之萬遣總兵李世玉楊長春余際昌督兵攻剿兼以計
控馭沛霖十二月捻酋陳大喜竄踞淮南蕭王寨踰陸溝渡淮西
走犯南陽之萬親赴汝州督師至汝州檄總兵張曜余際昌先攻
張鳳林老巢以分賊勢鳳林震懾乞降之萬偵其詐飭諸軍嚴陣
以待禽而斬之二年補授河南巡撫御史呂序程奏河南州縣徵
收地丁請每銀一兩改徵制錢三千藉充軍餉之萬奏豫省丁糧
完銀完錢皆不及三千之數今若一律加收恐民心驚疑為加賦
致滋紛擾遂寢其議時陳大喜竄安徽阜陽勾結皖捻分遣其黨
鮑金湖由岳城趨楊莊偪雷堰戴應華蕭文信乘間入張岡南與
土扶橋賊巢互為援應勢張甚其西路新收各寨見賊勢方盛皆

存觀望心乃檄張曜率所部併力規取荒坡以防竄逸余際昌會
同總兵趙鴻舉連營環堵以斷西南各捻勾結之路二月陳大喜
糾黨踞楊寨牽制官軍之萬飛檄余際昌等敗賊土扶橋追奔至
光山縣南白雀園同時總兵陳祿興趙鴻舉亦敗賊張岡克楊寨
匪勢稍戢四月苗沛霖叛總兵余際昌遇伏死賊踞土扶橋方家
寨萬安店與張岡犄角之萬飛調張曜馳擊張岡團練大臣毛昶
熙諸軍相繼至連戰皆勝賊敗走分竄皖楚逆酋張鳳舞窮蹙乞
降斬於陣遂拔張岡乘勝擊斬逆酋以下千六百餘級別將亦先
後平邢集陡溝尚寨談家園諸賊十數壘汝南全境肅清之萬駐
軍許州分遣諸將東赴歸陳南防光固為防苗剿捻之計七月回
省而亳捻乘虛竄許州陷大莊保全兩寨上以之萬徑回省垣不
知緩急降二級留任十月捻酋張總愚竄魯山南召入鄧州西走

淅川窺陝西而遁首藍大順由山陽商州走西坪謀與張總愚合其地爲三省險塞山嶺叢沓又逼近武關爲西安將軍多隆阿大營轉運路　上詔之萬嚴兵防禦之萬遣湘勇四營會張曜馳擊連敗總愚於重陽店乘勝襲西坪藍大順亦敗走陝西十二月之萬進軍汝州剿皖楚竄賊三年移屯南陽調皖將宋慶至軍克汝南賊巢誅巨捻趙國長蹙賊於六安之流波疃斬馘略盡粵寇陳得才走死長嶺十二月張曜宋慶諸軍連敗總愚於寶豐魯山時豫之五捻已殲其四惟張總愚挾粵寇賴文洸爲患中原以總愚爲西捻文洸爲東捻蓋又四年而始定四年正月賊犯開封之萬回省擊走之三月捻竄曹州之萬檄張曜諸軍出境會剿四月署河東河道總督五月僧格林沁戰没曹州督兵大臣皆獲罪之萬降革暫留署任八月河南巡撫吳昌壽督軍赴許州賊覷省城虛

逼近陳留謀掩襲之萬分道嚴防別選銳卒二百扼要以守賊不得逞九月賞還二品頂戴補授河道總督之萬視工驗料必躬必親著治河芻言以為法五年調補漕運總督十月捻入徐州圖南犯之萬以裏下河為江淮財賦所出而清淮為裏下河門戶洪澤湖成子河六塘河皆要地部署諸將防守之又調浙軍洋槍隊三千人與清淮礮船相輔十二月東捻突過六塘河踞鹽河兩岸謀越運河與西捻張總愚合之萬檄記名總兵姚廣武張從龍水陸諸軍擊敗之生禽捻酋賴文洸餘黨悉平捷入賞頭品頂戴賜花翎七年閏四月親赴台莊會剿西捻七月大軍會圍總愚於黃運之閒盡殲其眾西捻以平迺疏陳江北善後事九年調補江蘇巡撫十年偕署兩江總督曾國藩會議海運漕白二糧章程十二事均見施行九月補授閩浙總督十月以母年逾八旬請致仕回籍

養親許之光緒八年正月召來京授兵部尚書賜紫禁城內騎馬
充經筵講官九年調補刑部尚書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十年三月
命入軍機兼署吏部尚書充上書房總師傅十一年十一月以刑
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賞穿黃馬褂十二年充教習庶吉士會典館
正總裁十四年充方略館總裁十五年補授大學士管理戶部
德宗大婚禮成加太子太保銜授體仁閣大學士賜西苑門內乘
坐肩輿十八年命管理吏部事授東閣大學士二十年以總辦
太后六旬萬壽慶典賞雙眼花翎並賜用紫韁二十二年以病致
仕賞食全俸二十三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七遺疏入天子震悼册
贈太保賻贈有加予謚文達入祀賢良祠之萬襟懷曠達生平不
見欣戚之色其在師中臨危制變不動聲色嘗軍葉縣戲下卒僅
數百賊大至多設疑兵擊卻之善於擇將張曜宋慶姚廣武張從

龍等皆拔之稠人之中卒以戰功顯名於世居政府十三年讓功推能人尤稱其相度又工畫嘗畫山水澹遠秀逸在雲林子久之間人得其片幅爭相寶藏論者謂王翬卒於康熙丁酉年八十六之萬卒於光緒之丁酉歲亦一奇也子嘉蔭大理評事工畫花卉得惲壽平神妙孫奎正亦精繪事專師戴熙年甫冠而卒

鹿傳霖

鹿傳霖字滋軒號迂叟定興人都勻知府丕宗第五子也幼與妻弟張之洞同學以文行相砥礪當丕宗守都勻時叛苗麕聚城下傳霖方率二百健卒迎饟聞警馳歸縋城入助戰守相持十閱月援絕城陷傳霖侍父誓從死丕宗強使人掖之出乃及妻蕭同殉難傳霖閒關投總督告死狀從大兵攻復都勻負父母遺骸歸葬時年僅二十耳貴州大吏堅留黔不可卒穿賊穴北歸傳霖由是

知名咸豐九年舉鄉試投欽差大臣勝保軍招降濮州捻賊以功
授同知同治元年成進士授庶吉士二年散館改官廣西興安知
縣民苦纏訟傳霖受牒即決獄無宿留有弟毆兄死紿爲跌斃者
察其實置弟於法兩富室搆訟皆以賄進嚴拒而痛懲之劉長佑
劉坤一聞其廉先後疏薦其受知朝廷自此始明年調臨桂茶商
議廢小錢姦民鬨起罷市圖劫略傳霖示以小錢納官稅四境帖
然巡撫疏其能遷龍州同知攝北流改權桂平躬履四鄉清釐糧
賦九年元旦土賊起擊滅之十一年督剿柳雒土匪以計降其酋
賜孔雀翎擢桂林知府廣西鄉試多賄通謄錄改闈中試藝傳霖
嚴爲防制榜揭士論翕然光緒四年改授廉州時李揚才將叛擾
越南急捕之立散其黨法國教士購地建堂已成約傳霖親與抗
論卒折其議明年調潮州總督檄查前知府馮某貪婪狀馮

素與傳霖齟齬平情按之白無罪旋升惠潮嘉道未滿歲擢福建按察使閩中民教相仇幾釀變傳霖飭牧令勿妄意輕重又與領事約不得收違法者入教民賴以安尋調四川遷布政使奉命查辦鹽務九年升河南巡撫清釐州縣納糧積弊歲增三十餘萬除例差疏溝渠禁種罌粟政教大行十一年調陝西未期年引疾歸里十五年再出撫陝值黃河西齧將與洛通傳霖增築石壩三十餘座得無患癸巳歲饑發倉以振民忘其災二十年中日搆兵遣兵入衛奉命兼攝西安將軍以日本講條要挾抗疏爭之二十一年擢四川總督蜀故多盜特立一軍捕治之創建同文學堂及算學館以教士子是歲大饑發上游積穀汎舟下濟又採湖北糧米平糶以活饑民四境安堵無一思亂者是時英俄交窺西藏藏番恃俄援梗英畫界英嗾廓爾喀與藏搆兵而瞻對土民苦藏官苛

虐思內附瞻對者迺蜀藏甌脫地分上中下距打箭鑪三百餘里地險人強常蹂躪明正疊蓋各土司初琦善督蜀檄兵往剿經歲無成功咸同間中原用兵髮捻無暇籌邊瞻酋工布朗結益驕橫梗蜀藏茶商運道擾番駭憤司藏事者屢乞駐藏欽使奏請發兵征瞻朝命川藏會剿藏番需茶急且道近馳兵先至攻克瞻巢據其地藉索兵費十六萬始歸地內屬時蜀匪擾亂饟匱兵單遂以瞻地賞給達賴原一時權宜之計光緒十五年瞻民內閧逐藏官乞內屬督蜀者昧於邊務誅瞻民首禍者數人仍隸之藏改派番官并添堪布一人番兵八百以致愈肆強橫鴟張蠶食各土司脅於威力相率依附傳霖以瞻對為蜀門戶瞻不化服無以威藏番藏番不聽命則界無時定而英之忌俄者益急圖藏藏亡瞻必隨亡行且及於蜀矣會朱窩章谷土司爭襲事起傳霖檄知府羅以

禮知縣穆秉文往諭以提督周萬順統防邊新建長勝各營進駐打箭鑪瞻酋仔仲則忠札霸以兵侵章谷抗我軍傳檄乘機進發聲罪致討六月八日趣萬順大軍出關瞻對險隘凡有三曰一日溝曰然馬公山曰然曾科崖壁陡絕林菁叢雜瞻築哨樓碉卡疊木石爲死守計我軍分三路由僻道深入盪決直前迭克諸要害各土司讋服率兵聽調瞻民降者五千餘戶渡雅龍江抵瞻巢塡塹合圍斬馘過當逆酋夷喜吐布丹率喇嘛番衆婦孺三百餘人悔罪乞降盡收三瞻地是役也用兵僅三月餘全瞻一律肅淸傳檄區畫經營故諸將皆用命盡死力乃疏請歸流改設漢官爲善後籌邊之策略謂瞻對在川省西南衆土司之中去藏遠而距川近形勢最爲扼要自歸藏以來番官苛虐爲害已深況今藏勢岌岌設一旦屬之他人其禍尤大此次用兵寓撫於勦土司瞻民歸

心向化不獨保川兼可保藏蓋懲之正所以保之也若再行賞藏則大失土司瞻民之心而藏番且視為當然並不知感其勢益橫瞻民痛心疾首必至糾眾相抗民勝則民與藏交相怨我措置尤難藏勝則土司全為脅服川藏隔阻邊禍愈烈藏番之性畏威而不懷德我若牽就彼更拔猖界務通商益加違抗激怒英人藏之危亡可立而待總之三瞻得失關係川藏安危亟應乘此收回設官撫治悉除苛政綏輯瞻民內可固川省之藩籬外可懾藏番之狡詐章谷朱窩兩土司轄地均當改設漢官略仿松潘五屯舊例三處辦妥次第推行經營裏塘巴塘德爾格忒等地築路開荒展修電線西接駐藏章京所轄之三十九族以達前藏則邊防就緒方可控御藏番政出令行仍操欽使且英俄覬覦藏地皆隱而未發我若力足制藏英甚願藉藏為我屬堅以拒俄川藏鞏固庶可

紓朝廷西顧之憂並請瞻對設直隸同知一員曰定瞻直隸廳隸
建昌道移建昌道於打箭鑪打箭鑪廳改爲直隸廳經歸道轄章
谷朱窩兩土司改設屯官作爲差缺麻書孔撒白利三土司分隸
兩屯官兼轄而統於瞻對同知同城設游擊一員德爾格忒爲疊
蓋之合音幅員最廣據金沙江上游南界三瞻北鄰青海東西將
二千里直抵藏界察木多比年爲瞻酋覇據宜乘克復三瞻復其
土司之位使爲我用其地亦設屯官一都司一以鎭撫之並隸於
瞻對至添設總兵或駐裏巴兩塘作爲邊鎭要缺以阜和協及巴
裏兩塘之都司新設之瞻對游擊德格都司均隸之先後剴切敷
陳疏十數上御史高爕曾亦以收回瞻對建置漢官爲言大學士
李鴻藻深韙其議鴻藻卒廷議中變傳霖爭益力屬有蜚語上聞
解職去逾數年邊藏竟有戕殺大臣之事論者服其宏識云二十

四年召授廣東巡撫疏爭廣州灣界務整頓沙田逾年移江蘇江蘇承前巡撫清賦之後吏治尚刻覈傳霖至以寬大濟之民困大蘇攝兩江總督釐革銀圓局積弊劾治鹽官之貪恣者鹽政以肅二十六年拳匪亂作傳霖募三營入衛奔及乘輿於大同扈從至太原授兩廣總督旋命入直軍機時樞臣多得罪兩宮察傳霖朴忠遇事輒就諮決傳霖亦直陳無所避從幸長安擢左都御史遷禮部尚書兼署工部改授戶部明年回蹕初京外解部銀兩皆索公費官與吏相倚為利藪傳霖宣示廳壁悉裁罷之朝廷銳意變法紛紛言富強凡疏陳加賦括財損民以益上者傳霖率擯勿用而務就國所固有汰冗費去中飽並奏罷不急之工均報可有詔自後宮內供需皆取給內務府戶部專掌軍國支計實傳霖發之也三十年調權工部轉吏部三十二年新官制成乃退直專治部

事　兩宮終以傳霖忠讜不欺知大體命解部務仍入直以尚書
協辦大學士宣統嗣立與攝政醇親王同受遺詔加太子少保充
德宗實錄總裁　孝欽顯皇后山陵禮成恭題神主晉太子太
保歷拜體仁閣東閣大學士兼經筵講官國史館總裁傳霖居樞
密垂十年恩眷優渥先後賜賚上方諸珍物不可勝計宣統二年
春疾作章四上皆溫諭慰留監國攝政王親臨視疾秋七月卒年
七十五所上遺摺以用人理財練兵興學諸大政力求實際爲言
又　皇上典學慎選師傅務擇其志趣正大學問純粹者俾近在
左右其心術稍涉奇衺學術稍近偏駁均屏而不用疏上　上震
悼派貝勒奠醊贈太保予諡文端祀賢良祠定興建專祠致祭傳
霖起外吏知民疾苦所至廉約率下吏白事雖疾必接見參攷互
證務盡事實論人先實行後才辯尤惡貪吏雖貴勢不稍貸其在

軍機凡事不苟同以誠愬信於僚列而扶持善類將順德意有功無迹世不盡知晚病重聽每召見諸王公大臣所陳對皆不得聞常憤憤怨其欺罔屢乞休不獲中常抑鬱恥與爲進退會奉命查辦歸化城墾務大臣貽穀事朝內外諸大臣多左右貽穀者相率以爲言傳霖悍然不顧至則盡發其貪暴諸狀參劾不職者數十人及卒貽穀論遣戍　天子褒以一事不苟一語不欺蓋實錄也生平至性過人篤孝友八歲時母蕭戒勿妄語即謹守終身父至宗死難奔走集貲營建專祠洎七十賜壽兩宮鑒其孝忠御書祠額二方以賜蓋深嘉之也兄傳昀病跛出入必扶掖自幼至長無少離所交皆端人耆德自奉至儉無他嗜好退朝惟手一編危坐竟日喜讀資治通鑑守其先忠節遺書學以慎獨守約爲主又常急友難有太公善繼之風傳霖與張之洞先後成進士同直軍機

時以房杜比之宣統元年之洞卒明年傳霖亦卒又明年越北事起或謂傳霖在國禍必不至此海內識與不識僉痛惜之

大淸畿輔先哲傳弟六

名臣傳六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七

天津徐世昌撰

張之洞

張之洞字孝達號香濤南皮人洽聞強記淹貫羣書尤究心經世之務以天下爲己任咸豐二年年十六舉鄉試第一一時才名噪都下乃益自淬厲精研歷代諸儒之學而以實用爲歸同治二年登進士殿試對策直陳時政得失不拘守行墨常式閱卷大臣皆不悅議置末甲大學士寶鋆獨激賞之以爲奇才置二甲第一進呈　御覽　兩宮皇太后特置一甲三名授編修之洞受知於朝自此始六年典浙江鄉試得知名之士五十餘人後多以勳名學問顯者尋授湖北學政捐俸創立經心書院十二年典四川鄉試旋授學政蜀士多聰敏有才智而習尚浮譁專以時文帖括苟取

科名爲事凡經史子集四部之書多束而不觀閒有嚮學者亦苦無師資茫然不得其塗徑之洞奏設尊經書院選高材生肄業其中復建尊經閣廣置書籍開印書局刊行小學經史諸書又撰輶軒語書目答問二書發明宗旨示以讀書之法成都士子向有攻訐冒籍槍替諸弊往往糾黨持械相鬬殺之洞皆親爲訊斷士論翕然松潘有回人武生閙某勇健多黨恣志橫行設策禽之繫於獄於是成都武試亦懍懍守法無敢多事者因疏陳整頓試場積弊八策光緒五年晉國子監司業吏部主事吳可讀奏請預定大統之歸 太后敕廷臣妥議之洞疏曰 穆宗毅皇帝立嗣繼嗣卽是繼統此出於 兩宮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而爲 皇上所深願乃可讀於所不必慮者而過慮於所當慮者而未及深慮 穆宗繼嗣之語屢奉 懿旨人君子孫凡言繼嗣者卽

指纘承大統而言繼統繼嗣本無區別其分為兩事乃明代張璁桂萼謬說　高宗欽定儀禮義疏已辭而闢之矧今　懿旨申命再三設有迷妄小人舞文翻案廷臣皆得執簡而爭不必慮者一也所舉宋太宗背太祖明景帝背英宗然德昭非太宗子見深非景帝子也若　皇上以皇子嗣　穆宗名為先朝之繼體實則今日之麟振有何嫌疑有何吝惜以　皇上之仁孝受　兩宮皇太后之殊恩起自宗支付之神器必不忍負　皇太后必不忍負　穆宗不必慮者二也趙普黃琰之輩誠難保其必無然明世宗入大統而壓私親以興獻已沒也使其尚在必能以禮自處少加裁制今醇親王天性最厚忠直恪恭他日如有妄進異言者必能出一語以為之救正不必慮者三也至請明降　懿旨將來大統仍歸穆宗嗣子意則無以易矣辭則未盡善也緣前奉　懿旨　皇帝生

有皇子即承繼　穆宗爲嗣參以該主事之說是一生而已定爲
後之義即一生而已定大寶之歸將類建儲有違家法所謂未及
慮者一也前代讒搆奪嫡流弊已多今被以紹統之高名重以承
繼之形迹較之尋常主器猶易生嫌所謂未及慮者二也天位授
受簡在帝心帝堯多男非止一索聖意所屬知在何人此時早定
豈不太驟所謂未及慮者三也伏讀此次　懿旨即是此意四字
言簡意賅至堅至確天下萬世誰敢不遵顧聖意宜遵家法亦宜
守今日之事約有二說淺之爲　穆宗計者則但如諸臣之議並
請一渾涵　懿旨略謂屢次懿旨俱已賅括　皇上孝友性成必
能處置盡善似無所妨矣然生即承繼即是此意一語字字當遵
託諸文辭可避建儲之名見諸事實儼成一建儲之局他日誕皇
子命承繼廷臣中或援祖訓以爭則承繼之事且中止是此日以

恐類建儲而承統之說不能定異日又以恐類建儲而承繼之旨
不能宣示 皇上轉多難處矣然則深之爲 穆宗計而即爲宗
社計惟有因承統者以爲承嗣一法不能遽定何人承繼將來纘
承大統者即承繼 穆宗爲嗣此則本乎聖意合乎家法 皇上
處此亦不至礙難伏請 兩宮聖裁即以此意明降 懿旨 皇
上親政之初循覽慈訓感惻 天懷自必仰體 聖意再頒 諭
旨祇告郊廟宣示萬方則固已昭於天壤堅於金石矣如此約有
五利守 彝訓一也待 宸斷二也無嫌疑三也無更變四也精
擇賢五也至於精擇賢而其利宏矣在 兩宮慈愛之念惟期於
繼嗣繼統久遠遵行豈必亟亟焉指定一承繼之人而後慰即
穆宗在天之靈當亦願後嗣聖德永綏洪祚又豈必斤斤焉早標
一嗣子之目而後安此固爲我國家億萬年之至計即使專爲

穆宗嗣子策之似亦無善於此者矣或謂禮制精深動關名義由此以承統爲承嗣之說安保日後無泥古聚訟者則臣請得條舉其說而豫辨之一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三代人君凡繼先君之統者卽爲先君之後雖無父子之名而用父子之禮　皇上承穆宗之統矣何以又別立後不知父子之說漢唐來久已不行且皇上承繼　文宗顯皇帝爲子已有明文文宗有子則　穆宗無子矣豈有御宇十三年功德溥四海之　先帝而不爲立後者其不足辨一也一曰禮嫡子不得後大宗不知此爲臣庶言之非爲天家言之也古來擇取親屬入承大統則本宗不敢私其嫡子尊尊也若嗣君爲先君立嗣則嗣君亦不得私其嫡子蓋嗣君與先君當日固有君臣之分者也亦尊尊也然入承大統者旣承累朝之大宗則本支應自爲繼別之宗竝不得以小宗論於禮於法當

別立嗣者也嗣君既爲大宗則雖以子爲先君後於禮於法不能別立嗣者也然則就今日事勢論之將來皇子雖爲　穆宗之嗣子仍無妨爲　皇上之嫡子尊尊亦親親也皇朝律令對承繼之文則曰本生父母他日稱謂區別聖心自有權衡　兩宮以聖而行權　皇上以聖而制禮一舉而忠孝慈友之人倫備焉尊尊親親之禮意賅焉義協而禮起何爲不可其不足辨二也一曰春秋傳云君子大居正故兄弟叔姪展轉授受每難貼然不知從父從子乃生釁隙若皇子承繼先朝但存名義豈判親疏其不足辨三也凡此皆尋經之精言而實不切於今日之情事設有迂儒引之以撓大國是佞夫藉之以文其姦言大智聰明豈能惑哉今者往事已矣惠陵永閟帝后同歸既無委裘遺腹之男復鮮慰情勝無之女傷心千古夫復何言承嗣承統之說不過於禮制典册之中

存此數字空文俾 穆宗在天之靈爽雖遠而不遠幾忘而不忘庶可稍慰 兩宮鬻閔之思且伸 皇上友于之愛夫豈可讀區區一貶謫小臣耳尚且昌言以發其端致命以期其許何況子道弟道兼盡之聖主哉昔漢景帝欲悅竇太后之意至有千秋萬歲後傳梁王之語梁王非有應嗣之分者也宋高宗以太宗之後乃閔太祖子孫零落而以太祖七世孫孝宗爲嗣孝宗非有承統之約者也 皇上聖明遠在二君之上竊謂今日者惟在責成毓慶宮侍學諸臣盡心輔導培養天性開陳至道 皇上孝悌之心油然而自生尊尊親親之等秩然而不紊任賢去佞內修外攘則所以仰體 兩宮上慰 穆宗者固不僅在繼嗣承統一端而已也即以此一端而論其沃心正本之方亦在彼而不在此伏惟 皇太后與 皇上名分已定恩誼日篤 皇太后視 皇上所生皇子無

論承繼 穆宗與否同爲己孫 皇上視所生皇子無論承繼
穆宗與否同爲己子君臣一德共濟艱難此宗社之福而臣民之
願也臣恭繹 懿旨中卽是此意妥議具奏一語文義是者是其
將來大統宜歸嗣子之意議者議大繼嗣繼統竝行不悖之方臣
工應命陳言豈敢以依違兩可之游詞貽廟堂他日之籌慮乎五
月以四川東鄉重案疏請誅知縣孫定揚以恤民生七月以星變
地震疏請修省以弭災變八月升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九月晉
司經局洗馬十二月俄人議歸我伊犂使俄大臣崇厚擅訂新約
十八條衆論大譁 上命廷臣集議之洞疏曰新約十八條其最謬
妄者如陸路通商由嘉峪關西安漢中直達漢口秦隴要害荆楚
上游盡爲所據馬頭所在支蔓日盛消息皆通邊圉雖防堂奥已
失不可許者一東三省國家根本伯都訥吉林精華若許其乘船

至此即與東三省全境任其游行無異陪京密邇肩背單寒是於綏芬河之西無故自蹙地二千里且內河行舟乃各國積年所力求而不得者一許俄人效尤踵至不可許者二朝廷不爭稅課當恤商民若回準兩部蒙古各盟一任俄人貿易概免納稅華商日困猶未也以積弱苦貧之蒙古徒供俄人盤剝以新疆鉅萬之軍饟徒爲俄人委輸且張家口等處內地開設行棧以後遂漸推廣設啟戎心萬里之內首尾銜接不可許者三中國藩屏全在內外蒙古沙漠萬里天所以限俄人即欲犯邊迤北一面總費周折若蒙古台站供其役使彼更將捐重利以啗蒙人一旦有事音信易通糧運無阻勢必煽我藩屬爲彼先導不可許者四條約所載俄人準過卡倫三十有六延袤太廣無事而商往則譏不勝譏有事而兵來則禦不勝禦不可許者五各國商賈從無明言許帶軍器

之例今無故聲明人帶一槍其意何居假如千百為羣闖然徑入
是兵是商誰能辨之不可許者六俄人商稅種種取巧如各國希
冀均霑洋關稅課必至歲絀數百萬不可許者七同治三年新疆
已經議定之界又欲內侵斷我南通八城之路新疆形勢北路荒
涼南城富庶爭磽瘠棄膏腴務虛名受實禍不可許者八伊犂塔
爾巴哈台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古城吐魯番
哈密嘉峪關等處準設領事官是西域全疆盡歸控制有洋官則
有洋商有洋商則有洋兵初則奪我事權旣則反客為主馴至彼
有官而我無官彼有兵而我無兵且各國通例惟沿邊沿海準設
外邦領事若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烏魯木齊古城哈密吐魯番嘉
峪關乃我境內今自俄人作俑設各國援例將十八省腹地徧布
洋官不可許者九名還伊犂而三面山嶺內卡倫以外盤踞如故

據高臨下險要失矣割霍爾果斯河以西格得滿島以北屯墾無區畜牧無所地利盡矣金頂寺久爲俄人市廛旣與約定俄人產業不更交還是伊犁一綫東來之道必穿俄巢出路絕矣寥寥遺黎彼又盡遷以往人民空矣擲二百八十萬有用之財索一無險要無地利無出路無人民之伊犁將安用之不可許者十俄人索之可謂至貪至橫崇厚允之可謂至謬至愚　皇太后　皇上赫然震怒譴使臣下廷議可謂至明至斷上自樞臣總署王大臣以至百司庶官人人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議者誠懼一經變約或召釁端然臣以爲不足懼也必改此議不能無事不改此議不可爲國請言改議之道其要有四一曰計決二曰氣盛三曰理長四曰謀定何謂計決無理之約使臣許之朝廷未嘗許之崇厚誤國媚敵擅許擅歸國人皆曰可殺者也伏望拏交刑部明正典

刑治使臣之罪即可杜俄人之口按之萬國公法既有不准違訓
越權之例復有臣執全權可否仍在朝廷之條正與崇厚不遵密
函不請諭旨之罪相合者英之獄成憲昭然故立誅崇厚則計決
何謂氣盛俄人欺我使臣孤懦倡爲畫押施一償百意猶未饜不
料俄羅斯靦然大國乃至出此不特中國憤怒即環海萬國亦必
皆不直其所爲至俄使不待定議聲言歸國外洋亦無此例況凱
陽德係署理公使豈能擅歸其爲恫喝無實情狀顯然儘可聽其
去留不必過問莫若明降諭旨將俄人不公不平臣民公議不願
之故布告中外行文各國評其曲直並屬各國會堂將我國家情
理兼盡之處刊入新聞報紙明諭邊臣整備以待據衆怒難犯之
情執國弊不從之志俄國雖大自與土耳其苦戰以來師老財殫
臣離民怨近歲其國主屢有防人行刺之舉若更渝盟犯順圖違

勞民必且有蕭牆之禍行將自斃焉能及人故明示中外則氣盛何謂理長種種要約皆由伊犁而起若盡如新約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二萬里之實際而每年尚須耗四五百萬餉需以供邊帥防軍建城開屯之用是有新疆尚不如無新疆也索伊犁而盡拂其請則曲在我置伊犁而仍肆責言則曲在俄況使臣畫押未奉 御批未鈐 御寶一如載書未歃豈足為憑俄人理屈詞窮焉能生釁故緩索伊犁則理長何謂謀定俄人而講信義兵端可以不開若俄人必欲背公法棄和好設防之處大約三路一新疆一吉林一天津左宗棠席累勝之威兵力素強金順劉錦堂錫綸張曜亦皆健將以靜待動俄人必敗聯絡喇嘛棍噶札拉參遏其歸路彼將踦輪不返若出吉林邊地遼夐林谷叢雜其地去俄都二萬餘里懸軍深入饋餉艱難不能用衆如特簡兼

資文武之將帥授以重權資以的餉分南北洋海防經費之半爲
經略東三省之資命左宗棠金順選撥籍隸東三省之知兵將官
數人東來聽用招集索倫赫津打牲人衆教練成軍其人素性雄
勇習與俄鬬定能制勝卽小有挫衄堅守數月必解而去天津一
路偪近神京然俄國兵船扼於英法公例向不能出地中海卽強
以商船載兵而來亦非西洋有鐵甲等船者比李鴻章高勳重寄
歲糜數百萬金錢以制機器而養淮軍正爲今日若竝不加一戰
安用重臣伏請嚴飭李鴻章　諭以計無中變責無旁貸及早選
將練兵仿照德國新式增建礮臺戰而勝則酬以公侯之賞不勝
則加以不測之罰設卽以贖伊犂之二百八十萬金雇募西洋勁
卒亦必能爲我用俄人蠶食回疆吞併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
特我之患亦英之憂也李鴻章若以此開悟英使輔車脣齒當可

同仇近年立功宿將如彭玉麟楊岳斌鮑超劉銘傳善慶岑毓英郭松林宋慶亶彭楚漢郭寶昌曹克忠李雲麟陳國瑞等或見任或退閒或處廢籍如酌量官召來京令其詳議籌策分駐京通津沽及東三省以備不虞山有猛虎自可建威消萌故急修武備則謀定臣非敢迂論高談以大局爲孤注惟深觀事變日益艱難西洋挾我權政東洋思啟封疆今俄人又故挑釁端若更忍之讓之從此各國相偪而來至於忍無可忍讓無可讓又將奈何無論我之禦俄本有勝理即或疆場之役利鈍無常臣料俄人雖五戰不能越嘉峪關雖三勝不能薄寗古塔終不至掣動全局曠日持久頓兵乏食其勢自窮何畏之有然則及今一決乃中國強弱之機尤人才消長之會此時猛將謀臣足可一戰若再閱數年左宗棠雖在而已衰李鴻章未衰而將老精銳漸盡欲戰不能俄人則

已城於東屯於西行棧於北縱橫窟穴於口內外通衛藏脅朝鮮不以今日捍之於藩籬而待他日鬬之於庭戶悔何及乎要之武備者改議宜修不改議亦宜修伊犂者改議宜緩不改議亦宜緩崇厚者改議宜誅不改議亦宜誅此中外羣臣之公言非臣一人之私言也輔謀在疆臣作氣在百寮據理力辯在總理衙門而決計獨斷始終堅持則在我 皇太后 皇上事關宗社大計坐視不能緘默不敢仰懇將臣此疏一併發交廷臣會議不勝憂憤迫切之至於是 上褫崇厚職交部治罪以侍郎曾紀澤爲使俄大臣之洞疏言馭俄之策宜先備後講備之法三曰練兵曰籌餉曰用人講之法三曰責以義折以約怵以勢總而論之備爲主講爲輔操縱爲變化我苟無備則俄人知我虛實肆其恫喝雖有辯士將不得言言亦不信也因疏陳海防十一事請急修戰備籌地籌人

以爲保全和局之策六年授翰林院侍講轉侍讀晉右春坊右庶
子充日講起居注官八月轉左 上以俄使布策將來飭廷臣統籌
全局之洞疏陳前此七失及講法備法之要九月曾紀澤要布策
回俄訂議之洞恐議約不慎全局受虧乃上疏曰俄使爲我追回
若不開誠決計速爲定局令其挾忿重來是怒敵國也既無分別
輕重簡約易行之策又無不畏決裂準備一戰之語徒令使臣吐
茹不得剛柔皆非是窘使臣也然使臣多執成見但論界務不爭
商務若不予限制不授機宜必致遑遽率定一翻不能再翻是誤
國事也今曾紀澤再議必承該使臣五條上文而言查原議五條
本有難解內祇索還伊犁全境一條爲要務爲實爭其餘已屬次
等措詞又甚浮游如領事暫緩一條卽言暫字終歸必設是名爭
而實不爭也如天山兩路不全免稅一條將來新疆各城但納稅

一兩處卽爲如約是爭其所不必爭也如塔喀邊界派員議定一條空言議定並未言分界限以何處是竟以不爭強稱爲爭也如哈巴古三城一處留貨一條尤爲屑瑣本非十八條之一是雖爭尚不如不爭也試思伯都訥西安漢中旣許通商張家口旣許設棧內地近畿暢行無阻而於關外沙漠計較留貨之區亦顚倒之甚矣大抵曾紀澤之意旣苦俄人強橫又復偏執已見於最要者止爭伊犁全境一條而以四條或不關緊要或並非實爭者搪塞充數名爲五條實止一耳雖俄人概允我已大失便宜況布策追回譬如買人出門我後招之使返必須增價無疑可知曾紀澤此次必至降格相就據彼外部來文伊犁割地俄志甚堅卽使布策十分通融極之準改其四亦必不允其一然則伊犁全境終不可得矣夫曾紀澤卽有五條不權輕重之上文失言於前日又有總

署八月八日漫無限制之電寄橫亙於胸中將來轉圜結局不過
新疆俄商稍有一多處納稅而已夫以中外大局擾攘近二年徵
調半天下九重怨羣臣爭再遣行人六下廷議而究竟止歸於爭
得邊外區區一兩處稅銀而止以言實則大傷以言名則不正天
下萬世將謂之何臣謂彼既有不強概允一言正可就此與之力
爭要著此時必宜速救曾紀澤埽除前文從新另議注意重務專
力籌商除其他各條應由使臣相機辯駁外竊謂西漢通商一節
尤爲大利大害之所關臣上年十二月第一疏已經備陳而大學
士左宗棠覆奏疏中病國病官病商病民諸說尤爲詳盡至於目
前維持臣已兩疏陳有減稅招商中俄兩利之策此時與俄人辯
論但當以華商生計爲言蓋新疆買販本皆西商今準俄貿易準
俄免稅則山西甘肅數省之商民於關外已無所獲何忍併此而

奪之直張家口恰克圖一路貿易茶商二十八家利息豐盛自咸豐季年俄商盛行存者止三家耳西漢若引入俄商害民生計尙堪設想哉捐關外之利予俄商留關內之利予華民可謂極寬極讓極和極平俄人於他條所得已多於此條亦復有利何至決裂就令敵國不顧情理使臣何忍不一啟口乎嘗讀同治六年九月故大學士曾國藩覆奏豫籌條約疏有云總就小民生計與之切實理論自有顛撲不破之道如果洋人爭辯不休儘可告以即使京師勉強應允臣等在外亦必以全力爭回即使臣工應允而中國億萬小民窮極思變與彼爲仇亦斷非中國官員所能禁止中國之王大臣爲中國之百姓請命不患無辭置辯甚至因此決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動兵並非爭虛儀而開釁上可以對天地列聖下可以對薄海蒼生中無所懼後無所悔等語又云害我百姓生

計則當竭力相爭不設抵制之詞不用嚴峻之語但以誠意動之始終不可移易彼知理直不可奪眾怒不可犯或者至誠所感易就範圍等語縱樞臣以臣為書生之見獨不思左宗棠固嘗連篇累牘而上陳乎縱使臣以臣為不曉洋務獨不思其父曾國藩固嘗痛心切齒而力爭乎伏請敕取左宗棠曾國藩兩疏上呈 御覽令諸臣等一再思之至如松花江行船一條曾紀澤本有提開緩議之說即不能爭亦當姑置勿議免致說斷無可轉移如伊犁全境一條即不能爭亦當與俄人婉商酌分南境為中國留一南通八城之路免致棄伊犁孤城為絕地如領事一條則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兩處尤要我之防兵稀少一設洋官數千里蒙古盡為彼用即不能全爭亦當擇此切迫者實力阻止免致以一暫字自伏禍胎即或智窮勢迫此三端必不能爭而西漢一節斷不可讓

聞曾紀澤之意目前著重專在伊犁全境然臣謂萬一彼此相持和議難成中國可爲商民生計而興兵亦不值爲伊犁屬地而決裂輕重之權此亦易曉者也竊謂事勢至此補救將窮限期一展不能再展敵使一追不能再追樞臣因惶惑而全無定衡使臣執已見而不度利害使臣既以當爭者爲不必爭樞臣又不肯籌一審敵情箝敵口之法以指授使臣則雖爭亦如不爭若再不乘此數日未定之轉關力爭此一綫實在之利害臣不知樞臣使臣諄諄瀆請頒國書釋崇厚結五案展限期申遜包荒無微不至所爲者果何事也臣誠迂陋亦知相時勢諒使臣獨以區區愚誠有見不敢不爭有言不敢不盡惟　聖明垂察焉乃又附陳西防東防津防選將籌兵之事且言卽使俄人與我無釁而以後朝鮮之防勢不能已尤冀廟謨廣運於東防將士早爲籌畫周密以固陪京

目前應急之計止可徵調南軍若計久長則關外征防總以選練北將北兵為上南兵斷不相宜識者尤服其老成先見云之洞前後疏凡七八上卒改前約還伊犂七年升侍講學士疏陳禦倭禦俄事宜六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以星變奏陳修政之要曰用人曰言路曰武備曰禁衛四端又以封疆重寄未可虛懸請定疆臣以安邊圉十一月授山西巡撫山西當大祲後民物凋敝度支益艱之洞至考究一切利病源委首劾護理巡撫藩司葆亨代理布政使冀寧道王定安虐民糜費誅求屬吏諸款糾治吞振之官十數員舉廉明者五人疏言國之元氣在戶口蕃息田野墾闢政事有綱紀經賦無侵盜而聚斂吝嗇不與焉民之元氣在官吏無苛擾四民無游惰而末富姦利不與焉官之元氣在官項無虧累上司無誅求賢否不顛倒功過有黑白而濫恩曲法不與焉

晉省歷年以來公私困窮幾乎無以自立物力空匱人才艱難上
官政出多門屬吏愍不畏法民習積惰以蹙其生士氣衰微而廢
其學軍律日即蕩弛吏胥敢於爲姦譬如尫羸之軀而復爲百病
諸創之所攻削固非表裏兼治不可晉省要務約有二十事責墾
荒清善後省差徭除累糧儲倉穀禁罌粟務本以養民也減公費
裁攤捐養廉以課吏也結交代核庫款杜吏姦理釐金救鹽法去
蠹以理財也開地利惠工商輔農以興利也培學校重士以善俗
也紓饟力練主兵遏盜萌修邊政固圉以圖強也凡此皆儒術經
常之規絕不敢爲功利操切之計其前八事謹於此次分別陳請
辦理其餘容詳加規畫陸續奏陳時議者多持罌粟不宜禁之說
復上疏力陳其害仿天津立戒煙局延醫購藥官生將卒勒限自
新以明賞罰澤潞平盂等處舊有土鐵出洋之禁爲奏開之並除

民間歲輸官鐵潞紬之累設局清釐道光至光緒數十年庫款積弊一清之洞嘗欲開墾邊外七廳蒙地為興屯練兵之計適擢粵督未竟其事繼者踵其法大舉興辦實之洞首倡之也初戶部函咨各省議增京官津貼之洞以其數太少請增之並請籌政府言官公費且云山西雖褊小願視大省戶部既不肯加而又以此項津貼改充京饟之洞力阻之謂此事關係人才吏道斷不可廢朝令夕更亦非政體如必提充京饟請願照數別籌為京官津貼權其輕重所得為多疏入執政愧之不果行八年法越事起之洞疏請籌兵遣使以先發為豫防因條上十六事畧謂法人狡謀已遂情形已彰徒遣密使偵探無益徒在法京辯論亦無益惟有遣使帶兵赴援保護上可令退出越京次可代定條約敵之注意滇急而粵緩我之下手滇緩而粵急非從兩粵進兵批亢擣虛則滇防

徒為靡費粵西陸師出龍州鎮南關粵東水師出廉州鎮海皆會於越東京至於籌餉粵可取給於閩粵兩海關四成洋稅滇餉可取給四川廣西庫儲可支半年餘由廣東接濟我師入越詰問法使兵官責以公法示以戰意乃爲居閒調處則法越立約必有限制宜並與法越定議中國常以一軍駐越港口護越護商廣東爲洋船來華第一門戶越事既須經營則粵防愈要當年曾國藩建議南洋大臣本擬駐粵擬請增設而以兩廣總督兼之不惟經畧南交兼可先得各國要領免以增兵置師致起各國猜疑並薦黎兆棠爲使越大臣總兵方曜貝錦泉巡撫唐炯布政使徐延旭可備水陸將才之選十年入覲四月命署兩廣總督時法越兵事日亟朝議和戰不決法乘隙擾台灣及福建之洞至粵建攻越南以救台灣爲圍魏救趙之計招回黑旗劉永福與唐景崧攻宣光岑

毓英率滇軍攻臨洮府粵軍攻文淵州諒山一路饟銀軍械大舉洋債以強半助滇桂粵台諸軍法攻越邊急桂軍敗兩廣大震廣西官將皆棄龍州之洞奏遣馮子材王孝祺兩軍援桂扼鎮南關險要苦戰兩晝夜大破敵遂克諒山法人懼且急電求和之洞力爭電奏七次皆不得卒由總署北洋與之劃界定議之洞意謂泰西各國現皆講求管墨蕭張之術練兵制器競爭富強中國若不仿行恐受制於敵疏請粵省設立水陸師學堂首儲人材考察戰法選取秀士及行伍中材力勇健者以充學生延聘外洋教習繙繹西國兵書測繪地圖諸學製造火藥電綫諸技藝分門講習以備將材之用次制器外國爭勝恃鐵艦水陸攻守恃快槍巨礮設守海口恃水雷皆機算精微未便率爾先創槍礮廠仿左宗棠閩船廠規模造槍彈火藥魚雷艇兵船各件附焉次開地中國煤鐵

富甲四洲福建穆源古田安溪皆產善鐵兼饒煤至廣東惠州清遠等處所產亦佳擬於省城設立礦務局招商試辦六月以諒山功賞花翎七月實授兩廣總督十月籌議海防大治水師因分條陳奏曰中國洋面北起吉林南訖欽州治海軍宜分四大枝北洋爲一枝旅順煙台琿春屬焉南洋爲一枝浙江屬焉閩洋爲一枝臺灣屬焉粵洋爲一枝瓊州屬焉每枝設統領一員左右翼分統各一員轄於統領聽洋面督撫調遣節制而皆隸於京師以總理衙門爲之總領粵洋海軍一枝擬配水帶鐵甲三艘鐵甲魚雷船六艘每一鐵甲巨艦配兩鐵甲魚雷爲一隊統領左右翼各領一隊合爲一軍至南北閩洋應由各疆臣自行酌辦計費鐵甲雷船一軍以四百萬兩爲率四營共需一千六百萬兩其款擬於洋藥稅釐提出五年收數之半爲造船專款洋例貨價議妥定銀先付

三分或五分之一此項定銀擬由戶部墊撥八十萬兩飭出使大臣於其國銀行暫借餘由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限數勸捐以足其額自定議造船一年後各船陸續來華擬將提半藥釐仍四分之以充將卒師匠之修船等費巨艦兩年必須一修故製船必先製澳粵省黃埔澳淺窄當徐圖擴充各省有無可作大船澳之所請飭疆臣豫籌備用練將之法擬選派員弁生徒出洋練習一途隸出使大臣分發各國學堂水陸營務礮台船廠分科練習一途駕坐練船周歷華洋各海口先中後外藉以周知諸邦口岸形勢戰船規制練習風濤駕駛練船即為學堂兼可講習諸藝閩省船廠規模已備滬廠亦略有憑藉粵省本無船廠春間試造淺水兵輪造成察看利病藝熟工精再當定議大舉至於礮台粵東省防虎門內外新造各台闕略未備惟有隨時增改其五門要隘現

已另籌辦法瓊廉海口為南洋第一重門戶急須堅台巨礮各省海口應由疆臣自行酌理槍械一事粵省現正籌設槍雷各局其城內機器局擬併歸城西增步軍火局以就水運十二年兼署廣東巡撫疏陳邊防事宜略謂廣西邊隘以鎮南關為最要關之中後左右均須設防分為三路以防軍十二營屯中路四營屯東路六營屯西路並將廣西提督由柳州移駐龍州原屬新太協之龍憑營都司改為龍州城守營遊擊並添設中軍守備新太協副將及所轄左營都司馗纛營都司均改屬提督裁右營守備柳州添設柳慶總兵改提標左右兩營遊擊為鎮標左右兩營撤去柳州城守營都司一營其寍遠義寍兩協副將融懷營參將諸營俱統轄於柳慶鎮龍州開關通商重兵所萃設太平歸順兵備道總轄全邊駐劄龍州以左江道所屬太平府全境暨東邊南寍府屬之

上思州西邊鎮安府屬之小鎮安通判歸順州隸之沿邊統屬一道上思州撥歸太平府屬升歸順州爲直隸州小鎮安改爲鎮邊縣加通判銜屬於歸順州設道庫大使總管關稅瑣務鬱林州遠在東南改撥直隸州屬左江道以協形勢又以北海通商廉州爲水陸第一門戶高州鎮總兵駐防北海不能兼顧奏請廉州特設總兵名北海鎮水陸總兵陽江鎮事務較簡併入高州亦改爲水陸總兵澳門者粵東肘腋患也自總署改舊約澳勢漸張奏請澳門同知移駐關閘扼其入內要隘嚴定界限衛之以兵以防侵軼十五年巡視欽州至越南境迂道廉瓊以瓊州孤懸大海逼近越南關鍵中外築礮台七於海口城西五里秀英山築礮台三於十里西場山築礮台五於城後大英山濱海築長堤西起西場東止牛始開礮路備礮車扼沿灘入口敵船遠攻近擊交相爲濟廉州

北海一口近接九頭山爲海盜窟宅擇要扂高築礮台五座其平沙則練礮車數隊以備往來攻擊之用榆林港者中國第三船澳也之洞籌款經營購巨礮台數十繼其後者謂爲無用移之北洋論者惜之時法人建議開越南鐵路之洞慮其狡謀增建平而關南關礮台十餘處以嚴防禦並著廣東沿海險要圖說上之洞在粵六年孜孜求治凡所興革皆關大體其戡瓊州黎匪開瓊島中心十字路通四方聲息以絕黎患奏定械鬭專條復松鈞治盜章程重誘華人出洋之法禁赫德徵稅巡船封外人之在內地設棧者又以國用支絀潔已奉公裁粵海關陋規鹽商私費數十萬兩改訂肇慶府黃江稅廠除廣西梧州經費提惠潮嘉道關稅餘銀以濟公需整頓潮鹽復舊課十二萬兩創鑄銀幣歲盈三十餘萬榷賞賭捐罰之款歲凡五六百萬於是足軍實造兵船立廣雅

書院武備文事次第舉行時議者以之洞用費浩繁虧巨帑無算及是年調補兩湖李瀚章繼至詳核之洞初至粵時庫儲不及五十萬至是卸任儲銀正雜款二百五十餘萬瀚章愕然大驚服遽起立長揖謝之先是海軍署奏請接修鐵路御史余聯沅等先後疏陳請停辦之洞議曰泰西刱行鐵路將近百年實為馴致富強之一大端其初各國開建幹路以通孔道迨後物力日裕闢路日多支派貫注都邑相屬百貨由是而灌輸軍屯由是而聯絡上下公私交受其益初費鉅資後享大利其功效次第實在於此今中國方汲汲講求安攘之略自不得不採彼長技以為自強之助臣竊以為今日鐵路之用尤以開通土貨為急就中外通商時局論之中國民生之豐歉商務之息耗專視乎土貨出產之多少與夫土貨出口較洋貨進口之多少以為之斷近數年來洋藥洋貨進

口價值每歲多於出口價值者約二千萬兩來源旣難杜遏惟有設法多銷土貨以救之此乃王道養民立國之本源並非西商爭利會計之小數中國物產之盛甲於五洲然腹地奧區工難運貴其生不蕃其流不廣且土貨質粗價廉非多無利非速不多非用機器化學不能變粗賤爲精良化無用爲有用苟有鐵路則機器可入笨貨可出本輕費省土貨旺銷則可大減出口稅釐以鼓舞之於是山鄉邊郡之產悉可致諸江岸海壖而流行於九州四瀛之外銷路暢則利商製造繁則利工山農澤農之種植牧豎女紅之所成皆可行遠得價則利農內開未盡之地寶外收已虧之利權是鐵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旣見而國之利因之利國之大端則徵兵轉饟是矣方今強鄰環伺外患方殷內而沿海沿江外而邊東秦隴回環萬里防不勝防費不勝費若無輪車鐵路應援

赴敵以靜待動姿所得無數員將精兵利礮巨艦而守之夫守國即所以衛民故利國之與利民實相表裏今宜先擇四達之衢首建幹路以為經營全局之計至津通一路其緩急輕重之宜尚有宜加審慎者而御史余聯沅等原奏或恐洋教之煽張或惜捐金以資敵或以狡謀利啖為懼或以人心風俗為憂不知鐵路不過行程迅速至洋人洋教之多少與此無涉造路之鐵可用華產修路之工仍用民人洋匠薪水亦屬有限洋廠勸造不過市儈圖攬貿易之故智並非別藏禍心輪車與輪船電綫確有利用之實不得謂之淫巧至所呈引敵失業兩事業經王大臣剖晰詳盡言之惟津通密邇輦轂非尋常散地可比今大沽鐵路已至天津若再開至通州不為置兵築壘以阨要隘但恃臨時收車撤軌之圖則備豫仍覺未周苟於中途多設堅壘巨礮以為之備則所費實屬

不肯其當審者一也又奎潤疏稱津通之民以車商行店負販為
生者約六萬人以一家五口計之已有三十萬人仰食於此津通
二百餘里地段不長中站停頓不過數處據西人鐵路述略稱英
地四萬里鐵路執事等衆需十六萬五千人以此為準津通二百
餘里僅需八百餘人加以各項販運夫役不能過三千人閒民苦
其太多而地段苦其太短其難於消納實與他處不同其當審者
二也或謂非常之舉難與圖始鐵路為利便所在不宜鰓鰓過計
致失事機顧所以續辦津通者但為養路計耳夫欲籌養路之需
而度支轉益屯防之費恤公司之困而郊甸乃有無告之民利害
相兼宜籌兩全之策其當審者三也又西國鐵路每為距遠水口
陸行艱滯而設有無輪車利鈍懸絕故雖重費勞擾而不嫌今則
潞河深通帆檣如織車騾馳驟經宿可至商旅驛遞為益無多權

以西例此路尚非所亟其當審者四也至於徵兵一節津沽爲京師門戶常屯重鎭大沽有事後路援師早應厚集津門若待至天津郡城告急勢難再分都門之禁旅遠出赴援亦無從抽大沽山海之防軍回師宿衛苟無此路亦無甚妨其當審者五也夫利不顯而不興害雖隱而必愼既非萬不得已之計卽宜防意外枝節之端設此路剏造之時稍有紛擾則習常蹈故者益將執爲口實視爲畏途以後他處續造集股之官商必裹足疑沮之愚氓必有辭則鐵路之功終無由成而鐵路之效終無由見記曰先其易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言興事宜有次第也今津通一路關係既重不便尤多此亦鐵路中之節目也竊計翁同龢等請試行鐵路於邊地以便運兵徐會灃等請改設於德州濟寧就黃河故道築路以便運漕均擬緩辦津通爲另闢一路之計但邊地偏遠

無裨全局若於僻隅發端其效難見且非商旅輻輳之所則鐵路費無所出不足以自存德濟一路黃河岸潤沙鬆勉強堆築工費太鉅河流遷徙無定其鐵橋等事尤難時時改作臣愚以爲宜自京城外之蘆溝橋起經行河南達於湖北之漢口鎮此則幹路之樞紐枝路之始基而中國大利之所萃也蓋豫鄂居天下之腹中原綰轂胥出其塗鐵路取道宜自保定正定磁州歷彰衛懷等府北岸在清化鎮以南一帶南岸在滎澤口以上擇黃河上游灘窄岸堅經流不改之處作橋以渡河則三晉之轍下於井陘關隴之驂交於洛口西北聲息刻期可通自河以南則由鄭許信陽驛路以抵漢口東引淮吳南通湘蜀萬里奔湊如川赴壑語其利便約有數事內處腹地不近海口無引敵之虞利一南北二千餘里原野廣莫編戶散處不如近郊之稠密一屋一墳易於勘避利二幹

路袤遠廠盛站多經路生利既繁緯路枝流必旺執鞭之徒列肆之賈生計甚寬舍舊謀新決無失所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衝人貨輻輳貿易必旺將來汴洛荆襄濟東淮泗經緯縱横各省旁通四達不悖豈惟充養路之資費實可裕無窮之饟源利五近畿有事三楚舊部兩淮精兵電檄一傳不崇朝而雲集都下或內地偶有土寇竊發發兵征討旬日立可蕩平徵兵之道莫此爲便利六中國礦利惟煤鐵最有把握太行以北煤鐵最旺而最精然貨最重路最難既有鐵路則藉機器以開採用西法以煎鎔礦產日多大開三晉之利源永塞中華之漏巵利七海上用兵首慮梗漕南漕米百餘萬石由鎮江輪船泝江而上三日而抵漢口又二日而達阜城由蘆溝橋運赴京倉道里與通州相等足以備河海之不虞鬪飛挽之坦道而又省挑河剝運之浮糜較之東道王家營

一路礙於黃河下流者辦理最有把握利入此路既成但有利便並無紛擾民受其益人習其事商覩其利將來集資推廣續造不至為難兵民食貨無往而不宜公私行役轉運盜竊損失雨潦稽延虧耗蠹蝕之患不禁而自止關東隴右以次推行惟力是視二十年以後中國武備屹然改觀矣難者曰幹路之利誠如此矣其於鉅費難成何則請以分段之法為之擬分自京至正定為首段次至黃河北岸又次至信陽州為二三段次至漢口為末段中原地勢平衍工力可省若令承辦員匠核實撙節估計大約每里不過五六千金一段不過四百萬內外合計四段之工八年造成則款亦八年分籌中國之大每年籌一百萬之款似尚不至無策開辦之始先從首段估造候本段工竣餘段以次推廣其籌款之法由鐵路公司照常招股酌擇各省口岸較盛鹽課較旺之地分別

由藩運兩司關道轉發印票股單設法勸集至購買鐵料取之海
外則漏卮太多實爲非計其山西之鐵產自平定盂縣者可運至
於獲鹿縣產自澤潞者可運至於清化鎭鐵軌非同船礮取材不
在至精土鍊之產雖遜洋鐵亦足濟用即使價值畧貴幾微其財
仍散在中國不宜斤斤計較庶幾施工有序而藏富在民總之津
通之視豫鄂度地考工相去懸絕臣之爲是議者非敢有鶩廣侈
大之心實以置路於不可開之區雖一節有所必借展路於有利
無害之域卽艱重亦所當爲又言籌辦鐵路其最要以不外耗爲
本計利便爲末積款采鐵鍊鐵教工爲先勘路開工爲後何謂外
耗借洋款用洋鐵必致坐受盤剝何以積款擬酌減新海防捐例
每年約得二百萬金洋藥稅釐年撥一百萬金由戸部提存備用
急求采鐵鍊鐵之方鐵則取之晉鄂粵三省派曾經出洋學生一

二十人赴鐵路各國專習此藝兩年學成回國指授工匠展轉傳習則可無需洋匠多人如此定期開工修路兩端並舉一氣呵成海署所擬南北並舉之法最爲扼要北路直隸總督任之南路湖廣總督任之並命河南巡撫會同辦理得旨報可故有移楚之命十一月履任一以路政工業爲務大冶產鐵江西萍鄉產煤設煉鐵廠於漢陽大別山下旣奏開之資路用兼設槍礮鋼藥專廠以制襄宜桑棉麻枲而饒皮革因設織布紡紗繅絲製麻製革諸局佐之以隄工通之以幣政用盡地利抵洋貨實業之興皆自之洞發之十九年兼署巡撫二十一年中東事棘兩江總督劉坤一督師出關命之洞權兩江巡閱寶山江陰鎭江礮台易其雜劣窳敗者購泰西新式礮五十餘尊建礮台二十餘座是爲江南有後膛臺礮及西式礮臺之始礮台專設臺官兵屬臺不屬營又設總臺

官不許隨時更調是爲江南礮臺設專兵專將之始江南諸路防營素爲各統將把持有如世業乃察南北營政廢弛者更撤壽春蘇松狼山徐州各鎭統領收諸路兵權歸之督府奏調馮子材率粤軍防海州朱洪章防金山沿海屹然恃以無恐募德弁練江南自强軍采東西規制廣立武備農工商鐵路方言軍醫諸學堂遣生徒游學設將校講習所籌款造船創修江甯馬路又采上海道黃祖絡議接築南市馬路設巡警斷外人侵入華界以保政權初各國於租界外往往廣闢馬路爲擴充之計之洞奏請於其馬路盡處接修一路以扼其鋒總署懵然竟寢其議自此滬上租界愈闢愈廣矣二十三年回湖北明年朝議變法謀富强下中外大臣集議之洞疏曰救時必自求人材始求才必自變科舉始四書五經道大義精炳如日月講明五倫範圍萬世聖教之所以爲聖中

華之所以爲中實在於此初北宋創爲經義取士明成化時始定爲八股之式行之已五百年文徇俗而愈卑法積久而愈敝今改用策論誠足以破拘攣陳腐之習矣然文章之體不正命題之例不嚴則國家重教之旨不顯取士之格不一則多士之趨向不定廢時文者惡其苛瑣浮濫不能闡發聖賢之義理也非廢四書五經也若不嚴爲定式恐策論發題或雜采解經字句或兼采經史他書界限過寬則爲文者漫無遵守徒騁詞華行之日久必至不讀四書五經原文背道忘本此則聖教興廢中華安危之本非細故也今日當詳議者約有數端一曰正名正其名曰四書義五經義以示復古二曰定題四書義書四書原文五經義書五經原文不得刪改增減亦不得用其意而改其詞三曰正體以樸實說理明白曉暢爲貴不得塗澤浮豔作駢儷體亦不得鉤章棘句作怪

經體四曰徵實準其引徵史事博考羣書凡時文所禁忌者悉與蠲除五曰闢邪若周秦諸子之謬論釋老二氏之妄談異域之方言報館之瑣語凡一切離經叛道之言嚴加屏黜則八股之格式雖變而衡文之宗旨仍與眞正之聖訓相符顧猶有慮者若仍以頭場爲重則二三場雖有博通之士仍然見遺若趨重二三場其詭誕浮薄務趨風氣者或又將邪詖異說解釋四書五經本義全失聖道既微世運愈否其始則爲惑世誣民之論其終必有犯上作亂之事流弊尤多爲禍尤烈今宜籌一體一貫之法合科舉經濟學堂爲一事求才不厭多門而學術仍歸一定方爲中正無弊昔朱子當南宋國勢微弱之際憤神州之多難懼救世之無才屢欲改變科舉嘗考語錄中力詆時文之弊者不一而足而究其救科舉之法則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歐陽修知諫院時惡當時舉

人剽盜割裂全不曉事之弊亦疏請改爲三場分試每場皆有去
留頭場策論合格者試二場二場合格者試三場其大要曰鄙惡
乖誕以漸先去少而易考其說頗切於今日之情事朱子之擬兼
他科目猶今之特科經濟諸門也歐陽修之欲以策論救詩賦猶
今之欲以中西經濟救時文也竊謂宜遠師朱歐二說隨場去取
將三場先後之序互易之而又層遞取之第一場試中國史事國
朝政法論五道二場試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
藝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首場按中額十倍錄取二場
三倍取者始准試次場每場發榜一次三場完畢如額取中磨勘
之日於三場尤須從嚴如有理詞謬妄離經叛道者士子考官均
須黜革大抵首場求博學二場於博學中求通才三場於通才中
求正士先博後約先粗後精既無迂闇庸陋之才亦無偏駮狂悖

之弊始以中西經濟補益之終以四書義五經義範圍之較之偏重時文策論者所得多矣其歲科兩考生童以此例推之先試經古專以史論時務策命題正場試四書五經義各一篇抑臣更有請者試場兼重詩賦小楷京官之用小楷者尤多士人多逾中年始成進士甫脫八股之厄又受小楷之困以至通籍廿年之侍從年逾六旬之京堂各種考試仍然不免夫八股猶可覘理解之淺深詩賦亦可見文詞之雅俗小楷則有藝而無文其損志氣耗日力廢學問較之八股詩賦殆有甚焉舉天下登科入仕之人才歸於疏陋輾熟以至今日遂無以紓國家之急今既罷去時文則京官考試詩賦小楷亦祈停免惟殿試典禮至重自不可廢然臨軒發策登進賢良自宜求得正誼明道如董仲舒直言極諫如劉蕡者而用之斷不宜以小楷爲去取一經殿試即可據爲授職之等

差朝考一場儘可從省通籍以後無論翰苑部堂一應職官皆以講求實學實政為主至於詞章書法潤色鴻業若朝廷需用此項人員特頒　諭旨偶一行之不為常例至如考試南書房考試中書故事嚴則止及翰詹寬則部屬小京官皆可與考視其原有階品分別授官與三年會殿試取士之通例各不相涉庶幾文學政事兩不妨矣又疏陳武科取士之法略曰今日用兵專恃火器外洋各國鎗礮之製日出而益精武學教練之法日推而益密然則武科取士斷宜專習火器別定新規然後無所習非所用之弊臣詳稽舊制參考新章謹擬一營伍學堂武科三司合一之法查武場條例武科人才取諸旗綠各營弁兵本係國家舊制今旗綠弁兵而外又有防營弁勇比之綠營材力較強操練火器尤為嫻熟今武科改試鎗礮莫若即令營弁兵勇應試最為無患於地方而

有益於軍旅若令應武試者皆於武備學堂肄業則廣設學堂一時既苦難籌而教習之員亦斷不敷學堂之用外洋定章凡入武備學堂三年者必須隨營操練一二年以增閱歷斷無學生而在營伍之外者兵勇應試名籍易考鈐束易施所用鎗礮發之本營自然一律將來風氣漸開華弁能充教習者漸多各府州縣籌設武備學堂專官辦理立約束稽察章程雖有鎗礮可無伏戎藉寇之虞學成之後分營効用則營伍學生合為一貫是整飭科舉即所以整飭營伍矣總之營伍應試其利有三外洋火器價值甚昂平日練習需用藥彈為數尤鉅若生童借費不購則操練無具若各省紛紛購買則所費不貲空增一絕大漏卮亦為非計令應試取之兵勇則操練械藥本各營應有之需間有願附入防營學習者鎗礮由官借用藥彈由生繳價是曰塞漏其利一也我朝將材

輩出大率出於行伍自咸豐軍興以來其由武舉武進士呈功著稱者實屬寥寥此輩恃符武斷如虎而冠魚肉鄉民窩庇匪盜各省官商士民無不以爲巨患萬口一辭徒以舊例相沿幾如附骨之疽去之無術究其所長者不過粗豪膂力倖中箭枝不識字者十八而九臨敵之火器既未嘗習制勝之韜鈐更未嘗解即使安分守法豈能與於干城腹心之選乎且武生武童舊習騎射硬弓刀石亦只臨場肄習無論中否過考輒棄於國家儲材禦侮之意毫不相涉今若專令營弁兵勇就試即入武學登武科以後仍有本營長官鈐束無從爲非其技藝亦不至荒廢從此爲地方暗滅此一種違法擾害之游民尤潛移默化之微權矣是曰戢暴其利二也疇昔征討髮捻之時各路軍營有以步卒水手不數年而保至提鎮者海內忠勇之士翕然向風近年軍務敉平保案少則防

軍之拔擢難文法繁則綠營之升遷尤難雖有偉材壯志無所得官糧饟聊以糊口操練視爲具文雖經按期簡閱收效終微蓋兵勇自視不過如擔夫匠役食力營生其謹愿者僅不爲會匪地痞而已人既卑視兵勇兵勇因而自卑若望其深明敵愾同仇之大義講求破敵致勝之韜鈐實亦難矣今若懸此一途以爲營弁兵勇進身之階功名所在則肄習自精不待朝廷督責將帥勸勉而各省各營皆爲勁旅是曰勵軍其利三也抑臣尤有進者親上死長者強國之本原明恥教戰者操兵之要術當此羣強凴凌正所謂天下危注意將之時近年東西洋各國精研兵事最重武職其國君服提督之服鄰國之君互相贈送以將官之銜故人人以當兵爲榮以從軍爲樂以敗奔爲恥王子之尊下儕戍卒一隊之長榮若登仙凡挂名軍籍者居鄉則里黨貴之過市則路人敬之以

致弁兵之自愛聲名修飭行檢過於儒士中國乃有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之諺稍有身家咸所鄙棄貴賤之分强弱之源也夫中國所貴者士士之徒步而致任公卿者多矣人之貴之蓋有由也中國所賤者兵兵之荷戈而流爲傭丐者眾矣人之賤之固其所也即使不終於困餓而三四十歲以外猶爲厮養之賤卒五十歲以外始爲循資之裨將既已純乎暮氣豈能建立奇功今欲重武厲兵而積習已深不能驟改惟有勵行伍以科舉之一法使其非由行伍不得科舉非由科舉不得將官爵祿所在則豪傑爭趨流品既殊則廉恥自立將領不肯侮辱旁人不敢輕重從此凡爲兵勇者儼然又列士流欣然請得大獎夫然後世族文儒皆肯入伍感慨漸發人人有執干戈衛社稷之心奮士氣修軍實轉移微權實在於是總考各國軍政有武學而無武科其各等學堂以次

考拔發營錄用即是中武科武試從無不由學堂出身之官校亦無不充軍營校伍之學生其法實將武營武科二事合而為一今日欲採擇西法莫如先自練兵始欲學西人之練兵莫如自開兵勇之升階合學堂營伍始矣若其學者老誠之法非僅改用鎗礮遂能收效歷考外洋諸國從無不讀書不明算不能繪圖之將弁亦無不識字之兵丁誠以今日戰事日精戰具日巧即一哨弁之微亦斷非粗材下品所能勝任若只考鎗礮準頭從容施放中靶者多殊難去取且憑此即授以侍衛參游都守之官似亦太易擬請仿馬步箭弓刀石武經三場之制頭場試鎗礮準頭兼令演試裝折運動之法二場試各式體操及馬上放槍步下擊刺之技三場試測繪工程台壘鐵路地雷水雷與他戰法等學鄉會試格式宜較嚴童試格式宜較寬三場合較智勇兼優方為合格其初入

營及未弁入學堂者酌定年限多不得過二十五歲蓋以年力少壯則體操及測算各事始能按程學習穎悟易通也疏入　上旨俞允於是天下言新政者囂然而起少年新進之士變本加厲肆行無忌中外執政之臣相與側目之洞亦惄然憂之乃著勸學篇會通中西權衡新舊以相救正八月黨禍起幾釀大變至是其言果驗二十六年二月兼署提督五月拳匪亂作殺教士教民毀教堂圍使館各國聯軍兵艦麕集大沽中外鼎沸之洞疊請剿亂民護使館不報則急電各國外部及來華水師將領立保護東南約勿擾京師驚乘輿並聯合各疆臣與外國領事立約不得犯長江及　兩宮西幸又堅明約束勿擾襄樊以通東南貢賦之道七月聯軍入京師　朝廷命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諸國議和之洞電告鴻章款局當速議遲恐生變並陳四要義駁正要挾諸款時唐

才常等保皇黨餘孽乘京師不守謀糾合湘皖江南會匪起事於漢口刊布富有票分設糧台立官職造僞印名爲東南新造自立之國安徽大通湖南臨湘已舉事分投武漢新隄之洞檄將士詗捕渠魁數十人寘之法散其黨眾事乃大定俄乘拳亂占東三省脅將軍增祺定新約迫鴻章畫押已有日矣之洞力爭電奏凡二十餘上遂得寢明年講定　兩宮回鑾論功加太子少保之洞以兵事粗定乃與劉坤一上變法三疏其一謂中國不貧於財而貧於人才不弱於兵而弱於志氣人才之貧由於見聞不廣學業不實志氣之弱由於苟安者無履危救亡之遠謀自足者無發憤好學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無由今就育才興學之大端參考古今會通文武酌擬四事曰設文武學堂改文科停武試獎遊學此四者爲求才治國之首務蓋非育才不能圖存非興學不能育才非

變文武兩科不能興學非遊學不能助興學之所不足其一謂治國如治疾然陰陽之能爲患者內有所不足也七情不節六氣感之此因內政不修而致外患之說也療創傷者必先調其服食安其臟府行其氣血去其腐敗然後施以藥物鍼石而有功此欲行新法必先除舊弊之說也蓋立國之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強國既治則貧弱者可以力求富強國不治則富強者亦必將轉爲貧弱整頓中法者所以爲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爲富強之謀也今就中法之必應整頓變通者籌十二事曰崇節儉曰破常格曰停捐納曰課官重祿曰去書吏曰考差役曰恤刑獄曰改選法曰籌八旗生計曰裁屯衛曰汰綠營曰簡文法此十二者皆中國積弱不振之故今日外患日深其樂因循務欺飾動以民心固結爲言不知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舊羨外國之富

而鄙中士之貧見外兵之強而疾官軍之懦樂海關之平允而怨釐局之刁難詫租界之整肅而苦胥吏之騷擾於是民從洋教商挂洋旗士入洋籍始由否隔漸成渙散亂民漸起邪說乘之邦基所關不勝憂懼必先將以上諸弊一律剗除方足以固民心禦外侮其一謂環球各國日新月盛究其政體學術大率皆累數百年之研究經數千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轉相倣效美洲則采之歐洲東洋復采之西洋如樂有經驗之方剙路有熟遊之途徑正可相我病證以為服藥之重輕度我筋力以為行程之遲速蓋無有便於此者今采西法以補中法之不足就其切要易行者臚舉十一事曰廣派遊歷曰練外國操曰厚軍實曰修農政曰勸工藝曰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曰用銀圓曰行印花稅曰推行郵政曰官收洋藥曰多譯東西各國諸書此十一者皆舉其切要而又不

可不行者布告天下則不至於駭俗施之實政則不至於病民而大旨尤在考西人富強之本源繹西人立法之深意再臣所陳諸事需費不貲論者必以度支困絀爲詞不知節用與自強宜並行不宜偏廢今若不圖自強但竭海內之財歲供賠款以求無事則外國必將視我爲苟安無志之人而彼之輕我侮我者更將得步進步不待賠款還清而中國已不能自立矣疏入　上多從之初中東事定湖北剏立武備自強諸學堂兩湖經心書院更定課程以學堂之法教之至是詔立學堂乃臚陳辦法十五條首師範次小學次文普通中學次武普通中學次文高等次武高等次方言次農學次工學次勸成學堂次仕學院次經費次省外中小學次蒙學次設學務處以資董理籌要旨八條一小學爲至要一日課專加讀經溫經時刻一教科書宜愼四學堂規制五文武相資六

教員不還就七求實效八防流弊復在武昌設勸業善技益智三場以教工商設圖書館以惠士子籌重貲選通才游學日本以肄習陸軍製造實業諸事又鑒於新學之徒有背道蔑倫之患乃創立存古學堂以維國本正人心之洞自丙申以後專以西法練兵特設陸軍小學堂以教新兵設將校講習所以教舊將復購日本兵輪六艘魚雷艇四艘於是湖北始有戰艦東西人士來觀者皆以鄂軍甲諸省歎服而去二十八年充督辦商務大臣九月再署兩江道員謝某請許商人開海州鑛以二十萬金爲賂之洞劾罷之親臨儀棧考鹽法利弊設兵輪造帆船舉緝私之令以道員胡光典爲儀棧緝私以方碩輔爲正陽關督銷以趙有倫爲下關掣驗重之事權鹽課大旺一年增課五十萬二年一百餘萬以上海製造局居商埠之中遇海警多危險奏請移置江西之萍鄉以就

煤鐵凡節存舊厰款年七十萬二十九年入覲　命充經濟特科閱卷大臣編纂大學堂章程竭八閱月力書成奏上之並言立學宗旨均以忠孝爲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爲基俾學生心術一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瀹其智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適實用至條規禁令及設教立法之要義悉備詳於管理通則學務綱要兩册之中其維持聖道愼防流弊之意胥於是乎見之是年回任陛辭面奏數百言力請　兩宮化去滿漢畛域以彰聖德遏亂端如將軍都統等官可兼用漢人駐防旗人犯罪用法與漢人同不加區別　上嘉納之三十年裁巡撫以之洞兼之三十三年授協辦大學士未幾晉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尋內召擢體仁閣授軍機兼管學部充經筵講官三十四年督辦粵漢鐵路前後　賜紫禁城騎馬西苑門乘肩輿賞帶膝貂褂用紫韁寵眷優隆朝臣莫

與比會　德宗及　孝欽皇太后相繼崩醇親王載灃監國攝政之洞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鎮綏內外朝野望新治而積勞成疾八月卒於位年七十三遺疏入　天子震悼賜陀羅經被治喪銀三千兩派貝勒載濤奠醊晉贈太保謚文襄入祀賢良祠之洞學兼漢宋漢學師其翔實而遺其細碎宋學師其篤謹而戒其空疏初受經學於呂賢基受史學經濟於韓超受小學於劉書年受古文學於朱琦平生講學最惡公羊謂為亂臣賊子之資至光緒中年果有演公羊之說以倡亂者最惡六朝文字謂纖仄拗澀强湊無根柢道喪文敝莫甚於此書法不諳筆勢假託包派隸楷雜糅習為詭異險怪欺世亂俗天下無寍宇矣其識微見遠類如此之洞歷官中外垂四十年持國治民根於學術而經畫宏遠綜理微密千端萬緒默運一心其所籌策皆中外利害輕重至計堅持

定力不爲動搖辛丑聯軍立約各國濬吳淞口利商船之洞抗詞力爭歸中國自行疏濬卒阻其議壬寅與英國議商約定徵銷場稅收回治外法權外務部奏阻開礦一事之洞疏言中國礦產不能不開外人入股斷不能禁二十年來句串姦民私行開采者眾矣既無法律又無限制徒失權利流弊滋大不如乘此議一定章使舊開者得補救新開者有範圍 上大稱善乃采東西各國事例擇善而從以保主權惠民生輕稅項成書兩卷奏上之在鄂時德商欲攬收全國洋藥土藥稅餌以重賄之洞嚴斥之奏陳其害大學士榮祿大悟事遂不行日本謀借漢口泊船德人效之挾兵輪來要之洞與德使穆默議卒罷設船之舉總稅司赫德建議加田賦免商賈稅釐政府不敢抗之洞獨疏斥之得罷美人精琪圖攬中國銀幣大權政府已允之矣之洞與之詰難上疏陳其謬事遂

中止美比合資開粵漢鐵路之洞首發其弊抗議收回兩國皆不欲出全力拒之卒紐於之洞威信舉而歸我之洞用財繁浩而精核計籌國用恤民生往往謗在當時而功在後世丁酉戶部續借洋款誤以江南鹽釐二十五萬兩撥歸鄂省之洞據部文萬戶沱辦晰更正以脫巨累庚子賠款鄂捐一百二十萬之洞以鄂民貧困設法別籌以應賠款創築紅關青山白沙洲金口江堤八十餘里鮎魚套上新沙石岸十餘里漢口攔湖長隄四十里以捍水災裁鄂省釐捐局卡改為統捐以恤商民平日專持以工代振之論以為散錢施粥非善政也所至多興工作造鐵路開鑛山修隄閘濬河渠建礮台築馬路開民食力者日常數萬人其視天下之事皆如己事向無彼疆此界之見鄰省有急籌助饟械不遺餘力在粵在江在楚先後協助雲南廣西廣東奉天陝西甘肅山東河南

湖南江蘇軍火以鉅萬計其救災助振或中或外尤不吝巨貲其用人一秉至公擇賢任能不苟以文法澄清吏治以養廉爲首裁除大小官吏一切陋規濟以公費深惡酷吏遇州縣審擬重辟必詳慎推求多有平反者深痛中國監獄狹暗穢溼往往瘐斃其在粤改修南海番禺監獄在鄂改修江夏監獄依西國法式造之以爲模範平生以登進賢才護持善類爲己任尤好表章古人所在祠其先賢先哲而自奉儉約未嘗造一屋置一田癸卯入對 太后賜銀五千兩乃建慈恩學堂並捐置莊田以惠士子又仿范仲淹故事奏置義莊贍宗族其同高祖以下則別置孝義堂義莊一區沒後家無一錢惟圖書數萬卷而已之洞嘗與人言平生有三不爭一不與俗人爭利二不與文士爭名三不與無謂人爭閒氣因取張曲江無心與物競詩意自號爲無競居士之洞善爲國家

用財不爲一己私財廷臣泥常蹈故縮朒喜敷衍多駭其所爲樞
臣孫毓汶戶部尚書翁同龢遇事輒猜沮醇親王奕譞爲不平奏
請特旨允行且函告毓汶曰勿藉樞廷勢恐張某且謂同龢曰張
某爲國開生迹宏遠謀如有缺當彌縫之實則其所用財大率取
之中飽私規不竭民膏不侵庫款之洞嘗曰吾所辦之事皆非政
府意中之事吾所用之錢皆非本省固有之錢日在艱苦中守中
庸勉强而行一語然亦竟覩成功者直僥倖也之洞性疏曠不欲
爲外吏既膺疆寄屢上疏乞休嘗欲讀書十年再出任事曰司馬
溫公已官中丞而居洛者書十八年湯潛菴耿逸菴已官監司而
解組講學皆可師也之洞電眸河口美髯鬚善談論能連夜不寢
以文章道德主盟壇坫者數十年五洲之士皆仰之爲中華山斗
光宣之間主持變法籓籬既決人心益囂之洞鑒於末流之弊怵

然不盜而風會所趨挽回無術棟梁既摧國體斯革論者追論禍首貧爲口實此之洞所不及料者也烏虖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陸鍾琦子光熙

陸鍾琦字申甫宛平人幼嗜學與宗室盛昱以學行相砥礪年十九補縣學生同治十二年以拔貢生授教諭選撫寧光緒十一年舉於鄉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二十九年外簡江蘇督糧道三十四年擢江西按察使調湖南再移江蘇宣統元年晉布政使三年擢山西巡撫八月武昌兵變山西相繼難作九月八日殉焉鍾琦篤志向學嘗自言生平得力在官撫寧教諭十二年日與諸士人讀書講道教學相長出其門者率以名行著稱而性尤廉介無一事自苟值縣大水李秉衡方令撫寧請振濟飢民總督檄林宗岱來監放鍾琦副之宗岱謀吞噬以利誘鍾琦繼挾以威

鍾琦不爲動單騎走山村親爲平劑之活者無算及官翰林管理八旗官學殷殷教誨一如在撫寧時其官江蘇糧道也革除陋規殆盡倉場侍郎桂春爲其戚假二百金不應桂春怒欲中以事求之不能得淸風亮節囊橐蕭然及升湘臬至不能成行嘗以臬司爲一省人命所關日研究法律諸書淸釐積案有乾隆時未結株連至數百人者於是與僚屬約定功過賞罰嚴禁私鬬懲訟徒杜請託朞年宿牘一淸調蘇臬凡遇疑獄輒坐堂皇自訊不假屬吏手一日遇一命案甫訊數語囚俯首承招已畫供矣鍾琦反復閱原牘曰此死囚也而認供之易若此非情也乃更提訊告之曰汝知汝罪乎囚應之曰知之徒罪耳鍾琦曰誰告汝者此死罪也囚乃大哭曰此案實非我役以錢百緡買我承曰罪不過徒刑一年耳今若此奈何鍾琦提解役訊之得其實事遂雪其矜愼民命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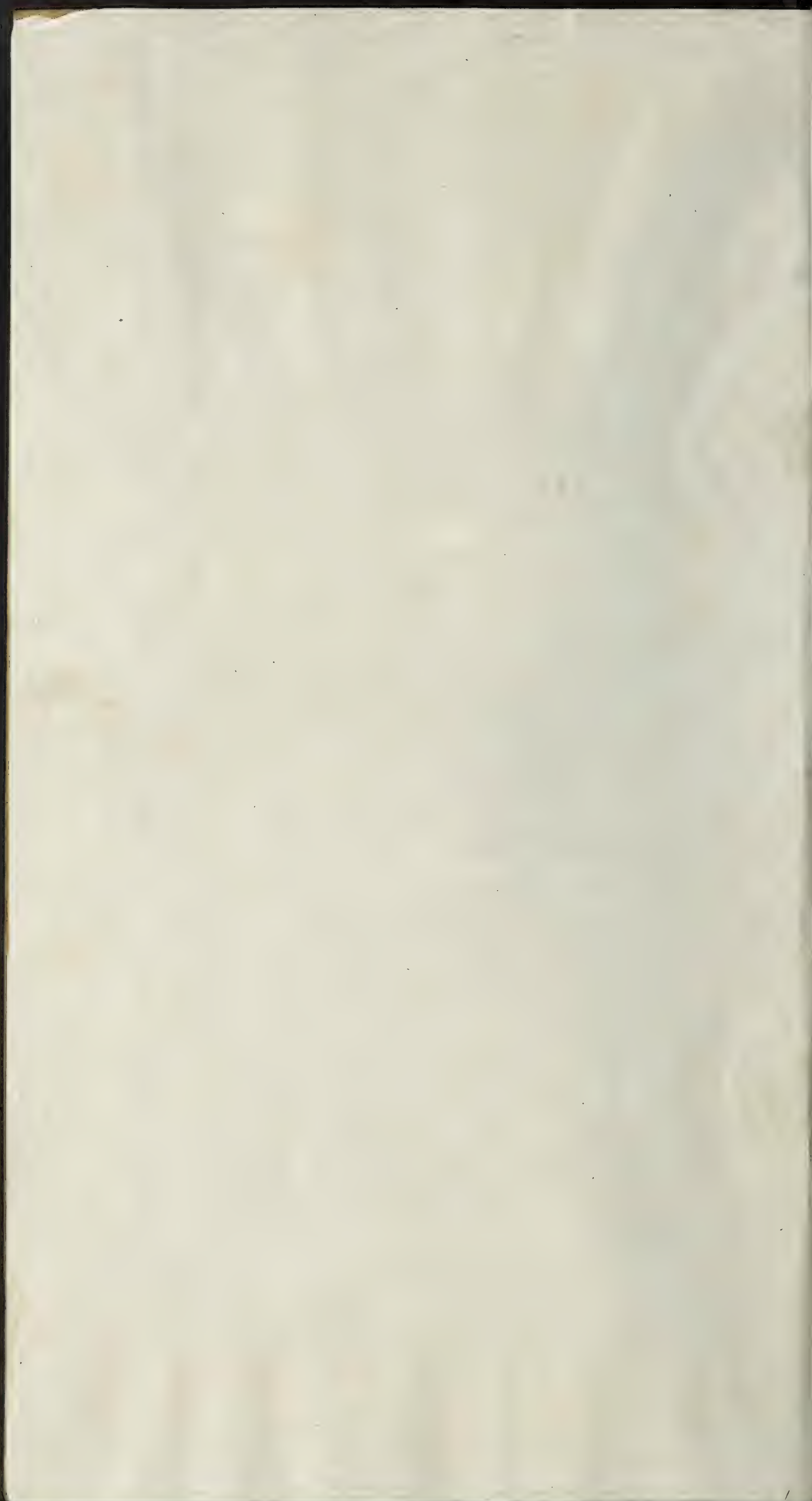
若此在蘇藩除無名陋規屬吏無敢以私進者其撫山西甫二十二日部署未定難即作鍾琦出作大堂死焉次子光熙跪死於其側妻唐氏亦同時殉股受彈傷或曰呑金死也事聞　上震悼予謚文烈子光熙予謚文節諭有忠孝節義萃於一門之褒蓋自革命以來朝臣疆吏所僅見者初鍾琦與同年王懿榮熙元寶豐及李秉衡王廷相友善光緒庚子之亂五人者皆先後殉節死鍾琦聞之大哭夜奔馬櫪自經家人救之出次日入廚取刀自殺復遇救不死後聞　兩宮已出狩始免於難及至山西見亂事急乃召其三子敬熙告之曰大事不可爲矣省垣旦夕恐難保脫有不測余惟以死殉國耳汝曹讀書宜明大義屆時勿害我儻效婦人之仁我亦斷無生理不過換一地使我不得死所耳脫一旦有變吾公服坐堂上飲彈而死斯爲幸耳若變兵不加殘吾惟有自縊之

一途吾體胖且年老繫繩尚須汝曹儻不如命非吾子也又曰生死之關父子不相強聽汝自爲之但吾孫不可同盡以斬吾宗汝其記之敬熙知其父意決入內見其母乞速回京師母曰汝父殉國吾惟從之而已他非所知也敬熙以事棘遽回京商之其兄光熙光熙聞之馳抵留遂同死焉僕人李慶雲河間人幼役其家三十九年鍾琦出大堂慶雲侍左右揮之不去曰願相隨地下以報豢養之恩言畢挺身出遂遇害時又有幕友徐光弼者字仲明臨榆人光緒十四年舉人江蘇知縣精英文算學鍾琦一見奇其才延之幕中凡五年亂兵起闖入其中手搏之受創百餘體無完膚事定送醫院治之三月始能起逾年回里傷發而卒光熙原名惠熙字亮臣幼聰穎年十二已讀畢十三經稍長專精三禮之學光緒二十九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初光熙從宗室盛昱

學十二年精研清朝掌故盛昱沒改從桐城吳汝綸受古文義法考入北京大學求經世之用不喜爲揩卷及成進士覆試殿試朝考書法皆不工且多塗改殿試列三甲而覆試朝考卷分大學士徐世昌見之激賞其文歎爲奇才均拔置一等拆卷知爲光熙乃大喜曰爲國家得一俊士矣光熙講性命之學重實行慨念中國之不振遂東遊日本學武備與士卒同習兵法共甘苦七年盡得其長及回國欲施之於用京內外達官交章薦之授侍講身死而國難作論者悲之光熙性至孝庚子之變年甫二十三作帶銘以紀其事帶者卽鍾琦庚子自縊之帶也次年鍾琦患危疾光熙侍湯藥歷二十三晝夜未嘗解衣臥潛割左股肉和藥進之病獲痊人無知之者死節之年僅三十四云

名臣傳七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七



大清畿輔先哲傳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八

天津徐世昌撰

徐可成

徐可成懷來人性伉爽補衛庠學生明崇禎十七年三月流寇入城數謀狙擊不果清朝定鼎王師西至懷來僞官解某據城以抗可成要衆誅逆賊歸清夜縋城出見統兵親王請大兵退十里全城以獻王許之翌日可成率義勇殺賊黨縛解某馳獻軍前王壯之命射一發貫的授榆林協副總兵擢河南懷慶參將時餘賊潛以數萬騎圍懷慶旁陷河北數邑勢大熾城中僅羸卒數百不能支可成誓死守分軍民更代乘陴多樹旗幟令老幼擊鉦鼓示賊以強先是賊預遣百餘人僞爲商賈者伏城中謀乘夜斬門作內應可成詗知命子起龍勒兵清街巷獲奸人悉斬之賊計沮宵遁

縱兵追擊大破之尋調駐防衛輝從剿土寇一把沙等處將校多爭利可成獨收賊所掠民間子女扃廟中令親屬領回無主者擇良家子配之可成數防大郡所至卹軍屬士兵民感悅年八十二卒崇祀鄉賢

王可就

王可就字向明灤州人官山東撫標遊擊剿巨盜王進周收撫賊張正等數萬人以功陞延安府參將平逆賊謝化奇之亂陞慶陽府東協副將經畧洪承疇奏調雲貴鎮守備橋其地有諸葛洞者江中多峻石不通舟楫軍需繁重皆民丁負運之因召父老問其狀僉曰中有巨石高數丈石下有洞讖云若要此洞開除非諸葛來可就慨然力任之募石工勇慧者鑿之巨石下得一碣有丁口京邊九十分之語可就曰此吾名隱語也眾皆踴躍數旬工就上

人勒石記之以功陞杭州城守副將先是杭多滑賊專以賄逼當道不肖者往往左袒賊可就與賊書起凡戰敗之而兵備道某反咎可就可就抗爭當道前乃專任可就平賊起凡屢遣人賄說可就不出戰可就怒曰賊視我爲何如人哉於是元旦會兵圍其砦親登手刃之餘黨降起凡兵稱百萬爲杭害者幾二十年至是始平 上嘉其功加榮祿大夫署都督同知賜蟒玉封三代任杭時總督被江賊刼所佩刀急召與議可就請塞沿江便路置塘戍守率兵嚴捕江賊遂平尋陞福建副總兵以都督同知署總督標下中營事陛見 上親臨試射授雲南臨阮澂江等處總兵時吳三桂變作復召見賜綵緞二表裏諭令速回閩密察耿藩遂星馳踰仙霞嶺而耿藩已變密遣四僞官要於途既至圖乘間誅之謀洩迫赴都尉府度不能免歎曰大丈夫不能爲國家除賊夫復何言舉

家號泣隨之不顧遂遇害年六十二 上憫其忠賜祭葬廕一子

朱萬祺 子偉

朱萬祺字敬迓號范瞻涿州人警敏有幹畧初爲諸生猿臂善射崇禎間學使者校騎射獨稱萬祺謂二十七邑士無與匹者甲申李自成僞都尉入涿括富室金萬祺鳩義士朱光祚等殲其衆自成怒率衆來攻誓屠城萬祺多方守禦會清兵南下萬祺縋城馳見豫王授本州參將賊聞大兵至退走萬祺追獲象馬無算 上
詔賜錦袍白鏹在任五年平土寇十餘起四境獲安順治三年上幸盧溝萬祺櫜鞬扈蹕賜飛魚裘冠韡佩帶明年封鎮國將軍五年免官以陳亮代之經畧洪承疇移言湖南以萬祺再任參將後佐治河卒於官萬祺性豪俠能急人之難工詩善書其品學尤爲時所重子偉字駿侯博學善屬文工書法不樂仕進別號煙火

神仙自爲傳以言其志人爭傳之

陳喜 周天命 李得春 張承恩

陳喜字瀛海慶雲人國初以武生授天津道標中軍遷薊屯營遊擊豫王征潼關喜爲前鋒奏凱賜戰馬白金以旌其功總兵孔希貴奏隸本營有剿平巨寇功分守歸德李化鯨據河北窺河南急喜度賊必潛師上流襲我後設伏以待覷半渡水陸夾擊之賊大潰轉涿州參將經略洪承疇出師江南奏請隨征賊衆時十餘萬攻常德諸將各守汛地喜獨以僻地爲憂嚴陣待之賊果來攻以有備而遁敘功以副總兵協鎮金華海氛不靖躬擐甲冑晝夜數十戰積勞卒年四十五

周天命天津人順治初爲天津鎮標中軍副將土賊莽塞聚衆唐官屯肆摽掠天命督兵入賊巢力戰受創死事聞廕都司經歷入

名宦祠

李得春通州人順治初以副將鎮沂州恤軍愛民武備完整時西山土寇嘯起民多他徙得春平叛卒招流亡三年間四境宴寧百姓復業卒於官喪歸軍民感遺愛泣送者不絕於道

張承恩字洪宇昌平人善騎射有勇略順治二年守鎮江值疆宇初平奸宄未靖承恩單騎往長蕩湖招撫宿賊誅其渠餘盡釋之八年遷福建邵武協副將會剿土寇不旬日降之治兵嚴肅有犯民間一絲一粟者聽擊鼓鳴寃所部肅然

楊捷

楊捷字元凱宣化人明死難總兵國柱姪也國柱亡賜葬保安捷爲經理其家因入籍清初歷官督標副將順治五年江西鎮將金聲桓叛捷與固山譚泰合師復潮州累進左都督充福建右路總

兵康熙元年移鎮山東適于七倡亂登萊瀕危提督兵分道進捕斬賊首境內以安十二年調鎮江南總兵十七年以少保兼太子太保擢福建全省陸路提督時海寇勢甚張漳泉屬邑幾不守提疾馳抵建寧請兵于大將軍水陸進師克惠安轉戰至洛陽橋賊踞橋北設炮城三重自固提陰遣銳兵遶出賊背大破之復敗其餘黨王一鵬紀朝佐克復江東橋萬松關十九年賊聚衆漸山獅子山立十九寨聯絡島嶼充龍滄海以壯聲援提建營高浦調八槳諸船牽制賊師連破十九寨進攻廈門悉平之調補江南提督以功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二十九年卒贈少傅賜祭葬謚敏壯崇祀賢良祠

呂八音 苗之秀 張燦 許國璧

呂八音字偕倫甯津人康熙初由武舉任懷來守備將軍拜某薦

其才隨至廣東參謀幕府粵藩謀畔閉城迫撫軍提督降八音殺門卒數十毀鑰開門縱撫軍提督出藩兵追至八音殿後力卻之護全軍過梅嶺並復吉安陞福建後鎮中軍游擊轉撫標左營游擊臺灣之平也戰金門厦門屢有功陞督標後營參將擢廣西思恩府副將遷直隸三屯營尋鎮守石匣陞山東總兵官都督同知未蒞任卒其弟九成以左都督管副總兵事鎮守湖廣衡州諸處子黃鐘以左都督管遊擊事鎮守福建同安諸處皆有聲

苗之秀字吐華武邑人由行伍起家累功陞廣東碣石衛總兵衛地濱海寇出沒不常之秀多謀畧備禦有方海疆宴然三藩變起屢立戰功擢山東提督未蒞任卒追贈驃騎將軍其部將有張燦者字在中棗強人善騎射隸之秀麾下康熙十二年隨征劉進忠復普甯揭陽諸縣奪鳳凰洲取其礮臺而還十四年隨征鄭經說

爲鎭獻城奪鮮水關取永定縣戰績卓然時之秀隨經計居漳州後以計脫歸碣石而家屬悉陷賊經爵之入海之秀日夜涕泣燦偕三十人入漳奪之歸歷升參將征三藩傷左股卒於家著有難譜一書

許國璧字元璞井陘人以武舉授山左裨將遷濟南遊擊土寇亂捕獲孫南松等七人陞參將改官山右康熙十四年吳三桂畔陝西朱龍孫崇乘機叛陷神木府谷國璧督兵圍之禽斬僞官復府谷城以功擢都督僉事曾通州副總兵事卒祀鄉賢

李連　傅鵬翔

李連字楚白東明人性倜儻有大志初授梁山營把總累遷提標中營守備時鄭芝龍遺孽據閩圍泉州提督知其才委署福建右營遊擊首復惠安賊逼洛陽橋爲寨不得渡連密諳土人夜涉陳

山壩五鼓抵賊營焚其壘斬馘六百大兵踵至夾攻賊船悉沈溺死者無算泉州圍解進擊江東橋賊斷橋踞河中以舟師登岸逆戰連奮擊敗之連環施礮碎其船遂克江東橋進戰下坑山追至東塘玉州等寨戰兩月以捷聞復隨提督攻破獅子山克陳州馬州灣十九寨遂復海澄初戰海澄連中礮傷股裹創力戰不少挫故卒能成功賊計窮謀內衅連冒險出海澄招撫其僞官吳桂羅士珍等七百餘卒萬三千船百三十艘乃以吳桂羅士珍攻廈門諸島皆下之閩平論功陞都司僉書歷都督僉事管福建右營遊擊事尋陞左都督一拜他喇布勒哈番湖廣兩桂營參將召見賜餞授浙江嚴州府副將以病卒於官

傅鵬翔開州人武舉康熙十年授浙江紹協左營守備十三年剿閩逆多斬獲功陞平陽鎮標右營遊擊十四年屯姜家山賊潛渡

刼營敗之斬馘無算十五年攻克石塘復雲和龍泉慶元松陽諸處招撫僞參將等六十餘人兵三千餘授廣東雷州副將加提督銜告歸卒於家

白斌 李正春

白斌字聖緒滄州人幼英毅好騎射善讀兵書康熙二年武舉人十六年選授陝西鎮標守備時僞將王屏藩據漢中命守西河灃縣禦諸隘口賊攻灃急城幾陷斌乘賊不意出奇兵掩殺之城獲全復隨勇略將軍趙良棟進剿四川敗賊將張棟于白水壩西直抵成都禽僞將韓天福時僞將胡國柱屯敘城西岸斌偕守備顧龍陳英出地道潛渡襲之賊大潰遁入犍爲追敗之江壩先是斌出敘州大將軍圖海餞而壯之曰白斌吾干城也此去必滅賊捷聞圖海令入滇追逸賊斌乘勝取馬湖府路抵新鎮大戰十丈崆

黃茅崗賊走死是時斌威振南荒　上命征雲南取關山路入滇關山者入滇要隘也賊守禦嚴斌率敢死士扳索潛渡大兵繼進遂復關山於是進瀘江渡金河剿會川無敢敵者賊平論功補西甯鎮遊擊時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也生番西兒素寇莊浪殺參將斌率兵至先密寺生禽之殲其黨歷九載陞山東即墨參將遷直隸通州副將召見乾清門特授直隸宣化鎮總兵掛鎮朔將軍印賜甲胄各一詔領所部三千人隨征噶爾丹指陳兵勢稱　上旨以實心効力褒之賜蟒服食物駝馬金盆諸珍物繼從　上獵賜扁額手卷貂鼠搭獲三十六年　上西巡甯夏呢嚕特各番投降斌運米抵拖羅隆賜宴坐督臣右後以宣人爭煤窰事落職歸里卒年六十八

李正春字茂枝遵化人幼豪俠敢任不拘細行比長有勇力好讀

兵事書善劍槊康熙二十九年噶爾丹跳梁西北　上諭不論有無官職准自備鞍馬効力正春投牒兵部願從軍報可是年七月隨裕親王出古北口八月至烏闌布通遇賊奮前搏戰斬首十餘級戰良久十盪十決賊披靡王壯之授千戶凱旋補石匣營守備洊陞遊擊三十四年奉旨揀直隷將弁年力精幹者二十員正春列首記名復征噶爾丹出口賊偵知正春在行間紛紛鳥獸散追至二十四台俘獲甚多次土賴地賊遠颺整旅而還正春素嫺韜鈐善擊刺敢戰爲士卒先故所向有功以征西將軍白某薦擢大名協副將嗣調山永協正春每莅任以整營伍練士馬爲不時之備屢蒙召對賜賚甚優蔭一子入監弟遇春官守備君賢官總兵皆其所教者年六十二卒於官

穆廷栻

穆廷栻字徛公臨榆人康熙六年武進士十四年授直隸蔚州路守備整飭營伍以敏幹稱二十一年遷四川提標遊擊二十四年疊溪大定保山後生番恃列角雙馬廟山卓沙白卜諸寨阻截哨道臺踞巴豬寨刼掠爲民害總兵高鼎檄廷栻及李鎮鼎等渡河先攻列角寨番衆悉走入寨爲死抗計廷栻進擊火其碉三十八直抵寨下三面環擊復燬碉九十餘盡殲其衆雙馬廟山諸寨俱震懾乞降官軍乃分三路進攻巴豬寨廷栻由廟山攻中路大破之圍其寨燬碉百餘逆首挖子焚死餘黨冒火而逃廷栻尾躡殪之山溝窮追至黑水江搜獲僞印劄生禽悍黨三加普諸逆三十年九月移駐威川防守西番而牛羅寨逆番復入保山界肆掠廷栻擊禽寨首白止泰番民怗然四川巡撫噶爾圖提督吳英陝西固原提督何溥交章薦遷威茂營參將四十年轉永甯協副將

明年擢蘇松水師總兵四十四年 上南巡廷栻迎駕山東賜御書精肄堂額皇輿表古文淵鑑諸書四十六年南巡復召見御書勤訓練額賜之五十一年賜平定朔漠方略明年 上命廷栻總管水師營戰船運江南倉米十萬石貯廣東福建備振濟五十三年擢江南提督十二月陛見賜戴孔雀翎五十四年二月調福建陸路提督賜御書八閩邦屏額六十年臺灣奸民朱一貴爲亂廷栻督兵駐廈門策應反側立消進平永春德化安溪三邑諸賊以勞卒官遺疏入 上痛惜贈左都督賜祭葬如例諡清恪廷栻性謙抑廉潔自持有古儒將風泉州民感其德爲立生祠遺疏懇其眷口居江南 上允之子秉常仕至雲南漢水總兵

張英奇

張英奇字子千深州人年十九中康熙九年武進士殿試第一授

一等侍衛歷漕標金華洞庭九谿副協特旨擢高雷廉總兵奉詔入覲備詢營制稱善賜金與馬其赴都時路經吳川電白兩縣士民以積逋泣愬入告英奇允之陛見日即上奏制下兩邑逋租盡蠲計數萬金既回任值信宜土寇起英奇以德撫之衆遂降以計禽六頭堡賊首不費一鏃卒於官賜祭葬如例

劉國興 周貴

劉國興字振宇赤城人從軍入閩平古田土寇積功遷守備晉遊擊康熙十七年海寇攻厦門國興出擊之禽其渠乘勝招安反側撫流亡禁士卒淫掠有犯必懲紀律嚴肅民戴其德擢西安副將三十四年從征噶爾丹有功遷廣東碣石衛總兵卒於官子世明有父風歷官閩浙總督人謂國興能以陰隲作貽謀焉其時同屬有周貴者字榮五懷安人康熙十年官台協副將號令嚴明弁兵

不法治之不稍寬故事軍中食用及一切供應皆取諸民間貴至
立罷之在台三載盜賊屏迹海疆宴然

王文雄

王文雄大興人康熙二十二年由行伍隨提督施琅勦海寇鄭克
塽於台灣偽侯劉國軒率賊二萬餘據澎湖文雄由銅山進擊敗
之敘功加左都督銜二十九年大軍征噶爾丹文雄赴前敵隸火
器營敗賊烏蘭布通授張家口遊擊三十五年上親征噶爾丹
文雄隨軍至拖諾山遷張家口副將三十八年調江南督標中軍
四十二年擢登州總兵四十三年疏請葬母故例武職從無給假
葬親者特旨給假四十日八月疏言東省沿海二千餘里自海禁
一開商民舟楫往來姦宄不無覬覦登州左臨大海控禦尤要向
來水師無船設額兵僅三百八十六名請增至一千二百於所屬

各營抽調足數酌撥鎮江松江狼山崇明等處趕繕船二十備用改設遊擊一守備一千總四把總六操演水師防汛巡島庶幾有裨大局下部議行四十六年五月 上南巡文雄扈從至臨清賜孔雀翎御書輯和東土扁額賜之四十八年擢貴州提督先是提督李芳述疏言黎平一協孤懸邊徼易於藏奸且距省窵遠艱於呼應請以黎平府劃歸湖南改協爲鎮文雄言黎平一隅界連粵西邊徼偪近九股生苗所轄西山一汛尤爲緊要應專設一營增守備一千總一把總二移兵三百名駐防彈壓仍歸黎平副將管轄又黎平至省必經湖南之天柱靖州往返四十五日若由所屬之湖耳司經天柱縣及瓦寨即抵鎮遠祇十餘日宜安設塘汎以便往來乃與巡撫劉蔭樞會疏以聞下部議從之五十年疏言安籠鎮所轄之黃草壩接連滇粵偪近三江去普利州一百餘里原

屬安籠鎮左營汛地應設左營遊擊一千總一把總二兵三百駐
防庶足控扼要隘其右營遊擊之分汛新城者撤回鎮標又言安
籠一鎮深處萬山之中與鎮屬之羅平廣南粵屬之西隆泗城接
壤去石門坎二十里即鄰粵西煙瘴之地實為貴州要區其有缺
出應遴人地相宜之員以資鎮守不必拘於常例得旨俞允五十
一年調廣東提督尋以流匪陳四搶奪案鐫級留任五十二年疏
言廣州府番禺縣之市橋人煙輻輳附近石碁等處奸民濟匪漁
船而外私造花漁奶船出海截劫商民受害如此要區僅有千總
一員兵三十四名難資防守又歸善縣屬之飯籮岡一汛濱臨大
海密邇外洋土著之民無幾多聚無籍之徒日有漁船四五百出
入澳口雖有水汛把總一員兵六十六名遠駐稔山鞭長莫及請
以虎門協都司千把總各一兵三百駐守市橋內外以千總一兵

百名分防石碁五巡外海內河移沙灣司巡檢同駐市橋以廣州協大龍汎把總及兵六十移駐石碁以平山汎守備及兵百名移駐飯籮岡移平海營稔山水汎把總及兵船駐海口以文官稽覈保甲漁船以武官盤詰海口奸匪水陸交嚴庶可戢奸弭盜五十六年疏言商船出洋准帶軍器原爲禦賊之計但槍礮弓矢皆非商船水手所素習徒借盜資應行禁止除官兵外不得攜軍器出洋儻有賊船一覽可知亦屬防海久遠之計均議從之是年十月與海陽知縣爭獲盜功部議革職　上以文雄屢著戰功命赴進藏軍營效力攜其子廷梅以行尋以疾還京雍正元年卒年六十有二乾隆八年祀山東名宦祠

李君賢　路鳴竹　田畯

李君賢號拙菴遵化州人生有異相喜談兵康熙三十五年噶爾

丹叛授牒兵部從大軍征討凱旋以功揀發雲南授劍川協守備五十八年澤旺阿喇蒲坦侵哈密君賢從鶴麗鎮總兵出塔城口赴江雙橋地險絕且寒三伏冰雪深數尺君賢獨前驅無難色軍士病臥雪中君賢以所乘馬載之親調湯粥以食士卒皆感奮願效死番民見大軍至歡迎道左聲如雷動會內地亢旱廷議令退兵屯邊口主帥將班師君賢力爭曰藏地被蹂躪久番民爭望救我師所過輒望風歸附謂天兵至能蘇其困也且踰險阻已大半計日可搗賊巢今一退則番人失望降者復叛再來攻取恐事倍而功未能半也帥大悟覆奏而前兼程以進歷四晝夜抵喇哩君賢躋險先登禽其酋巴丹巴斬之喇哩平繼攻竹貢降其番目八月既望次墨竹公卡圍之三匝賊窘迫不能當偽藏王自縛請降西藏遂定　上多其功授鶴麗鎮遊擊雍正二年提督郝玉麟征青

海奏君賢自隨軍抵擦五岡挺身擊賊禽其目十三人降夷民五千餘戶十二年累功擢南昌鎮總兵所至整營伍簡將弁兵民畏懷乾隆六年以年近七十具疏乞骸骨旋里居林下十年始卒

路鳴竹字九苞南宮人幼讀書兼習韜鈐中康熙四十一年武舉人授涼州千總五十九年從征西藏躬冒石矢有功陞湖廣鎮筸守備雍正六年苗疆不靖檄統兵屯巖口陞遊擊加副將銜乾隆六年授漢中協副將申條約修墩鋪嚴防守勤訓練在任三年奸宄屏跡九年以足疾乞假歸尋卒

田畯字耕野獻縣人康熙四十八年武進士第一由侍衛授陝西副將青海賊寇哈密畯出屯噶斯賊遁駐軍巴里坤畯周相山原上下數百里請於帥曰地可屯田請以兵十人出一人耕作不數年可減轉輸之半帥奉行之巴里坤屯田自畯始雍正二年青海

賊犯土魯番畯會蒙古台吉往討之戰於烏魯木齊台吉傷畯大呼陷陣斬其酋一人賊崩潰撓鬨擢涼州總兵加左督都五年遷廣西提督值逆苗之亂畯帥師直抵八達寨夷其穴梟逆渠以徇餘黨悉平旋師中瘴癘卒於官

李漣

李漣南宮人康熙四十二年武進士授江西瑞州營守備歷陞江甯副將統轄六營訓練稱職授江西南贛總兵鎮舊有鹽規及塘租地租銀兩漣奏請建倉買米借給兵丁一軍賴以無饑雍正十三年陞鑲白旗漢軍副都統漢官無授都統例特恩也是年卒

崔起潛

崔起潛字際雲正定人幼喜讀書工書法及長膂力過人善騎射入武庠康熙五十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赴古北口迎鑾上疏

上召問家世命復寫所上疏一字不遺再命射三發皆中的 上
嘉之授二等侍衛同鑾語諸翰林曰在古北口得一武翰林卽出
疏遍示左右起潛至南書房曰此乃翰林文人往來地爾可爲武
翰林遂賜南書房行走銜復出二米墨迹使觀書法益大進雍正
初出爲大同遊擊累遷衡州副將署永州總兵苗疆不靖疏劾前
雲貴總督鄂爾泰褫職事白旋里修家譜著射藝詳說評定戚少
保紀效新書行世

王無黨 袁立相

王無黨萬全人康熙五十一年武進士授藍翎侍衛五十九年授
廣西梧州協中軍都司雍正元年遷雲南開化鎮標右營遊擊六
年調中營七年遷東州營參將九年協剿烏蒙餘匪議敘功加二
等十年四月遷廣西梧州協副將十一月援勦貴州台拱九股叛

苗擢左江鎮總兵十二年四月九股苗復叛無黨馳抵古州分兵赴八寨督勦清理八弓卯水一帶十二月經略張廣泗檄無黨分攻台拱之大台雄克之平交上等三十餘寨禽逆首巴利會收牛皮大箐乾隆元年五月署貴州提督隨廣泗剿撫上下九股餘匪二年二月實授貴州提督閏九月疏陳黔省急務四事一籌積貯一築城垣一整墩臺塘房一禁掠賣人口下部議行三年會同廣泗奏定番州屬姑盧寨苗恃險強橫臣等量遣官兵撲滅其地在都勻定番界苗狆環處未見兵威乃酌撥漢土官兵三千餘分路燬逆寨搜深箐禽首惡老排旬餘軍務肅清 上嘉其妥速四年陛見賞孔雀翎六年四月調湖廣提督八年 上以營伍廢馳革職留任九年疏言康熙二十八年荆門營守備移駐沔陽新隄又增撥水師把總一員距本營水程七百五十里陸路八百餘里鞭長莫

及請撤回其千總仍帶原兵駐防報聞十三年二月以徇庇標兵革職命調京引見十四年補湖南沅州協副將十七年遷雲南楚姚鎮總兵十八年署提督十九年擢鑾儀衛鑾儀使二十年授福建漳州鎮總兵二十四年遷浙江提督二十七年以目疾解任二十八年卒賜祭葬如例謚壯毅萬全又有袁立相者康熙三十九年武進士授侍衛出爲直隸涿州營參將累擢至天津鎮總兵雍正元年調山西太原總兵疏陳澤州城僻易藏奸非重兵不足資彈壓請設守備一千總一守兵百人駐澤州歸潞澤營參將管轄其原設把總及守兵二十人請移駐攔車鎮擇隘分防　上納之六年臨晉縣奸民糾眾滋事檄遊擊胡海率兵馳諭獻首犯餘不問其黨果縛首犯獻之立相即撤兵密訪奸民戶口姓名及有司疏懈狀具疏以聞　上嘉其能授提督節制山西全省太原之設提督

自立相始也尋以病乞休卒於家孫秉誠由武進士授侍衛乾隆十五年出為江南河標蕭營都司累擢至浙江溫州鎮總兵三十九年卒

丁士傑

丁士傑大興人康熙五十二年一甲二名武進士授二等侍衛旋遷直隸獨石口參將洊擢正定協副將雍正二年陞貴州大定鎮總兵四年擢福建提督五年緣事革職乾隆元年起授直隸大名協副將四年陞河南河北鎮總兵五年奏言豫省刼案獨多其故緣前督臣田文鏡遇有刼盜皆諱匿不報以致盜賊肆猖雖竊取糧食升斗莫不明火執仗張膽為之以冀漏網年來各撫臣嚴禁諱匿無論大小竊刼俱令通報故積案纍纍今當於巨鎮大市嚴立保甲密加巡防以銷盜未萌將來凡有應行之事當按起咨商

撫臣和爽共濟使地方營伍均有裨益得旨允行又奏言豫省兵丁技藝生疎蓋由各營中有從前出師一等兵丁四十名遇有把總外委缺例應拔補但伊等皆車騎營步兵弓馬未嫻而盡數補用則眾兵恐無冀望未免怠不知奮嗣後應請於各營中挑選材藝俱優者與出師一等兵丁參酌撥補庶幾人知策勵又奏請整頓營伍教習弓馬緝捕奸匪借給米穀各事宜均報可七月調浙江處州鎮總兵奏言處州地僻民貧各兵技藝未精亦以謀食故分其手足未便驟加督責應漸次整飭以期有成 上是之六年調廣西左江鎮總兵奏言鎮屬土司間有不法生事者一由所管官弁縱役騷擾一由怠弛長奸更有內地漢奸疑逼所致現飭各汛營弁力除積習以安邊圉八年調直隸宣化鎮總兵旋擢貴州提督十年歸化營屬那晉縱火燬寨土傑督兵往捕一戰而平奏入

得旨嘉奬十四年六月尚書舒赫德奉命至黔按驗軍伍以古州地多瘴氣擬將所轄營協調赴都勻上傑以其地屬苗疆要區且其性多疑不可不慮奏止之十八年奏黔省水草惡劣馬匹易致倒斃而例價不敷買補丁役苦之請援照滇省定例通融買補下軍機大臣議行十九年以坐事被議降補廣西左江鎮總兵旋因貴州總督碩色提督朱愛奏參上傑侵剋草豆銀兩私用公儲革職二十九年卒

哈元生子尚德

哈元生字天章河間人父應忭任湖廣武昌水師守備元生由行伍拔把總累遷直隸黃花路守備康熙五十七年遷建昌路都司六十年因失察私木過關革職雍正二年起補撫標右營守備七月貴州威甯總兵石禮哈奏帶往貴州隨勦狆家苗三年補威甯

鎮標中軍遊擊四月烏蒙土知府祿萬鍾擾東川府鎮雄土知府隴慶侯助之雲貴總督鄂爾泰檄元生與四川兵協剿賊據險以拒元生冒矢石奮攻克之鄂爾泰上其功擢雲南尋霑營參將六年三月米貼苗陸氏不法元生破險設伏擣其巢陸氏就禽八月赴阿驢界阿路瑪會剿四川雷波土司楊明義以其助陸氏劫糧者也詔賞銀四千兩遷元江協副將九月兵還阿驢人譟而圍我軍元生率遊擊卜萬年督戰兩晝夜賊敗卻元生奪據赤衣臺十月元生由小溜筒江搜捕餘黨阿驢人空寨遁十二月克附逆拉金者呢等寨鄂爾泰以聞且言元生之初赴阿驢野夷目隨營聽用爲元生鞭責致滋釁請交部議　上以其性反覆不能專咎元生免其處分七年正月調尋霑營副將二月擢安籠鎮總兵八年十月烏蒙賊復叛鄂爾泰檄元生由威甯一路進剿不數日擊破賊

數萬射斃兇目黑寡暮來連躪賊營八十里直抵烏蒙復郡治捷
聞　上獎其功賜戴孔雀翎冠服賞銀萬兩九年二月擢雲南提
督　上以元生母年逾八十特恩賞給封誥以彰慈孝尋調貴州
十年召來京陛見賞給公用銀三千兩十月至京召見特解御衣
以賜命軍機處行走並令回籍省親十一月貴州九股苗不法命
回黔督剿十一年丁母艱賜祭一壇命在任守制六月奏禽兇苗
百餘寘諸法其悔罪投誠者量地安置駐兵以彈壓之十二年三
月奏進新闢苗疆圖志　上曰古州八萬等處新闢苗疆三千里非
有圖志無以垂久遠哈元生所奏即交巡撫元展成詳查考訂以
期周備十三年古州苗叛擾黃平元生遣兵擊之總督尹繼善奏
調湖廣廣西兵會剿詔以元生為揚威將軍而以湖廣提督董芳
為之副嗣苗疆底定大臣張照與元生忤倡議分地分兵劃施秉

以上為上游用滇黔兵隷元生施秉以下為下游用楚粵兵隷芳元生與芳劃界交辦日久無功元生坐革職解京擬斬乾隆元年詔免死賞副將銜赴哈密軍效力三年正月卒於軍　上悼惜加總兵銜賜祭葬如例子尚德初隨父至雲南充伍拔授千總雍正八年從剿烏蒙賚疏奏捷以遊擊題補九年補雲南鶴麗鎮標右營遊擊十三年遷奇兵營參將率兵赴貴州剿古州叛苗乾隆元年經略張廣泗奏其功詔擢貴州清江協副將二年調定廣協三年偕大定協副將馬似龍會剿定番州屬姑盧等寨逆苗平之尋丁父憂回籍六年補湖南辰州副將八年擢湖廣宜昌鎮總兵九年調陝西涼州鎮尋調雲南臨元鎮十三年閏七月調貴州古州鎮命赴金川軍營十四年五月傅恒奏尚德攻克右梁山下巴朗平碉報聞會班師尚德赴古州任雲貴總督張允隨疏劾尚德乖張

狂悖革職交巡撫愛必達查審得尙德婪贓狀擬杖流二十二年正月賞副將銜赴西路軍營効力三月復因解送羊隻多倒斃革職枷號責賠補三十一年回籍三十八年卒

劉順　李煦　汪騰龍　何守朴

劉順順天人雍正五年武進士藍翎侍衛六年授圓明園守備七年揀發陝西署備員鎭標中軍遊擊十年實授十一年署平羅營參將十二年調署鎭海營十三年署同州協副將乾隆四年署定邊協副將五年遷鎭番營參將九年擢金塔協副將十三年正月率甘涼肅兵千五百赴金川偕副軍高雄出甲索攻囊得甫次松林賊來突犯擊之遁越日追捕賊衆毀其碉閏七月隨大軍平毀諸碉殆盡惟曾臘雙單二碉守甚固日暮將旋師順潛率敢死士偪單碉縱火焚之賊大潰連奪雙碉大軍繼之遂克色底是時曾

瞻之西阿利山賊碉林立八月順冒雨奪山梁木卡復繞山左進擊斬賊二十四奪碉一九月躬督礮隊斃賊六十餘克大碉一石卡四平房二十四經略納親奏順奮勇冠諸軍十四年金川平議敘功加三等擢貴州威甯鎮總兵 上以順在甘肅久熟習邊情調補甘肅西甯鎮總兵十六年陛見賜戴孔雀翎二十一年二月督解駝馬送巴里坤軍營十二月署安西提督二十三年二月檄辦戈壁水泉穿井設臺軍行無滯五月擢甘肅提督仍留安西二十四年調安西提督二十六年十一月以病乞休十二月卒 上痛悼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例諡壯靖

李煦天津人乾隆四年武進士授藍翎侍衞十三年補江南滁州衞守備十八年遷山西運城營都司二十四年遷四川達州營遊擊三十一年擢提標營中軍參將三十四年陞貴州鎮遠營總兵

又明年調古城鎮時大兵進剿金川命領貴州兵三千赴敵三十
七年五月抵西路軍營偕副都統富勒渾率南山兵踰喇卜楚克
山梁奪對面高峯賊卡據其嶺復毀賊三大卡賊設木柵林箐中
謀死拒煦馳下山頂乘勢奪木柵六石卡三潛出南山後分路進
攻斬賊十餘賊遁走復分三路進殺賊數百賊恐入大柵固守不
出煦環柵設十餘壁以斷賊援將軍溫福以聞特擢貴州提督時
賊設木城堅守鄂克什舊寨及木闌壩要路煦逼木城而壁賊來
爭擊敗之殲賊三百餘進壁山岡賊屢犯不得逞先後立卡七乃
謀分路進攻之策溫福以瑚爾廸克山梁西逼策卜丹南近木布
爾襪煦屯兵資噶爾嚴防後路九月賊酋聲言願盡返鄂克什地
贖罪煦等議兵不厭詐諭令將南北兩山美美卡木闌壩各卡全
行撤燬煦隨領兵下壓抵鄂克什舊寨　上以逆酋狡詐恐其僞退

引我深入爲潛抄後路之謀諭留兵數百交煦等於貢噶爾一帶
嚴備之十一月移屯瑚爾廸克總路十二月大兵克明郭宗抵美
諾　上命侍郎劉秉恬同煦留駐美諾理降番事務三十八年正月
温福奏調煦赴大營分領貴州陝甘官兵進剿師次功噶爾拉分
三路進大兵出莒額煦同副都統巴郎出右綠山脊殺賊十餘人
奪卡二座時温福移營木果木令煦同常保住帶兵三千屯防功
噶爾拉閏三月有賊夜從東北山梁下撲者煦等以其地距金川
遼斷非金川賊匪或係小金川鄂克什換班者竊爲之温福以山
梁偪近功噶爾拉了口實係金川賊衆因劾煦等揑飾狀　上怒
命即革責枷號軍營示衆命內閣學士博清額會同劉秉恬嚴訊
尋訊實擬斬會賊番進奪美臥溝卡倫參贊海蘭察以煦向經戰
陣素得士心奏請疏枷卒兵屯守簇拉角克　上允之並　特賞給

遊擊隨同阿桂軍營差委以徵後效三十九年二月補貴州永城營遊擊三月大兵攻羅博瓦山梁賊從喇穆衝出煦奮力迎擊賊多落巖死七月將軍阿桂奏補定邊協副將四十年十一月擢浙江處州鎮總兵四十一年卒

汪騰龍昌平人乾隆二年武進士授藍翎侍衛選江南江甯協標浦口營都司十三年遷甘肅西甯鎮標前營遊擊十八年陞提標中軍參將二十三年擢直隸大名協副將二十四年大學士川陝總督黃廷桂奏留騰龍暫護西甯鎮總兵印務即留甘肅以副將另補尋補慶陽協副將二十五年五月擢興漢鎮總兵八月調西甯鎮二十六年命往葉爾羌換防三十一年三月回任八月遷陝西提督三十六年大兵征小金川四川總督桂林督南路之師調陝兵二千名騰龍自請赴軍前効用三十七年二月抵卡了軍營

時大兵方攻東山梁噶龍溝金川逆酋索諾木潛結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互爲助守二月騰龍進攻扎哇窠山梁奪溝口大碉五石卡二十一並擊走對面山梁之賊乘勝克阿仰東山梁噶龍溝賊衆悉潰散進至達烏獲賊寨十四碉房六百餘斃賊無算四月參將薛琮敗沒果洲山桂林匿不奏報前四川總督阿爾泰與總兵宋元俊以欺罔劾之並劾騰龍與桂林終日酣飲不治軍桂林復以銀五百兩令汪騰龍交總兵王萬邦贖取金川所掠軍士奏入褫桂林職騰龍解任候訊 上命額駙尚書福隆安馳往嚴鞫六月福隆安奏阿爾泰所劾皆不實惟薛琮敗沒未據實入告其所交銀兩乃備賞土番非向金川贖兵之用請即革騰龍職以兵丁效力贖罪 上特賞參將銜命自備資斧帶兵赴綽斯甲布督土司進剿十月參贊大臣阿桂以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均爲進擣金川之

路而金川所據綽斯甲布其地有日甲爾曨壩者密邇革布什咱得之可以爲扼隘進兵之策乃令騰龍偕侍衛音吉圖卒兵由拉古鄂進破甲爾賊碉據之南攻正地溝口連破水碉木柵十二月將軍溫福阿桂進克美諾僧格桑遁入金川大軍分路進攻騰龍等在甲爾瞭見山下火起乘勢攻正地溝口番衆大奔獲碉六木柵二十三石卡六三十八年正月副將軍阿桂以馬奈馬爾邦爲入金川要路後通格藏竟谷諸處令騰龍以重兵守之十月補授甘肅提標中軍參將三十九年正月將軍阿桂進討金川以南路僧格宗四面受敵請於總兵英泰參將汪騰龍二人中擇派一人統兵防守　上以騰龍專務口給不足恃命英泰往嗣明亮奏英泰不能離大軍乃改命富勒渾屯僧格宗以騰龍協助之二月桂林奏僧格宗驛卒李文遇賊傷　上怒其疏於防範褫職枷號復加

恩釋放隨海明經理價格宗軍事海明病歿　上賞騰龍參將銜責其實心防守並令桂林往來稽察之六月奏請移南路屯兵於納木覺爾宗一帶派騰龍駐守七月卒於軍同時有何守林者字崑峯又字桂亭西甯人年十七從征金川隨偏裨攻碉卡不避矢石屢冠軍鋒創瘢徧體賞緜甲領功劄十三擢陝西七里關守備時年二十二陞定邊營都司遷甘肅紅水營遊擊調巴里坤右營又調中營遊擊署理哈密副將遷湖北興國州營參將以足疾引退後緣事褫職論戍武威其官巴里坤遊擊也兼管屯田事種田人舊以辠徒充吏士多虐使之晝驅之耕夜則閉諸室以鐵鍊繫頸足寒饑不得衣食多逃亡獲則置之死而逃者益衆不可止守林至嚴禁主者勿陵虐飽其飲食冬則人給羊裘一不復拘囚咸感泣無復逃者是時方運大玉玉大如屋製大車都二十四輪

駕羸馬百餘百人鳴鉦擊鼓千夫揮鞭呼喝從之羸馬奔騰跋歷夫役多死者輪數轉即止稍憩復鞭之行軸或一日數折則鳩匠修作或值雨雪人畜困泥中官役苦之大府以御用不敢奏聞守林慨然力言於欽差吳某將軍杜某曰是役也日斃羸馬數十士卒數十日費金錢若干萬不能運即運至內地而地狹路窄不可容且舟船難載橋梁難勝運至京師尤不易易宜奏聞停止以省民力節財用或奏明此玉應作何器招集玉工斲成坯段則運之或尚易也吳使者和珅之舅氏也據此致書和珅珅不聽督運益急會　仁宗親政珅以罪誅籍沒時於其家得吳書有以上聞者

上詔停止勿運且知大體敢言如此守林幼未讀書及官守備慚不能握管乃延師自課讀四子書能曉文義罷職家居日閱資治通鑑數十年未嘗休卒年七十有二

齊大勇 閻文編

齊大勇字養浩號鳳嵒昌黎人幼穎異通書史素負大志年二十爲諸生應鄉試不第乃就武學爲武生雍正七年武闈又不第大學士馬齊素知大勇膂力過人善弓馬兼長文事爲之稱屈 上聞之特命與新科武舉在紫光閣一體考試欽賜武舉明年會試殿試俱第一授乾清門頭等侍衛一時名噪都下九年三月奉命赴準噶爾隸大將軍岳鍾琪軍賜孔雀翎盔甲衣服又解御佩小荷包賜之大勇益感激圖報馳赴巴里坤鍾琪檄率兵進勦六戰皆有功西酋聞之心慄十三年補山西撫標中軍參將乾隆七年陞湖南沅州協副將丁父憂歸服闋補江南鎮海軍標中軍副將十二年授湖廣襄陽鎮總兵尋移陝西興安鎮十三年命統西安固原延綏河州興漢五鎮官兵進勦金川十四年凱旋陞授湖廣

提督十六年改陝西固原提督疏稱營兵强弱勤惰不一驟難責其成效惟擇技藝絕熟者優加獎拔生疏者寬期學習嚴飭各將弁實心訓練可期漸底精良固原兵悍寬則玩法嚴則觖望惟以公正馭之雖有愚頑久當自化 上韙之詔甘肅提督仍移固原十一月入覲命在乾清門行走賜鞍馬弓矢尋復任二十三年調湖廣提督以前在固原提督任保舉不稱鐫職賞參將銜發往巴里坤効力凡四年召回京授河南城守營參將以母喪致疾葬甫畢歿年六十有六大勇服官三十載廉潔自矢區畫軍務鉅細精詳兵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靡不流涕道左勒石以誌不忘其性尤孝友兩遭父母喪哀毀幾滅性鄉黨爲之流涕工書法於舊搨名筆尤精鑒別喜與文士往還問學雅歌投壺有古儒將風焉

閻文綉字素公大名人康熙四十八年武進士授二等侍衛轉都

司僉書累官河北鎮總兵廉潔自矢所在革除陋規以練兵核餉爲務戎務肅然　世宗賜內帑千兩並他諸珍物召對賜戴花翎藤帽晉階議政大臣命率四省車騎營西征與士卒同甘苦均勞逸士皆用命積勞卒軍遺疏陳方略　上震悼諭祭葬廕一子

李國柱 齊元輔

李國柱天津人由行伍拔補天津鎮標左營把總雍正八年隨征科布多十年遣修烏里雅蘇臺木城十一年陞直隸正定鎮王家坪營千總留科布多緝捕逃匪十三年禽賊首高二殲賊數十人遷直隸山永協右營守備十三年凱撤回營乾隆三年調江南河標右營守備六年陞浙江麗水營都司十一年擢溫州城守營遊擊十六年遷撫標中軍參將十八年陞杭州協副將二十年擢貴州威甯鎮總兵以母老請留杭州協任允之二十二年調衢州鎮

總兵二十七年擢浙江提督賞戴花翎三十年母憂服闋命以提
督銜管處州鎮總兵事三十一年二月補湖廣提督八月湖廣常
德等府水災國柱率將卒荷土壅水日夜籌防復疏洩湖北濱江
州縣田廬之被淹者　上嘉之三十二年調貴州提督三十三年
仍調湖廣提督三十五年署貴州提督先是大兵征緬匪國柱撥
貴州兵萬餘赴敵雲貴總督彭寶以其兵多老弱不堪者奏參之
降三級調用尋以古州黨堆寨苗人滋事率兵馳往剿之疏入　上
嘉獎六月獲首逆香要授山東兗州鎮總兵三十六年復擢湖廣
提督三十九年正月大軍征金川過境國柱供億有章馬騰士飽
上嘉其辦理迅速下部議敘十二月入覲召見垂詢詳切命仍回
本任國柱即奏請於新正月二日請訓並告假省墓　上怒其昧
大體交部議褫職加恩改爲留任四十一年以年老休致四十三

年卒

齊元輔字佐九東鹿人由行伍擢至遊擊台灣朱一貴作亂元輔隨藍廷珍進剿奮勇先登破之以克復全台功擢浙閩督標參將陞廣東香山協副將計禽老萬山巨盜高松大府特薦入覲獎賚有加給假營葬賜葬費六百兩擢廣西左江鎮總兵雍正八年思明土府屬之鄧橫寨蠻變元輔與總督議不合被劾遣戍特命往北路軍營隨軍進剿科布多有功以副將補用授直隸河標務關協副將調山西蒲州協告休歸十年卒年八十六

董天弼

董天弼字霖蒼大興人雍正十年武進士授四川提標前營守備從討儧對陞馬邊營都司隨征大金川以功擢峩邊營遊擊大金川平罷師陞章臘營參將調綏甯營再調提標中營率師討巴唐

平之陞維州營副將小金川與黨霸爭地天弼單騎入其境諭以禍福兩土司皆聽命郭羅克者黑帳房部落也掠衛藏入貢刺麻僧天弼奉總督檄出黃勝關察之夜合雜谷兵逼賊巢以槍驚其馬羣馬盡逸賊不得遁生擒其酋麻兹滚布得所掠物事定陞松潘營總兵旋賜花翎陞四川提督乾隆三十六年小金川酋僧格桑復叛圍沃日土司于達圍天弼由卧龍關往剿拔資耳賊據斑斕山死守天弼仰攻八日糧匱拔草咽土卒不得已退軍至關見大學士溫福請大軍堅守自將重慶兵一千循黃草坪救沃日道甲金達山斗峻不可上乃下令軍中求間道得近山得勝溝溝在兩厓間厓壁高數仞賊夾溝設守卡厓上會大風雪天弼將健卒夜伏馬鞍行溝中賊守者皆不覺遂直抵達圍破之乘勝拔日隆關迎大軍會於關下時大軍久不得天弼軍消息諸大臣已劾天

弼逗撓而天弼以用奇大勝得免死爲卒伍將兵五百人守資利寨參贊額駙王色與論軍事大奇之疏請賜副將銜拔會頭溝陞重慶營總兵拔卓克采復賜花翎拔橫梗山梁抵谷噶復繞坎竹溝間道進攻燒大木城一旁擊碉寨數十皆下連拔沒藥山大版昭復迎大軍會於布郎郭宗時南路參贊阿桂亦拔美諾賊巢僧格桑竄入大金川大軍遂拔抵木達是役也天弼常爲軍鋒而得勝溝坎竹溝之捷冒死入險地以迎大軍功爲最三十八年 上以大金川酋索諾木嘗助小金川命溫福爲定邊將軍討之擢天弼爲四川提督守黨霸溫福奏底木達新定乃賊巢且諸軍要隘天弼宿將宜鎭之與兵五百人守底木達底木達當賊衝勢危甚而溫福復調兵三百赴大營並撤後路接應兵一千三百是時溫福自屯木果木軍屢勝不以賊爲意七圖葛拉爾思甲布等千餘

人先後詭降溫福開軍門納之使雜厮養七圖安堵爾等因出入大營誘降人爲內應且探知底木達兵弱無後援定計先犯底木達再劫木果木大營六月一日賊潛自山後擁衆來犯天弼兵單不能支遂遇害年六十二後九日賊劫大營溫福亦死馬公貌瓌瑋美鬚髯臨陣常身先士卒所向無前有哈薩克二赤驃馬最雄健溫福常索之天弼曰天弼倚此二馬平金川俟手梟二逆并二馬上將軍溫福壯之其歿也在軍諸大臣劾天弼失守要隘　上怒徙其子聯轂等於伊犂四十一年大小金川平頭人七圖葛拉爾思甲布傳送行在　上問爲逆狀對甚悉復言陷底木達時四川提督董天弼將所部二百抽短刀力戰不可敗夜半頭人以鳥槍數百環擊殺之至是乃赦還聯轂復舉人原資賜內閣中書

許成麟

許成麟字瑞符號慶堂易州人乾隆元年武進士授侍衛歷廣西贛州左營遊擊廣信營參將廣東督標左營參將肇慶協城守副將調廣東督標中軍副將母憂服闋補湖北黃州協副將擢江南壽春鎮總兵調江西南贛總兵遷廣西提督以事鐫級授江南狼山總兵年六十一卒成麟歷敭中外三十餘年精勤如一日文武僚屬皆推誠相與終始無間言視兵民一體持大綱不事苛細廣信遇歲旱米價翔踊民嗷嗷待振成麟以郡守他出知縣不任其事遽以狀白大府出積穀數千斛減價糶之民得不饑在肇慶增城民王亮臣聚衆謀亂成麟馳入藍分華峯諸山場搗其巢穴逆首皆就禽無一漏網者成麟初臨贛州有威惠及總戎南贛兵伍聞其至皆相戒曰勿欺許公粵西左控交阯右界滇黔蠻獠錯居多瘴癘成麟巡歷兩鎮七協及諸土司關隘卒兩歲而徧輕裝減

從未嘗以供億累民柳州多火災成麟閱城廂多草舍乃請支公庫生息銀假兵民改易陶瓦火患遂止又以効力武舉限於例百不得一缺因與總督議通省千把出五缺後補用武舉一人粵西距京遠部推武職到任輒經年事多稽閣奏請照它省預保之例得旨允行大兵之征緬甸也詔粵西協濟戰馬二千餘匹成麟督率所屬員弁遞送並火藥數萬斤皆如期而至狼山夏旱率屬步禱烈日中值盛暑親至海口呂四場閱水師戰船教以陣法卒以積勞成疾而歿成麟事親孝在宿衛聞父卒一晝夜馳三百餘里比至號慟欲絕季弟蚤卒撫其孤如已出居鄉恭儉退讓嘗訪友郊外乘一騎一童子自隨見者不知為貴人也

哈攀龍 子國興 國興子文虎

哈攀龍河間人乾隆二年一甲一名武進士授頭等侍衛九年授

福建興化城守副將十一年擢河南南陽鎮總兵尋調福建海壇再調漳州十二年丁母憂回籍十三年二月　上東巡攀龍迎鑾命往金川隸總督張廣泗軍署松潘鎮總兵五月統兵出美諾溝規取撒卧山大松林噶達諸寨分兵搗馬溝右梁搜截松林毀松卡二過左梁山溝礮斃賊數十六月攻克渴足寨焚碉寨四水城一殺賊二十餘尋與署重慶總兵任舉合兵圍攻色爾力石城舉陣亡攀龍入上下林殪賊三十餘奪舉屍回七月偕同都統班第署重慶總兵段起賢侍衛富成分路夜襲色爾力焚木卡三殺賊五十餘進破石梁雙溝諸壘經略訥親總督張廣泗會奏哈攀龍戰不力降二級留任　上命攀龍同奏知其屈復原官尋隨經略大學士傅恆夜攻色爾力先登拔石卡殺賊番數十十四年二月金川平凱旋攀龍功加三等再功加一等命署固原提督十六年

調湖廣十八年奏整飭弁兵　上嘉之二十一年實授湖廣提督
明年調貴州二十四年陛見以病留京二十五年卒賜祭葬如例
子國興
國興乾隆十七年武進士授三等侍衛二十三年補授雲南督標
右營遊擊二十八年遷東川營參將三十一年緬甸匪目召散據
孟艮爲亂大學士楊應琚誤用趙宏榜納木邦蠻莫之降及宏榜
師敗新街匿不以聞以永北鎮朱崙爲總統襲土模陳元震參其
事國興至鐵壁軍營甫出關而緬師已大至時十一月十八日也
緬兵數萬國興率東昭兵九百人乘高據柵戒兵卒無動俟賊近
柵開槍擊之相持四晝夜提督李時升自黑山門以兵七百益之
賊詐降別遣其黨從萬仞關入於是撤兵入關緬人始知我軍有
哈將軍者三十二年署騰越營副將會擊賊於楞木進據猛卯城

親督戰槍傷右顋病齒及臂援兵至賊始遁楊應琚以聞賜花翎十一月從將軍明瑞克木邦戰蠻莫大破之復偕侍衛莽克察擊斬守隘賊六十餘十二月擢楚姚鎮總兵三十三年五月陛見命在乾清門行走賚銀幣九月還軍營調普洱鎮總兵十月擢貴州提督三十四年經略傅恆籌戰事宜用水師國興赴銅壁關外野人山督造戰船調補雲南提督並加太子少保銜以示鼓勵船成隨經略耀兵猛拱孟養南豐猛列猛壩而還師次老官屯水兵不能進賊水陸防禦堅官軍從外來疲且病惟將軍阿桂所將萬餘從虎踞關出軍威頗壯會開地道築臺發大礮擊之緬懼其酋諾爾塔遣其目得魯蘊立栅上遞緬文乞解兵傅恆令國興出見曉以利害諭遵三事一不敢再擾邊一送還內地人一十年一貢緬誓如約遂撤兵兵撤而貢表弗至且留諭使都司蘇爾相而詭言

國興會許給還木邦猛拱蠻莫二土司二十五年召國興至京削
官保銜降補貴州古州鎮總兵明年調雲南臨元鎮後二年得會
縕至老官屯請如前約時金川需大將命出川馳赴溫福軍營三
十七年授西安提督轄陝甘征兵命偕總兵董天弼由曾頭溝一
路徑取底木達布朗郭宗溫福奏請國興別由策卜丹徑取美諾
其曾頭溝一路專委天弼七月國興由阿喀木雅山溝繞出瑪爾
廸克山寨詳察策卜丹地勢林深徑狹取道實難乃率兵二千往
助海蘭察攻瑪爾廸克會貢噶山左賊千餘謀刼糧國興馳擊八
月設伏貢噶山梁斬賊百餘並搜籌奪其碉卡九月賊叩國興營
請降且獻鄂克什地國興要南北兩山美美卡木蘭壩及瑪爾廸
克並獻始許降越日賊果盡撤各柵國興以兵入鄂克什舊寨賊
退守路頂宗十月金川逆酋索諾木送前被留之外委臧儒等至

國興嘗且請勸僧格桑出降溫福以聞諭國興勿為賊誑言所惑時國興同海蘭察等以兵五千駐貢噶山謀攻策卜丹阻冰雪未進命還師協剿路頂宗路頂宗山麓有巨溝溝之源爲南山海蘭察繞出山後侍衛額森特由小路徑接應而國興直越溝攻其碉大軍繼進遂克路頂宗及喀木色爾寨先後破卡五十餘座碉三百餘俘獲甚衆十一月由喀木色爾北山攻穆拉斯郭大塞進據兜烏山巔與總兵馬彪合兵奪附近碉卡克額爾替木柵又率兵渡河隨大軍進剿明郭宗別以兵襲擊公雅山克木爾古魯賊寨並奪據嘉巴山麓下部議敘十二月廷議於平定小金川後分兵三路討金川命國興爲參贊大臣是月克明郭宗焚其僉經樓盤兵進取日果爾烏谷山麓直壓美諾賊巢尋隨大軍攻克布朗郭宗僧格桑遁金川我軍直抵底木達僧格桑父策旺出降小金川

平而國興適病卒　上深軫惜賞銀一千兩存䘏其家並加贈太子太保賜祭葬如例謚壯武入祀昭忠祠命圖形紫光閣御製贊曰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將種向略趲拉廈卑險要中道病殂成功未告子文虎以廕補陝西提標右營守備三十八年攻木果木陣亡入祀昭忠祠賜其弟文彪爲千總

俞金鼇 李壽春

俞金鼇字厚菴天津人乾隆七年武進士授藍翎侍衛十五年補山東高唐營中軍守備十七年擢甘肅西甯城守營都司二十一年陞蘭州營遊擊二十二年陞肅州鎮標中營參將二十七年調西甯鎮鎮海營參將二十八年陞廣東澄海協副將二十九年調陝西西鳳協三十年擢廣西左江鎮總兵三十一年調甘肅肅州鎮三十二年命往伊犂辦理屯田三十四年屯田收穫豐裕三十

六年伊犁將軍伊勒圖奏綠營兵二千二百名每人收穫米二十八石有餘部議加一級三十七年調巴里坤總兵三十八年調福建漳州鎮總兵九月擢烏魯木齊提督三十九年奏籌辦春耕事

上嘉獎之四十一年奏沙州副將都司移調安西參將守備原額兵數移調沙州以安西地當孔道差務殷繁稍事變通防守差役均無貽誤巴里坤迤西至瑪納斯幅員三百里未設墩塘宜擇有水草地或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酌量安設下軍機大臣議行九月會同署烏魯木齊都統永慶奏烏魯木齊提標移駐倉兵上年秋間以兵丁鹽菜銀既經裁汰照安西舊例每石以二兩二錢全數折銀賞給令其自行買食伏思糧價每至秋成平減值青黃不接則必昂貴若按季領銀聽其自行買食勢必隨價低昂仍與生計無益伏查官兵一歲糧餉銀折例於年前秋季委員赴鎮迪

道庫領交廸化州存貯按季支放莫若乘糧價平減時將一歲應
折銀兩酌定鎮兵眷屬一年應用糧米若干預將價銀提出選員
發給及時買貯營倉按月散放至採買長贍銀兩同正餉並貯州
庫仍按季給發俾各兵日食足而衣履有資再瑪納斯新設眷兵
二千名本年冬初先到一千名其度關糧餉亦照提標科則以二
兩二錢折銀實給見隨提標糧餉額銀請領兵丁眷屬一例用度
口糧勢所必需應請將一歲糧石一體預爲買備　上從之四十
二年調江南提督四十三年調福建陸路提督四十六年陛見移
甘肅四十九年固原回民李化玉與河州新教田五聚眾滋事分
擾固原之裴家堡分水鎮進攻靖遠縣城金鼇偕涼州副都統圖
桑阿合兵會剿賊竄馬營街乃與剛塔等督兵追擊斬獲多名搶
占山頂賊卡土司楊宗業督番兵仰攻東山賊遇高衝壓番兵敗

走金鼇迎救之賊始退夜竄石峯堡糾合會甯回黨至數千人副
都統明善進擊受創而亡金鼇進至烏家坪再擊伏羌賊匪斃其
目三生禽二十九人轉戰至秦安土鼓山賊敗竄蓮花城六月踵
賊抵雙峴隨總督李侍堯由中路進攻敗之福康安奏大兵進剿
石峯堡請令金鼇扼防底店以顧糧運後路七月逆回平調湖廣
提督五十年正月預千叟宴五十二年調直隸提督未起程而辰
州府鳳凰廳所屬句補砦苗人石滿宜聚眾爲亂金鼇聞報即馳
往查拏旋奏鎮筸鎮總兵尹德禧督兵直擣賊巢生禽首逆　上
以金鼇諳楚省苗地情形留湖廣提督任以資彈壓五十四年十
二月陛見命在乾清門行走五十五年正月賜紫禁城騎馬三月
回任五十八年以驟疾請解官回籍　上允之加恩賞左都督銜
以示優眷是年十月卒金鼇受朝廷特達之知恩眷最爲優渥嘗

作金門待漏圖自撰序文徧徵題詠可以想見當日君臣遇合之
隆舉千叟宴時集闕廷者三千人　上手賜玉觥者二十二人而
金鼇名次十九且命賦詩紀事以未嫻吟詠對　上顧笑曰汝香
樹小舅又受業其門豈未解吟詩者香樹者錢陳羣之字小舅則
北俗所稱妻弟者也其官兩湖時相國和珅欲納交金鼇毅然不
附其生平大節尤不可及云其後天津又有李壽春者道光二十
年一甲三名武進士侍衛內廷獲入宮瘋犯賞頭等侍衛俸滿引
見中五箭賞戴花翎授福建督標左營參將陞浙江杭州城守營
副將調福建延平營副將剿征會匪屢立戰功守城八閱月積勞
成疾歿城樓上事聞優卹廕一子世襲恩騎尉

名將傳一終

大淸畿輔先哲傳弟八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九

天津徐世昌撰

劉國樑 董果 孫廷璧

劉國樑任邱人乾隆十九年武進士授三等侍衛乾清門行走二十六年授雲南提標都司三十五年從征緬甸有功定邊右副將軍阿桂奏請議敘三十六年升雲貴督標左營遊擊尋遷騰越營副將四十年二月擢陝西延綏鎮總兵隨征金川四月進攻木思工噶克丫口偕總兵達色截殺各路援賊五月大軍進克下巴木通諸處國樑偕副都統烏什哈達總兵海祿等連破丫口左手木城石碉直上榮噶爾博大山梁奪其碉座連戰二日自第一峯至第七峯悉下之七月復偕署總兵特成額攻破第八九峯及巴占穆占諸碉卡進至冷角寺從高下壓悉焚寺旁砦落直偪烏勒圍

賊巢四十一年兩金川大功告蕆調雲南永順鎮總兵賞戴花翎圖像紫光閣列後五十功臣內命儒臣製贊四十二年調騰越鎮總兵尋以事革職留任四十三年調開化鎮總兵明年總督李侍堯劾其才具平常命解任來京發往伊犁効力五十一年釋回署東河沿守備以母老告歸五十八年卒

董果豐潤人乾隆二十六年武進士授三等侍衛三十年補陝甘督標右營遊擊時甘肅回民馬得鰲為積盜總督吳達善檄果偕固原州知州姚棻往緝獲得鰲並黨羽十餘人擢湖北荊州營參將三十七年遷鄖陽協副將領兩湖兵征金川三十八年參贊豐昇額以綽斯甲布道路通金川檄果督兵防禦並總理軍糧時山西撒拉角遞公文兵丁冉如學夾壩被殺飭果查定界址獲米商田濟國載銀兩米票赴軍營射利報聞正法三十九年將軍阿桂

密約分兵進攻達爾圖果濟師伏深箐攀山梁擊賊不備賊覺抵死拒果直薄賊壕力攻木城未克會有外賊來援果左右衝擊受重創奮力殺十餘人餘悉遁授福建建甯鎮總兵四十一年春大兵攻噶拉依督兵防守巴布郎谷山金川平賞花翎赴建甯鎮任旋調漳州鎮總兵四十二年調臺灣鎮四十五年奏言鳳山縣屬山猪毛社生番直理產等因被土目虐索率眾移居大路關山腳願內附果妥為安插疏入報聞四十六年丁母憂服闋補福建福甯鎮總兵四十九年調海壇鎮因足疾解任卒

孫廷璧大興人乾隆二十五年一甲三名武進士授侍衛三十年出為湖北荊州參將三十三年土匪孫大有何佩玉鳩眾為亂廷璧會同荊州知府蘇長齡率兵勦捕殺賊四十餘生禽孫大有數十人寘之法事定擢湖南永順協副將三十四年擢浙江黃巖鎮

總兵三十七年坐事鐫級尋召見以遊擊發往四川軍營効力時大兵征金川廷璧抵南路達烏軍營隨侍衛明亮進攻甲爾木山梁十二月隨參贊大臣阿桂攻取美諾三十八年阿桂爲定西將軍檄廷璧經理軍藥隨克納占山梁三十九年克絨布寨卡卡腳等處三月克穆當噶爾得碉一石卡三先後皆在事有功九月補湖南九谿營遊擊分領楚兵由金川河南進攻布咱爾里克石卡二四十年調赴北路宜喜軍營出達爾山梁攻克得楞諸碉卡連破菇寨石真噶山包沙爾泥寨以功最得議敘是年復偕翼長全保掃除約木底一帶溝箐克獨古木卡及甲咱各寨直抵獨松四十一年毀噶拉依賊巢金川平大兵凱旋廷璧留辦善後事宜四十三年抵九谿營任五十四年擢江南葦蕩營參將六十年調補鎮江嘉慶三年擢太湖副將八年擢狼山鎮總兵尋調蘇松十年

遷浙江提督八月調湖北提督十月卒於官

李國梁安廷贊

李國梁豐潤人乾隆二十二年第一名武進士殿試一甲第一授頭等侍衛三十一年授浙江提標參將三十四年擢台州協副將三十七年調象山三十八年擢定海鎮總兵三十九年調處州逾月調福建漳州四十年護理福建陸路提督四十一年實授四十三年母憂回籍四十四年署湖廣提督明年服滿實授四十六年川省嘓匪結黨劫掠爲民害國梁檄將卒捕治　上嘉其妥速命率精兵三百往兩湖貴州四川會同督撫實力搜捕國梁尋奏拏獲嘓匪張元保李廷昌多名鞫實分別懲治　上念國梁捕匪有功四十八年賜其父李瑞大緞貂皮並以瑞年屆九旬特調國梁直隸提督俾就近侍養蓋異數也五十一年失察汛兵糾夥謀竊部

議鐫級得旨免降調五十二年卒加賞太子太保銜賜祭葬如例
諡恪愼

安廷贊樂亭人生而駢脅巨臂膂力絶人乾隆二十二年武進士由二等侍衛出爲四川保寗右營都司會嘓匪亂檄領銳卒五百協勦道與賊遇戰一晝夜自引弓射其渠殺之賊潰走廷贊會衆議乘勝擣其巢衆難之廷贊曰賊在山如池魚穽虎圍可困攻可取也若待其外出山險兵稀如釣鱗巨壑逐獸平原安能測其所至遂鼓行而前憑險急擊尅日破賊壘禽其魁斬之餘黨悉平以功陞重慶鎮右營遊擊累官至廣東香山協副將尋署總兵引疾歸卒於家

王普

王普字德輝固安人乾隆六年授永定河外委補把總會河決落

職投江南營辦理天妃閘閘官事務累遷至文登營副將三十九年以事鐫二秩適匪王倫擾壽張臨清堂邑陽穀諸處山東巡撫徐績督兵剿之不利檄普至東昌九月七日戰賊於臨清周家店身爲士卒先戰六時斬捕過當賊不支始退走疏聞以參將用適將軍舒赫德額駙拉旺多爾濟兵繼至會戰臨清殲賊殆盡臨清平復副將銜連擊諸郡賊皆潰走普易裝疏捕民間匿匪四閱月全境肅清詔以總兵用賞花翎授河標副將四十九年擢河南河北鎮總兵十月入覲問王倫事對甚悉抵任獎勵將弁教練士卒不職者褫之老弱技疏者汰之一時賞罰嚴明軍政肅然五十一年伊陽奸民秦國棟聚衆戕官聞警馳往未至賊竄走以是挂部議先是賊起邑民受迫挾多附之者至是皆逺遁普下令悉招之歸伊人戸祝之普轄衛輝彰德諸地凡九營益以時簡閱而訓練

之嚴束士卒有縱馬傷田間一禾者輒鞭責之不貸公餘訪漢孝子丁蘭郭巨明趙烈女諸墓明季王丁二忠祠爲勒石表彰之以勵民俗五十五年　上八旬萬壽特詔復原官召見賜食品等物並御書福字玉如意五十七年患目疾致仕歸又四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一

謝斌

謝斌字定國定州人由武生中乾隆二十一年鄉試第二二十六年成進士選授江南瓜州守備陞山東渠山營都司拿獲逆匪張廣仁擢河標營遊擊三十九年戰臨淸逆匪王倫被創擢河標左營參將陞廣西梧州協副將五十年總鎭浙江處州五十一年三月迎駕楊家莊詢王倫戰創事賞戴花翎加奮勇巴圖魯名號調補溫州鎭總兵署甯波提督復調補定海鎭總兵六十年致仕嘉

慶十四年卒於家

蘇靈　劉文忠　安定邦

蘇靈大興人乾隆二十七年由行伍拔巡捕營中營外委累擢至遊擊三十九年授北營參將四十三年父憂服闋賞副將銜授圓明園副將四十六年調中軍叅將四十九年遷甘肅涼州鎮總兵次西安聞回變馳赴前敵奪賊卡殲數十人賞花翎躬督將卒掘壕斷賊水路力戰十六次箭傷左肘力疾搜捕賊首馬文喜等四十餘人賊平列首功五十一年調河州鎮總兵五十二年擢甘肅提督五十七年陝甘總督勒保奏靈選赴藏馬匹疲瘦內召以巡捕營參將補用五十八年授圓明園副將五十九年擢湖南永州鎮總兵六十年黔楚逆苗滋事靈至鎮筸率兵迎擊奪據得勝坡獅子口山梁　上嘉其勇隨總督福甯提督劉君輔屢殺賊為軍鋒

福甯檄守鎮筸賊來窺城靈隨福甯防禦出不意襲擊之賊叢集撲螺螄坡卡冒死上靈槍箭並施殲賊無算賊以城東觀景山扼要萃眾來爭我兵奮勇擊之賊陣動靈率遊擊胡廷泰等出茶園坡夾擊斃三百餘多墮崖死餘悉潰竄靈追擊之轉戰石羊哨楊州坪八晝夜賜勤勇巴圖魯名號賞貂冠大小荷包諸物嘉慶元年調赴隆團堵禦進獲悍目時老必吳滿兒等論功賞賚有差靈撫禦苗疆招降石季三歐再禮等一百八十餘寨煙戶三千餘事平功列超等二年授廣西提督五年以川省邪匪為亂調兩粵兵擊徐添德股匪　上嘉其奮勇交部議敘六年十一月卒於軍

劉文忠獻縣人乾隆三十四年武進士殿試騎射馬驚奔至紫光閣文忠躍下屹立控之馬不能動　上大喜特選侍衛異數也後官貴州副將守黃草壩苗匪圍之堅守月餘晝夜不交睫事急取

救兵無能出者文忠單騎大呼揮刀而出賊披靡遂取救兵至賊悉平

安定邦懷安人乾隆四十八年舉武鄉試充兵部差官驍勇有幹略膂力過人善挽强弓馳奔馬矢無虛發有敢戰名逆苗倡亂隨官軍征剿十年之間大小百餘戰先登陷陣禽首逆王囊仙王抱羊韋七絡鬍高二伍懷志等十數人軍功列超等賞戴花翎歷升瑪納斯協副將署巴里坤鎮總兵以病乞休卒於家

蔣觀濤 王鑑

蔣觀濤寶坻人乾隆三十六年武進士三十七年補授福建延平城守右營中軍守備四十六年遷湖南阮州協中軍都司五十三年遷湖北遠安營遊擊六十年黔楚苗人爲亂觀濤禦之鶴峯州聶車坪復調赴湖南隆軍營督剿龍門楊家諸寨嘉慶二年調赴

湖北協剿教匪戰十一次受石傷擢均房營參將屯白溢寨麻虎營殺賊二十餘三年赴鄖陽堵禦禽逆匪石映蓮四年卜三聘分竄黃草坪觀濤捕斬多名賊退走巫山五年遷湖南常德城守協副將六年屯興山房竹邊隘截剿川陝土匪七年湖廣總督吳熊光檄觀濤與副將孫應奉擊賊興歸時房保空虛山內零匪百餘竄出滋擾觀濤回兵會同總兵李天林南向迎擊數日悉就禽七月賊竄至房縣錦雞坪攻圍民寨復率兵擊走之八年川陝諸賊出東河秦口北竄熊光檄都司鄧興相赴北溝口觀濤扼南溝口分兵夾擊賊亦分兩隊一向北溝口一翻山繞出南溝口官兵後我軍前後受敵勢不支觀濤馳上對面山梁憑高奮擊賊大敗潰捜除匿賊悉殲之九年賊平十二年授雲南昭通鎮總兵二十三年卒

王鑑字光照定州人乾隆五十五年武進士授襄陽鎮標左營守備屯南漳縣嘉慶元年教匪擾保康據縣城西北之鳳凰山圍城三日鑑親督兵勇擊走之退踞城西二百里之東坑屯高峯上鑑塞隘絶水道賊窘乞降誅其魁釋脅從令歸農事平改提標左營授廣西梧州協都司思恩營遊擊會雲南高羅衣夷人不靖命赴百色鎮防堵署廣西義寧協副將陞湖南臨武營參將引疾歸卒年八十三

穆維安慶 劉管城

穆維清苑人隸督標爲兵乾隆三十九年山東逆匪王倫滋事維以斬僞總兵楊壘功擢千總先是賊聞京兵南下急掠糧艘造浮橋圖西竄維揮軍直搏獲賊艘二座焚其橋 上嘉之給奮勇巴圖魯名號並賞戴藍翎積功至膠州營副將嘉慶元年調赴楚勦捕

教匪五月西安將軍恆瑞攻賊劉家集維率兵馬橫貫賊陣大軍躡其後衝擊之賊屍山積六月師次漢河北岸賊屯對岸董家岡梁家坳諸處連營數里維與副將王文雄選精兵五更潛渡先擊董家岡奪賊卡遂移師破其營九月隨烏魯木齊都統永保協剿鍾祥賊再隨湖北巡撫惠齡剿襄陽賊皆有功二年擢登州鎮總兵仍留軍十月賊首高均德王廷詔擁眾二萬餘分擾斑鳩關窺渡漢江維偕副都統六十七等迎擊雙河塘復追敗之土門埡功

上蒙嘉獎三年五月隨都統勒保擊王三槐徐添德於石壩山大敗之賞給玉喜字二月三槐添德分竄通江維與提督富成等截之竹峪關洪口諸隘走賊首冉文儔連攻黑馬山大敗之四月賊出李家山西逸勒保檄維軍截其前維登大完山巔以礮下擊賊懼退他軍乘勢追捕斬馘不可勝計維直搗李華寺破文儔之巢

以勞致疾卒於軍　詔視陣亡例賜䘏子承齊廕生

安慶清苑人由行伍補督標後營把總嘉慶元年川楚教匪滋事檄赴湖北軍勦賊七月隨直隸提督慶成敗賊於紅土山獲賊目黃玉貴授行營千總九月勦賊陳家河受矛傷十一月戰於草店有功賞藍翎二年正月隨理藩院尚書惠齡破賊槐樹岡擢行營守備淡家岡杏兒山之戰禽賊首劉起榮補易州營千總時川匪出雲陽圖竄楚慶隨惠齡馳軍抵梅子壩偵賊聚雙河口惠齡分兵先踞山梁賊持紅黃白三旗撲官軍慶撲入黃旗賊隊惠齡率兵繼之捕斬無算八月再敗之太平縣亭子廟追至官塘壩射殪騎賊目餘盡奔擢直隸插箭嶺守備十一月隨西安將軍恆瑞擊賊司渡河戰三日馘賊數千生禽其渠王廷基等五百餘人賜強勇巴圖魯名號換花翎三年升沿河口都司四年戰張家坪敗其

眾斃賊目張漢潮命以遊擊擢用五年賊萃鎮安四山梁我兵分三路進慶從中路首入殺七十餘賊八年三省底定補直隸督標後營遊擊積十餘年擢至四川松潘鎮總兵二十五年命來京道光元年賞頭等侍衛五年授廣東潮州鎮總兵九月卒

劉管城慶雲人乾隆五十四年武進士授藍翎侍衛五十七年選湖北襄陽鎮標中營守備嘉慶元年湖北教匪聶傑人犯宜都據鳳凰山扼險抗官軍屢擣眾來撲營管城折衝搏戰禽賊目涂聯芳乘勢擣其巢獲聶傑人殲禽無算擢入陞雲南鶴麗鎮標左營都司二年賊竄古兒山遇伏而殲復追擊之隨州大洪山禽其渠劉啟榮管城功最多賞戴花翎二月調陝西定邊協中軍都司六月追捕襄陽黃號賊齊王氏姚之富竄入川敗之麻壩寨八月賊脅其黨復竄回楚屢爲管城所摧三年陞甘肅河州鎮標左營遊

擊五年擢陝西波羅營參將擊賊黃瓜嶺茶鎮諸處捕斬八百餘人六年陞洮岷協副將八年調陝甘督標中軍副將八月三省漸就平屯兵西鐵佛寺擦斬木馬河支河零匪十一月移防江岸七星壩賊出白土嶺北折羅溪管城遏之平利獅子壩賊復由旱田壩北走甄坪悉爲我軍所截斬獲甚多九年剿除苟朝九股匪餘黨悉平十五年調甘肅永固協副將十九年擢陝西陝安鎮總兵二十三年陝甘總督長齡劾管城鎮將不和降調二十四年補廣西富賀營都司道光二年休致十八年卒

邢敦行

邢敦行字立德號恕堂定州人少失怙倜儻好勇而事母最孝遇不平事輒與人鬭聞母喚屏息斂手退雖堵門詬詈不出也乾隆四十三年由武舉登進士廷試第一充頭等侍衛外授參將陞廣

東協副將奉母抵任所五十四年十月安南梗命孫士毅奉詔督剿檄從征敦行恐貽母憂秘不敢發乃詭曰兒奉命巡邊歸期無定母可攜兩弟暫歸遂將平日所製衣服百餘襲及紫杉板四潛貯船底次日送母登程强笑語母亦不之覺也別後目送里許乃再拜稽首放聲哭曰昔爲人子今則爲人臣矣星夜赴大營連戰連捷賊衆震怖棄城走士毅命撤兵三百里獨以兵千人付與敦行及許提督二副將守之賊乘隙結他國兵衆號數萬竟夜至敦行與諸將登陴議曰賊衆一至城下勢如破竹矣吾輩守亦死戰亦死與其束手待斃不如捐軀赴敵尚可冀僥倖奏功於萬一也遂以衣佩一二事付其僮曰歸告太夫人謂兒不得生還持此葬我可也遂與許提督等開門赴敵死事聞議䘏贈總兵銜世襲騎都尉

孫清元 王清彌 李錫命

孫清元晉州人乾隆四十五年武進士官湖北襄陽守備遷貴州銅仁協都司六十年苗人石柳鄧叛圍松桃城總督福康安督兵至城下清元出城合擊解其圍賊復踞長沖塘負隅抗官兵清元登山毀寨殲其衆論功賞花翎遷平越營遊擊嘉慶二年隨內大臣額勒登保四川總督福凝征湖北教匪清元殲賊大流口碎其木城晉安徽甯國營參將擢安慶協副將四年川匪張起貫竄楚境清元設伏破之敗其黨李樹徐添德萬餘人李樹謀竄荆襄清元伏以要之賊至伏兵起追殺二十餘里俘馘無算擢襄陽鎮總兵五年賊渠樊人傑自陝境入楚清元禦之竹山南田壩賊竄房竹兩縣界梗糧道不通清元自東路攻賊潰而走即復敗之羅家川賊遁保康追至五虎埡溝口揮兵鏖擊大破之賊東趨當陽四

散入陝境徐添德復掠南漳渡漢江直趨荆門我兵分三路禦之
賊大敗入西南山餘黨奔吉陽關及陝西白河縣境清元乘勝促
之賊折而東逸我兵躡之窮晝夜不息賊勢蹙大軍復敗之蕭家
埡清元由洋坪至蔡家灣爲策應之師追殺三十餘里奪獲輜重
禽僞先鋒廖羆兒適丁母憂請歸葬奏入　上留軍不遣賞騰阿
特依巴圖魯名號添德復自陝竄楚圖走均州穀城六年復結賊
渠張允壽擾房縣清元隨湖廣總督書麟屯壽陽坪進擊克之復
追敗之白沙河賊北走鄖境時川匪苟文明李彬由陝竄竹谿而
賊黨崔宗和胡名元聚衆三千撲攻房北境清元分兵應之擊走
其衆是月改爲鄖陽鎮總兵諸賊懼楚兵謀竄入川清元出興山
東迎擊之賊據茅倫山林木叢密勢甚險大軍埜攻累日賊死傷
殆盡清元礮殪其渠張允壽於熊藏山埡閒　上嘉其勞賚賜優

渥崔宗和胡名元逸至楊家店王國賢率賊二千與之合六月又
與川匪湯思蛟劉潮選同擾楚邊清元隨提督長齡擊諸五台山
斃五百餘賊遁入黃家山我軍以礮環擊賊乘夜突出撲營清元
衝陣入捕斬三千餘人生禽偽總兵彭長才賊折趨東南清元取
道毛耳觀敗之賊首龍紹周與崔胡合折入楚屢爲我軍所摧而
川陝餘黨辛聰曾芝秀又覆於興山賊目趙金時龍紹周窮蹙入
川糾合王四等由大甯巫山折還房縣清元拒之於柵子山復扼
其東竄擊諸平三壩賊出巫山夜叉崖清元截其前參贊大臣德
楞泰擊其後盡覆之王四曾芝秀匿老林中饑不得食糾黨戴四
趨巴東復合川匪樊陳聚龍潭坪仙峯觀清元與吉林泰分兵馳
擊之賊潰七年王四曾芝秀出川東竄歸州走馬嶺清元兼程出
賊前計禽偽元帥掩殺賊黨四百餘人賊鋒大挫尋會長齡馳赴

歸巴擊敗之白果園賊分黨擾諸河圍攻民寨清元遣兵解其圍乘勝追殺四十餘里賊復糾悍黨五六千人踞雞公山梁清元渡河設伏掩擊之賊大崩溺死者無算乃由間道逕入保康南山值大雨溪漲清元偵賊渡寒水河乘夜擊之獅子嶺賊驚潰進逼漁沱樊人傑曾芝秀赴水死　上命清元搜斬餘匪數千人以創傷發引疾歸十二年擢雲南提督調貴州再調四川十八年卒官

上聞震悼賜祭葬卹典有加

王清弼雄縣人乾隆四十年武進士補陝西漢鳳營守備積功擢陝甘固原提標左營遊擊嘉慶元年湖北鄖縣教匪王金禮徐長踞泥河口孤山村謀掠白河洵陽以攻鄖西提督柯藩檄清弼督兵攻其旁寨乘雨仰擊殲禽四百餘人進攻孤山斷汲道以輕兵誘賊出戰眾卒蛇行循牆而入燬其巢賊大潰獲王金禮等四十

六人泥河口平四月陞甘肅平羅營參將二年二月隨總督宜綿侍衛明興田出老君洞襲賊會家山有功三月偕副將王桂率兵出清谿口擊姚家寨賊竄走四川抵秋波梁清谿截擊敗之羅其清冉文儔屬聚方山坪分路撲我營七月賊伏兵朱射斗營旁拔鹿角譟而進清谿乘夜馳擊賊却走宜綿以方山坪險隘不易攻必奪蓋頂坪多福山兩寨以孤其勢而氊帽山地勢高峻有建瓴之勢乃分檄總兵楊秀攻氊帽山知州劉清偕百祥攻多福山知州常發祥偕朱射斗攻蓋頂坪兵旣合賊見多福山陷遂大潰清谿與朱射斗亟進奪其寨氊帽山同時並下越數日遂克方山坪十月羅其清王三槐合擾巴州宜綿檄清谿與知州劉清繞道援之三年陞貴州大定協副將時賊首洪道人胡透方等起蘭芽場清谿隨總督勒保攻東門關穿箐林小徑克其寨賊衆潰洪道人

胡透方悉就禽七月賊首包正洪竄走雞鳴寺東南淸谿與朱射斗參將張文貴三路圍而殲之包正洪死奏入賞齊喇巴圖魯名號十二月賊首冉添元王登廷與麻柳灣賊合勢張甚經略額勒登保分兵截擊淸谿戰歿於陣事聞賜䘏如例賞雲騎尉世職子丕承襲

李錫命字天寵東安人樸誠有幹略乾隆四十九年以一甲第二名武進士選侍衛出授廣東潮州遊擊嘉慶元年從大軍勦川楚教匪嘗單騎入賊營生禽賊目以歸芭葉山之戰功尤多先是賊爲大兵所蹙棄寨入山扼險死拒錫命揮眾仰攻山中矢石如雨下奮身不顧呼而先登眾從之直擣賊壘賊相顧驚曰大刀李至矣相率宵遁獲糧械無算 上嘉之賞花翎賜巴圖魯勇號擢廣東羅定州副將錫命臨敵揮巨刃故軍中有大刀李之名初賊由

楚而川而陝經略額勒登保以其蔓延三省督兵截北路偪之大川我軍禦之蒼溪賊渠有冉天元者驍悍善戰經略檄提督阿克登布楊遇春分左右夾擊之錫命時隸阿軍阿克登布恃勇輕敵繞出賊前跨山鏖戰賊取徑山後自巔馳下我軍腹背受敵錫命與參將以下二十三人皆戰死事聞賜卹如例給雲騎尉世職

王萬清

王萬清大城人乾隆五十五年一甲三名武進士授一等侍衛五十七年補授江西南贛鎮標左營遊擊嘉慶七年調江南河標右營遊擊十四年擢雲南城守營參將二十二年雲南臨安江外夷匪滋事總督伯麟薦其戰功賞藍翎二十三年偕都司曹得周破賊羅家寨禽賊目曹波章伯麟渡江分兩路剿賊萬清偕遊擊石成玉由東路進至蛾㒵會夜霧賊潛刼營萬清伏兵於蟻㒵左右

聞人馬聲伏起賊弃潰擠巖墜死者無算尋偵知賊匿大宗哈褰左首石峒地陡削不易登萬清堵峒口然草熏之賊冒煙突走斬獲殆盡復攻賊賴蕨破其巢禽首逆高老五以功賞花翎八月擢雲南維西協副將二十四年署督標中軍副將擢普洱鎮總兵七年入都旋卒

郭繼昌 史善載

郭繼昌正定人乾隆五十七年由行伍補固關營外委嘉慶元年川陝楚三省教匪不靖隨直隸提督慶成出師湖北敗賊張家墻擢直隸提標後營把總三年巴州賊羅其清糾黨冉道謀寇順慶繼昌隨西安將軍恆瑞馳赴川攻鯉魚嘴奪賊壁三馘賊五百繼昌受石傷功最多逼江賊冉文儔合太平賊龍紹周龔建等自大神山箐龍坪負嵎自固我兵出馬鞍山進攻克之斃賊目冉文富

殄賊二千襄陽賊張漢潮等竄踞陝境繼昌隨恆瑞躡其後累以
功陞山永協山海路千總賊竄甘省帶羅山繼昌隨大軍掩擊敗
之老柏樹五年擊賊大中溪斬捕過當陞督標右營守備六年遷
龍固營都司道光四年累擢甘肅安西協副將六年陝甘總督楊
遇春檄赴葉爾羌值逆回張格爾之亂大學士長齡令率兵援和
闐因留防阿克蘇城賊目庫爾班素皮率眾潛師渡渾巴什河分
圍繼昌及協領都倫布繼昌開營血戰殪賊千餘餘遁走進援都
倫布親督馬隊陷其圍縱橫夾擊斬賊目庫爾班素皮賊鼠竄渡
河追擊之淹斃四百餘人獲其輜重陝甘總督楊遇春上其功賜
幹勇巴圖魯名號以總兵用七年隨長齡進討進破賊於阿瓦巴
特諸處乘勝躡至渾河賊潛渡河犯我師繼昌擊却之張格爾遁
走再追敗之色勒庫爾八年凱旋敘功授安徽壽春鎮總兵繪像

紫光閣御製贊曰生於近畿拔於行伍屢立戰功我壯我武臨陣督兵隨營俘虜俾鎭壽春張弓控弩九年調延綏鎭總兵官十年以妥集延不靖調赴喀什噶爾治軍事十三年署固原提督十七年陞廣東陸路提督二十一年卒

史善載宛平人襲職雲騎尉補京營南營守備歷擢甘肅甯夏鎭總兵道光六年回人張格爾叛陷喀什噶爾四城善載督兵赴沙雅爾七年正月和闐縛賊投誠未幾復陷善載隨參贊大臣楊遇春赴巴爾楚克進剿二月揚威將軍長齡檄善載留防洋阿里克巴爾楚克護糧運五月四城克復　上命成玉署和闐領隊大臣善載幫辦尋凱旋入關回甯夏任八年調江西南贛鎭總兵旋留本任九年正月署甘肅提督予告歸二十四年卒

李士林

李士林字英選晉州人乾隆五十九年舉武科鄉試嘉慶元年成進士選侍衛出授陝西漢中營都司遷遊擊牛亮臣之亂督兵擣其壘獲其渠及賊目數人隨以所部赴陝之南山柏楊嶺白花川諸處捕斬餘黨無一脫者道光初奉檄調西甯征黑番所至有功晉參將歷靖遠莊浪洮岷潼關副將擢西安延綏鎮總兵卒官

武光琳 孔廣源 張鑑

武光琳正定人嘉慶元年由行伍隨直隸提督慶成出師楚北剿逆匪有功補龍岡營額外外委二年調赴陝西累有戰績補順德營經制外委三年賊目羅其清句結川匪攻撲營山我兵分路進攻內外合擊克之羅逆分竄儀隴之石板埡等處官軍併力夾擊遇之水東寺敗其眾光琳俱在事敘功升昌平營把總復追逸賊張漢潮於盩厔洋縣俘馘甚眾遷三屯協千總五年偵知股匪高

二馬五由戴家營竄入西鄉我師合力圍截敗之七年調松棚路千總九年調大名協左營千總十六年擢陝西延安營守備十九年檄赴喀什噶爾二十年塔什密里克逆回孜牙墩糾眾侵邊喀什噶爾辦事大臣永芹率兵進剿賊恃險抗拒光琳冒石先登奮勇鏖戰禽其渠賞戴花翎補臨洮營都司道光二年升甘肅俄卜嶺營遊擊六年張格爾不靖據阿爾坪南北兩莊我兵分道截擊光琳偕都司李萬餘等馬步環攻賊眾大潰斬級五生禽七十三人奪獲輜重無算七年赴烏什偏南柳樹泉督兵防禦會有奇里克部落布魯特黨逆肆焚掠負隅以抗我軍光琳率死士仰攻殪賊七十餘人生禽四人擢督標右營參將六月凱撤九年署陝西靖遠協副將十一年署定邊協副將尋授督標中軍副將十三年署甘肅肅州鎮總兵旋授貴州威甯鎮總兵十四年卒

孔廣源初名光祖正定人嘉慶元年由行伍拔補順德營外委隨
慶成征湖北擊敗鄧州東陽諸賊升宣化鎮右營把總二年理藩
院尚書惠齡剿四川賊李全王三槐等於太平縣田家壩廣源爲
軍鋒追殺二十餘里偵賊伏西牛壩與副都統六十七等合擊之
追至楓木嶺賊竄亭子廟將入陝廣源遏其前敗之於官壩塘擢
倒馬關營千總三年將軍恆瑞剿賊四川逆首羅其清冉文儔據
孫家梁擾儀隴運道廣源橫截磨盤寨連敗之四年隨恆瑞剿甘
肅藍號賊由五福河進攻追敗於老柏樹斬捕一千二百餘遷淶
水汛守備七年經略額勒登保薦升貴州凱里營都司九年調平
遠協左營都司十五年擢古州鎮標中營遊擊二十一年入覲賞
花翎二十二年升黎平營參將道光元年遷上江協副將八年擢
鎮遠鎮總兵九年坐事罷歸十一年卒於家

張鑑天津人乾隆五十年由行伍拔補天津鎮標右營外委五十
二年遷把總五十三年升千總嘉慶二年川陝楚教匪起隨直隸
提督慶成西安將軍恆瑞敗賊於司渡河七里溝斬馘無算旋入
四川敗襄陽黃號賊首王廷詔巴州白號賊首羅其清太平黃號
賊首龍紹周獲其目陳友珍復剿襄陽白號高均德通江藍號冉
文傳諸賊奪香安坪土門埡諸卡進破賊巢再敗之龍鳳坪賊竄
箕山與羅其清合我兵分路兜截破賊於鳳凰寺進擊大鵬山寨
攻克之四年擢插箭嶺守備隨西安將軍恆瑞赴陝西追斬襄陽
藍號賊首張漢潮於東乂河捕殺過當進擊鎮安破賊竹凹山禽
其目周過順訊知襄陽黃號賊伍金柱糾眾數萬將竄商雒鑑由
陽高墻店擊卻之額勒登保奏聞升直隸河屯協中軍都司八年
賊平凱撤九年調廣昌營都司十三年升四川督標右營遊擊十

八年援普安營參將署夔州協副將十九年調署提標中軍參將署越巂營參將二十年署懋公協副將二十二年調署阜和尋擢督標中軍副將二十五年擢松潘鎮總兵道光元年署重慶鎮總兵旋調建昌署四川提督三年卒

周景魁

周景魁衡水人嘉慶間武進士授藍翎侍衛歷官湖南澧州參將貴州永安鎮副將署威甯鎮總兵有勇略善用兵八寨廳之變單騎入賊巢禽其魁居恆手不釋卷有古名將風

董光甲　石清吉　程三光　劉玉豹

董光甲字冠一河間人嘉慶十四年武進士以營守備分河南十八年隨剿滑濬教匪力戰而創積功至遊擊道光十八年鄧州有潛匪光甲入其巢捕獲賊魁黃佩臣等十八人咸豐元年擢河北鎮

總兵時粤逆洪秀全踞永安州城光甲隨提督向榮壁上龍橫嶺龍眼塘賊乘壘未定輒出衝突擊退之進攻摩天天鵝二嶺賊出紅廟子我兵設伏敗諸河向榮過河擊之光甲身爲士卒先戰一日賊不支大潰二年正月川兵被圍光甲馳往援殺黄旗賊六人圍解進援滇兵賊見光甲旗輒遁走攻摩天嶺西逼賊壘而營浚溝納巨礮破賊壁丈餘賊驚奔移營老柏村再移新營築礮台逼賊巢益促夜風雨作賊遂竄復州城俘賊首洪大全餘匪竄昭平光甲麾軍追敗賊於古束龍寮嶺時光甲三晝夜不得食割韡充饑至黄茅嶺薄於險雨甚賊反撲力戰死之事聞贈提督銜謚勇烈入祀昭忠祠

石清吉字祥瑞沙河人道光二十一年武進士授侍衛咸豐元年補湖北鄖陽鎮保康汛守備五年粤匪竄楚戰禦有功皖鄂民爲

立生祠四年賞花翎歷升副將賜幹勇巴圖魯名號同治元年加提督銜三年賊圍關口馳救之受重創亡　上聞悼痛追授振威將軍諡忠烈入祀昭忠祠

程三光字明遠號亭功邯鄲人道光二年武進士第一由侍衛授湖北遠安遊擊力整武備教卒伍坐作進退擊刺如法遷撫標中軍參將崇陽賊匪爲亂白楚督請卒一隊獨當之不許守城垣造火箭無廢事苗人藐法市肆苦搶掠痛懲之爲歛迹晉貴州松桃協副將丁艱服闋授江南督標中軍副將特簡徐州鎮總兵粵匪東下破武昌寇安慶犯金陵總督奏留防堵咸豐三年賊抵城下登陴誓死守江霧作賊穴地陷儀鳳門揮刃巷戰殺賊百餘級力竭死之事聞賜祭葬如例諡壯愍入祀昭忠祠

劉玉豹字振翰新河人由武進士選授山東武定營守備以緝匪

功遷膠州都司擢曹州中營游擊咸豐三年調赴安徽大營以姪開甲甥翟登雲自隨屢戰有功侍郎周天爵山東巡撫李僡薦補即墨營參將仍留皖剿賊隨攻宿州又調懷遠碭山徐州靈璧固鎮石淸山臨淮關及潁亳一帶諸匪斬捕無遺加副將銜賞戴花翎壽州之戰賊數萬蠭集困重圍中開甲登雲皆戰死玉豹單騎潰圍出生禽悍賊陳鰲於霍邱進攻六安賊寨三戰三捷五年九月移駐香泉賊驟至急出隊禦之刀矛攢集身負重傷歿於陣事聞賜祭葬銀謚貞毅世襲雲騎尉入祀昭忠祠玉豹偉健多力不避艱險能得士卒心其死也合營爲之流涕

吳璋 吳燦

吳璋字晉廷淸苑人有力能挽强道光初由行伍補白羊峪把總遷前營守備嘗謂海防以火器爲先因創造炸礮旋轉如意式如

瓶重五百觔遠及三里子炸二畝許繪圖說上之尋遷北塘營遊擊　文宗御極詔疆臣密保將材璋名預焉二十九年三月英人入犯璋列營禦之敵繫礮於檣乘夜攻擊璋息火罷鼓去營里餘鹽灘中篝火三五爲疑兵當敵舟之未至也璋命演礮以敝舟爲準至是令精兵伺敵船至其地始開礮敵知備乃退其次日篝火處果得礮子十數枚有重二十餘觔者咸豐三年粵賊北犯隨總督訥爾經額赴河南防禦師抵柳園口賊數萬謀夜渡璋兵分兩隊伏左右約聞礮乃起賊以十舟先濟甫登岸礮發伏起斬獲數千毀賊船六生禽四十人賊乃西竄時欽差大臣勝保尾賊後意賊必由北渡至是西竄知有勁兵截擊因詢璋戰狀大服即奏調同赴懷慶進勦璋擊賊西南礮台破之有違節度者掌其頰二百眾曰營無此刑也璋曰軍法重者殺次杖次貫耳行兵勝負靡常

杖重不能行倘逢不測是罪不死而置死地也衆皆感泣八月賊竄西北入平陽城璋尾之門未及閉北竄直隸璋踵至滹沱賊結筏下流將濟璋覓舟不得擇善水者泅渡繫繩於岸衆沿繩以涉追至天津之得勝口四年賊回竄璋擊之念祖橋斬千餘賊出舒城而南璋馳軍誤出賊前夜半狂風迷所向賊從後突至璋分所部爲十隊以八隊掩火禦敵自率二隊往來盪決賊將退矣比曉知我兵少乃合圍幸救至得不敗賊據阜城璋乘其未定擊之單騎馳而入當者輒靡身受矛傷二大軍繼之連破四營殺賊七千江南賊援至勢復熾璋奉旨充前敵先鋒官隨勝保分兵截剿抵臨清州南三十里賊衆我寡璋命俟賊過擊其尾將戰令曰不俘不馘殺賊以左耳爲驗拾衣械者殺面傷者受上賞賊遂敗走破臨清分黨營清水集璋潛師待半過夜擊之追至豐鎮焉以殄滅

全股聞擢副將尋擊李開芳於連鎮傷右股明日復戰傷左股時
武弁皆帕首璋以爲怯每戰不去冠勝保以爲言璋曰不敢畏死
壞朝廷制度五年勝保獲罪璋隸忠親王僧格林沁軍未幾改隸
欽差大臣西隆阿璋前與用事者不能協至是因事陷璋璋曰死
譬不若死寇吾甯效命疆場以馬革裹尸耳每戰必先連克西河
常甯平定市興隆集歷山鎮師抵德安府時降賊將復叛璋廉得
其情密上當事笑置之未幾降者果反與賊合圍璋於府城
之西歷十八日糧盡援絕死傷過半璋夜率卒銜枚至賊濠布陣
僞爲救援之師者賊不敢出軍還用事者斬其勇將萬賓來軍益
孤六年請歸伍同治七年卒其時同縣有吳燦者亦以勇著
吳燦字玉祥魁奇多力善騎射幼以任俠雄於鄉由行伍擢千總
道光中引見試箭全中命復射又中賜藍翎以守備用遣天津中

營遊擊咸豐二年髮賊北竄隨欽差大臣勝保尾至懷慶府戰一日夜賊礮破其冠斷執旗兵手燦不爲動揮軍進戰大敗之加副將銜賜花翎戰阜城受礮傷裹瘡而進破賊營四座奉旨賜齊車布巴圖魯號至冠縣攻城礮中股創甚授廣東惠州協副將傷甫愈而賊竄高唐燦躍出戰創裂血出死事聞予騎都尉世職祭葬如例

王錫朋

王錫朋字樵慵甯河人少雄武有俠氣以武舉補兵部差官援例得固原城守營遊擊道光六年權慶陽營參將是冬逆回張格爾亂作陝甘總督楊遇春檄錫朋往勦師次大河拐誘賊萬餘殲之俘二千殪頭目邁夛底阿渾等五人賊屯沙布都爾號十餘萬我兵從三路進擣錫朋戰西北禽獲獨多箭斃大頭目色提巴爾第

及其從素皮木克等八人揚威將軍長齡以擊賊功最入奏賜花翎進戰至阿瓦巴特賊阻渾河沿樹寨二十里錫朋從大軍間道渡河抵喀城夜破之東門斬首六萬級禽七千人獲器械火礮以萬計進取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諸城執玉努斯於故瑪㝷之出寨追賊圖舒克塔什及達爾瓦斯地險且無援錫朋以孤軍四百轉戰冰山雪窟中竭死力克之師還詔擢湖南臨武營參將十二年猺民趙金龍亂湖南殘常甯新田總督盧坤檄錫朋偵剿入羊山五峒黑夜冒雨緣巖攀蔦上抵石灰坪道遇賊戰自辰至酉賊遁潛兵洋泉口斷其出沒接戰五晝夜燬賊房無數賊稍懸奔住街詐降錫朋覺之復進兵誅首逆趙金龍獲其黨趙金旺趙文鳳別將逐賊楊家園亦大捷回攻高山坪圍賊殲之賞銳勇巴圖魯名號擢寶慶協副將時廣東猺亦煽動趙仔青進擾湖南兩廣總

督檄以兵控兩省中地殺賊背江口進至濠江口又破賊銀匠冲賊踞山鳴鼓角錫朋手長矛洞紅旗酋一人磔僞旗號趙文興扼葛藤冲再踣之麻岡冲及陽南仔青反走追獲之及其孥湖南平赴廣東大軍戰連州大洪橋乘勝入火燒排之鮑兒嶺奪馬鞍山遂平五排猺又從定蓮花汛冷水冲鼓而西破金竹根桃花冲大搜紅泥田十九冲轉擊而東趾之陽公歧大古坳諸猺悉平功竣之寶慶十三年擢福建汀州鎮總兵尋丁憂服闋改安徽壽春鎮二十年英人陷定海去之壽朋以壽春兵鎮其地二十一年英人再至總督裕謙檄充翼長八月英船闖入錫朋出守九安門鄭國鴻駐竹山門葛雲飛駐曉峯嶺相去十餘里敵先犯九安門不利退攻竹山曉峯錫朋馳救轟擊六晝夜俄兩營敗錫朋力戰眾且盡所親卒及身自盪殺且數十百人敵至益多揮短刀陷陣死時

八月十七日也年五十有六是役也敵兵可三萬我兵計五千錫朋檄請益兵大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救亦坐不救錫朋旣死　天子震悼以提督禮賜恤諡剛節建專祠子承泗承瀚皆賜舉人襲騎都尉世職錫朋知兵善戰嚴號令明賞罰能與士卒同甘苦人樂爲用自遊擊從楊遇春定回疆知名及平猺功居最嘗誠諭士卒曰戰利呼人共之獲倍多即人不利趨救之可兩全待兄弟交友皆有至性歸省親更衣結襪履皆躬執之家書及祭所親文詞旨温雅不知其爲武人梅曾亮以儒將稱之

段飛熊

段飛熊字夢卜鉅鹿人精騎射諳韜略道光十二年武舉人授陝甘秦州守備陞利橋金塔寺安西州都司署玉門遊擊號令嚴明操練士卒悉精銳可用時西番數寇邊飛熊率兵擊走之遷督標

後營遊擊護理西甯總兵陞蘭州副將親老致仕歸監修城垣學宮工堅而費省同治元年賊起飛熊練鄉團勦捕有斬獲功賜花翎卒年六十九

郝光甲

郝光甲任邱人道光十八年一甲一名武進士授頭等侍衛歷官至山東膠州協副將山東巡撫李德奏薦擢陝西陝安鎮總兵咸豐三年粵匪竄山東 上命光甲統兵往勦陝甘總督舒興阿以陝安要地疏留之六月賊竄河南圍懷慶光甲馳抵水北關逼賊而營槍殪執旗賊首殲其木台賊潰敗越日大軍渡河萃攻入柵光甲偕總兵烏勒興泰往來應擊大敗之俘馘二千餘人棄器械山積圍立解八月賊走山西陷垣曲光甲踵至平陽壁北門賊三撲三敗之九月賊竄直隸據靜海獨流河南捻匪結之麻起光甲隨

舒興阿踰河追賊抵運鎮奏留直隸尋爲勝保所劾褫職粵賊犯廬州舒興阿赴援光甲爲前鋒抵廬州戰水西門外賊既陷廬州據桐舒諸縣四年提督秦定三檄剿舒城賊出三連橋擊敗之進攻楊家莊賊萃衆拒戰光甲督後路軍夾擊賊挫而奔移屯三角井越日戰五里橋手殪乘馬賊捕戰多名七月賊出黃家店撲我軍光甲連戰北之燬三連橋賊壘閏七月賊退屯橫嶺光甲督兵抄擊大敗之進攻橫嶺設伏兵兩路以火器燔其巢賊驚亂伏發斃賊千餘殪黃衣渠二江南提督和春奏入賞三品頂戴署陝安鎮總兵六年總兵珠克登率兵薄城下巳革總兵音德布先登光甲繼之緣梯而入賊大亂遂復舒城詔賞給總兵頂戴賜花翎六月捻賊擾潁上光甲移兵擊走之捻復糾髮賊犯潁州 上命河南巡撫英桂會剿諸軍聽調遣而光甲誤回徐州命革職八月捻

出潁州光甲尾至江集槍殪二百餘名禽其渠王鳳林七年援桐城衆寡不敵力戰死之賜䘏如例諡武節予恩騎尉世職同治七年建專祠

郝上庠

郝上庠沙河人道光十八年武進士授藍翎侍衛任登州右營守備咸豐元年升沂州協都司三年擢武定營遊擊四年土匪爲亂巡撫張亮基奏請上庠護理兖州鎮總兵幅匪朱廣田竄郯蘭沂莒各屬上庠會紳團剿之賊竄江蘇贛榆縣追殪多匪殲其渠事聞陞參將賜花翎五年捕誅金鄉縣匪陶三相時山東有賊艇往來海上巡撫崇恩奏以上庠護理登州鎮六年升撫標中軍參將九年以禽斬幅匪李希夢等功擢沂州協副將署曹州鎮總兵賊首汪來鳳破濮州官兵圍之賊請見上庠一言卽降上庠單騎入

城諭以禍福賊投戈歸命以功加提督銜會匪偷渡濮范革職留營克復張秋鎮復原官尋移剿堂邑踞匪戰賊丁家廟敗之賊勢復大集上麾左右衝突馬蹶沒於陣事聞賜卹如例謚勤勇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入祀昭忠祠同治元年　上命建專祠東昌府

安勇

安勇清苑人由行伍拔補千總道光二十一年授奉甯鎮右營守備二十六年擢江西興國營都司咸豐元年二月粵賊竄南贛突撲龍南之芳竹嶺勇督兵扼擊殲殪賊首數十人餘潰遁擢山東武定營遊擊二年奉檄赴江南防堵三年六月賊由瓜洲犯三汊河營勇截於楊子橋破之賊築礮台對岸結浮橋將搶渡勇冒雨先進他軍繼之賊潰退七月賊出鈔關門天甯門來犯官軍擊之

退追至護城河勇伏兵東岸賊至殲之事聞以參將升用時江甯揚州皆陷勇隨欽差大臣琦善趨三汊河敗賊焚其營四年分攻揚州勇首先陷陣進擊瓜洲勇奪賊土城賊盡殲直隸提督陳金綬上其功賞戴花翎九月戰賊季家廟毀賊壘擊新橋虹橋皆有功五年賊合鎮江匪竄入儀徵過鹽河踞帶子溝我軍爲浮橋以濟勇前驅奮力捕之復偕副都統富呢雅杭阿攻河南賊毀其屯二四月賊糾鎮江大股竄八里鋪謀犯三汊河勇約副都統德興阿兩路夾擊賊斷隄築壘我軍馳入攻奪之積功擢直隸大沽協副將六年升天津鎮總兵八年克復江浦有功五月敗皖賊大劉莊捷聞賞號烏里達勒圖巴圖魯九月賊由天長犯揚州勇督兵渡河堵禦賊他竄十年漕運總督袁甲三以防剿出力奏加提督銜同治四年卒奉旨賜卹

石皓 蔣照臨 鄭奎士 奎士子永祥

石皓字耀彩藁城人明大學士石珤裔孫剛正有識略道光二十三年沿海鹽民滋事總督納爾經額欲臨以兵皓時以前營千總充巡捕官諫止之躬率十餘人諭解其黨咸豐二年隨琦善南征粵匪三年屯揚州北門外鳳凰橋拔賊營數座擢補薊州營守備琦善檄皓造大小礮數十枝築礮台百餘座尋赴儀徵燬內江賊巢禽其目六人奪賊船十五艘 上嘉其功賜尚方諸珍物四年還揚州夜四鼓選精卒渡城濠梯城而登火石齊下遂復揚州以都司拔補賜花翎並賞御製金牌銀牌各一進攻老河影洲平其巢補喜峯路都司八月防剿江浦賊潛撲城皓迎戰五里橋大敗之乘勝克九洑洲賊營四江浦之民始獲安堵五年賊悉眾犯江浦由新江口登岸築壘相持時城中兵僅七百攻二十餘日不能克

始解圍去補山東壽張營遊擊六年奉檄防儀徵江浦民卧轍阻其去甫至儀徵復檄統津鎮兵攻揚州三汊河及紅橋克之餘黨犇瓜洲提督向榮檄皓南渡攻金陵而瓜洲賊屢犯三汊河遂北歸防守七年進兵金山賊破其船墜水中礮傷臂遇救獲出傷愈誓克瓜洲夜三鼓率部卒以紅巾纏首與賊亂梯城而入賊潰走循江西竄皓出瓜步青山截殺之賊無一脫者擢參將賞給賀勇巴圖魯名號八年平大劉莊賊營十年粵匪糾眾擾邵伯湖皓統領水礮台戰九晝夜克復公道橋薛成良賊多墮水死十一年江皖賊眾竄揚州皓沿湖轟擊克湖西各鎮加副將銜同治二年隨大軍收復天長六合江浦和全椒諸州縣三年守太平洲九日賊不得逞進攻丹陽克之升德州營參將陝甘總督楊岳斌侍郎彭玉麐浙江巡撫曾國荃同調皓攻金陵生禽偽王及偽天軍副主

將並巨目十餘人悍賊二百餘諭以總兵記名簡放四年凱旋赴
德州參將任營規整肅兵民翕然七年捻匪平加提督銜尋告歸
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蔣照臨字曾齋慶雲人咸豐初以武生隸行伍二年拔補蔡村汛
經制外委三年從征粵匪戰揚州累功遷遊擊九年擊六合賊敗
之陞德州營參將攻克僧道橋菱塘賊壘殲薛成良叛賊加副將
銜十一年江皖賊糾眾連營撲揚城卒所部敗之授廣西義寧協
副將同治元年江南悍賊渡江攻揚城每戰輒捷加提督銜四年
克復丹陽補授天津鎮總兵凱旋陛見命帶神機營南防撤防赴天津
鎮任捻匪入陝調補撤防山西太原鎮總兵六年十月乞病回里
七年病痊命辦理直東軍務疾發卒年四十五
鄭奎士宣化人道光間由行伍積功授湖南守備粵匪亂起從征

有戰績遷廣西正安營都司擢湖南九谿營遊擊隸提督向榮軍咸豐三年賊陷廬州率師赴援復調江南攻復巢廬江等縣援安徽壽春鎮總兵加巴圖魯勇號八年擢浙江提督轉戰金陵甯國江蘇親提一旅輒身爲士卒先創傷遍體如刻畫同治五年捻匪北竄奉命馳往協剿踰年署理直隸提督八年傷發乞假歸卒於家子永祥官浙江遊擊咸豐九年受創死廬州營次

李成虎 子昌麟 昌麟從子二剛 弟昌慶

李成虎號鎮岡安平人少勇力過人能挽三百鈞道光二十四年武進士咸豐元年由侍衛出署泗州都司擢署宿州營遊擊會南河隄決檄成虎防護有功補授廬州營都司賞戴藍翎尋遷宿州營遊擊粵匪陷江南淮上祓捻擾土匪應之周天爵檄成虎防臨淮關悍賊張鳳山擾關下戰輒執旗揮衆無反顧成虎怒馬馳入

斬三人賊大披靡自是以勇名諸軍俞家灣者江南北重鎮也賊久踞攻之莫能下成虎行抵賊巢六七里天陰夜昏黑下令築壘列槍礮壘上以盾覆燈蛇伏其下夜三鼓賊果出譟而前鎗彈更牆過兵伏不稍動俄賊麾壘而呼壘中鼓角起撤盾燃燈萬槍齊發賊大驚潰是役破賊萬衆而成虎兵僅千人於是益逼賊巢爲營增築礮臺晝夜攻之死傷相枕藉卒拔其巢李家軍之名震於遠近捷聞賞換花翎既而肅花馬池參將加副將銜當是時給事中袁甲三淮上之軍李成虎臧紆青幷爲名將俞家灣既克進兵和州之官渡官渡古烏江地賊之自安慶而東也官渡適當其險沿江上下賊多設卡防我軍成虎毀卡數十座獨芝蔴港老曹廟堅守不下成虎分兵三左右挾火彈伏卡下而親率中路誘賊戰戰方酣卡中煙焰起風烈火大作賊竄伏芝蔴港港池濱江多稻

田溝洫縱橫人馬不易進五年四月十五日成虎約諸路應援躬督大隊五更蓐食疾驅遇賊三戰三捷抵霸王廟葭葦中伏賊起成虎受數創所約援軍無一至者遂殞焉年四十五賜祭葬如例謚忠勇入祀昭忠祠成虎爲人篤勤防河時陰雨兼旬方興鉅工設十三廠貯物料成虎每夜手一燈從二三健卒周行巡視時有風雨十三廠廠廠見將軍之謠成虎在宿州賊每迂道避之曰毋犯此鐵臂將軍行軍馭下有方秋毫無犯然遇之甚厚烏江之役瀕行賜軍士酒曰俟得賊酋再與諸君痛飲耳既戰沒和滁全椒等郡縣萬餘人尋其元得之建祠全椒城西南隅子昌吉武舉人襲雲騎尉世職其時同屬武強死難者惟于昌麟爲最烈

于昌麟字澄秋咸豐初由行伍歷安徽撫標千總四年隨參將扎隆武遊擊嵩瑞攻剿廬州賊有功賞戴藍翎五年擢潛山營守備

換花翎復隨劉南路賊陷亳州營都司賊陷廬州士民王予顧遣
羅金柱縋城出約大軍攻賊爲內應十月我軍大舉昌麟攻小東
門首登城燒賊吏棚賊大潰遂克廬州以遊擊儘先陞用並賞給
奮勇巴圖魯名號六年補兩江督標右營遊擊克巢縣城七年擢
山西甯武營參將八年以擅提將壩釐捐款錢二千緡給勇糧翁
同書奏劾革職拏問九年六月懷遠捻襲得糾衆數千撲定遠縣
城昌麟督團勇敗之奏復原官十一月夜偕守備徐立壯破定遠
賊巢平燬營壘數十巡撫翁同書上其功加總兵銜賊之據定遠
也壁城西三里爲三壘與城賊犄角主帥以定遠爲必爭之地募
能屯城下斷內外賊交通路無應者昌麟獨請往一夜壘成賊內
外夾擊糧絕無援兵昌麟謂其從子二剛曰我必死爾其突圍去
二剛不忍營破被獲嚇令降昌麟罵不絕賊以沸油灌其口死之

二剛亦遇害袁甲三奏聞予謚壯勇贈提督銜賞騎都尉兼一雲
騎尉世職弟昌慶安徽撫標把總累遷守備同治元年戰死蒙城

史榮椿 王鳳祥 王浚

史榮椿大興人由行伍拔補外委歷升中營參將咸豐元年大學
士賽尚阿督師征粵匪以榮椿自隨調補左營參將二年以戰賊
功賞戴花翎三年四月升中營副將十二月隨欽差大臣勝保進
攻獨流榮椿列隊王家營隄岸殲賊數百屯兵峽口窪四年賊突
貫口榮椿列隊截之戰蘆葦塘斃賊三百餘翌日榮椿督率哲哩
木盟及火器營等兵合力兜擊賊紛紛敗竄踞阜城二月隨副都
統達洪阿分攻堆村西南兩面殲賊三千餘平三村賊壘提聞賞
哈希巴巴圖魯名號五年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劄擢
直隸大名鎮總兵七月直隸總督桂良檄赴河南剿賊衞輝九月

亳州捻竄皖境榮椿馳兵追躡十二月蒙亳賊直撲提督武隆額營榮椿擊走之賊反歸德榮椿馳抵郡城乘夜縋兵入賊隊賊驚潰六年三月賊捻二萬餘於熱穀集四月賊竄鹿邑禦之界溝集賊已潰矣復糾悍黨夜至界溝火近村民舍潛出我軍之後戰五時斃賊千餘五月河南巡撫英桂以榮椿捕除彰懷兩屬捻奏聞調徐州鎮總兵八月賊踞永城宿州榮椿行次永城苗村橋西南賊蠭擁出我軍噪而進戰三時匪黨麕至抄我軍後路榮椿縱橫排擊斃賊七百餘七年正月進剿岳家集毀其巢三月以徐州剿捻功賞提督銜五月賊分匿王墟諸處榮椿挑之戰連破姚鄧諸墟生禽逆首戮之九月攻韓墟賊傾巢出我軍分路截擊燬其屯進逼趙屯賊屢撲不得逞八年正月攻酆家集捻首劉狗勢蹙乞降受而殲之六月升直隸提督九年七月英吉利船闖入天津內

河榮椿力戰中礮死僧格林沁奏聞命優卹直隸天津及原籍建
立專祠予謚忠壯賜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同治元年 穆宗御
極追念死事諸臣各賜祭一壇榮椿與焉
王鳳祥寶坻人監生入貲爲衛千總道光九年補浙江湖州所領
運千總歷升山西石樓營都司復捐輸以遊擊分發山東三十年
署文登協副將咸豐元年署單縣營參將二年署兗州鎮標中營
遊擊剿捕蘭山郯城幅匪時粵匪亂作調赴江南防堵宿遷三年
賊由皖豫分竄山左右入直隸四年鳳祥奉檄回山東隨巡撫崇
恩克復臨清州移守德平防連鎮竄賊十月補高唐營遊擊五年
大軍克連鎮以防堵功賞戴藍翎粵匪自連鎮分竄山東高唐州
別股踞茌平之馮官屯大軍以次攻克之鳳祥均在營有戰績尋
檄赴湖北行抵河南留剿彰德等府屬聯莊會匪七月隨河北鎮

總兵崇安解新鄉獲嘉之圍殲除會匪殆盡六年河南巡撫英桂疏奏鳳祥戰功賞換花翎補臺莊營參將時安徽亳州捻分擾皖豫竄柘城鳳祥奉檄赴陳州扼防越境解亳圍夷白龍王廟諸處賊巢盡殲之七年升陝西西安城守協副將加總兵銜八年攻六安州賊擁眾突我營鳳祥會諸軍截殺之賊不得逞越日乘夜薄城約內應啟門大呼而入賊狂走追殺數千立復州城七月捻首張落刑糾眾襲踞陳家莊諸處鳳祥糾合民團馳往攻之誅捻目余慶遠遂克陳家莊賊壘十月懷遠捻首李大喜踩澮河迤南圖北犯官軍敗之復由宿州北符離集折而西鳳祥偕知縣張汝梅伏兵褚莊捻過符離集伏突起賊驚潰追斬千餘賊復壁澮河北岸鳳祥偕知府張學醇奪門入殺賊幾盡捷聞以總兵記名簡放九年二月懷遠賊渡澮而北我軍截之復遁回澮河鳳祥乘賊半

渡擊之溺死者無算九月隨督辦河南軍務副都統關保殲賊於亳東丁𡊅集諸處賞資勇巴圖魯名號十月關保移師許州鳳祥敗賊於洪河賊走臨潁撲縣城我軍踵至大敗之別賊竄鄢陵官軍馳擊於太康縣之王隆集賊悉奔逸鳳祥策馬躡之賊奪路東竄擾鹿邑過之梁老家諸處援賊[illegible]至鳳祥分兵兩翼以馬隊擣其中賊大潰越日賊悉眾來撲陣斬千餘關保上其功擢四川川北鎮總兵十年鳳祥隨關保駐鹿邑賊擾蔡浦見鳳祥兵至皆驚潰東竄逐北至槐午店殲千餘奪軍械無算賊竄確山鳳祥分路截殺殪賊千五百餘賊入亳州老巢鳳祥擕長矛深入馬蹶墜地負重創歿於陣事聞賜䘏如例予謚恭勤賞騎都尉世職

王浚萬全人以行伍起家歷官陸路提標中軍參將道光三十年署南雄協副將以勦辦英德匪徒失利革職枷號咸豐元年投效

廣西軍五月金田賊由中坪仁義鄧村竄古廳黃柱嶺欽差大臣賽尚阿檄浚伏兵下官村別以輕兵誘賊賊至伏起殲先鋒三人餘潰走七月官兵攻破雙髻山營界頂是夜賊三路圍其營礮擊之不退浚馳至大呼陷陣斬百餘人賊敗奔命以都司補用二年三月賊以呂公車攻桂林廣西巡撫鄒鳴鶴率浚登城力禦焚其車殲賊多名賞戴花翎七月隨湖綏靖鎮總兵和春攻復嘉禾縣城捷入擢湖南鎮筸鎮標中營遊擊四年湖北提督向榮檄浚攻江甯雨花臺奪賊卡六重俘斬數百擢廣東雷州營參將十月江甯賊南竄毀巷馬木橋浚馳往截之不及追及於秣陵大敗之潰出北關口浚伏兵抄截斬馘百餘遂破其柵五年升廣東三江口協副將十月賊出朝陽門龍脖子諸處分竄我軍官兵擊卻之賊復以千餘騎出太平門浚等自靈寺山前分隊迎擊賊敗走六年

三月三汊河石埠橋棲霞諸匪乘雨夜逸浚督隊沿江追剿賊棄械逃三汊河賊壘悉平毀五月太平神策各門賊營出龍脖子築壘大小水關馮家邊一帶浚等督馬隊分路包抄賊撲仙鶴門並擊卻之七月賊攻五里牌浚隨福建漳州鎮總兵張國樑分路兜擊斬賊渠一人殺捕過當復進擊寶堰踞賊敗之記名以總兵用七年二月進攻句容斬黃衣悍賊數名四月擊攻援賊賊悉出城來撲浚揮兵衝突刺悍賊數人墮馬破西南賊壘五遂克句容以功賞毅勇巴圖魯名號八月擊退鎮江踞賊敗西城賊之攻台勇者斃三十餘十一月克鎮江府城擢陝西陝安鎮總兵賞提督銜八年三月隨張國樑大敗江甯賊賊從雨花臺突出浚等更番轟擊直擣毫屯殲賊無算九年賊築壘建卡於江浦縣之雙陽圩龍家圩浚等分五路進直薄圩圍賊出巢死拒而包公廟九洑洲賊

竄斃餘黨擁出我軍喋血鏖戰賊壘悉夷十一月擢湖北提督十年四月攻剿丹陽賊乘天大霧冒官軍旗幟數道並進淩轉戰移時中槍死安徽壽春鎮總兵熊天喜馳救之亦沒於陣事聞 上憫惻命議卹幫辦軍務四品京堂許乃釗奏淩播弄威權請撤銷卹典 上以王淩見危授命飭照參將例議卹賞雲騎尉世職同治五年御史朱鎮奏請江甯建忠義祠祀殉難諸臣淩與焉

劉景芳

劉景芳景州人以武監生倡辦鄉團調赴運鎮軍營剿髮逆有戰功賞戴藍翎咸豐七年隨大軍剿皖豫捻匪攻克方家集三河尖賊巢補直隸固關營井陘汛把總八年解固始縣圍克復安徽天長擊走盱眙粵匪九年補四川提標中營守備十年攻克懷遠踞匪賞換花翎閏三月隨總兵承惠剿賊鄢陵太康諸處戰斃千人

追至柘城順河集斃三千餘生禽一百六十崔橋之戰馬賊突出分抄景芳揉伏而進斫馬足殲數十人馬賊反奔與步賊相蹂死百餘官軍乘勝掩殺餘賊悉潰竄河南肅清捷入以遊擊補用加副將銜旋補直隸大沽協中右營都司十一年勝保督兵入臨清破濮頭賊巢賊糾莘冠教匪並約濮范鄆鉅諸賊圖報踞清水鎮及館陶縣城勝保檄總兵伊綿阿進剿景芳副之抵館陶景芳與道員周士健攻其右約副將成祿諸軍三面齊進賊出馬隊萬餘拒之景芳穿賊西面馬步叢中入成祿由東面兜擊斷賊為兩賊棄城走遂克館陶景芳會諸軍追擊之而清水悍賊忽來援逸賊回鬬我兵寡困圍中勢將敗矣適侍衛祥恩軍至景芳合力衝擊賊東清水走盡焚其壘勝保上景芳功以參將補用賞給巽勇巴圖魯名號六月進攻冠城莘縣教匪連破白塔集三河鎮賊壘移

壁蕭家寺會總兵徐廷楷道員王榕吉沿途擒捕直搗莘縣老巢
賊大敗遂克其城是冬教匪萬餘人圖北竄景芳隨副都統明慶
馳騎出賊前副將黃得魁躡其後夾擊盡殲之事平以副將用同
治元年興捻合圍潁州副都統烏勒興阿率馬隊分兩翼進景芳
以步隊居中擊之賊萬餘列陣殊死戰景芳以槍礮連環轟擊戰
良久以短兵接賊始不支景芳踵至太和屯劉家集大小數十戰
斬馘萬餘遂解潁州圍先是官軍深入重地景芳以築營未定爲
賊所乘被劾革職至是復原官嗣勝保督辦陝西軍務以景芳隨
八月偕協領高福擊賊渭南九月破賊咸陽平馬家堡老巢毀普
馬寨回巢七提閒加總兵銜二年調署直隸天津鎮右營遊擊教
練槍隊造軍火禽馬賊多名四年邊外馬賊入喜峯口擾直東
上命景芳率馬勇赴玉田屯御道南是年尙書文祥剿辦奉天馬

賊逆首王小泉踞省東南勢甚張文祥檄景芳追擊之賊退入山誘我軍景芳督隊先登賊彈如雨下景芳下馬麾擣賊敗奔逐北二十里禽斬五百墜崖死者無數奪獲馬二百餘五年再敗於吉林加提督銜六年署直隸正定鎮總兵八年調赴綏遠將軍定安疏稱其戰功交軍機處存記十三年丁母憂賞假百日八月假滿到綏治軍光緒三年調赴奉天防剿七年卒於軍賜卹如例十二年盛京將軍慶裕奏請附祀盛京三賢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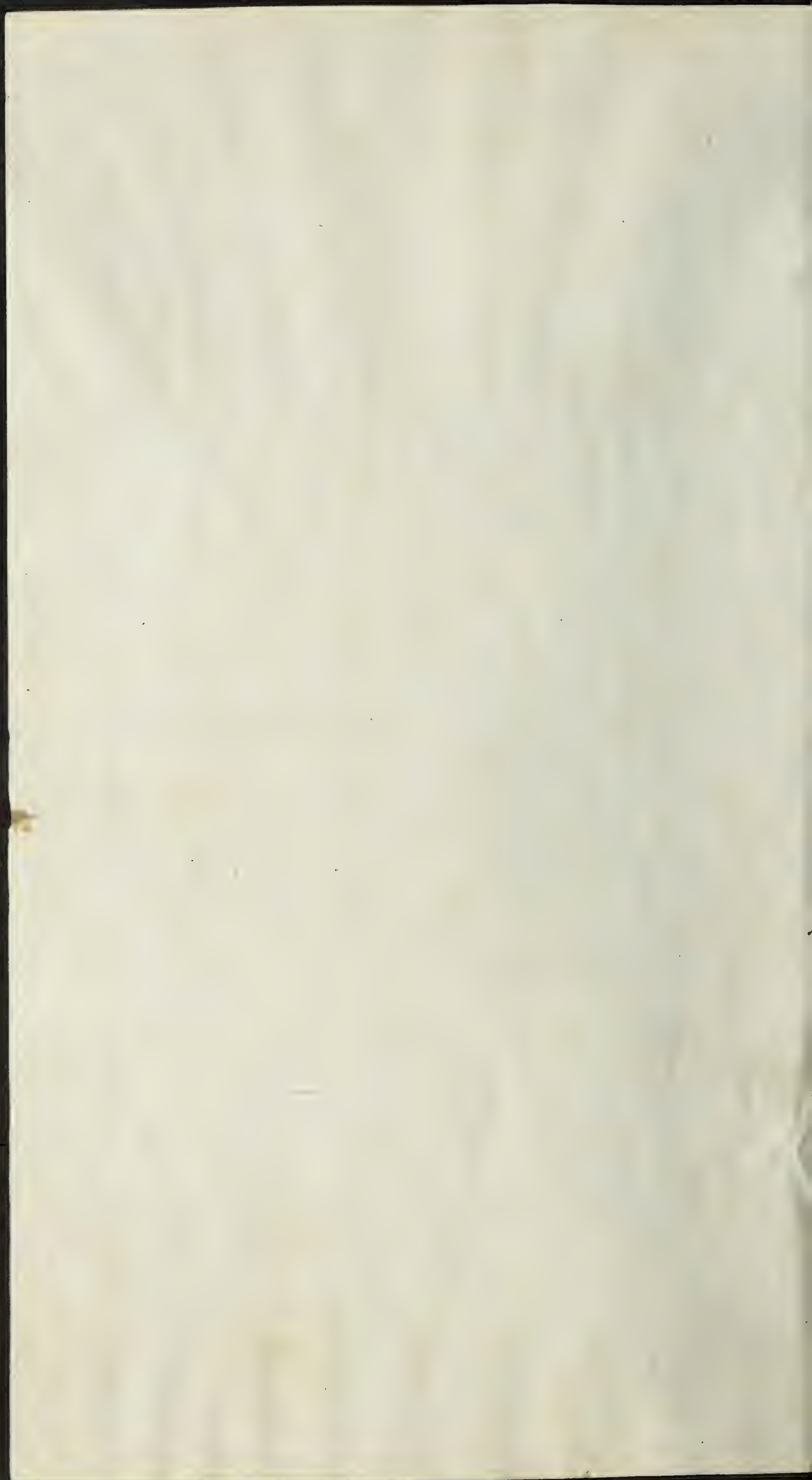
賈吉齡

賈吉齡字惠廸南宮人奇偉有壯志咸豐九年從軍入建威營十年楚軍援皖擊賊於小池驛並克復潛山太湖二城十一年克隨州賊悉殲同治二年調赴陝西復山陽城遂管帶隴軍三年以一軍當川髮諸逆不得逞旋管帶水師防陝西興安州賊聞之遠遁

五年幫辦山東東沼營務是年十月破肥城黃崖賊寨七年東捻肅清十月赴都召見九年檄帶古北口練軍中營旋統中右兩營出防庫倫光緒元年十月回防五年調往朝陽有殺賊功累官至副將加總兵銜賜花翎號赳勇巴圖魯山西巡撫張之洞以吉齡果勇耐勞疏調晉省整飭諸軍十六年署河屯副將十九年調署正定遊擊尋卒

名將傳二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九



大清畿輔先哲傳

大淸畿輔先哲傳第十

天津徐世昌撰

孫奇逢 子立雅　博雅　姪度雅　孫淦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容城人幼承家學與兄奇儒奇遇弟奇彥皆砥礪名行爲庠序所推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謁同里楊繼盛子應尾應尾猝然問假在圍城內無糧芻外絕救援將若之何對曰効死勿去補庭歎曰吾定子生平矣年十七中萬歷三十八年舉人與定興鹿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耳章句之學取諸儒同異發明考證期於自信不顧人是非兩居父母憂準古禮治喪偕兄弟廬墓六年不飲酒食肉歲時哀慟如初喪提學道李蕃以純孝疏旌其門家故貧日食常不繼邑中富人願貸以金粟婉辭不受每絕糧輒割郭外田易粟一日與善繼講學自辰至日

晨始得豆麪作羹怡然自得無不足之色少時思以功名自見既居憂心傷祿不逮養乃絕仕進念取五經四子及宋明諸儒書讀之研求身心性命之歸而究極於天人之際乃覺一言一行皆發於良知而甚於愼獨其得力蓋自居廬日始也後入京師見曹于汴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學益大進時吳縣周順昌嘉善魏大中桐城左光斗負人倫重望爭與之納交大學士孫承宗視師關門重奇逢學行欲以職方薦起贊軍務既堅辭之而告其客茅元儀使交懽諸將虛公延納以收其用承宗嘗曰昔尹吉甫佐宣王中興歸功於張仲孝友啟泰亦余之張仲也奇逢湛深於學而淸剛疾惡厲風節赴義若饑渴天啟乙丙間逆閹魏忠賢竊柄殺異己者左周魏先後逮捕下詔獄奇逢與善繼父正及新城張果中傾身營救且納槖饘光斗弟光明大中子學洢順昌

友朱祖文往來京師經容城必主奇逢家獄久不解奇逢上書承宗曰左魏諸君子淸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獨以善類之宗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昔盧次楩一殺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平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圜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楩敢望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尙負慙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菴憐才扶世之感諒必有激於中豈獨無意乎承宗讀其書歎息疏請入朝將面陳於上忠賢大懼遶御牀泣謂承宗入有淸君側之事請帝下詔止其行治獄益急光斗大中順昌各坐贓酷拷奇逢與正竭家貲代償不給則廣招同志醵金於士民前後實送京師三人已相繼拷死奇逢復散金還諸人有不受者爲設奠於途

以餘金付其家當醵金時暴行酷暑烈日中奔走數百里聲聞沸騰禍且不測奇逢則曰人固當有死爲三君死死不恨且死定有命閹其如我何海內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謂奇逢與鹿正張果中也奉聖夫人客氏弟光先以時焰傾結士大夫欲延奇逢座上不可得介所知餽名馬以貧無芻茭辭再致養馬需又以病不勝騎乘辭其待小人不惡而嚴而小人亦相與愛敬之不之害也崇禎三年御史黃宗昌薦奇逢與善繼可大用徵詣京師八年禮科給事中王正志舉奇逢詔書到門者再皆不赴朝野重之稱曰徵君九年清兵逼容城帥鄉里子弟完城以禦時鄰邑俱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巡撫都御史張其平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上其事於朝命加級擢用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聘之贊軍務俱辭不就十一年率子弟門人隱易州五公山結茅雙峰上族黨依之者

數百家奇逢飭武備輯人心爲守禦計暇則與其徒講禮興學絃歌之聲相聞遠邇化之如家人骨肉盜賊睥睨不敢犯其境取田子春避地徐無山埽地而盟之義作埽盟餘話壬午以後凡三遷其地寓鹿善繼江村者六年再徙新安遷祁州窮年旅食不問家人產一囊貯米屢罄怡如也淸初國子監祭酒薛所蘊兵部侍郎劉餘佑順天巡按御史柳寅東陳棐交章薦徵俱以病辭有司敦促急或謂恐得罪奇逢曰薦者以賢視我我不敢自賢而自處於不賢何罪之有及圈田令下奇逢田皆在圈中謂子弟曰故人茅元儀二十年前勸我徙曰此地非子有也乃今果然吾聞中州地廣蘇門山下宋邵康節元姚樞許衡高棲講學舊處也吾將往焉留其長子守廬墓乘柴車南徙副使馬光裕遇諸途問乘車者爲誰以孫徵君對下馬拜曰先生何往奇逢曰失家將之蘇門居焉

光裕曰吾有別業在輝縣去蘇門十餘里夏峰村願奉先生奇逢固辭曰長者絕我乎何拒之深也遂舉宅一區田十餘頃以畀奇逢因創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弟躬耕自給學者稱夏峰先生奇逢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立朋黨自公卿逮布素懽然以誠信相接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其教人務實行先彝倫問答因人不主一端矯枉救失各衷於理又能洞鑒隱情談言微中使人言下自悟不以形迹繩人以故興起者衆或畜疑不能自決徐爲條析往往如其意所欲出而相悅以解故爲學者所尊嚮四方從遊之士數十百人登封耿介上蔡張沐江陵漆士昌定興耿極清苑高鐈皆稱高業新安魏一鰲自山右至起雪亭於夏峰奇逢常遊其上故及門問答一鰲爲多睢州湯斌以監司乞養歸授徒梁宋間後事奇逢執弟子禮潁川劉體仁有雋才見奇逢若有所

失求築室夏峰以居久之不樂棄一琴於堂而去因名留琴堂前後凡十一徵終不起嘗曰吾坐兼山堂讀易消遣世慮有清泉嘉樹足以資嘯詠有良朋諍友標理談義足以和性情舍此至長安事貴人乎其不知止足之義矣安福李震生見奇逢出曰先生今隱矣而少時豪俠之氣尚自逼人先生非隱者也奇逢語其弟子曰吾生平尚友凡三變乙丑丙寅之際則慕陳太邱癸甲之間則管幼安田子春今耄矣其惟衛武公乎奇逢爲學篤實切近本乎倫常日用而以體認天理爲歸言心卽在事見言己卽在人見言高遠卽在卑邇見而歸於愼獨而已嘗自謂七十歲工夫較六十密八十工夫較七十密九十工夫較八十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視聽言動能循禮子臣弟友能盡分喜怒哀樂能中節戒欺求慊是聖賢眞境界也其天性孝友兄弟逝久每

觸其手蹟輒涕零父母忌辰慘容素食九十歲後猶孺慕如少年每晨起謁先祠退處一室澄心端坐卽疾病未嘗有惰容子孫姪甥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閨門雍穆寂若無聲尤篤於姻族故舊旣衣食之又爲經理婚娶喪葬諸事而成人之美完人之節尤以力持風化爲己任其與人和易若不自勝至於事變之來衆人震撼不知所措者處之裕如未嘗有幾微動於中也奇逢之學盛於北與李容黃宗羲鼎足公卿持使節過衛源不入公署屏騶從以一見爲快嘗三月渡河游大梁士人望花外小車攀援下榻兒童牧豎胥相慶曰孫先生來吾家也游嵩洛士大夫郊迎之過覃懷爭延留遣子孫追隨有以襁褓至者曰異日成人俾得揚言曰曾於兒時見孫先生也其爲人欽慕如此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夏峰年九十二前數十日不能粒食整衣危坐與門

人子孫講論不輟其詳記於考終錄中歿後京內外官吏士紳以
迄窮鄉老幼貧窶之子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千餘里皆服心喪治
葬於夏峰東原大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易州學者就
故宅爲雙峰書院而容城則與元劉因明楊繼盛同祀保定則與
孫承宗鹿善繼同祀道光八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奇逢嘗病世之
辨朱王異同者不能觀其會通爲返本之學乃昌言以告學者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
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
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
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
其朱子孰爲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詁納天下人士於理熙
宣成宏之世風俗篤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卽博卽約卽知

卽行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
姚江其紫陽之貞乎又著理學宗傳八卷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
羅顧十一子爲正宗漢董子以下迄明季諸儒中謹守繩尺者次
之橫浦慈湖諸儒議論有出入儒佛者又次之其言曰譬之歲功
孔子備四時之令也諸大儒各具春夏秋冬之一令也次之二十
四氣也再次之七十二候也合之以成歲功論者謂奇逢學宗陸
王及晚年乃和通朱子之說獨灤州趙御衆謂其學以天爲歸以
孔爲的或有以爲非考亭之學者先生不辨也蓋自志學以來無
一日非窮理之學也或有以爲遵姚江之學者先生不辨也蓋自
與鹿忠節講學以來無一日非格致之學也或又以爲考亭姚江
調停兩可之說者先生亦不辨也蓋窮理爲孔子之窮理致知爲
孔子之致知也苟不同脈何以調停若果異端誰爲兩可但當問

其是孔非孔不當問其誰朱誰王則考亭姚江之辨後人正未易以左袒虛見爭也先生一生學問總之以孔子印諸儒考亭姚江之說各有定論其書具在可考而知也湯斌曰先生嘗以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賢爲歸慈湖以傳子靜者失子靜龍溪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徒憑揣摩臆度以軒輊前賢先生所不與也當草昧初闢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先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立天經定民彝不因運會爲遷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緒以爲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紫陽不知何如其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奇逢所著之書理學宗傳外又有讀易大旨五卷尙書近指六卷四書近指二十卷晚年批定四書近指十七卷四禮酌一卷乙丙紀事一卷畿輔人物考八卷中州人物考八卷游

譜一卷取節錄六卷歲寒居答問二卷附錄一卷語錄二卷孝友堂家乘八卷夏峰集十六卷詩經近指聖學錄孫文正公年譜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日譜共若干卷俱行世其年譜則湯斌耿極等所輯也子六人立雅博雅最有名

立雅字君建號宏齋奇逢長子未入學時母夢剖腹洗其腸遂讀書聰穎過人八歲母死立雅隨父杖履恂恂如成人十六爲邑諸生過江村鹿善繼一見以道學期之授以認理提綱傳習錄使知程朱陸王之辨甲申後隱居不仕奇逢移家蘇門立雅留里守墳墓鄉人決去就質曲直者率造廬焉或至有望廬而愧返者人皆比之管幼安立雅素不入城市十餘年未嘗衽禍一謁公堂時官敬仰往往屏騶導過門爲竟日歡順治十八年以例膺歲薦部檄數催逼堅辭得免尋至蘇門所造日深凡所論著俱關至極趙御

衆謂其有眞性情乃能爲眞學問一時推重如此奇逢歿哀毀骨立一準古禮慮子姪或隕越貽先人羞張六約懸於壁人咸謂不愧奇逢子也康熙十九年卒年七十

博雅字君僑奇逢第四子幼端重不苟嬉笑見者爲之斂容甲申年十五應童子試提學御史陳純德激賞其文値流寇陷京師純德殉國難遂屏舉子業絕意仕進從其父隱居雙峰時避亂者皆弄弓矢刀劍譚兵事博雅獨日擕書卷坐古柏下與人語古今忠孝節義事娓娓不倦奇逢遷蘇門博雅留侍母貧無以炊賒柿餅供食徒步奉至蘇門母病不解襟帶不交睫者三旬餘及卒哀泣三年不見齒奇逢年漸高偕兄弟朝夕上食視哽視噎夜則更臥牀側候其欠伸未嘗一日離奇逢旣高隱著書講學四方從遊之士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皆博雅爲之經紀奇逢晚患重聽諸

弟子問難必使之轉達雖反覆開示不厭更端間有未暢其旨者輒引經據傳發言外之意聞者往往灑然解悟故遠近來學者皆與博雅親無不知有君僑者凡奇逢所著書多出其手編訂雖數易稾無不工楷書之無一筆茍簡蓋其孝謹好學類如此康熙八年詔舉山林隱逸郡守程啟朱以博雅名上之以親老辭奇逢卒偕兄望雅弟韻雅廬墓三年哀毀骨立見者感歎博雅至性過人德器純粹喜稱人善人有過不顯言默然端坐閒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爲之聳然往往見省改問以時事多不答至談古今成敗得失瞭若指掌也十五年弟韻雅坐事被逮繫司寇獄五年將遣從具橐饘以從博雅家故貧竭產供弟故交有所贈遺皆拒不納同難有械繫者以己所餘寒讓之徒步炎暑中兩足皆腫遇暴風雨失道幾溺死後聞赦至隆冬赴京連夜行僵仆冰雪中卒以

此致病而歿年五十有五歿後不數日弟事竟解免流徙士大夫
高其義稱文孝先生所著詩文曰日約齋集
度雅庠生奇逢姪初受學於鹿善繼性鯁直研心古聖之道不求
聞達甲申後旅寓夏峰自作耕苦奇逢題所居曰學稼軒告以舜
耕歷山伊尹耕莘孔明耕南陽其勳業皆出於此今寄居於蘇門
不有耕者無以佐讀者子其勉之當時學者稱爲學稼先生
淦字靜紫號擔峰望雅子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授內閣中書旋謝
歸淦淹貫六經博覽漢魏以來諸史浸淫百家而尤精於性道四
方學者多宗之性好遊足跡徧天下北抵絕塞南浮江淮歷會稽
訪嚴陵釣臺遺趾登黃山絕頂所至有詩藏篋中千餘篇今所行
擔峰集四卷僅十之三四耳錢秉鐙曰詩也者天地自然之聲非
吾所能刻意以求也然不刻意求之而其自然者不出古人苦吟

十年始就一語亦祇得一自然而已是自然者非讀書窮理體物盡變則情不眞而詞義不能曲達靜紫之詩探幽抉奇幾於自然其讀書窮理得於家學者素也夫學有用功於彼而得力於此者靜紫之於詩是也

李𡬶　濕崇岱　賀應旌　毛三光

李𡬶字霞表雄縣人精於易順治七年訪孫奇逢於蘇門居聞嘯樓奇逢問易說始著讀易大旨夏峰集贈三無道人詩有云人在孫邵問大易有傳薪我向君問易君爲我指津卽指此三無者眉端無煩惱胸中無機械口中無雌黃是也奇逢嘗曰足下三無弟時奉爲心型亦時以勖朋友人人仰三無道人也足下以五橋老布衣一旦升堂入室三十年間修之力盡在於不見不聞他人烏足以知之𡬶嘗輯經中遯世之旨彙爲一編曰遯世哀集首取易

之潛龍蓋唯有龍德而後可以遯也奇逢序之曰遯世與辟世異辟世必隱遯世不必隱辟則入山深入林密古人所以有不留姓字於天壤者是已遯則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聖人處此惟有不悔而已辟世高遯世大此聖人賢者之所由分也荷蕢丈人一流總謂之辟世夫子序列於論語中未嘗不高其誼至序逸民不降不辱中倫中慮中清中權皆遯世之義也遯之途寬故遯之義大堯夫有云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層雲水身其庶幾乎對與奇逢有連相隨數十年誼兼師友歿後同人祀之超化十子祠

隰崇岱字千里易州人忠信篤學左光斗視學直隸補諸生與王餘佑友善孫奇逢避亂西山集同人講學及還蘇門崇岱與王餘佑魏一鼇等葺其舊廬爲雙峰書院書石記之崇岱爲河北大儒奇逢作五子詩崇岱其一也惜其事蹟不槪見夏峰有酬隰千里

詩一章足以觀其略云詩曰夙昔聞君名筆墨極奇峭相隔僅百里未得接言笑今卧共城邊十年形影弔忽然枉芳訊驚喜踰素料夜窗一再讀寒燈耿相照因憶吾子游與君皆年少同入有道籍君高白雪調雁影斷中天鶴跡凌絕嶠夢想亦有年名德已稱邵何時入深林縹緲蘇門嘯肥鄉有賀應旌者字宣三號懷菴順治二年舉人知丹陽縣有文章經濟名寇犯鎮江應旌與防兵協力守禦城賴以完告歸纂修縣志號稱詳實七年孫奇逢南發途次遇之遂與訂交後居蘇門寄書云出門爲尋師友共證性命三載棲遲所見惟蘇山衛水而已張湛老雅相念欲與同人結社於懷衛彰之間倣昔諸賢於康節故事弟甚愧之然已許農事告竣或偷數日之閒一過滏上兼悟函樓主人不謂天阻寒復成虛願明春情興又不知何如張蓮老亦相期弟念此公年近八十弟來

歲逾七旬亦亟思一見憶昔年遊京師吉水無錫關中三先生同登講席稍涉遲回遂爾錯過猶意天下大矣眞儒應自接踵當今之世繼三先生而起者誰乎不敢謂海內無人然百聞不如一見何時握手當圖一傾倒也應旌嗜書好士嘗爲申涵光刻聰山詩集公之世著有雲陽政略滏畔狂吟等書冀城毛三光字晴嵐亦奇逢之老友也工爲詩自題其集曰毛詩吟奇逢寄詩以人豪稱之

杜越

杜越字君異號紫峰明諸生世居定興縣之東江村幼英敏孝友尙義遭其父及王父母喪哀毀幾殞命時定興鹿善繼倡學江村越首執贄窮極理奧善繼異之因字曰君異平生砥礪行誼以講明道學爲己任乙丙間璫禍起魏大中左光斗周順昌前後被逮

越偕鹿正孫奇逢倡同志醵金納贖時大中子學洢順昌友人朱祖文俱匿江村越周旋復壁間無稍顧忌一時義聲動海內名士宿儒過江村者爭與納交茅元儀負人倫鑒一見越奇之邀之南游曰有老母在不敢作五嶽想也鼎革後隱居不仕家貧布衣蔬食授徒以奉其母一時名彥咸師事之與人處油然和易終身無疾言怒色而剛介絕俗有壁立萬仞之概遷居新安新安人化之老穉婦孺親如父兄年八十餘飲啖不衰或問以養生之術曰無之但平生未嘗嗔怒或以此得老壽耳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詞有以越名薦者越歎曰名誤我堅辭之北直巡撫命以騾車過越門掖之登山西以檻車載傅山同就道至京師杜門謝客比試越告老山告病詔舁入伏而不謁遂免試命出越遣子郊問山曰何日行山曰即日行及歸特旨授中書皆不拜人比之嚴光周黨

云年八十七卒門人私諡曰文定先生初越以治安爲己任及明亡絶口不譚時政同邑吏部郎范士楫剔其出越辭曰但願得侍老母天年足矣餘非敢望也母没年逾六十哀毁如少壯時三年齋居不茹葷酒嘗思母病嘗七月求一柔滑席慰體未得每心痛之後盛暑未嘗臥簟其學尊陽明每舉羅洪先答何善山蔣道林兩書教人而大本在孝弟得力在分晰義利平生嚴取與及門弟子一絲爲壽亦必拒之不受也將没友人候之問有情無情及病苦之說越曰人本有情必使之忘是絶情也此二氏矯人語聖賢寧以人等木石耶我無非自得時即病而主宰常清無他苦也其定靜如此著有紫峰集十四卷越於書無所不窺其所爲詩文生氣粹益能自闢蹊徑孫奇逢序而行之趙士麟曰孔子言過勿憚改若先生則無過可改楊爾淑曰先生年八十未嘗一日不樂予

謂邵子居洛四十載安貧樂道生平未嘗攢眉先生殆庶幾矣越喜飲酒工書愛藏真帖而蒼秀飛動實過之往往醉後揮毫求者戶限幾穿然不書縑帛精楮得其薄䗶片紙皆奉若拱璧云

殷之紐

殷之紐字伯芽號樊桐雞澤人少從叔祖大白游平易持重於書無所不讀喜談經濟論古今興亡治亂得失必窮竟源流言之鑿鑿研心性理諸書謂宋儒各有獨詣之學故不立門戶一以躬行實踐爲歸大白嘗曰此吾家有道也命二子岳淵從之學天啟元年貢入國學廷試高等授知縣不就四年中副貢生文名益噪明亡杜門晦迹凡七奉部檄催就選堅卧不起自扁其室曰確堂言確乎不可拔也鄉居三十年長吏聞風式廬冀一覩顏色不可得岳棄官歸日暮過從客來輒避去亂後家益落至不能給饘粥寔

如也鉅鹿楊思聖負海內重望獨慕其行書聘再三始一往爲設帳南亭教其子一年而返孫奇逢嘗作五子詩曰靜穆者雞澤謂之紐也之紐老而好學益篤六經皆有論述易學尤深書類顏魯公行草同米顛筆意年八十三卒

李叓實

李叓實字完一新安人族兄孔從以學行爲鄉所推叓實師事之銳意進修靡間寒暑年十七入邑庠試輒高等有聲諸生間鹿善繼倡道江村叓實與族弟童貢箴從之遊善繼語人曰完一可與言文章蔭繩可與言春秋蔭繩卽童也天啟元年左光斗督學畿輔選士充太學得其文深爲嘉許高陽孫承宗見之亦曰此非庸人也叓實有至性事父母言動唯謹居喪哀毀若不勝母有兄弟貧不能自存者爲資其生與別駕劉勃然友善劉病歿迎其母養

之久而不衰諸生張某病劇託其子類錫吏實撫之如子卒冀以成名左魏之難舉一歲教讀費以應其急一時名士若崔九圍李順昌等皆師事之後進之士執經問業者履嘗滿戶外順治初授徐州州判大參張某重其品行不以屬吏相待用巡方薦陞荊門州同知輓漕無後期力絕耗羨金不兩月一歲正供民爭告完有嫠婦張逋官糧鬻女三十金以應吏實傾俸金代償使爲母子如初去之日父老流涕攀送擢四川順慶府通判甫至即乞休歸所攜者僅一蒼頭兩蹇而已行次漢中囊洗不能前遇參議董應徵知其廉助之歸里家居七載食貧力學以病卒年六十九吏實生平不治家產以教授爲業好義樂施崇禎十三年歲凶出粟數十石爲粥以濟饑者客城蕭姓貸銀三百兩不能償爲焚其劵在順慶時彭溪知縣師覺先聞艱不能歸解驂贈之後覺先擢保定同

知不干以一字恬淡靜穆無他嗜好獨好吟詠至老而愈篤爲詩文走筆數百言立就不深思不苦吟見者皆服其敏惜其稾散佚無復存者孫奇逢爲傳而傳之

張翼星

張翼星字三明保定府左衛人明崇禎九年舉人精研朱儒心性之學尤長於易授徒講學以姚江良知爲宗家貧不仕隱下肆日獲百錢自給衣履常不完盛夏戴冠氈笠晏如也從弟元錫爲顯宦屢迎不一往有所遺擇小且劣者受之人高其行從之游者常百餘人

陳鋐　孔衍學

陳鋐字國鎮涿州人少受業於定興鹿善繼善繼講陽明之學嘗曰傳吾學者杜越而外陳氏子而已明崇禎十一年孫奇逢避亂

於百樓鋐擕家相依研精學業不隨人俯仰杜越稱其不入會不受請二事嚴峻得鹿氏家法奇逢進之曰立會請客亦觀其心善不善耳君子與人爲善彼豈能浼我哉夫失足於權力勢焰者必我有所借之以爲利耳如以明白坦易之心出之因時推挽何處非學問所及之地所及之人陳太邱郭林宗是吾師也鋐性孝友親亡廬墓三年道範嚴整爲人所畏憚學士馮銓同城居謀一見不可得然諄諄提掖後進老而益篤或問之曰先生亦苦寂寞乎鋐曰動靜皆有事何寂寞之有與博野顏元善元嘗曰予嘗懇摯時輒思陳國鎮年七十餘卒康熙二十九年祀鄉賢新城孔衍學字養遂者一名心學亦善繼高弟也留心經術於書洽浹無所不窺尤精陽明之學嘗著書箋六十餘篇明天啟間左光斗魏大中坐贓被逮衍學與張果中諸人集同志醵金謀贖罪而左魏相繼

杖死皆不獲救孫奇逢深相推重於取節錄中載其智畧明亡不仕海內高之

張溍弟沖

張溍字上若磁州人明兵部尚書鏡心子生而穎異數歲讀書通大義年十二補諸生見者皆曰此大器也值甲申之變鏡心棄家而南溍獨奉其母遁巖谷間卒脫於難復走二千里尋其父於姑湖奉之歸里順治三年舉順天鄉試六年成進士九年改庶吉士與湯斌耿介以聖賢道德相砥礪性至孝聞母病即乞養歸躬侍湯藥與妻劉弟衍爭割股進母病獲痊後丁內外艱哀毁骨立喪葬皆如禮時監司條奏地方利病大梁道沈荃詢於溍溍謂鄴下朝歌郡當孔道歲苦供億請大兵駐二郡旁邑協力供應則衆擎易舉民困可甦荃然之章上得請永爲例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

轉之命同人錯愕滑怡然歸鍵戶讀書究身心性命之學萃古人格言懿行以勉子弟其子榕端既貴盛猶手書嚴訓不少寛復輯其父遺書訂爲雲隱堂集三十卷刊之行世兄弟十人已析產父歿復出已所有讓之其鄰里戚族不能自存活者周之備至而扶植寒畯表彰忠節尤視如性命嘗曰吾讀書得力在毋自欺三字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孫奇逢往復論學無虛日嘗曰眞學問在行誼若知而不行猶弗知也又曰除忠孝倫常外別無道學其所得可知矣時三輔兩河稱夏峰滏陽兩先生如泰山北斗年五十八卒著有滑甯集十卷杜詩註解二十卷弟沖字遂子康熙二十年副貢生讀書日數千言究心性理孫奇逢謂其言有體有用平生不苟言動人莫能窺其蘊學者稱九老先生

李經國

李經國字彝卿號頤菴大興人爲兒童時放逸好弄其父頓困之樓中累日夜不得出乃玩其樓所藏書漸爲文有奇思頓異之授以經史左國秦漢諸大家文年二十補諸生有聲都下然性孤簡不事生產家漸落乃爲邑子弟授句讀致酒肉養供賓客自甘粗糲怡如也從楊廷麟授爲文法廷麟酷愛之曰沈雄幽折唐之子厚也自是其文日益工而自命益不苟每遊西山酒酣起舞悲歌淋漓慨然有天下之志居潞河汎荷花水上分曹賦詩扣船而歌一時才人貴客皆辟易甲申寇陷京師攜家入蘇門與孫奇逢講宋明之學潛心性理諸書手鈔成帙好讀易有得即爲文發之取奇逢所輯諸儒傳宗錄時時與之商訂嘗曰人當啟手足之際得不流連牀褥無病而逝亦快事也順治十四年舉順天鄉試明年下第游廬山爲日記數千言至漢江登黃鶴樓操筆爲詩未就而

卒年五十二奇逢嘗言經國於書無不讀對其面如無所有叩其中愈叩而愈不能窮著有詩文若干卷藏於家

師儒傳一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一

天津徐世昌撰

夏峯弟子

蘇門學說開河朔一大宗派海內之士仰之如泰山北斗自公卿大夫文人學士摳衣問業著弟子錄者數十百人竊觀夏峯年譜所述及他載籍所稱道可謂盛矣乃不數世而徵文考獻傳之者甚稀李塨論士嘗言南北華樸之異北方好學之士往往閉戶闇修不希聲於時而時亦無稱述之者斯亦樸者之弊也孔子曰文獻不足足則吾能徵之矣今傳夏峯弟子得畿輔之可徵者十八人曰張果中耿極耿權魏一鰲馬之驯王之徵王餘佑賈爾霖楊行健殷岳申涵光趙御衆陳溯徐夢松崔蔚林王體健高鐈賈三槐

張果中字于度新城人魁梧俊偉多奇節弱冠喪父侍孀母撫三弱弟一女弟家無儋石之儲徒手拮据三十年卒以成立性慷慨識大義受業於定興鹿善繼之門奇逢盧墓時奉其母之命就學墓側奇逢以其女妻之平生以立品勵行爲務初受知於魏大中嗣左光斗典提學使者以其文獨造貌亦非常人拔高等益有聲賢豪間明天啓乙丑丙寅之際逆璫魏忠賢竊國柄害異己者大興鉤黨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前後被逮一時知交均懼禍削迹遠遁惟恐波及己果中獨與奇逢及善繼之父正人所稱鹿太公者傾身營護不避危險當時所謂范陽三烈士也光斗過新城白溝先以書貽果中約奇逢同會因託其弟光明於鹿正之家望日大中亦逮至過白溝則果中已走榆關探孫承宗入覲消息大中欲假半日遲奇逢而緹騎不肯容倉皇去至都光斗擬贓二萬

大中五千立限嚴比奇逢與諸同志醵金送都城而大中已死杖下二日矣其子學伊踉蹌扶柩去正與奇逢復倡義捐募士民謀所以救光斗者果中與容城王拱極奔走道途交跡竇送甫至都而光斗亦杖死越一載又逮周順昌至擬贓五千時鹿善繼方從關門歸里順昌之友朱祖文攜其手書抵善繼奇逢竭力謀義助奇逢遣弟奇彥暨善繼之義僕趙順送京師而順昌又拷死皆不獲救是役也始終其事者惟果中一人果中住白溝為南北通衢三家子弟故人往來行李皆主於其家果中暨其弟果正為之拮据供應無不周至者時風聲傳播遠近都門中貴羣指目之廠衛往來嚴緝禍且不測果中以一布衣置身家性命不顧共生死於患難之中奇逢謂其心皦然為燕趙之劇孟豈不信哉甲申鐩謙益具疏以聞由是義聲滿天下明亡闖賊逼之赴選果中曰頭可

斷官不可受順治四年隨奇逢於新安作十老社奇逢隱蘇門擕家依之往來百泉山水閒訪邵許遺跡所居數椽不蔽風雨頹然老儒而已嘗問奇逢眼前難過奇逢曰從來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之人亦是求無愧眼前耳夷齊首陽之餓撐柱乾坤豈可小覷哉果中爲奇逢高弟阨窮以死世罕知者獨河南右布政鉅鹿楊思聖訪其廬謂爲今之古人順治十五年卒年七十一有遺詩一卷茅元儀立范陽烈士傳刁包立白溝逸民傳葬蘇門之夏峯奇逢曰于度閒裕敏達無齷齪之態誕謾之習眉宇常舒胸次常坦議論多簡當而不詭於正三十餘年老貢士流離厄塞獨以正斃雖死猶生也因謚之曰康其同時急三子之難與果中相善者清苑則有賈爾霖雄縣蘇湯字新安李丈實陳謂言李童梁大用容城崔庚胡向化新城孔心學定興許顯達諸人獨王拱極家苦貧典

衣服鬻珥助光斗一間比期迫攜金往返二百四十里一日即抵
都其出門時客坐滿堂不告而行妻子皆不知所往也鹿善繼贈
以聯推為俠客其無愧也夫

耿極字保汝號誠齋定興人幼寡言笑重厚如成人六歲時其父
攜之謁鹿善繼一見異之曰老成端重大成之器也九歲喪父益
力學事母矢志為第一流人初從杜越游繼受業於奇逢之門深
有會於良知之旨奇逢貽之以詩且曰知之真信之篤行之勇於
保汝僅見之其學以慎獨為宗以存誠為要以日用倫常為準繩
謹守師說聞道最早同學有疑難欲請之師或得之師傳者輒質
之極無不渙然冰釋湯斌耿介趙御衆諸大儒皆遜謝以為弗及
奇逢亦稱為此吾門尹彥明也家始由富而貧流離患難之中隨
遇而安淵然深造年逾六十涵養愈純粹不見喜怒之色每語人

曰眼前皆大道成敗順逆不作歧觀先師之言非身體之不知其親切而有味也中年教學四方往來見之者皆傾心敬服西華程來儀歎曰耿子之學如此愈令人仰夏峯如泰斗矣遂因極望夏峯再拜稱弟子後設教河朔之間熊洛敘年九旬亦因極道贊於奇逢其篤守師傳感人如此極善言先王之道謂井田封建爲必可行唐虞三代所以長治者以此自井田廢而治茇無善術唐太宗銳意有爲而魏李長孫輩阻之後之腐儒一唱百和決言古法不可以治後世其說似是而非皆不知井田之所以爲井田者也乃著王制管窺一編考核詳明疏節條暢且曰如有用我者吾其朝行而夕效矣尤精於易寢食坐臥其中不務高深專求簡易其言曰大學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德不若天不足以云崇業不若地不足以云廣不由天之道而能使德崇如天不由地之道而能使

業廣如地吾未之前聞然天地之道何在乎天地之道散之萬物物有大小莫不有天地之道亦猶文武之道在人賢有大小莫不有文武之道是故孟子欲希聖則學孔子孔子欲希天則學易蓋易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天地之盛德大業畢見於此第後人視易太遠求易過深不以爲莫可憑依卽以爲不適時用此孔子所由歎君子之道鮮也余讀假年學易之章仰思其故得徵君夫子循循善誘乃恍然於神无方而吾身卽其方易无體而吾身卽其體且萬物无非神之方萬物无非易之體然後知易也者吾之安宅養生之布帛菽粟饑渴寒暑所不可一日離者也乃爲周易淺義一書奇逢稱之曰尋常日用可與天通此尼山絕學也晚年歸老夏峰以一身係斯文之望提撕後進不遺餘力後卧疾五六年語言艱澀而神氣溫和卒之日猶講學不輟云孫注

日先徵君及門弟子以經濟著者曰湯斌魏一鰲以學行著者耿介王餘佑崔蔚林以文章著者薛鳳祚費密高鐈趙御衆以介節著者張果中馬爾楹而品學端粹兼衆人之長者則保汝一人而已所著又有古本大學繹言古本中庸繹言存誠集藏於家子之翰字爾貝號戢生侍父蘇門之西峰其父晚年病臥牀褥舌强不能言之翰扶持抑搔視察形色飲食便溺皆躬親之三年未嘗去左右父卒母病如侍其父疾時親亡哀毀骨立不飲酒不茹葷不御內至於終喪凡十餘年終以毀卒學使湯右曾陳至言旌其門查嗣栗聞於朝得旨旌表極兄權字是經武舉人亦以孝友稱明崇禎十一年奇逢避亂於易州五公山之雙峰權來受業旋迎至百樓百樓者權所居里也居四年再返雙峰賊警至奇逢率門弟子扼要守禦權盡出其粟以供之其勞最多十七年奇逢避賊新

安士冠嘯聚謀刼掠權在山中與奇逢仲子奏雅傳僞檄賊至境無敢犯者人奇其智後官江西爲運船奸役所中訟八年其子之基亦武舉人朝夕侍父糧絶汲水鬻之朝夕供父食以親罹患難不飲酒食肉奇逢重之謂權曰爾八年成就一箇孝子勝登將壇矣太康有孝子耿耀及弟炳者嘗慕權極之爲人訂爲兄弟分宅以居且贈田四頃其義譜云性地成宗心源爲譜奇逢義之爲作三耿合傳權著有是經詩稿一卷

魏一鰲字蓮陸新安人少舉於鄉爲忻州知州訪賢下士多惠政去官之日匹馬雙僮而已順治二年聞奇逢倡道北城曰道在是矣因取陶潛倦飛知還之意名其讀書之室曰倦飛柏鄉魏裔介過其廬與論學易其額曰廣居軒奇逢爲之記且告之曰爲官之日短爲人之日長失意時不動心則輕脫自得不受羈縻所謂英

人達士也自是爲學之志益堅再補泗州歎曰未能成己敢言成物不就乃於夏峯築室兼山堂畔顏曰雪亭居數載與睢州湯斌登封耿介輩同堂問辨不倦湯斌稱其上下今古視千秋如旦暮惟性高曠病不耐俗奇逢謂之曰聖人之教爲愚夫愚婦所共由賢人之教乃高人志士所獨契觀師冕一章即聖人萬物一體胸襟位育參贊全體學者得此方完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蓋進之也一鰲從奇逢最早遭時喪亂患難與共者三十二年故及門問答語一鰲爲多湯斌官京師時嘗策蹇訪之見斌繩牀破被數椽不蔽風雨歎曰此猶見雪亭風味也斌亦以雪亭比朱子之寒泉精舍云康熙三十一年卒崇祀鄉賢一鰲嘗於保定城中修上谷五賢祠後人遂以一鰲與張羅喆等配享焉所著有四書偶錄詩經偶錄北學編夏峯年譜及雪亭夢語雪亭詩草行世魏裔介

曰蓮陸壯年棄官歸不顧妻子不問家人生產更從徵君受性命之學深嗜而篤好之不啻饑渴之於飲食也而其致功則兢兢以存養省察爲要其深造所得則備具於雪亭夢語一編大抵皆發先賢之蘊明內重外輕之意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而於上天之所以生我者尤諄諄留意焉噫此覺語非夢語也朱子以格物爲夢覺之關謂是物未格之前皆夢也聖人之心與天爲一常覺而不夢也下此則沈迷於私欲而不知返焉直至於大夢而後已知其爲夢夢庶可覺乎余是以知蓮陸之用心良苦而益歎容城之學之有傳也昔程門之龜山紫陽之勉齋皆能以其受之於師者闡之爲書以表其尊崇推奉之意故能上翊羣聖下迪後學凡以傳之者之得其人也彼蓮陸者信能傳容城之學者也

馬之騆字君習一字習仲雄縣人父維垣介毅立節概之騆明諸

生性磊落不苟同流俗喜聲氣結交多奇士與新城王餘佑王方穀友善歲甲申二月提學御史陳德純校士易州之馴待試結諸生五十餘人爲壇盟易水上約入深山避亂盟訖竟歸三月賊陷都城乃號召邑中賓客子弟得士數百人縛僞縣令郝丕績僞教諭劉泰堦立前訓導韓應節掌縣事旋與進士梁以樟兄弟間道南行渡淮謁督撫史可法言事尋見南事不可爲遂北行遨遊山左卜居諸城縣南百里外九仙山之陽慕魯仲連高義改名魯貴冠道貌教授生徒自給順治二年從奇逢受學奇逢懷友詩所謂晉仲能知幾者也康熙二十二年卒年七十無子門人臧振奇葬諸城西南七十里沙溝村著有詩一卷文一卷琴譜一卷

王之徵字五修號密齋安州人父方新任鄆城知縣邑素號難治方新以計捕渠魁數十人誅之闔邑股栗莫敢踰法尋以病歸之

徵事父孝父歿毀瘠不欲生葬祭一依古禮見者歎息母李攖疾晝夜視湯藥兩月不褫衣帶無倦色母卒始從奇逢於新安求身心實益之徵故天資高邁奇逢與之論不覩不聞戒慎恐懼本體工夫合一之理及白沙從靜坐中養出端倪之妙之徵輒心領神會洞澈本源奇逢將移居中州之徵不忍別徒步送三百餘里大哭而返奇逢寄書曰大河南北二千里聲氣之人不乏而眞實向學者指未敢輕屈也古人千里猶比肩言念及此我輩益不容不自勉耳康熙元年之徵再至夏峯奇逢告之曰道在日用飲食謂日用飲食之合乎天者則是道非日用飲食卽道也明道者正於此分明而體認之之徵曰與事接言日用間時有錯亂何也奇逢曰與事接言乃吾心與天下結通之脈絡以義制事以道接言爲聖賢至詣其有錯亂者皆人欲牽纏見己而不見人耳強恕而行

求仁莫近時時見有過可改有善可遷方爲聖賢磨練之功學者
亦惟致力於此而已之徵從奇逢聞道最早至是家居獨學從杜
越問聖賢之道奉之如師嘗迎養於宅使子弟受業友人辛國賓
母朱近八旬國賓先喪值嵗凶之徵迎朱至家贍養如母歿爲殯
葬博野顏元嘗曰予嘗坦率時輒思王五修其推仰如此年五十
九卒子潛廬墓側蕭寺終制不去

王餘佑字申之又字介祺新城人父延善縣諸生尚義好施明末
散萬金產結客生三子長餘恪季餘嚴餘佑其仲也餘佑生而聰
穎讀書識大體年十六受知於桐城左光斗補諸生遊定興鹿善
繼門與茅元儀講忠孝大節論天下安危成敗學益進繼世父建
善隨官臨縣爲條列時弊數千言上當事拂其意謁魯山會闖賊
亂歸里從奇逢學益研極性命之理甲申闖賊陷京師餘佑方校

試易水投筆走歸過奇逢謀討賊延善率三子及從子餘厚餘慎
與雄縣馬千建義旗糾衆千人攻復雄新容三縣禽僞官郝丕績
諸人斬之開倉庫犒師聲北擊逆賊淸師入遁歸西山已爲怨家
誣陷執延善赴燕市三子將行餘恪以餘佑後世父不可死偕弟
餘嚴至琉璃河聞人唱伍員出關曲餘恪憮然曰吾二人俱死誰
復仇者揮之去遂獨身赴難餘嚴歸率壯士入仇家殲老幼三十
口無孑遺捕令益急會保定知府朱甲易州道副使黃國安力爲
解乃免餘佑招魂葬父兄易州坎下村遂奉建善入五公山之雙
峯躬耕養親不求聞達常往來蘇門與奇逢究心經史教授生徒
奇逢語之曰余五十年始識一貧字我輩以貧賤之身值流離憂
患之際典琴書質簪珥忍病停藥日不再食者屢矣對妻子似難
快心對同志應無愧色此字不明終非眞實學問力砥流俗之意

也餘佑因名其齋曰共饑過定興復從杜越講學以明體達用為宗閑邪存誠為要河北陽崇岱張羅喆高鐈呂申管青陽刁包張翼星陳鉉王之徵山右傅山諸宿儒皆慕與交爭以學問相礪凡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耕桑醫卜無不窮析端委上下數千載如指諸掌於是纂古人經世事為居諸編十卷又集歷代兵畧為乾坤大畧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以決戰為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於要害曰據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有規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克敵在無欲速杜越見之歎曰此草廬中事業也教士務實學為文武全才時與弟子歌詩飲酒騎射技擊為樂薦紳先生往往搆講堂具安車幣迎受業遠近從遊至數百人博野顏元素高伉鮮許可見餘佑輒愧服以父道事之河間知府王奐結布衣交為置宅於獻主講獻陵書院副將孔

毅買田二百畝餽之時野巾牛車往來瀛海嵩岱間所至兒童野夫聚迎曰王先生來矣爭相慰藉四方豪俊日造門典衣剉薦有緩急更爲措置無難色至達官長吏有求一見而不可得者康熙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九學者私謚文節先生餘佑喜通任俠平生以砥礪品行講求經濟爲主故立身孤介刻苦有古獨行之風與人和易從容簡諒至論忠孝大節談兵述往事目炯炯若電聲如洪鐘或持兵指畫須戟張踴身一躍丈許馳馬彎弓矢無虛發觀者莫不震慄色動嘖嘖曰王先生命世才也好爲詩古文詞下筆數千言立就書法豪逸然疎於攷證執筆多率意爲之蓋餘佑不以是爲重也所著又有萬勝車陣圖一卷兵民經絡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湧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十三刀法一卷認理說通鑑獨觀前著集諸書

賈爾霖字用汝清苑人明布政使鴻洙子也少與弟爾梅爾棨俱負才名人比三鳳爾霖尤敏妙博讀古書明萬歷四十四年鴻洙遣之來受學奇逢以其女妻之于歸之日製布衣一襲戒之曰汝家貴盛歸當服此勿忘吾家累世寒素也四十六年爾霖應京兆試已擬解首矣以策語觸時忌置副卷第一從父官秦豫閒與文翔鳳諸名士游詩文益進下筆千言立就秦豫大吏皆延禮之爲鐫其詩於石壯歲感病卒其遺著有筆睨集澹甯軒詩集數十卷其妻守節撫孤年八十餘臨終告其子以嫁時布衣斂之爾梅字羹署博學工詩古文辭順治三年舉人以事母不仕年七十二卒著有若菴詩集玉立山房文集世綸堂雜著共二十卷

楊行健字乾行新安人明崇禎十二年舉人才智精彊有心計嘗國多難常思自效國家甲申國變痛不欲生與友人介赤山期走

金陵念二親衰病無依不果時奇逢避地新安從之問業奇逢與其父洪遇聯十老會令諸家子弟行酒講養老之禮行健日侍父病色養無惰容順治丙戌丁亥兩赴春闈輒傾硯墨汚其卷不終場事而歸六年會試期近洪遇謂奇逢曰吾兒兩不終場意甚介然如吾二人老病何借先生一言相勉奇逢語行健曰尹彥明以僞學之禁不對策而出正叔云彥明有老母在君今日得無類是父子非立名之地拂親心而談高蹈人子所不忍出也行健遂出而應試即於是年登進士授陝西藍田知縣藍田當秦之隘大盜盤窟四十餘年五遭殘破爲減徭賦招流亡與居民議城守賊相戒不敢犯境有獲賊中綫一幅書縣人姓名者上官嚴檄究其事行健再三請曰此輩驅而入盜情已可矜若皆加以死不獨傷百千人性命且令反側者不安不如火其迹則彼自化爲良民矣衆

感而哭曰公實生我行健治藍田久官民如一家濬水灌田清戶
冊丈地事舉而民不擾以不能媚事上官被劾解任囊空如洗士
民爲供給其食事白兼程歸里連遭父母喪哭之成疾葬甫畢而
卒初行健過蘇門愀然告奇逢以降志辱身爲恥奇逢曰自謂降
且辱正蘧伯玉知非之心可與言學矣毛義於親在捧檄而喜親
沒遂不復出吳草廬非宋孝廉乎今之仕者孰爲草廬而不仕者
孰勝草廬也君之出也不違親以立名不出也不違道以干進志
何降而身何辱焉行健躍然起再拜稽首曰先生命我矣因相約
結茅蘇門攜其二子爲投老之計其卒也奇逢爲誌其墓而深惜
之其所著有石遺居詩一卷行世

殷岳字伯巖號宗山雞澤人明關南道副使大白子少跅弛不受
羈勒讀書頴悟過人爲文雄博有聲勢崇禎三年舉於鄉大白忤

楊嗣昌繫獄死岳與弟淵養死士謀復讐會嗣昌誅乃已甲申兄
弟避亂廣羊山結茅椓地絶意仕進京師陷謀爲莊烈帝發喪舉
義兵討賊淵先入城設龍亭痛哭文廟中賊黨蜂擁至執淵殺之
明倫堂岳戴兵仗未及城聞變易服走賊騎洶洶來追索永年申
涵光募勇士與之戰殺叛奴張問仁岳跳走江南乃免明歲入京
上疏理弟事置佐賊諸讐人於法部檄謁選得睢甯知縣皁帽布
袍策驢之官所爲治清剛有父風申涵光以其性介直不宜於世
勸之歸岳覽書慨然曰豈以一官易吾申子哉遂投劾而去仍騎
驢返故里不持一錢曰恐無以見故人也岳自其先世貧無遺產
因葺其舊廬爲小廊曲檻扁其亭曰喻鳧以涵光自號鳧盟子也
涵光亦爲置遲山堂爲岳下榻地歌詩飲酒日往來酬唱他客至
輒謝去不見久之貧益甚饘粥或不繼而朝夕一編手所纂錄纍

纍堆几案世人毀譽不顧也平生不喜律詩謂徒費對儷無益性情所爲古詩沈鬱悲壯有橫槊之風然性好遊少時徧歷峨嵋太華白門西湖諸勝棄官後襆被常不解偶遊盤山過燕市宿西郊蕭寺相國魏裔介光祿魏象樞引爲布衣交一夕逸去嘗游泰岱患腰脊病乘輭輿歷天門忽大呌下輿步登躋嶽頂觀日出不知沈痾之在體也天臺高少及秦晉之交歲或再出順治十四年聞奇逢講道夏峯偕涵光遊百泉林慮造其草堂從之問業留數日極歡而去愛中州大騩風土書約涵光同卜居不果後單車載所愛姬從故人入甯夏幕游塞外登賀蘭山而歸嘗言小世界不足往來以不及浮舟海外爲恨康熙九年入閩爲武夷之遊甫至福州疾作而卒年六十有八岳性和而介歸里與田夫野老雜坐人有過輒面斥之往往聞其履聲輒避去慷慨尚節義好士如命楊

思聖以蜀藩入覲病道中岳念非太原傅山不能治踔千里晝夜行水石中卒攜之來嘗聚諸生家塾中稱貸以供薪燭家自此益落不惜其讀書以閑正道拒邪說爲己任辛睢甯日有僧用鐵釘木室坐其內誑人金錢岳命焚之僧叩頭乞哀卒與之杖里中祠三教像中塑釋伽岳鬻產改塑孔子於中坐旁立義學以教鄉之子弟其守正不阿如此著有留耕草堂詩集申涵光曰陶靖節之所傳者不以詩而詩則其必傳者宗山之詩亦若是已矣

申涵光字和孟一字孚孟號鳧盟永年人明太僕寺丞端愍公佳允長子也生而聰異寡言笑不喜聲色涉獵經史百家之書能文章下筆輒數千言絕去時俗蹊徑年十五補諸生文名籍籍顧不屑爲舉子業日與諸同志論文立社載酒豪遊爲樂萬歷六年亂起議城守出家貲四百金錢二十萬犒士甲申奉母避亂西山誅

茅廣羊絕頂與鉅鹿楊思聖雞澤殷岳殷淵定惠難交三月京師破佳允殉國難涵光痛絕復蘇因渡江而南謁陳子龍夏允彝徐石麟諸名宿爲父志傳歸里事親課弟足跡絕城市日與殷岳及同里張蓋相往來酬和人號爲廣平三君會 世祖詔訪明死難諸臣柏鄉魏裔介上褒忠疏列佳允名格於部議涵光徒跣赴京師踔泥水中幾瀕於死麻衣絰帶號哭東華道上觀者皆飲泣裔介再疏爭之卒與祀卹如例一時士大夫高其行皆傾心納交宴遊贈答無虛日片紙隻字奉如拱璧不知爲河朔布衣也涵光爲詩吞吐衆流納之鑪冶一以少陵爲宗而出入於高岑王孟諸家聲調氣格直駕三唐而凌漢魏嘗謂詩以道性情性情之眞者可以格帝天泣神鬼若專事附會寸寸而效之則啼笑皆僞不能動一人矣尚書王士禛謂涵光稱詩廣平開河朔詩派學士熊伯龍謂

今世詩人吾甘爲之下者廣平申鳧盟一人而已嘗遊林慮及懸
壺腦纔登泰岱歷覽趵突明湖諸勝西入太原訪按察使楊思聖
思聖擢藩河南再見於百泉之上因謁奇逢執弟子禮奇逢恨得
之晚以聖賢相敦勉自是始聞天人性命之旨究心理學不復爲
詩順治十七年朝廷詔郡縣舉孝行有司以涵光應涵光力辭之
略謂先人殉國義當從死靦顏苟活斷負天地福不可以虛受名
不可以苟得反實之名恥孰甚焉某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
梯榮地哉有司得書知不可奪乃止涵光交遊徧天下恥干謁要
津山西藩司王襄璞再三敦促一至其署薦傅山爲買宅數畝而
去嘗夏某巡撫強之西行卒不往十八年以恩貢入成均辭以病
曰吾今始得脫弟子籍矣再舉隱逸之士堅辭不就日與諸弟寄
情詩酒散歷南園嘗自悔爲名累謝絕交遊達官長吏求一覿其

面不可得晚年取諸儒語錄昕夕研究造詣益邃作性習圖義利說及荆園小語進語諸書自淑以淑其兩弟嘗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朱陸同適於道朱由大路雖遲而穩陸由便徑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奇逢謂其苦心積慮閱歷深而動忍熟魏裔介則讚之曰年少文壇老來理路聖賢之所謂博文而約禮也其推重如此年五十九卒時康熙十六年六月六日也涵光爲詩學少陵其數亦與相等而其行誼之高則漢之郭林宗黃叔度庶幾近之又解琴理書法顏魯公尤工漢隸間作山水木石落落有雅致此特其餘事耳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說杜一卷行世

趙御衆字寬夫號暢翁灤州庠生順治十七年從奇逢游志聖賢之學絕意仕進於六經羣史及秦漢以來諸大儒之書沈浸饜飫多所發明復以餘力旁及詩文翰墨黽勉學問老而益篤居恆慄

懍如恐失之每自訟曰垂名千古易無愧一心難奇逢嘗曰吾門
中若湯孔伯之端亮趙寬夫之善補過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
者嘗手輯夏峯遺書爲傳信錄二十五卷以志淵源又輯奇逢粹
語爲夏峯答問五卷又錄其所見以合於師教者爲弗措錄又著
困亨錄大旨以事心爲主事心如事天但敬吾心使之皭然不滓
遇事即以此應之一切順逆成敗惟天所命不敢以畔援希冀之
意參之故曰天下本無事雷霆風雨天體凝然若多一念則私吝
生廢其天職矣學者讀書要在先識本心明自己之事依文能解
遇事茫然自欺欺人終歸無益吾心只此一事從古聖賢念茲在
茲與人事萬變聚散得失付之流水我此一事並無增減也御衆
天資超邁學以收斂爲主奇逢與之論道書最多嘗告以一定之
理與不定之理自得與不自得之分集義與義襲之辨誠與不誠

之消息聰明與樸實入道之難易又謂道原無盡而學無了期安得有剝盡之時從剝處致力剝之時即復之時非兩候也所欲所惡俱性命之理本體皆順而功夫皆逆學問從逆上得力正所以求其順也御衆之學好言了悟故奇逢以此進之初明季之亂大河以北多破寇掠御衆避地河南密縣之超化村超化者錢西齋佳選之所居也地據溱洧上游有山水林木之勝奇逢弟子張沐湯斌耿介耿極馬爾楹諸人與佳選講學其中後馬時芳立超化十子祠祀之御衆其一也著有山曉堂集行世

陳浵字半千安州人性倜儻負不羈才少好浮屠說嘗與僧達如往來不數月盡殫其蘊既而覺其誤謝去不與通順治十七年舉於鄉聞奇逢講學蘇門往從之遊奇逢深引重之一時居門下者皆莫能先當明季之亂賊掠山東婦女百數十人入州境倉皇棄

擲於道悉收養於州城朝陽觀給之飲食問其里居姓氏事定悉遣人送歸拾遂問棄兒令家人飼養之全活者衆避地完縣高士趙受繩稔其貧以金餽之謝不受曰辱君誼良厚然於義無所處非敢妄也時際喪亂有人攜金二十鎰倉猝置澎寓中去澎爲緘藏之逾年訪其人與之取故所封識猶如初友人張聚五嘗假澎金澎他出輒私鬻之而取其直澎不問曰朋友之誼固然此遂遂者何較焉嘗遊大名有史姓者以事繫於官察其誣援之出史一日攜其女爲謝澎正色曰吾所以急汝之難者非有利之之心也今乃攜女以爲報汝其以我爲何如人耶揮之去鄉舉後益刻苦勵行博究宋元以來諸儒先書靡不淹貫其於陽明傳習錄及鹿善繼尋樂大旨諸篇尤平生所得力也年七十五卒乾隆五年崇祀鄉賢子鶴齡字鳴九康熙二十三年舉人少承庭訓好讀河津

姚江二子書而以身體力行爲要父沒家中落故舊有某某者巧奪其產恬然予之弗與校事母以至孝聞啜菽飲水外內無間言高陽相國李蔚延至京教其子一日念母卽謝歸母歿選官正定教諭效宋胡瑗法舉行條約教諸生孝弟力田治經史暇則習射以文藝進者反覆指授之無倦容郡屬三十二城士子來學者數百人滹沱泛溢嘗奉檄視沿河水災有密授意以不成災報者鶴齡獨蹙然曰吾目擊饑溺情形而諱不以告負此心矣卒以災報棠振恤全活者數千家知府命督隆平甯晉諸邑民捕蝗歸報曰民不畏蝗捕蝗令屢下官吏屢至而苗盡矣知府迂其言然終以此重之擢順天府教授雍正四年卒於官鶴齡表裏粹然踐履篤實自事親交友以及一嚬一笑無不規於禮而行之甚安教人務盡其誠聞人片善輒獎勵不置有不率者以身化之凡涉人身名

事以言語扶持愛護者甚夥嘗語人曰某平生不道人非而樂成人之美默默此心天鑒之矣爲文不事雕琢著有遵闇語錄鈞元扶輿多先賢未發之覆殁之日士大夫赴葬者數百人其門人李鈞張誌請於其友李塨方苞私謚爲懿長先生乾隆五年祀鄉賢

徐夢松字兆麟邯鄲人康熙元年貢生事親孝好性理之學賊竄邯鄲捐金備城守著管見佐議六卷四年奇逢至成安夢松見之執弟子禮歸立希賢社著獨知集自警與邑舉人郝淵辨定音律能入精微疾革吟詩而逝

崔蔚林字夏章號定齋又號玉階新安人父九圍苦志績學家貧奉母館於濬縣值土寇刼其母奮身與鬬被重創幾死順治八年舉於鄉除陝西白水知縣以病乞休耆儒碩德爲士論所歸及卒門人私謚曰孝烈建祠祀之蔚林少穎異七歲時父與座客論經

義客有遺忘者蔚林輒默識舉示之客大驚異既長益好讀書順治十四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遷宏文院侍讀進宏文院侍讀學士改補翰林院侍讀學士與修　上實錄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學士再補侍講學士特旨加詹事府詹事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加官如故蔚林前後服官恬於進取始爲庶吉士受知　上不俟散館先期一年授史職　上即位再遷至侍讀學士時年甫三十人以爲旦夕且大用蔚林瞿然曰吾年始壯同年中莫吾先者吾何以堪之驟進非吾志姑歸務吾學耳遂以省親乞假歸過新安商所學於杜越往復辨難越以猛勇深細稱之假滿補侍講學士適內黃令上蔡張沐以聞事入都蔚林造訪之一見欣相得語人曰自吾見仲誠俗情頓割凡事自作主張身外之榮辱利鈍聽之而已仲誠沐字也朝廷方設宮僚以次當遷

少詹事聞父疾遽請急有勸之稍待者蔚林不可曰吾以官故少留是官重於親也求去益急其後遷延六載乃始得改官如向所應遷者蔚林恬然初不自以為滯也故事詞林最重前輩資次稍後者遇遷擢輒退讓引避蔚林於同年非前輩且循資非越次也而違親甫三載其父亦非有大困乃不惜旦暮當遷之官棄如敝屣其度越尋常豈可以道里計哉蔚林既歸父病已愈朝夕奉起居色養備至康熙六年往蘇門從奇逢問學奇逢告之曰子嗜陽明須知陽明與程朱相劑為用非有牴牾也得其相劑之意則宗傳中諸儒無一而不供吾之用五味調而成羹八音諧而成樂四時備而成歲智廉勇藝文之以禮樂而始為成人故川流敦化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能匯其源則所觸之一節皆全體也若存一說廢一說是有春夏而無秋冬矣孔孟之用用在萬世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言用耳拘曲之士不能用於一身不能行於家庭日用猶居然自命千古耶楊晉菴之言曰身有顯晦道無窮達窮則獨善其身其力無窮理惟一貫第爲之而已矣又曰學問之事最忌偏見尤忌勝心偏見近於執守然一偏則愈執而愈成拗矣勝心近於自任然一勝則愈任而愈背矣鹿江村嘗云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朱陸異同聚訟至今皆不識無字理爲字句所障耳聖人學易全是用易易之用在天下萬世故易之言不可爲典要豈可於字句間求之禹稷顏回同道而出處異微箕比干同仁而去就死生異此量於字句之間終無自得之趣究成一義襲而取耳蔚林留兼山堂十餘日登嘯臺憩安樂窩欣然有春風舞雩之樂適搆疾久不愈益從事寡過之學沈潛易義衣冠危坐精思者三年嘗以周子太極圖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

靜互為其根其間猶少漸生漸長之義因自為一圖及見瞿塘來
氏易說與之合曰此所謂先得我心者遂焚之居五載疾瘳父促
之赴都再起為講官適詔撰易經講義同官皆推蔚林每漏下四
鼓輒起創草五鼓入朝罷即閉戶謝客覃思研精凡一卦之大義
一爻一象之纖悉曲徵反復極論以求通貫於天道人事消長往
復之際或勸以病後宜少息曰易理徵奧非中夜深思不能得也
時　上好學稽古重視經筵諸臣而蔚林資亮深　上嘗試諸詞
臣拔蔚林第一先後賜貂裘文綺珍果恩義周渥一日侍直　上問
所學命錄所著以進因退書致知格物說獻之召入懋勤殿命講
格致之義上聽畢曰然則朱王之說皆非與對曰臣不敢以為非
但十年來體認所見如此故不為茍同也上賜茶命內臣送出當
是時上意方嚮蔚林蔚林亦自以得事聖主被殊遇感激思自効

聞朝廷政治得失及臣下賢否慷慨指論是非較然嘗為同官所忌旋奉使祭告長白醫無閭二山與進士孫淦同行經塞外苦寒崎嶇險阻三千餘里常數顚仆或竟日不得食蔚林與淦辨晰經義焉上談論自若事竣還京復撰祭辭講義而舊疾復作以上眷注厚未忍言去一日入朝侍直讀陳龍正書忽瞑坐病痱手足俱痿越三日始能言乃具疏乞休忌之者奏其病非實遂奪職罷歸歸三日父命養疾百泉日晏坐胥神靜參人心道心之界與同學馬爾楹暨夏峯孫氏諸昆季晨夕過從共證所學自謂如投良劑也未幾爾楹卒蔚林傷之病增遽歸里復聞蔚州魏象樞睢州湯斌相繼逝益傷悼不止病遂篤越數日竟卒年五十三時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也父撫而哭之曰汝年不酬志然得與湯魏兩公同生同死吾無恨矣蔚林至孝出於天性九歲喪母哀毀

如成人先後事兩繼母無異所生事父先事承意晚抱病歸猶日昇交牀省起居不命之退不敢退也篤於故舊與吏科給事中楊爾淑為總角交楊未遇籍召而館之周其家二十年無間奇逢輯大難錄敘甲申盡節諸臣為人所誣蔚林左右之得白奇逢子韻雅繫獄力救之韻雅兄博雅來赴弟難客死為經紀其喪其學以誠為本持身接物無不一本於誠見人有過輒正色規之持論不為刻激然幾微必辨雖同志如魏象樞湯斌亦不苟徇也生平施德於人不自表暴有犯亦不校造次未嘗廢學罷歸之後攝疾蘇門病益篤學益勤而所得亦益邃初時體認為學要領語人曰學有三關曰義利曰毀譽曰死生晚年又語人曰其實只義利二字盡之矣讀書不務記誦惟究精義所在靜中探索以自得有鑒於先儒著述太早不輕立言承命作易經講義未及成書而罷自著

四書講義亦未版行藏於家蔚林自乞假省親隨父居於大名之長垣因家焉胡具慶曰自吾鄉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一時從游之盛與洛閩並而先生與睢州湯文正公皆以通籍貴顯之後遊其門執弟子禮此近世所尤難者也嘗讀張上蔡遡流史見先生與上蔡書深服其說上蔡固卓然獨立不肯苟同於先儒者也而先生獨深契之今余往來先生之家求先生生平言學之書及所進呈格物致知之說而遺藁俱無存者其聲光闇淡幾於莫可窺尋然考其師友淵源所自則其所自得蓋有在於語言文字之外者矣

王體健字廣生號清有曲周人父介字念南明萬歷四十六年舉人官東平知州奇逢爲之傳體健其仲子也生而端慤沈靜年十五游於庠試輒高等食餼有幹濟才明季兵荒畿南苦盜掠體健

建策堰水繞城以保伍法部勒市中兒寇至隨方追擊皆散去甲
申後隱居不仕益肆力詩古文辭授徒講學與永平申涵光趙湛
雞澤殷岳同邑劉逢源李倩為文酒之會康熙十四年聞奇逢講
學夏峯贏糧往從請執弟子禮時年已六十有三矣奇逢以體健
耆德碩望嘗以齒序且辭以病危體健遜謝卒就北面之列奇逢
猶整衣冠相對告以學問之事在躬不在口隨時隨事體認天理
此外無他說也侍疾數日始別去由是研究性命之學所造益深
作蘇門遊草以紀其事是年奇逢卒體健馳往會葬往返數百里
服心喪三年體健治家勤儉教子鄰鄖同年成進士家既貴顯甚
言切戒以為志得願奢則費廣而取不以道人怨天譴胥由此起
鄰除太平知縣將行教之曰為令無他道但當時時辦歸計俾可
以朝罷而夕行斯善矣比考最竟為循良第一鄖由內閣中書出

知雷州亦以能官名體健喜爲詩宗元白著有讀騷齋詩集六卷然不以此自重也康熙二十四年卒年七十有三徐乾學曰嗚呼吾嘗慨師道不立愚者安於冥頑不知道德之可貴或有志於學矣往往域於卑近又不幸與不如己者處侈然自適而遂忘其不足也寖假而老將至矣求如體健之命駕從師不以老自息務得乎吾心之所安而後止豈易得哉

高鐈字薦馨清苑人諸生嗜古善草書得米顛筆法喜飲酒不解治生好遊名山水自負鎚鑿每得句必題詩自手鐫之常遊林慮竟日忘返聞峯下耕者喧呼回視向所來處乃知衝虎過也順治二年鐈從奇逢於北城手錄問答語研精性命之學著述宏富詩有陸舟蘆中依雪浮家爲淵穎集四卷雜著有借問齋織佛樓二種爲內編賦二十四篇義烈編金蘭譜寸草春暉漁村家語爲外

編義烈編紀甲申流寇陷保定死難諸人敘述詳賅爲一方信史嘗與奇逢修新安縣志三月書成家居白洋淀蘆葦中自號蘆中人詩多獨造在蘇門中以文章著者也奇逢嘗序其嘯隱文娛云人生迷離桎梏之世浮生如夢舉國若狂獨能娛於文娛於詩此見高子志之所存也高子先有得意於詩與文之外者故能寄趣於詩與文之中必謂高子所錄之詩與文爲可娛是未嘗學爲詩學爲文者也烏足知高子志之所存也觀此可以知其概矣

賈三槐字正卿固安諸生弱冠時兩廬親墓都尉楊明宇揚於朝一時賢士大夫左光斗周起元湯兆京皆器重之後從其母命受業於定興鹿善繼之門明萬歷四十年奇逢寓京師三槐復來執弟子禮質性魯鈍發憤爲學歷經貧富患難流離死生而初志益堅從奇逢四十年卒學成名立而去奇逢所稱樸實醕篤白頭不

失赤子之心者也天啟五年左魏之難兩家子弟皆下榻其家崇禎十五年爲吏安慶甲申兵亂賊刃之傷其面妻李死於難次子被掠去事定復其官不就攜一僕徒步歸奇逢爲題篤行君子卷贈之

右所述之數子者固彰彰矣然考之年譜所記畿輔及門弟子十百中蓋不一二焉往者馬時芳撰超化十子祠記慨陳孔恕馬棻史軼事無傳欲編列諸子閒而入往風微竟不可得因歎曰不知其人視其友旣與趙惕翁錢西齋同學相得則其芳臭氣澤正當索之於聲迹之外善哉馬子可謂知言者矣夫時芳之去夏峯諸弟子爲時無幾而寂寂無聞已若此況其後焉者乎夏峯倡道窮山不求聞達一時從之游者大抵皆闇淡好修之士其人其學必有足觀者正所謂芳臭氣澤不必索之於聲迹閒也今據夏峯年

譜所載表其姓名而出之以俟來者之考訂焉明天啟五年奇逢居容城之北城同縣李天鶴閻顧行閻國賓張泰階李鳴雷洪月評尉雲會王宏圻王際明來受學天鶴庠生兵變被執不屈死顧行則順治間貢生官井陘訓導者崇禎二年同縣牛光祚新安劉之燿來從學六年同縣張維德劉師因來從學師因字範修崇禎十二年舉人官天台知縣八年清苑王爾祿率弟爾禧來從學爾祿崇禎十六年進士入清累官刑部侍郎十一年定興郭鑰明字扶陽與耿權等從奇逢入五峯山結茅雙峯之下因之受業十三年奇逢移居百樓耿好訥好訒與其姪權迎之於家門人從學者日衆定興田存芝其一也存芝字儕蘭奇逢懷友詩有儕蘭與裕卿問學漸有多之句順治二年新安李知新容城孫鳳立來從學知新字晉亨鳳立字備九高鐈王之徵始錄夏峯問答語鳳立與

焉卒從奇逢哀之以詩稱其事親取友好問無欺蓋深惜之三年奇逢移居新安寓薛家別墅額其齋曰雲宿舍京師金鏡新安仇憲稷來從學鏡字仲遠憲稷字巽渥十老社中仇繼軒之季子也年三十五卒奇逢誌其墓曰憲稷岐嶷多智爲文能成一家言家赤貧事二親朝夕侍膝下不赴京兆試父歿哀毀能盡禮寢處墓旁禪寺者三年未幾嘔血數升死因比之劉敬修之門人王綱云五年雲宿舍壞於雨門人築雙柳堂於學宮之東安肅于鴻漸謝皇錫清苑王延褒來從學皇錫字燮甫鴻漸字杜若順治九年進士官湖廣醴陵知縣才志英邁家無夙儲能以千金助友人及邑舊令之喪延褒字譽之研精學問立規宏遠奇逢稱爲當世偉男子且告之曰學道之人由枯槁中出者方有立足植躬之處蓋戒其以血氣任事也六年奇逢攜家南徙族黨門人相從者數十家

至祁州止刁包別墅邑人李艾蘭字符夢來問學奇逢教以東銘爲學之入門西銘爲學之本體所謂無內外無小大一以貫之艾蘭聞其言即有省別後又貽之書曰學問之事患不信患不實果信而實實以爲功五經四子書皆我註脚夫豈他求哉讀一字識一字識一字行一字實之謂也艾蘭三歲喪父母于居貧守節教之成立明天啟二年舉於鄉至是卒是年易州盧兆堂執贄於祁州七年奇逢去祁州抵蘇門移入共城顏其室曰留雲舍定興馬爾楹成安李之藻王元鏕新安李體天李合天李明天來從學奇逢作勵學文以勗之爾楹字構斯潔之子潔任俠好義明崇禎九年清兵破定興城與鹿善繼同死於難爾楹尙氣概重節義有父風父死終身不應試斂居四十年不再娶篤學力行奇逢稱之爲直友益友嘗赴弔友人喪徒步千里蔚州魏象樞謂人曰今之石

處士也侍蘇門久問答爲最多夏峯遊譜亦即爾檻與奇逢子望雅所編輯奇逢懷友詩云構斯安貧賤守身明大義歿後祀超化祠之藻字含生與李童交最久童爲鹿善繼高弟之藻嘗聞其說因以其所學質於奇逢奇逢曰祗於日用間體認天理操書此心他日再晤必有以匡我之不逮也乃爲顏其齋曰自覺元鑣字玉乘行誼端潔工文善書康熙二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中書文章德行爲一時之望奇逢嘗至元鑣家居月餘書其客座云武侯之言曰淡泊明志甯靜致遠范希文數萬甲兵以啖齏之腹貯之之二人者眞所謂不淫不移不屈之大丈夫也學者講道理談名行而於切實之處無體認之功謂其爲行不著習不察也吾不知其所著察者果何事也玉乘登賢良十餘年不改其素能終身守之眞事業在此眞學術在此武侯希文庶旦暮遇之體天字性甫

合天字仁甫明天字信甫李童之三子奇逢作李逸士傳所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也一日體天合天侍坐謂奇逢曰某人可與某人不可與奇逢曰隘矣雖然尊嘉矜容不能如子張郎宜師子夏心中無妓不能如明道郎宜守伊川亦各行其志而已白沙立論有方圓之妙極其至則萬物皆一體滿街皆聖人方是見性方是知學此可爲性甫仁甫字說八年雄縣王生洲子一廉來從學十一年奇逢有東昌之行過肥鄉有李貞吉字元善者來問爲學之要奇逢曰日用飲食之間事親從兄信友之事皆學也極卑邇極高遠離眼前而談玄妙相去奚啻千里耶要在隨時隨地明辨之篤行之而已貞吉博學強記善天文其書多不傳十四年李滋來從學滋字奕倩爲大興李經國之子經國先奇逢居蘇門與之商訂諸儒傳宗錄諸書至相得也康熙三年濟甯知州李順昌以表

忠錄被逮奇逢聞之謂其書爲己所創也呈請北行茲與其仲子奏雅先後之十六年安肅趙炎易州田迺畝來從學迺畝字治埏與魏一鰲問子夏子張之論交奇逢曰一則學毋友不如己者一則學汎愛衆而親仁各得聖人之一體非有二也又嘗與一鰲辨死生不信一眞不散之說曰天地人物皆氣也氣盡則散安有不散者棲於冥冥之中耶奇逢曰堯舜湯文周孔其精神無一時一事不在眼前卽所謂一眞不散也若生時已淹淹無氣何有於沒後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仁人孝子亦祗以本諸身者對天地質鬼神而已十七年韓鼎業王塡來從學鼎業字子新塡字伯生皆盧龍人鼎業任俠好義鹿善繼之孫從心客死武安爲負其孤寡奇逢懷友詩所謂子新饒俠腸也奇逢卒時鼎業伏榻前悲咽連呼其字而逝辛丑奇逢爲嵩洛之游以鼎業從丙午過內黃與張沐講

學以填與耿極從皆久侍夏峯者也十八年盧龍張嵩宗來從學康熙二年鄧傳張興泰來從學傳字其可大興人興泰字叔大涿州人是年奇逢年八十矣三年甲申大難錄事發濟甯知州李順昌被逮聞者皆變色奇逢飲食談笑自若曰天下事只論有愧無愧不論有禍無禍八十一歲老人得此已足矣遂投呈當事自請赴都適滄州陳奉勑字子石者來問學辨晰疑義手爲批答之同人皆詫其迂奉勑曰學術所關甚大余固知先生不以此介意也至中途聞事解歸夏峯豫督疑之堅促赴部奇逢曰此鬼神令我展先人墓也復驅車北發定興耿振采字子亮來執贄追至宜溝拜車下從之問業爲是行也門人奔走道途始終周旋者則高鐈魏一鰲李昌宗馬爾榼及張杲中之子鴻勳十餘人次涿州大司寇高似斗致書豫督事遂寢旋車歸北城門人畢至稱觴爲壽容

城孫立勳字鼎甫李瑞徵字吉占李昌宗字公傑李發長字鳧生
易州崔若泰字魯望田迺理字界埏清苑劉統字公理新安管有
度字公式楊爾嘉字亨子楊爾淑字湛子管嗣音字振聲周維翰
字御五陳大廷字憲五杜郊字孟南皆來從學立勳康熙十一年
舉人官邢臺教諭其父爾禎奇逢之老友也瑞徵又字中峯學贍
才宏康熙十五年進士授廣西宣昌知縣調補務浦十八年舉博
學鴻詞改戸部主事著有籭餘草一卷徐元正序其集曰中峯負
光明俊偉之才沈鬱下僚歷險涉灘出入煙嵐雨瘴中向之窮愁
憤發燕雲慷慨悲歌之氣時時洩露於筆端觀古意一篇可以知
其所託矣昌宗又字鄰蕃康熙元年貢生任山海關教諭奇逢嘗
語之曰先正有言丈夫方寸屬我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吾輩今日
第求方寸屬我而已豈可諉之他人耶歲月如馳幸努力爲之此

事尊倚師友不得離師友亦不得也發長康熙十七年副貢生孝友直諒歷任柏鄉行唐教諭人稱其盛德爾嘉爾淑楊行健之子爾淑康熙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給事中累遷通政使疏請杜加派以安民生奉旨通行天下爾淑天性温粹每廷議紛紜徐出一言是非立判咸稱服焉康熙三十八年祀鄉賢郊杜越之子也四年奇逢在里門新城王方轂容城劉鼎新來從學方轂字濟美又字金粟明貢生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特旨授內閣中書以年老聽其同籍性曠逸不羈與王餘佑友善家苦貧工詩善書時典字餬口片紙輒數十金衣食稍裕必贖而焚之嘗與野夫老卒痛飲爲樂亦幽燕之高士也鼎新字重華順治十七年舉人是年奇逢返蘇門過滄州戴明說具輿馬來迎下榻於定園明說率其子王綏王絜孫晏暨滄州陳遇堯趙時泰孫揚陛劉重慶俱從學

至成安居月餘趙應文暨子廷燦閻廷儒暨弟廷秀唐文龍王特簡俱從學六年滄州陳奉勅重來問學奉勅父沒廬墓三年哀感路人事聞旌於朝懷友詩云子石稱孺慕即謂此也兩走蘇門求學奇逢嘉其誠臨歸告之曰性善爲本體愼獨爲工夫善兼天下古今以爲量獨合隱微見顯以爲功奉勅因請額其齋曰愼復爲之說以貽之七年滄州李玉鉉盧龍韓坤業來從學坤業字子厚奇逢嘉其孝贈之以詩九年滄州劉興秀來從學大名熊九疇字洛敘年七十餘矣讀答問及宗傳諸書歎曰師在是矣以病不能至夏峯乃對耿極所藏讀易像拜之稱弟子屢以書來問難著有學言錄一卷歿後奇逢爲序而行之十二年尹幡然陳坦介魏一鼇來贄幡然康熙二年舉人坦康熙九年進士皆清苑人十四年熊九疇子夢飛同廣平宋拱徵來從學新安劉繹祖會以姻戚事

奇逢至是正師弟之禮是年奇逢歿永年陳章以書來稱弟子安平靳闇然千里來謁自述羈於官恨不親受學對像以所學相質泣下沾襟李煉庵亦以奉教數年慳於一面拜像長號其僕役皆爲感動闇然順治十六年進士授石城知縣陞德州知州煉庵者不知何許人肥鄉有張一貫者字萬通庠生通星歷地志兵法喪父一秉古禮治家嚴肅以正道率人力闢二氏邪說聞奇逢講學蘇門學其道而私淑之家近漳水自號漳濱逸叟足迹不入城市者四十年年九十四卒

師儒傳二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十一

師儒傳三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十二

天津徐世昌撰

胡具慶

胡具慶字餘也號俟齋容城人父范字右文康熙間官山陽知縣值兵燹後邑荒殘凋敝爲之減耗羨興學校積二十年督撫合疏保舉稱爲關中治行第一遷睢州知州四十一年大水民荐饑范計常平倉穀不足濟振乃捐貲告糴并勸富民輸穀萬二千餘石設廠作糜食餓者日二萬人以爲常全活無算巡撫徐潮以卓異薦內擢戶部員外郎遷刑部數平反大獄人稱其明出爲廣東韶州知府御吏明而不苛時粵東十郡守多少年捷給之才范獨以持重鎮之民心大服卒年六十具慶生而端慧五歲與兄爭入塾十四五即耽洛閩書倣呂氏省心記自立一編言動隱微得失備

誌既游燕交新安崔衡游越交海甯許季覺崔守程朱許宗陽明
貝慶往往和同兩家而時出以己意兩人稱爲良友性至孝康熙
四十四年應京兆試聞祖訃馳歸或以期喪不避尼其行弗顧也
居父母喪悉從古禮五十九年中順天舉人乾隆七年壬戌會試
同考官任啟運薦第一不得十二年謁選得陝西石泉知縣縣在
萬山中民性樸野貝慶課農桑興敎化輿頌翕然金川兵起石泉
當孔道念供應疲敝破產償之民忘其勞積勞致病卒貝慶性嚴
而接物和厚束修勵行唯日孜孜雖屏絕聲華名重天下少從父
宦都門讀書天壇與湘潭陳鵬年結交以實學相砥礪雍正七年
詔內外臣工各舉所知蘇松道王澄慧欲以貝慶應詔力辭貝慶
於學尤精易禮洪範其論政首推鄭子產及其治石泉或頌曰子
產復生少即有志正學中年以後讀書日富觀理日親於天人性

命學術異同之故灼然洞見其所以然退而反求諸身一一得其本原嘗言浩然之氣當以卓然之志貫之又言爲學宜先辨義利義利明然後不汨於俗學又言朱子陽明末學強生畛域實則朱之窮理物王之致良知皆所以復吾性而已矣故學以性爲主則朱王之見可以不生著正學論二篇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識者謂自韓愈原道石介怪說以後未能或之先也著有四書惕中錄尚書日思錄讀易自考錄孝經章句孝經外傳儀禮經傳通解禮記類詮洪範論荀子大醇子產言行錄求志山房詩文彙諸書

王定柱 邊廷英 楊宣驊

王定柱字于一號椒園正定人乾隆四十二年舉人五十五年進士選授雲南師宗知縣興利除弊治獄有聲大吏廉其能量移麗

江麗江猓夷雜處定柱以誠信感孚之擢他郎通判權知鎮沅蒡民馬佑嘯聚千餘人爲亂以計禽之餘黨悉解散累遷至浙江按察使積勞卒官定柱生而頴異髫年善屬對讀書十行俱下生平博覽好古喜爲考訂之學初仕滇南著鴻泥日錄四卷及入都復著續錄四卷所紀山川風土證辨詳核同時餘姚翁元圻注困學紀聞與定柱參稽質證多所發明其所著大學臆測中庸臆測學庸古義與任邱邊廷英古本大學說相伯仲晉州楊亶驊本其義爲古本大學輯解又撰有周易瑣箋從政錄闗妄扶統錄老子詁椒園文集椒園詩賸若干卷邊廷英字肯之乾隆五十三年舉人嘉慶六年進士官禮部主客司員外郎著有周易通義十六卷古本大學說一卷中庸說一卷

楊亶驊字鐵帆道光十二年舉人十五年進士官德慶知州性嗜

書不爲帖括之學生平精力萃於古本大學輯解一書嘗謂自今本大學列於四子書而孔門相傳之原本不著於書帖括家非用朱註無以傳科第訓詁家非襲朱說無以親榮名朱子章句誠多精詣而一家之言豈盡合聖賢之旨況改二千五百餘年之成書斷以已見理雖可通說究無據且前此有二程子改本後此有王柏蔡清高攀龍葛寅亮季本豐坊改本紛紛異說何去何從不獨禮家聚訟矣故世所傳大學本皆朱門之書非孔門原書也欽定禮記義疏特存古本以朱子章句與鄭孔同列分注四庫全書所收朱子以後說大學之書仍有用古本者亦有不以改本說爲是而辨其失者據此見大學一書仍當以孔門之書爲定本矣前明王文成公著大學或問發明古本義指精當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一語提綱挈領得賢聖嫡傳格物之義訓物爲事訓格

爲正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故曰無善無惡心之靜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傳習錄一書概以過欲相警切而猶未正言格物之爲去欲也至國朝毛先舒格物說出而格致之義始定定興鹿善繼容城孫奇逢說約近指兩書於大學義蘊闡發精透而章次仍襲今本安溪李光地著古今說少所發明以知止節爲立志存心端本之事小學大學承接之關要抒其獨見實非確解惟近世任邱邊廷英古本大學說以中庸自明誠之義爲說求之全書無不脗合解正修章尤足破諸說之誣正定王定柱大學臆測義理該貫閒見層出今輯此書據邊氏王氏之說而以說約近指精義實之格物從毛氏訓大旨則專宗陽明而以管見疏明之首錄戴記大學本次以陽明大學古本序及大學或問又次以毛氏格物說又次以大

學源流辨附親民親字身有所忿懥身字之解又次以古本纂詁而古本大學解終焉其書分爲上下二卷亶驊又著有中庸本解一書亦不盡遵朱子之說亶驊歿後其門人王灝刊而行之

楊開基 陰琦 琦子振猷 佘一元 倪上述

楊開基字亦閒一字復菴欒亭人占籍灤州生而穎異讀書有奇悟博通經史旁及陰陽數術之學靡不諳貫乾隆三十三年舉於鄉家居講學以姚江爲宗嘗言良知者明德之至善也明德者性之光至善者性之體性之光卽良心性之體卽天理天理發現之處卽良心良心不昧之時卽天理良心無形非天理則良心無自而發天理無形非良心則天理無從而見明道言天理陽明言良知天地之間止此一物天理盡處私欲不能干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是也良心發處念慮不能雜乍見怵惕不忍觳觫是也

萬事萬物祇以天理良心貫而通之性量所收無物不盡何人不可處何地不可行何境遇之能爲滯礙也大學全書以致良知一語括之良知爲明德親民爲明德之用至善爲明德之歸在人致之而已開基於姚江之學通澈貫悟身體力行而又驗於學者是外是內之弊各執一偏失姚江之旨乃爲心繹一篇以告學者曰心之在人良知良能爲百姓所日用而精入無朕以至於大不可圍意解情求動成謬誤蓋讀論語至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而恍然也曰是忠信篤敬之心也於言行著之矣言言此行行此此爲言行所從出是內心也胡然而前與衡者心之無動靜無內外也合動靜內外通爲一體無毫髮之間未始有須臾之離者心之所以爲心也外不見物象之紛紜內不見念慮之起伏動不見有應酬交錯之迹靜不見有寂湛凝一之象泯內外動

靜而一之於心而心乃獨耀其靈炳然昭著而不可揜則見之所以爲見也或曰聖人直指其可見者以示人而人莫之見也意者其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與曰固也然心有本來與生而俱生心有實用當身而顯見不識此心心且虛懸而無薄將於何而致其存養乎曰心無形無象何由識之曰心無形而有體無象而可相其體則靈知也其相則虛明也靈知之知固心靈之所自知知之虛明亦心靈之所自證也此人人所本具亦人人可自驗者然靈知無倚人各隨其知解而成著著則失心著於靜則是內而非外著於動則是外而非內是外者自絕其源是內者自護其根而心乃終不可識矣曰是外者執外爲心不復求見於未發時可勿論矣是內者知求諸心而無當於參倚何以通之曰亦論其本然實然者而已忠信篤敬此心之眞體也見忠信篤敬則見心不見

忠信篤敬則所見者舉非心也易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此豈有內外之間哉務內者始於澄心歛念澌鏡初源保攝護持虛明內照極其詣力所至暢於四肢則信有之而卒無以發於事業非在中之美有不足也其美之未至由是內之一念晝皮膚爲封疆而自爲隔絕也姑以虛明之相言之內虛外虛有異虛乎內明外明有異明乎苟意見之不設則虛卽太虛之無窮而明卽大明之有赫也虛擬諸天明擬諸日天得日以爲明日得天而能照此本然之虛明實相也若內景之虛明則猶未離乎意相也意相者精氣之澄凝如韞玉懷珠山林獨善之士用之以葆本然者陽光之發育爲化日光天則聖人對時育物經綸大業之所從生也大學忠信以得大道中庸篤恭而天下平其的旨矣曰虛者是天明者是日見者是目何者是

心曰三者無一是心無一非心知其無一是心乃可以窺心之微
知其無一非心乃可以語心之見也已夫目與虛明參相得而名
見非目無以見虛明非虛明則目無所見其混合而不分也不容
析也若析言之則蒼蒼者虛也朗然者見也昭昭者明也了然者
見也蒼蒼昭昭者近在目前而朗然了然者可以意會然此朗然
了然之見光但是目光而不可謂之見何者虛明常在目有開合
開則明合則暗明則有見暗卽無見是則虛明由目光而顯而目
光亦但能顯虛明而不能見心不在焉視而弗見當目開則明之
時且不能見而況合之則暗時哉若夫開合任緣暗不能昏明暗
代謝而無時不見者其心靈乎心之靈發竅於目借目為見故能
見虛見明並見其朗然了然之見光而此見見者獨不可見是蒼
蒼昭昭者猶涉於迹朗然了然者尚留其影而心其粹精也故見

虛知虛見明知明見見知見虛明與光之所在而知無不在虛明日光所不到而知亦無不在則一塵一毛皆靈知也非以內心而見外象也然則太虛非他心之虛也大明非他心之明也見光非他心之見也三者之象皆心象也心之虛曰天心之明曰日心之見曰目三者之名皆心名也渾其象與名則一心而已曰然則惡在其爲忠信篤敬與曰乾闢坤闔中心無爲出晉入夷時成六位非忠信與天地貞觀日月貞明長養收藏陰陽浸勝非篤敬與是故黃中正位體有常居而其理之所通脈絡川原經緯霄漢千品萬類周帀森羅洋洋乎當吾前而皆是也不亦幾幾乎其見之乎曰是則無在無不在也何專言立與在輿曰爲問行者卽身之所在言之正言其無不在也故立則見在輿則見亦正言其無不在也故立之所見乃在前輿中所見乃在衡也曰見之所到逈而不

窮廣不可量何爲以參前倚衡限之曰此正爲問行者切指其人已交通之處使諦觀而審視之也交通之處人已相距之空閒處也立與人接必有對立之人其中間空閒處則謂之參曲禮離立勿參之參是也在輿與人接其人必在輿前衡旁自輿中視之則見其倚亦相距空閒處也易言言行應違在千里之外則千里即相距空閒處矣曰其爲交通何也曰如二燭相對各燃其炬中間兩光涉入一片光明渾無彼此是爲交通人已相接此不至彼彼不至此此行之彼即見之此言之彼即聞之相連相及曾不移時孰爲之邪念慮之萌意向所注此不能隱彼不能藏感無停機應猶聲響孰爲之邪皆靈知虛明之交通也見則通不見則不通通則行不通則不行繼之曰夫然後行非行之難見之難也見則言莫不忠信行莫不篤敬不見則忠信篤敬未可知即行不行未可

知也蠻貊之邦行即此所見之參前倚衡者始於家邦而終於四
海也是心也聖人有之人人俱有之聖人見之人無不可以見之
忠信篤敬其本體則誠敬存之其要法也見其所存存其所見即
本體即工夫非有兩事也浮偽爲人心受病之盤根誠敬乃對症
盤根之良藥誠敬存之斯常目在之矣即入手即收功非有二候
也見字正示人當下脚踏實地刻刻致力之方非存久養深之效
也天地生理萬物生機都會於一心視於無形戒謹不睹此志卓
然直下便見深造自得特所見愈純熟愈精明耳開基負當世重
名四方問業者屨常滿戶外其同縣有陰琦者與開基以學業相
砥礪嘗曰人師亦問以身吾師之以心也開基六十年成進士選
奉天教授臨行之日其門弟子請撮論學要言留之以備參考於
是作家塾問業一編其大旨謂學者學爲人而已人之外無學性

之外無人故爲學之方以爲人爲急爲人之道以知性爲先凡得七千餘言其於讀書之次第先後融會貫通最爲親切到官後又作儒學明倫篇曾告四庠以維世道正人心爲已任時比之蘇湖教授云平生所著有共學編考律算學等書樂亭史夢蘭得其遺集又搜得佘一元倪上述所著殘藁刋爲一編校而梓之名曰永平三子遺書

陰琦字常珍號景韓樂亭人乾隆四十年舉人授三河訓導蒞官三月即告歸闢式好齋聚書數千卷日與昆季討論其中友于之篤出於天性諸弟奉若嚴師門庭之間雍穆肅敬男婦大小皆循循守家法無敢跬步踰越者嘗教其子振猷曰人皆有所不爲良莫大於心死廉恥者生人之本也踰此界則心便死矣故讀書以立品爲先品之不立雖文章榮世亦斷無起死同生之一日是猶

衣錦而尸行耳當時樂亭楊開基授徒講學爲一方士望所歸獨心折於琦開基學宗陽明琦則謂諸子之紛雜必賴有朱子以折衷之朱子門下之流弊又必須王伯安以斷制之後起諸賢互生訾議是予小人以乘間抵隙之具耳聖道如王都東西南北皆有道路以通之其歸宿之處一也必執一已之成見以繩人古今豈復有完人乎其持論篤實類如此琦性質直布衣麤食終其身然輕財好施予重然諾義之所在勇於必爲講學務躬行謂帝王卿相之與士人其所異者權耳至於身心性命之事無貴賤異同其宜實踐貫心得一也年八十餘卒無子以弟之子振猷爲嗣其平生嘉言懿行備載於庭訓筆記與前型紀畧二書二書者振猷之所輯也振猷字子謨幼承家學又師事開基與其子學時以文章意氣相頡頏少喜讀哀豔之文時作昌谷語豪宕詼詭人以雪車

冰桂擬之嘗摘羣經奇字詳加注釋一日而成帙開基奇其才助以有用之學嘉慶二十一年舉於鄉筮仕得復州學正曰官無大小其各有應盡之職則一也時蓋州紙幣行於復州者率空紙易貨農商交受其累振猷爲書數千言移蓋州弊遂除其教士子文與行並重又以婦人貞節義作女士奇行傳以風勵之風俗爲之一變任滿大吏以縣令薦不就丁本生繼母憂歸家居十餘年復選平山訓導甫至官卽卒要歸之日舉族如哭私親里黨之人無男婦老少莫不流涕者史夢蘭爲志其墓曰吾邑自國朝定鼎以來著姓首推陰氏而陰氏中品望最著者則子翼先生一人而已其所著庭訓筆記前型紀畧世比之孫奇逢孝友堂家規夢蘭爲刊之行世未梓者有亦愛吾廬詩文集藏於家

佘一元字占一號潛滄山海衛人明末舉於鄉甲申之變李自成

陷京師長驅東下總兵吳三桂退守山海關守吏皆紛紛鳥獸散秀才李赤仙偕高輸轂譚邃寰劉泰臨劉臺山黃鎮莽親赴賊軍游說之皆遇害三桂召一元議城守一元率眾登陴三桂出偏師戰於城西石河殲其游騎殆盡更命一元乞清兵入援一元與馮祥聘呂鳴夏曹時敏程印古謁攝政王於歡喜嶺訂約入關並捐饔餼需以濟三桂之師事平論功授莒州知州以親喪不赴順治四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改禮部歷擢儀制司郎中清正敢言不苟隨俗尋告疾歸里立社講學屢徵不起其學出於明儒陳龍正而私淑姚江謂大學格物致知既爲始敎何不立傳如以其有傳而亡之何以誠意特立專傳上不連正心下不連致知是大學所重在誠意而立傳之自此始也明矣竊以爲格致之義備於小學一書古者十五入大學八歲先入小學舉凡灑埽應對之節名物

象數之文以逮夫事親敬長應事接物之曲折纖悉莫不於是焉
取之蓋自十五以前其究心於此道者固已久矣一入大學向之
條條井井者夫固舉而措之耳故致知曰先而格物直曰在猶曰
此之所謂致知者即在彼也又何以傳爲耶然則格致既在小學
顧列其目於誠意之先者何也夫知徹始終者也經云知止云知
先後傳云知本云知其惡知其美無非知也是固難以偏遺也乃
朱子已輯小學而又爲格致補傳何不自檢其復也聖賢之明民
也惟患夫人之不明既告戒之復丁寧之不憚吾說之繁要期乎
人之所共喻豈有經省而貽誤於人者朱子之說曰天下之物莫
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固已承小學之旨至
於表裏精粗全體大用又豈直作格致解也此蓋宗陽明之說而
小變之者張箓夫贈其詩有姚江絶學重開闢直續良知兩字傳

之句當時學者皆奉爲榆關師表著有潛滄集七卷行世

倪上述字又彭號損齋永平人幼讀書甫通孝經論語卽以古人自期所學務心得力行不拘拘以記誦爲事嘗言讀書爲學道學道爲立身立身在致用用之大小不同卽身之位置亦不同然均爲有用之身則均足自立於天地故凡讀書者不可無志進取無志進取是爲自棄亦不可急於進取急於進取是謂近名自棄者怠近名者誣怠則無成誣則召禍名實之際貴賤所由分禍福所由致也君子皇然於貴賤之所由分而不敢不勉惕然於禍福之所由致而不敢不愼惟有苦心孤詣默默自修以求盡其在我者而已其所論篤實平易大都類此上述於書無所不讀自諸經子史以及天文樂律算法音韻之學皆能觀其會通而反之於約閒淡自修不博聲譽乾隆十九年有欲舉其儒行者作自訟詩辭之

平生著述宏富嘗患尚書經秦火後缺殘漢儒輯次多難通曉因分段碎讀錯綜參會著尚書存疑一書又辨蔡傳歲差之說謂古今歷法雖有不同所爭者積分之强弱特由於起算之各異而非天之有增損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亦驗之於天而已若天固有差則差即其常又誰得執人所算而謂天爲差乎蓋考歷之法非人所得而爲一準乎天者也日以晝夜爲準而晝夜準乎太陽之出入月以朔望爲準而朔望準乎太陰之盈虧歲以寒暑爲準而寒暑準乎節氣節氣準乎月建月建準乎斗杓斗杓準乎日躔日躔一周謂之歲此其一定而不可易者也若夫氣盈朔虛參差不齊之數則置閏之法適足以齊之倘復有差當亦只爭於閏餘之多寡而天與歲何容有二乎蔡氏謂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堯典但言中星未言日在日在虛由昏中昴而誤推之也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夫天行可差天

體必不可易日躔既差中星亦差斗杓安得不差胡不聞月建之異於古也若月建亦已差矣而其名不改則是觚不觚而仍謂之觚也欽若之謂何而可以乖謬之若此乎且其言曰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夫差處既可修改則是差處只在歷不在天也修改之法曰隨時占候以與天合是其所修改者亦歷家之歲日而非在天之日躔也既修改矣更復何差之有虞喜何承天之徒亦以當時歷法不能盡與天合故立差法以追其變耳若在天之歲與在天之辰誰得而分之乃復憑臆以爲之說曰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

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則是天本自天歲本自歲而其相次本有如是之差也又誰得而修改之天歲與天本一而人故二之歲與天本二而人故一之無一可者天所不然而人爲之寒暑永短之節豈能應乎且如歲與天果二則所謂歲日者更當以何爲準自古成歲之法一本於欽若今乃析天與歲而二之而所謂月建月將中星者皆不可爲典要恐亦無此理也竊意歲差之說有二而中星不與焉有在天之差有歷家之差在天之差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然非天與歲之有二也數有不可盡焉耳天地參差之數蓋有愈析愈微雖巧歷不能窮其變者如算家所云圍三徑一一不足其不足之數不可盡也方五斜七七有餘其有餘之數不可盡也況其在天行乎惟其甚微故非積久不能見惟其不可盡故無差數之可憑若使差法可定則歲日有常更復何差

之有聖人知其然也故但以四分之總其率而其餘之不可盡者惟有隨時占候以盡其欽若之忱而已此羲和之命所以諄諄乎不憚其煩也後世不達此旨務竭私智以窮其數而欲執一成之法以御天則夫積算之歲日與天行之歲日非强則弱積久安能無差乎然即以其差言之所謂四分之一而有餘者天與歲亦一而已矣焉有所謂四分之一而不足者夫天度本不可知知之以歲日耳天之大也非尺寸所可計也故但以一日所過爲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一周故知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日積久而又當加焉故知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也然則天度之有餘正以歲日之有餘知之又安得別之爲不足乎後世歷家之差莫可窮詰總由不知天數之不可盡成法之不可執欽若之不可懈占候之不可已妄逞私智各立新法輾轉迷誤

互相改竄是以愈差而愈遠也然方其差也亦各㫖立法之不善未有以今日之天爲異於古者然則古今中星之不同者何也曰是或占候早晚之不同故所言者異耳天行甚速錯一刻卽差三四度錯一時卽差三十餘度各用其法以窺天而遂疑天之異於古也不亦異乎至於中星之差向疑爲占候古今之不同故言之者異特據理疑之而未嘗有所質驗也頃聞楊子汝存言曾見欽天監金廣義問及歲差之說且言歷法自羲和失官歷代各有差處而非天之果有差也本朝歷法自與堯典脗合乃知向所疑者果不謬也因據憲書所載日躔與各節日入時刻以考堯典中星蓋春分日躔降婁之次日入酉正初刻則鶉首初度恰到午中是所謂星鳥者固不差也夏至日躔鶉首之次日入戌初一刻十分稍進至正初刻則大火初度恰到午中是所謂星火者亦不差也

惟秋分日躔壽星之次日入酉正初刻則星紀初度當在午中是爲斗星十三度有奇而未得爲星虛也須待戌正三刻三分（距日入十刻三分）而後虛星初度可到午中冬至日躔星紀之次日入申正二刻五分則室星當在午中而未得爲星昴也須待戌正二刻十分（距日入十六刻五分）而後昴星初度可到午中以此視今昏刻所候（今京師日入八刻爲昏刻）則春夏爲太早秋冬爲過遲意者今之候星皆在京師一處而羲和仲叔各居四遠極東則去日入爲過遠故日入而昏極南則去日入爲次遠故日入二刻五分而昏極西極北則去日入爲太近故非戌時將盡不能昏耶按此則或以象或以次或以星者各據其初度而言非舉其全體而言也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亦以中州之昏言之而與堯典無當矣日躔之說堯典並未言及但紀中星日躔冬至日在虛註家據星昴而妄言之耳

不知冬至日在虛則夏至當在星爲鶉火之次日入戌初一刻十分則尾已過中至昏刻則斗又過中而大火之流已久矣何得爲星火春分當在胃爲大梁之次日入酉正初刻則鶉火到中至昏刻則鶉尾又到而鶉首已到中中矣何得爲星鳥秋分當在氐爲大火之次日入酉正初刻則虛已過中至昏刻則室又過中何得爲星虛乎是註家之穿鑿於本篇已難通又何以證後世耶此外所著又有詩說存疑孝經集注刋誤辨說河洛五行圖說洪範圖說等韻經緯律呂大畧算法指掌等書行於世

趙亨鈐

趙亨鈐字印浦號郎山易州人祖春熙字陞門隱居不仕工吟詠著有雙琴堂詩集父元睦乾隆六十年舉人官東光縣訓導亦能詩亨鈐登嘉慶二十五年進士以知縣官湖南權零陵值江華逆

猺之亂巡造賊巢冷水灘告之曰我零陵宰也大兵且至不忍見若輩之死故爲汝告幸自艾也猺人感動及賊犯桂陽道州而零陵卒無害補永定知縣尋遷貴州古州同知折獄勤明一訊即結終其任無留案州屬苗寨三百餘區時與民格鬭亨鈐一以誠諭解之創練民兵捕獲巨賊一百二十餘闔境肅然道光二十三年檄解京鉛百二十萬往返三年卒於官亨鈐幼穎悟能傳家學長益淬勵以聖賢自期喜讀陽明之書而深痛國初大儒若陸隴其輩攻詆陽明爲過甚乃著爲論說以辨之曰陽明良知之學即大學明明德中庸思誠孟子求放心之旨也與朱子之所疏解殊途同歸惟朱子主下學上達陽明則以下學之事皆返求吾心之事一則道問學而尊德性一則尊德性而道問學要其求至於道則一也聖門顏子之哲曾子之魯皆學孔子不得以曾子之魯即斥

顏子之哲爲非陽明之與朱子職是之別耳陸稼書以陽明斥朱子之學爲洪水夷狄以爲叛道之異端不知此乃遂推其流弊而言非謂朱子之學爲不可學也試觀明季儒流講詩書言王道創爲理學之局互相標榜究之貪婪淫鄙並鄉黨自好者不如是豈朱子誨之如此蓋專務下學而天良汨沒轉相授受其弊必至此耳觀東林黨人之禍其害及於人心風俗者謂之如洪水夷狄豈刻論耶或曰陽明先生以言事忤逆瑾謫龍場驛處非人類所居之地而講學不倦殆所謂明夷之貞聖賢處困而亨之道歟予曰然此先生居險之迹也不足以盡先生之心或曰平宸濠之亂設奇用間卒成大功殆孔子好謀而成之實效也予曰然此先生應變之智也不足以見先生之心之純今夫老師宿儒擁皐比誨弟子言忠言孝且著爲論說極守經達權之能事及一旦事出倉卒

之際迹涉疑似之交鮮不喪其所守而事後又復援聖賢明哲保身之義以自文其過此豈其義不精仁不熟耶蓋居平托聖賢之業以自榮其身遇事又欲藉聖賢之言以苟免於禍其心術不純已甚矣先生當豐城聞變之時逆焰方張順流直下幾乎破竹之勢先生雖智其不敢自信操必勝之權也明矣使先生有城守之責無可藉免之端以身委敵生死以之亦固其所而先生爾日則奉命赴閩勘叛軍者也君命至重而矯而緩之禍且不測强敵在前而冒然赴之功難必成冒不測以求難必之功危矣且其君非有唐宗宋祖之明也其處君之側者非有范希文李忠定之賢也而先生毅然不疑上疏告變傳檄四方此其心不惟無功業之念無身家之念亦並無忠孝之名之念也其言曰臣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萬一不備旬月之間動搖

京師安危之機義不忍舍之而去嗚乎觀乎此可以知先生之心之純矣或曰先生以理學名儒用兵如神禽逆濠於倉猝之中厥功甚偉迨後總制兩廣定岑猛之亂平思田之役襲八寨破斷藤峽且剿且撫所向有功古諸葛武侯不是過焉噫持是說也是以名將律先生非以聖賢律先生也夫制三軍之命決勝負之機將卒聽指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然此臨事時事也而所以能使之如此則非臨事所能爲是固在奬勵之有素凡吾所用之人皆樂爲吾所用之人而又非譎詐激勸之術也平日開誠布公人之有技人之彥聖實能容之而好之聖賢之得人心豈苟且取悅於一時哉觀先生專閫時批各官乞休之詞優禮將士謫官之牌上而道府州縣下而郵丞驛卒勤勤懇懇出於肺腑若忘其爲大吏之飭所屬也在後人讀之猶爲感激動容矧其爲身受者耶乎

曰惟恐沒人之長臨事而不以所長自效者非人情也觀乎此則知先生之臨陣決策皆其無事時所推誠相與之士欲無成功得乎而或以名將律先生是未嘗綜先生之實事而徒震乎其功耳時上元梅曾亮負古文重名於時人少許可獨與亨鈐友善析疑辨難郵筒往來無間曾亮稱其措注渾淪似子固駿厲嚴肅似昌黎氣猛詞直如青天白日中不容一鬼魅又如雷霆交作時人聞無復晚昧心眞古人也所著有印甫文集一卷詩集二卷鉛差日記二卷永定縣志若干卷亨鈐祖父皆以詩名至亨鈐則深有悟陽明良知之旨兼以文章政事著稱故世稱亨鈐與其祖春熙父元睦爲易水三趙其子利濟刊其三世遺稾曰易水三趙集行世

徐棟

徐棟字笑陸安肅人後讀大學論語注復其初志一語因又號致

初道光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擢都水司郎中歷任煩要爲上官所重二十一年分校禮闈稱得人踰年京察一等外授興安知府調守漢中西安二十七年以卓異薦旋告歸咸豐三年粵匪北竄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起棟辦團練因陳戰守事宜倡捐千金修城濬池得旨嘉獎同治元年朝廷再起用以老病辭買宅於易州之山北邨築棲碧草堂著書歌嘯其中四年卒年七十四初棟在工部時究心吏治以爲天下事莫不起於州縣州縣理則天下無不理稱州縣之職不外於吏事久讀書多然吏事在既事之後讀書在未事之先則讀書尤要乃匯諸家之說成牧令書二十三卷又以保甲爲庶政之綱法甚約而治甚廣自明王守仁立十家牌之說後世踵行每每爲弭盜設此未知其本也於是集諸家之說明其利弊別其難易審其功效成保甲書四卷首定例尊令也次

成規備式也次廣存充類也終原始監古也而其論本源之說則曰治天下之道保甲而已矣保甲之法分合而已矣遂古以來未有能舍分合法而治天下者草昧初闢締造艱巳而屯之象曰君子以經綸經綸分合也君子之開物成務不外乎此繼世之創制顯庸亦不外乎此天地之大有二氣五行之成化焉古今之遞待歲月日時之遞推焉人身之運動司於耳目官骸草木之滋生榮於枝幹華實類斯以論蓋無合之不分即無分之非合特習焉而人不察耳昔治天下之聖人知而因之厥有庖羲氏首出御世紀官分方黃帝氏畫野分州規模愈備此上世經綸之始即自來保甲之宗越後二帝遵焉三王遵焉秦漢以降州可郡郡可道道可路路可省易其名不能易其實則亦無不遵焉微乎大哉順造化之自然定宇宙之全局古聖人分合之治固仰觀俯察遠取近取

以得之者也然則治天下一大保甲也而州縣亦小天下也天下非一人所能理於是有省有府有州縣州縣亦非一人所能理於是有鄉有保有甲省與府督撫司道郡守合治之衆有司分治之州與縣牧令合治之鄉與保與甲鄉約甲長保正分治之其勢異其事同其制異其道同天下不能不以分合之治治州縣能不以分合之治治哉且夫一藝之微非分合無以致其用一事之細非分合無以底於成日用行習亦安在而可離保甲法者是故得其意則以之治萬世萬物而咸宜不得其意雖欲治一鄉一邑而不足藉曰不然是天下可以一人治之而不必庶司百職也一省可以一督撫治之而不必監司守令也一郡可以一守治之而不必州縣佐貳也且一元之運無俟二氣五行之成化歲月日時之遞推也一人一物之體無俟耳目官骸之異其司枝幹華實之形其

茂也有是理與新甯江忠濬見其保甲書歎曰此牧令之先導鄧治之本原也急爲刊之以頒示蜀中僚吏棟任三府皆師此法行之咸有成效爲民福其在興安以察吏安民爲主編清訟簿立期限除鄉約積弊之爲民害者立關南書院條規聘名師主講設同民義學而親督課之興安三面臨漢江時有水患棟補修惠春石泉兩隄備之其基高舊隄五尺費頗繁爲民所苦及咸豐八年秋水冒舊隄二尺餘咸歎曰使吾儕免爲魚者徐公力也肖像祀之又城外向設釐卡禁商賈販糧下運棟以興安地卑溼穀不宜屯積民入以包屯穀包穀過夏卽霉變既不能久儲又不能出境有改種菸葉藍靛以圖利者遇歉年每至乏食乃設筴撤糧卡之禁小民便之其在漢中值青蓮教匪爲亂獲渠魁數人寘之法一郡獲安城中乏薪柴三日雨則斷炊爲設新廠備之未一年調西安

興水利廣錢法建倉廒立義學上懲刀匪治回民之策行之三年百廢俱舉府獄爲之一空同治十二年興安人思其德不忘祀諸名宦棟自歸田後閉戶讀書著歸田自課一卷續編一卷發明爲學爲政之道爲學篇大旨以蘇門爲宗取程朱之居敬窮理陸王之立大本致良知顏李之實行實用而要之於慎獨求仁爲準其言爲政則自君德官方出治之本輔治之具無不究極時弊而參酌古今補救之宜嘗謂講學而不力於行曰僞講學而不適於用曰腐不僞不腐其庶幾乎論者謂自道其得力之故深合古人明體達用之遺意非後世炫燿標榜者所可比也其所著又有興安從政錄漢中從政錄西安從政錄徐氏家譜致初自譜愼獨集說體生編解盧齋文集諸書

于昌耀

于昌耀字燕亭滄州人咸豐九年以貢生授直隸州州判生而穎異初學語即端坐無戲言性至孝總角時聞人言墓田有不潔物昧旦奔二十餘里除之不以告人晨昏必拜主父所常服御不敢用也事孀母許盡色養母每病必焚香籲天祈代母沒廬墓三年素服終其身與兄弟處怡怡如也無一日不共棲食有病輒憂形於色或數日不食病愈乃已爲人和平淵穆與人終日默坐無言而人自化博學能文善教人子弟未嘗有倦容嘗乘船泛運河觸糧艘幾覆眾號呼乞救昌耀獨恬然若無事同治七年捻匪北竄攻郡城昌耀時卧病誦讀如常時然自經兵燹數年恆坐寐未嘗解衣或勸之曰君民不當我安忍高枕耶昌耀學宗夏峯以日用倫常爲主光緒元年十月卒年七十一州人以學行上聞建坊入祠著有四書講義續殉難錄畫要丹桂吟諸書

高賡恩 父靜 王錫三

高賡恩字曦亭甯河人祖天秩績學早卒有獨樹齋集行世父靜字慎菴年十三就外傅性好動師錫以今名卽幡然改圖初靜幼夢人貽筆千束墨百匣自此文思加進讀書目數行下頷誦冥思淹通賅貫與諸生講學輒爲條析其原委老宿皆歎服以爲弗逮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同治元年大挑二等選授望都教諭性淡泊不慕榮利有司高其行屢造廬不見惟日手一編於性理考證之學皆能窺其奧而尤長於詩嘗謂古人作詩皆自抒胸臆世之學者徒工摹仿以謹步趨論詩者又任意取捨以分畛域均於詩之本意無當也孟子言以意逆志又曰知其人論其世蓋詩之外有事在詩之中有人在固發於情之不能已境之適相值耳乃錄中古以後歷代所傳諸家之詩窮力蒐討尋源泝流似酈道元注

水經支分派別秩然有章並慎擇諸家評語甚核而不自標宗旨名曰看詩隨錄凡一百卷靜工爲駢散體文而詩尤雄深瑰異蘊育萬端兵燹後文皆燬於火他所著看書隨錄二十卷周易參考二卷詩話二卷亦併亡失惟其詩寄友人家得無恙靜乃自刪存其集爲四卷詩餘一卷同治十二年卒年六十四廣恩幼端凝厚重不好嬉弄初入塾日誦書數百言一夕夢入五色雲中逕日光而下立大魚背母陳喜曰兒後必大吾無憂矣成童畢七經習帖括排律辭采瑰偉補博士弟子員益艱苦力學嘗不寐達旦同治元年舉於鄉既思古人之學所以稱沒世之名者當不止此乃取小學近思錄呻吟語及五種遺規諸書讀之涔涔然汗浹背言益謹行益斂抑乃爲日錄迂言以自警勵父靜歿哀毀過情骨柴立三年茹素不入內室光緒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益澹然

無所營歷主講望都易州固安諸書院餙修脯以奉其母徵逐讌會謝不往不輕詣權貴雖座主師門不私謁泊如也母卒奔喪視含殮遵母遺屬喪葬用浮屠權據明儒陳獻章顧德輝家用純喪毋例輯有喪禮酌一卷服闋召入上書房嘗步行入東華門 聖眷優渥時賚物自給特命督學四川人皆嘖嘖稱羨視為優缺廩恩輒自矢曰以是出當以是歸至則裁減州縣例規嚴禁僕從受約束風規肅然先是南皮張之洞督川學時奏設尊經書院王闓運主講席士習囂陵因緣為利數廩恩一以樸學倡導士子斥逐其尤縱誕者慎選高才生纂輯蜀學編學風丕變廩恩矢身清介大吏寄請不稍阿任一年還京歸裝蕭然 上命仍在上書房行走十五年典試湖南傾俸以助其兄立貴志文社耆宿子錄者徧諸行省都下講學之盛名震一時十八年大考以贊善陞用二十年

日本戰事起上書劾權臣沮軍帥諫和議又以北方苦水患上治河策直隸總督以用不足寢其議二十二年補左右贊善晉右中允明年補左中允戊戌議變國政行新法廣恩瞿然曰破法亂紀中國患氣自此始矣先儒有言王者有變制之名亡變道之實吾以詞臣廁侍從所憂者國家自束髮讀儒書所衞者名教法可變道不可變不善變則天下受其毒歷朝之覆轍可鑒矣救敗當自格君心始革新當自正學術始於是上崇正學諸疏復請禁新法廢學堂語甚切直　上志之遂以洗馬出爲陝安道陝安當秦蜀之衝盜賊穴山谷間時爲民害廣恩造礮艇攻黃金峽禽匪首王方二闔境敉甯乃修孔廟躬教漢南天台方城兩書院士子民有爭堰水久不決者一言而服至今皆懍懍守其法無敢違者二十六年崇綺徐桐疏薦召還京吏民醵萬金賻其行力卻之二十七

年至都召見命以京堂候補在弘德殿行走充試差閱卷大臣六月補內閣侍讀學士適拳民變起請軍攻使館急覆恩上書請緩攻七月戰禍日棘覆恩寓西斜街玉皇閣門人李鴻穗侍左右示以詩有吾家舊忠憲池上接芳鄰之句意將投池以殉悉以衣冠付之囑曰吾死後以此備殮二十一日　兩宮西幸鴻穗以君死與死君亡與亡之義勸之遂隻身奔行在歷九死達西安見　兩宮哭失聲尋除太常寺少卿繼以其兄避難卒於北澗沽三上疏乞赴兄喪始允所請旋里後深自韜晦主講洺州清暉紫山兩書院後以書院改建學堂再為保定官書局稽察項城袁世凱方總制畿輔欲得一見不屑也視事未幾即辭去大學士榮慶侍郎嚴修虛心延禮請參觀學校皆婉謝之三十三年綏遠將軍貽穀聘修歸綏志實禮優厚成歸綏十二廳志綏遠旗志墾務志土默特

志蒙旗疆域志塞外故城郡縣考六種二十四年　兩宮升遐履恩聞耗衰絰擗踊體爲之枯會陝西巡撫恩壽奏主存古學校講席兼纂修陝西通志宣統三年革命變作羈圍城中數月資斧喪盡不得歸遇毅軍趙倜退陝州尾之而東遂抵里閭重尋盧浦舊居發舊藏圖籍日夜補讀有終焉之志丙辰帝制議起履恩誓不共天預與家人訣備冠服衾絞如庚子時事既而事敗而履恩亦以悲憤致疾不復起究履恩講學恪守濂洛關閩參之以象山姚江白沙二曲諸儒而折衷於夏峯孫氏嘗爲學術論畧云朱子謂義理天下之公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精究之以歸於是惜乎陸王顏李之徒各執其所長以與紫陽爲難推刃同室自相攻擊如投一鼠而破衆器亟我所固有者而亦蔑之致使後生無識之子妄以聖學爲無用而求濟於外來

之學世道之晦盲人心之陷溺遂至於不可底止伊誰之咎哉覆
恩以奇逢之學不專主一家惟以孔子爲歸故其主講易州也葺
其祠宇又刊徵君年譜於蜀梓夏峯祠記於秦並有北學編三續
四續以志景行之意覆恩雖致位通顯而一生清苦甚於寒素每
於憂患困鬱中默識心性少篤內行事親存歿如一遇忌日輒涕
泗交頤事兄盡友悌閨門以內肅然不聞人聲平居雖盛寒暑終
日正襟危坐無惰容歷官中外隱居里閈一以清介自持尙規所
入及干謁請託動輒十數萬金皆峻拒之又以鄉籠受欺致書直
督王文韶事得白衆以萬金謝遽聞之爲書以誓於衆一毫不取
居鄉恤商船漁船之艱力爭於長官爲裁旗捐及販稅諸弊政甲
午甯邑大水集貲數十萬金付翰林劉沛然歸而振之不澤於手
活二十餘萬人使蜀時豫大災蠲巨金助振豫撫高其義疏請嘉

奬之生平尤篤念故舊嘗省親至望都學署同邑司鐸李維城疾革託其子鴻標終始教養之卒底於成侍郎王文錦編修李培元身歿爲歸其喪某同年友老困於蜀某同年友病困於秦皆自出重貲倡諸僚友醵千金歸之家戚族里黨之貧乏或婚喪所需嘗典質應之門人緩急輒傾囊推解無吝也所著思貽齋書近百種晚年遯跡廬台之南闢誅茅數閒有園半畝因號遯園又云南谿遺叟雞鳴而起輒手書校勘並作大書暨碑版文字以應四方之求丁巳二月十三日卒年七十八　特旨予謚文通　諭賜祭文碑文

時清苑有王錫三者字芸閣幼循謹如成人髫齡授書危坐終日不傾倚塾師驚異一日途遇乞人將凍斃脫羊裘覆之而去夙工帖括文字及讀明陽之書篤嗜之然亦兼攻程朱之學咸豐八年舉於鄉以大挑知縣分廣東念親老不赴家居教授生徒以

端學術正人心爲本大學士曾國藩督直隸禮聘之招賢館陳特務十事錫三身雖不仕而於利物濟人之事知無不爲光緒三年畿輔大旱饑錫三作救荒論約鄉人大興水利壅滋水溉田數千頃工費皆已出歲以大豐嘗以朱子常平倉法爲備荒善政傾一歲束修所入建倉購粟復出貲招織戶數十家故連年饑饉鄉之人無流徙者錫三事親孝侍父病廢寢餐者月餘父食然後食及歿晝夜號泣鬚髮一夕皆白族長有老而鰥者既代謀衣食便溺皆親爲左右之人稱其難又善教士子著弟子錄者千餘人講授四子書必使反躬實踐其言詩易皆證之人事不爲空談說與夏峰爲近著有語錄藏於家光緒二十三年督學使者徐會澧特疏薦其品學加五品銜是年卒年六十七

師儒傳三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十二



大清畿輔先哲傳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三

天津徐世昌撰

刁包 子再濂 崔甲釗 崔甲鍠 崔甲默

刁包字蒙吉祁州人初名基命避廟諱易今名別號用六居士父克俊字襄亭樂道好施與學者稱貞惠先生包貌魁岸亭亭嶽峙敦尚質行年二十五舉明天啓七年鄉試再上春官不第遂棄舉子業著廢八股興四子五經說一篇力以斯文爲已任於城隅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遯日閉戶讀書其中學者宗之執經之屨滿戶外甲申國變設莊烈愍皇帝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服斬衰朝夕哭臨如禮僞命敦趣七發書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入清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書反復尋究積二十年不勌包初從孫奇逢問良知之學心嚮之旣取高攀龍書讀

之言曰吾未見先生書吾死人也今見先生書猶生死人而骨肉之矣吾師乎吾師乎由孔子而來見而知之者得四人焉顏曾思孟是也聞而知之者得五人焉周程張朱是也以聞知上遡見知使孔子之道燦然復明於世者於今又得高子其人是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梁溪也因設攀龍主事之如事貞惠禮有過則跪主前自訟曰某不肖愧吾父師不可為子不可為人其勇於自克如此包之學以程朱為宗旨謹言愼行一本諸敬而於陸王之學多有微詞嘗與友人論難書云先儒言象山尊德性朱子道問學竊意尊德性以本體言道問學以工夫言德性命於天自然之事也問學成於人勉然之事也任乎其自然者則失乎其勉然者繇乎其勉然者則得乎其自然者尊德性者誠意正心則可謂誠意正心而後知致物格則不可故朱可以盡陸陸不可以盡朱白沙之主

靜也卽孔門默識之學然其言靜也曰求之心不必求之學則未可以爲訓矣且靜是德性主靜便是道問學非外工夫以爲本體也陽明之言致良知也卽孔門明德之學然處處牽合至謂蘇秦張儀亦得良知妙用則未可以爲訓矣且良知是德性致良知便是道問學非外功夫以爲本體也竊謂象山白沙陽明三先生者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入室者其惟濂洛關閩乎其篤守先儒門戶類此初克俊之卒也三日勺水不入口母哭慰之始進米一溢鬚髮盡白杖而後起其喪祭一準朱子家禮既葬廬中庭簷下斷酒肉不入內室者三年每朔望晨昏悲號感行路年六十六以居母喪毀卒將卒時肅衣冠起坐命告辭父師主問家事不答徐曰吾胸中無一事行矣遂瞑學者私諡文孝先生包生平木訥似不能言及大義所在則正色而談上下皆傾聽州有大事不能決者必

待包一言爲斷明季流賊犯州城包毀家倡衆誓固守城賴以完
時有二璫主兵探卒報賊勢張甚二璫怒將斬之包厲聲曰必殺
彼當先殺包乃止二璫咋舌相謂曰使若居官其不爲楊漣左光
斗乎賊去賃屋西關館流離民病者給醫藥全活甚衆有山左難
婦七十餘人擇老成家僕六人護以歸臨行八拜託之僕皆感泣
竭力允爲於故舊然諾不苟與蔚州魏象樞爲神交容城孫奇逢
遷蘇門過祁留講學於其家者二載又與清苑張羅喆新城王餘
佑輩設講壇發明性理之學其日省者三曰妄爲妄言妄念其自
守之道三曰取與不苟言語不苟出處不苟嘗曰所謂學者性焉
而已所謂性者理焉而已窮理以盡性然後爲學釋氏以心爲性
老子以氣爲性衆人以情爲性皆得其偏而失其全也聖人則不
然以性盡心故心爲精義入神之心以性養氣故氣爲配義與道

之氣以性攝情故情爲民胞物與之情讀太極圖識性之原焉讀西銘識性之量焉讀定性書識性之體焉讀顏子好學論識性之所以復焉讀敬齋箴識性之所以養焉自孔孟歿而聖道晦上下千四百年無見性者是以無見道者至五篇文出而發揮之然後天之所以命人與人之所以合天者無復餘蘊而確然得所持循矣又曰易之爲書教人趨吉避凶言趨正避邪也以爲趨福避禍舛已甚矣每晨起誦易一周輒垂簾靜坐以爲常其所著有易酌十二卷四書翼註四十二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魏象樞曰先生卓然有道儒者也先生之於梁溪也曰尊之若天地親之若父母敬之若神明吾於先生亦然孫奇逢曰先生孤標猛力大河南北一人而已康熙九年無錫學者祀諸道南祠子再濂字靜之自爲諸生即弛置科舉業從

父友王餘佑及顏元游手錄父遺書又貳之以質四方學者平湖陸隴其嘗與再濂書乞借鈔用六集斯文正統辨道錄諸書再濂年逾六十復手錄付諸子且誡之曰昔蔚州魏公持節巡京畿余以故人子獨被渥洽鄰邑人遂竊金而請事余掩耳走藹然若穢污之及吾體也汝曹他日登仕籍若以官富家吾生不受其養死不享其祭惟先人遺書未刻者尚百餘萬言必約身而次第布之其後仲子承祖盡刻諸遺書行世

崔甲釗字亮遠甲鍠字聞遠安平諸生父昂字仲藏博學強識李自成陷京師各州縣俱署偽官昂同兄山海關遊擊晟弟附監生昴謀起義旅偽官鈎鉅盜斃晟昴昂跳身走及淸定鼎聞其義召以官昂慟兄弟偕亡辭不就甲釗自少徧讀程朱陸王諸家書與祁州刁包講學年十六遇兵亂隨眾守城能發礮斃敵母蘇氏病

痿甲劍與弟甲鍠晝夜更番侍腓腑盡腫毋遺之不去如此者二十年以侍疾久知醫術年八十餘自刻死期曰吾病必以立秋後七日死已而果然甲鍠體父志杜門講學誅茅三間課子弟子弟或事詩賦輒付火曰勿啟囂張業農商者必戒以勿苟得卒妻事父飲食必其妻手爨他人代之咽不甘也事母蘇亦然繼母宋病瀉三載廁腧衵衣污穢必與妻親滌晚年爲名山遊至五臺遇虎同行者震伏虎目之久踆巡而去人以爲孝感康熙四十一年卒年六十九從弟甲默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居京師貧窶守高節足未嘗一及貴要之門與兄甲勛講學務心得不尚口說嘗講顏子所好何學論聽者悚起居喪一依禮經啜粥三年不飲酒食肉不御內不與宴會亦能醫有名

田極

田極字象極高陽人幼端謹不苟言笑嗜讀書至忘寒暑與李鶚同補弟子員學使持其卷示人曰吾於高陽得兩士皆大器屢試不第而聲名益藉藉僉仰爲儒宗大師初爲文矯拔絕俗晚乃歸於古樸而易理尤精淸初士子承明季餘習尚奇僻傳註多舛錯極獨闡發程朱宗旨講貫融徹聽者煕然如游考亭鹿洞間教人修謹誠實凡㢮弛傲岸之士厠其門皆抑損退讓望而知爲田氏之徒雅具知人鑑從遊弟子預爲品第其後升湛菀枯卒如其言家居數十年竟以諸生終焉極之爲學專致力於倫常日用之間謹言愼行要於寡過事母極色養母病膝行禱於神祠母夢寐中覺人投以劑未歸而病已失母歿泣血三年人以比之高子羔待宗族篤厚或以窮乏告僅舊升斛極分半與之人曰以窮濟窮可乎極曰某不能如范文正置義田復吝所有如一本之義何族人

勃谿質一言即解或與他族訴訐輒引罪代請不較曲直族黨咸化其德絕跡公庭者積五十年善飲獨御白酒門人問之泫然曰吾父夢我醉白酒死覺後不樂我故終身不忍入口耳爲人和平誠慤不尚嚴峭人皆樂親而敬憚之起居有節衣冠有常製事事守先儒家法愠容譋語不形於妻子論者謂涵養深矣將卒其子求遺言教曰讀正書做正人不及田產細事殁後門人追謚曰端介先生著有四書輯要藏於家

趙景皋

趙景皋字知安號贊颺臨山人幼有至性家貧母手自操作景皋從鄉塾歸輒代以爲常父出雖夜分必讀書俟之受知於推官禹好善明崇禎三年舉於鄉好善以御史按山東有富人張姓者或誣殺人罪當死人持千金餽景皋景皋察其寃馳往救之一錢不

受土寇起知縣問戢賊法景皋曰必使賊自知可生而後可撫自知當死而後可剿乃練鄉勇立濠柵定約束所獲不犯淫殺者悉免之以故賊多降散爲民全活無算幼喜讀大洞內景諸篇爲楞嚴法華經注鄉薦後讀性理大全至克去妄念忽有得因思功名爲妄念以誦讀爲功名地亦妄念也自是專心聖賢心性之學探本窮源悟佛老之非歎曰非入其室不知其病彌近理大亂眞言不虛也著有性學易簡原道篇彝倫傳關鍵論秀實說於五經四子多所發明云康熙二十四年卒年八十

李集鳳

李集鳳字翩升臨榆人明拔貢生官河南洛陽縣丞以廉明著稱集鳳性嚴正不慕權勢於學無不窺濂洛關閩之書皆所究悉尤善春秋策輯宋元明人經說數十家討論詳核歷三十年凡四易

彙而成名曰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其書於左公穀三傳及先儒說均有駁正而胡傳爲最多隱元年不書卽位胡傳從程子非王命先君命說謂春秋削之以明大法辨之云隱四年經書衛人立晉彼亦不承先君不稟命天子雖在他國猶不削之況本國乎春秋於桓公稱公不革其號文姜去姜氏不去夫人君與夫人之名非臣子所敢除也若不與隱公之爲君而削其卽位其無君已甚何以正天下之無君者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胡傳從程子失職說謂削其大夫爲當官者戒辨之云卿佐被盜殺卽書大夫亦可見其失職不待削大夫以見義盜者寇賊之名不繫於國故亦不稱君大夫觀哀四年盜殺蔡侯申不稱君此年盜殺二公子一公孫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不稱大夫可見既名之爲盜不可以君大夫治之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於蒲胡傳謂

特起胥命之文辨之云莊二十一年左傳鄭虢胥命於弭同謀納王是當時有此事亦必舊有此名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胡傳謂義繫於殺止書官罪在專殺見殺者之是非不足紀辨之云旣爲大夫罪不至死見殺亦當書名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二人有不失節之美何爲是非不足紀此不書名者不知其名故闕之宣五年叔孫得臣卒胡傳謂仲遂內交宮禁外結强鄰叔孫得臣有同使於齊之罪特不書日以貶之辨之云內大夫卒不書日者特以史氏偶闕耳得臣黨仲遂並使如齊其罪甚大以大夫之禮卒之正見魯人刑賞之不當何必去日以示貶凡宣公之事多以時書而不月君事且略其月則得臣卒之月而不日者亦不必有異說襄二十六年衛侯衎復歸於衛胡傳謂復歸書名衛侯失信無刑雖得猶非其國辨之云此說罪其得國以後

春秋方賤其昔失位而幸其今得國豈預責其君而謂國非其國
乎諸侯不生名失位則名例之正也此從正例無他義昭十八年
宋公伐邾胡傳謂書邾而釋其取邑之罪辨之云隱五年宋人伐
鄭圍長葛六年宋人取長葛自此以後凡外之圍邑取邑皆不書
以爲不勝書故略之胡傳又有誤解者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來
聘謂渠爲氏辨之云春秋無加氏於爵之例亦無獨稱爵而不繫
於封地者如祭伯凡伯毛伯召伯之類皆以爵繫地知渠亦采地
名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謂於餘丘爲邾邑辨之云通
經之中未有邑言伐者於餘丘不繫國知其非邑二十四年大夫
宗婦覿用幣謂宗婦者大夫之妻辨之云宗婦者同宗之婦宗婦
非一若以宗婦爲大夫之妻何以別於大非大夫而亦爲同宗之
婦者僖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邱

謂冢宰兼三公辨之云周公二字是世爵非以兼位而云然經書
宰咺不稱爵咺本無爵也祭本伯爵而書祭公乃三公也此言宰
周公者皆具其官職以襲爵帶言之三十年之宰周公來聘亦與
此同胡傳又有誤證者隱三年宋和公卒謂諸侯曰薨大夫曰卒
邦君書卒不與其爲諸侯辨之云薨者臣子尊其君父之辭惟本
國君稱薨卒者終事之極稱內外大夫稱卒外諸侯以別於吾君
亦稱卒此通例耳若以其上不請命貶而稱卒彼桓文創伯皆有
錫典何於其歿亦書卒不書薨也文元年公卽位謂書載舜禹受
終傳位孔子言君薨百官聽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有攝行之
禮辨之云書於舜曰格於文祖是舜服堯喪畢而告踐祚之禮於
禹曰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是禹攝舜政而告廟臨羣臣
之禮以此論啟元卽位之事固屬不合孔子所言君薨乃以冢宰

攝國政非以冢宰攝君位以此論卽位臨羣臣尤不足據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本不將兵四卿皆書此堅冰之戒辨之云魯本二軍今四卿並將不無主副胡傳以爲行父僑如嬰齊各帥與襄公作三軍不合又以臧孫不將兵尤不察經書帥師之文經書某某帥師知許之將兵甚明如衞良夫亦如晉乞師今亦將兵又何疑於許至以四卿皆書爲堅冰之戒尤不然此時季孫當國必不以四卿並將爲專政況三家少仲孫而臧孫公孫後又未竊魯此卽一時並將何慮其專蓋晉行師多有列卿而春秋止書元帥魯則凡卿皆書其爲略外詳內也明矣至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於曹胡傳謂

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爲居正者戒不知忽之嗣位五月黷之爲君一年彼卽不能自定何不可仍稱其爵號且凡國君失位出奔是皆不能自定者亦未嘗不書爵何獨於此示戒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如齊胡傳謂子般之弒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不知慶父此行本非出奔故不書奔而書如欲明其主兵自恣變文書如是春秋所載皆可亂事實而以意爲輕重也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胡傳謂魯公愛女使自擇配不知季姬稱字其許嫁也明矣何云使自擇配鄫子明書來朝亦非求婚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胡傳謂札不稱公子貶辭也辭國生亂因其來聘貶之不知季札辭國自是守節之正王僚被弒去此聘三十年而欲貶札於三十年前尤爲不可札聘之不書族與楚椒秦術之不書氏者無

異自不應有異詞雖春秋多變例亦不應取行人他事責諸行聘時也莊十四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胡傳謂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動大衆不知隱元年至文三年凡外侵伐非書君卽書人九十九年間通無大夫主將之名氏亦無大夫主將之名氏而帥師者侵蔡伐楚伐鄭圍新城皆書齊侯則以霸主而猶侵伐獨於大夫而不一遣乎觀於單伯會伐宋內以大夫會伐則外皆大夫從可知惟救徐之役明書諸侯之大夫不書名氏蓋春秋之初政在諸侯大夫猶未強也故以恆辭而書人大夫既書人其師卽不必書非稱人者盡不動衆也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胡傳謂秦伐晉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不書歸免秦伯也不知戰不言伐自是書重之意以言戰則侵伐可知至不書以歸通經之中無獲

歸並書之文如蔡敗於荆止書以歸莒敗於魯止書獲他如鄭獲
宋華元蔡公子燮吳獲陳夏齧齊國書獲不書以歸晉以潞子歸
鄭以許男歸楚以夔子頓子胡子歸不書獲獲與歸事迹殊就廣
則一以不書以歸爲宛秦伯非春秋旨也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
齊胡傳謂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爵而見執者則以名不名知其
罪滕子不與衣裳之會及宋襄起又不尊事大國見執書名著其
罪也不知凡書執者皆譏之稱人固爲貶稱爵亦不爲褒成十五
年晉侯執曹伯直斥其爵而爲等夷之辭知稱爵以執者非予之
爲伯討若以名不名定見執者之罪否則一經中執君十有三而
名者獨二其餘豈皆無罪至責滕子不與會盟不事大國尤非事
實齊桓之伯常從會盟者僅見數國非此外皆不事齊也宋襄圖
伯滕固嘗事宋然春秋書執不書地是必滕子朝會於宋宋人執

之亦不可謂不事大國也春秋時諸侯之罪重在不事天子若以不事大國書名何以處夫不事天子者昭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胡傳謂季氏四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至是身爲主將二子各帥一軍爲之副不知鞏之戰四卿並將未嘗有四軍此非一卿一軍也明矣況叔孫舍未出而叔弓爲將未必即叔孫之兵以叔弓爲三家而於叔孫氏無別焉尤爲疎論胡傳自元延祐二年始與左公穀三傳同用本爲科舉設明初承元制宗法程朱以張洽學出朱子安國學出程子故定用張胡二家迨永樂中胡廣等修春秋大全於是專主胡傳張傳遂廢不行集鳳所輯各說蓋本之大全而所辨胡傳百數十事貫通融洽實有心得故王士禎稱爲下吏之有經學者年六十六卒於官洛陽人請從祀周公廟康熙五十三年祀鄉賢祠

賈潤　曾孫延泰　劉承摯　高惟聰

賈潤字若水故城入明諸生聰穎好學始入塾即立志爲聖賢中入與從父一元爭相淬勵一元舉鄉試潤迺屏棄帖括謝從父曰從此顯晦殊途矣遂專研性理之學不求聞達當明季兵亂其父欲走避潤泣諫曰敝邑彈丸地已殘燬必無復虜掠者居尚可活竄外則蹈危機父不從竟罹於難潤哀號骨立倥傯戎馬中喪葬成禮奉孀母王四十年承歡養志調護季弟成立撫孤姪逾所生性尤慷爽輕財好施族鄰恃以舉火者數十百家置義塚修學宮建鄉賢祠前後出數千金無吝容初圈田令下德州有田八百餘頃匿不以聞而移撥故城潤赴都辯質釐正疆界以故八里之中得世世業康熙二十三年大饑民苦徵賦代輸八百金二十九年復饑佐縣宰倡捐振粥活民萬計潤講學本程朱而兼治姚江

之學時仇兆鰲居京師昌明其學潤迺遣子樸往受業迄歸鈔有
明儒學案一書則黃宗羲所手輯者潤卒讀之歎爲千秋盛業研
討勘訂梓以公諸天下以謂前明儒學多門有河東之派有新會
之派有餘姚之派雖同談性命而塗轍不同其末流益歧以異自
此書出而支分派別條理粲然論不主於一家要使人人盡見其
生平之所學而後止學者誠能究心討論無難窺諸家之奧緼而
由此入德之途亦不外是其間純駁之處在善學者精擇之而已
又謂明初諸儒如方正學曹月川薛敬軒吳康齋其學一本濂洛
關閩未嘗獨闢門戶至白沙陽明專求心學重內輕外其說雖足
以救朱學末流之弊但隆萬間禪學盛行亦二公有以濬啟其端
也斯編於姚江一派載之獨詳而是非得失亦力爲辨析蓋就其
說以攻其隙庶不致貽誤後學此黎洲苦心也又謂先儒主躬行

故語簡當而切實後儒主心悟故言微妙而虛空讀龍溪近溪之說言性言心幾於杳冥恍惚茫乎不得其畔岸故知夫子罕言性與天道早已防其弊矣蓋言之而滋人揣測疑似不如竢人積學功深默契性天之爲愈也陽明疑朱子格物致知爲求之於外因攝格致於誠意傳中謂意之發動有善有惡其知善知惡者即是致知爲善去惡者即是格物並知行爲一本意欲矯俗學之支離豈知明善窮理確有成說又烏得一概論耶虛齋據宋儒葉董兩家謂格致傳文錯在聖經當提物有本末一條爲格物致知之功提知止有定一條爲格物致知之效刪去兩條在聖經則八條直接三綱中无間斷在傳文則格致復見原本可免補傳向使陽明留心虛齋之論亦不必作驚世駭俗語矣其持論明允類如此潤儀容魁梧老年尤篤於學律身行已動準古法或有非禮干者不

屑屑與較嘗以學喫虧三字訓誡子孫喜游林野古寺竹杖芒屨浩歌戛金石塗遇舊識必恭禮欵曲雖卑幼者亦無忽焉時朝廷徵求隱逸或招以仕笑而不應當時稱之爲士林高隱康熙三十年年七十七卒鄉里會喪旦夕臨者日千餘人鄉士大夫合詞籲請祀鄉賢祠曾孫延泰字開之號惇堂幼承家學讀書能自刻厲而沈靜恬澹不以聲譽相馳騖雍正十年舉於鄉援例爲中書舍人落穆寡交游惟與富陽董邦達獻縣紀昀新建曹秀先皆故人有通顯者招往見唯唯不拒亦不赴官數載乞假歸奉親課子以書史紙墨自娛性耆茗倣宋人蒼璧法石銚竹鑪手新泉以煎不假僮僕平生服膺近思錄朱子語錄諸書其所爲詩近西崑風格書法歐陽率更每有所作輒用赫蹏紙自書旋即棄置曰聊以寄吾意耳又通九章算術增損舊法多出古人意外凡經史詩文四

部之書得善本即手自鈔輯丹黃爛然無毫髮茍乾隆四十九年年七十四卒戒其子不得丐人作碑誌曰無以諛墓之文誣我論者稱爲篤行君子當時昆州有劉承摯者字起華康熙四十四年舉人幼勤於學至老彌篤夏不扇冬不鑪一裘不解者十五年博通經史好宋以來理學諸名家長洲何焯重其文謂吳下老名士不及交河王頊言吾輩十進士不及劉君半腹其爲人推服如此著有古文詞行世同州高惟聰字成謀博極羣書尤邃程朱之學著有五服古今沿革亭祭錄喪事文式昏禮摘錄諸書友人中丹嘗以綱目書曹操具官書卒爲問曰此自朱子未及更定者俗儒以爲媿之誤也又問續編上皇卒於金曰臣子無貶君上之文宋儒自不應書卒餘所論類此嘗曰讀書以力行也惟誠敬二字爲力行之本學者宗之

陳獻

陳獻字子賢號八大又號他山磁州人生而穎異總角通毛詩弱冠補諸生食廩餼甲申十王子兵下江左獻上書勸抵關中靖寇王命內使問秀才比武侯何如對曰有雲泥之別曰汝比王猛何如對曰景略乃三秦豪傑惜秦主不能終用其言耳曰何如毛遂對曰設某處毛遂之世必早見重於平原君矣內使同奏王大悅授以郎中命隨軍南征獻以父老辭內使曰如此何上策為曰草莽小臣効芻蕘之一得耳王嘉之贈金帛歸獻任俠好義常以濟阽扶危為志時孔子廟丁祭犧牲不備歷謁上官復舊制順治十年大旱邑多逋賦明年養馬令下民疲於奔命獻致書當道痛陳民疾苦遂以養馬抵逋賦焉康熙初遊吳越齊閩楚蜀間至海甯見安陽許三禮講學於尊道書院有志學只是一貫之語諸生

茫然獻曰聖人自入手用功已確然見學須一貫遵而行之以至於從心所欲學者乃謂一貫是聖人究竟然則聖人前半生學問尚屬支離耶且其教曾子子貢者將爲晚年悟道之言耶抑舉其平日用功者言之耶須知志學只是一貫有生熟之分無前後之異耳三禮爲鞶節曰此理學名言也獻平生講學開聾啟聵聽者皆抃舞故所至皆知名歸晤新鄉許作梅談及交趾叛服往事獻援筆擬撫安南策數千言許曰經濟才也鄭州名士董生蓮以遊學貧困幾失試期不能入闈獻傾囊相助叩其姓字不告也屢應鄉舉皆以對策切直被擯二十六年以歲貢生授泌陽訓導時柘城竇克勤習教諭集諸生講太極西銘以質之獻獻曰太極八卦諸生勿視爲二物太極是一圓八卦八卦是一方太極西銘稱乾坤爲父母引民物爲胞與程子以理一分殊貫之學者不知理一

故流於楊不知分殊故流於墨反覆指示諸生皆敬服之泌陽學田半飽於書役獻以學田養士非養胥吏令計畝出租以給諸生之貧者獻長於考辨嘗言孔門無三世出妻夷齊無叩馬事人多其論世之識三年乞休歸里優游林下者十餘年四十三年卒年九十有二

劉正 子鑣

劉正字芳若一字振之其先延慶州人遷任邱遂占籍正幼穎異總角能文嘗得舊搨十三經研習之遂兼五經冠童試補諸生正豐於財購書甚富第其甲乙而裝潢之南涉江淮僦精舍於臨清與江南諸名士游所學益邃順治初年恩選第一廷試授山西代州知州代瀕邊土瘠兵民雜處俗競而囂正至詢疾苦去其不便於民者慎訟獄絕苞苴輕徭緩賦吏民畏懷月會以五經課諸士

人勤於學巡撫以治行超卓薦大同姜瓖叛正治戰守具賊數萬晝夜攻十旬不去城內奸究有約內應者正每夕率百騎立通衢傳餐伺之且下令曰宵行者斬謀遂沮令子鑣匿告急蠟書草屨中夜縋城出間道趨太原謁敬謹親王請援卒王與語大奇之立率兵至戰城下正出夾擊之賊始解以守禦功晉郡丞領代如故奸民欲煽惑官軍乘亂規利誣富民為逆黨正抗聲曰民勢孤援絕脅於賊非其本心今日為賊而草薙之則人人致死是為賊樹黨也皆獲免改補陝西商州招流移諭遺負革雜派植農桑綏催科興水利一意與民修息倡修龍駒寨以通商貨設戍防創五經社聚多士講習其中分守商雒使者許某與州舉人某有郤陰屬正中以危法正不從署齋壁曰鬼神式臨不敢殺人媚人也許大恚動輒齟齬遂拂衣歸取道中州愛蘇門百泉之勝留寓七載與

孫奇逢遊潛心性命之學沛然有得抵里饗棗蕭然正性至孝言談經濟大略戎馬逆旅間手一編不廢學以朱子爲正極論頓悟之謬曰如是不墮禪者幾希體貌岸然而溫恭沉愛聆其言藹如也康熙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崇祀代州名宦祠

鑣字長馭一名樵隱字慕菴晚自號六真居士年十二補諸生好技擊弢鈐諸學然性豪放揮金好客鮮衣美食不爲妻子計善飲酒飲必醉鬚亂與同邑龐塏共學壯年遨遊四方孫奇逢傅山李因篤等皆爭納交然戇直好面折人過遇俗士輒白眼曰吾醉矣嘗佐其父牧代商二州姜瓖圍代冒死請援兵破賊口不言功應順慶王守聘値吳三桂叛陷於蜀陳其年爲龐塏詩序云故人遣別飄零爲胸臆之鬱是也奮威將軍王進寶兵至蜀聞其名引爲參佐晝策皆奇中一夜鑣聞十餘里外戛戛有聲遽白進寶曰賊

來剏嘗當設伏以待進寶從之賊至伏起遂大敗以功授鹽亭知縣開鹽井十有八政績卓然乞養歸里父母歿乃縱遊衡華太白洞庭西湖天台武彝諸勝歲嘗數千里間歸省墳墓不復入里僑居東郡孤筇屩屐往來浮邱如是者三十餘載年七十餘復遠出或挽之泣曰吾生不能奉吾父誓不受妻子養也拂衣去遊匡廬卒年七十五時康熙五十年也其常所寓室栽花種竹日讀書其中暇輒以醫藥濟人每自贊曰介隘與不恭材不材間又曰世既不知以無用為用宜高閣於匡廬武夷之山巖有據梧吟詩草二十卷三子濤尤好學有文李埰表其墓曰當崇禎之季天運地炎及興朝定鼎又值三藩煩洞羽書消沈而君適與俱乘風破浪咄嗟立辦俄復避人謝事一詠一觴時而縄墨如道學時而溟涬如方外時而烈士時而墨客捭闔担矯惟變所適世又烏能以測君

哉

張能鱗

張能鱗字玉甲號西山大興人系出橫渠自其先世從京師家學淵源即以西銘正蒙爲窮理盡性之階順治四年成進士授仁和知縣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未遇嘗視學三吳三吳文章淵藪士子競綺靡工聲悅能鱗則力追古道以致知力行之學身先多士又恐其無所藉以入也著孝經衍義儒宗理要二書俾循誦服習不惑歧途累遷至四川建南道時軍事倥偬索芻糧甚急能鱗調度有方輸將絡繹民不知苦又築蘇稽大堰以利農田至今賴之其任山東也按四庫提要四川通志河南文徵均不敘及任山東之事魏序有補任青齊一語在入蜀後而陸稼書亦稱其青齊政畧一書則任山東在遷四川道後無疑存之俟考齊俗習染難猝治鬥鷄走狗六博蹴踘以及師巫詛呪淫詞誕說不可勝紀能鱗念王政之大當

先教養蒞任後禁異端曲學敦學校重農桑崇孝弟興教化剴切勸諭使人皆知繼善成性本恉風俗爲之一變所著有詩經傳說取裁十二卷峩眉志一卷儒宗理要二十九卷西山集九卷孝經衍義補刪青齋政畧若干卷陸隴其謂能鱗學貫天人聲徹內外儒宗理要補近思錄之缺去性理之煩孝經衍義補刪筆削精嚴有功邱氏青齋政畧則得之涉歷體驗剔弊釐奸澄源端本無一不中俗吏之膏肓至文集扶持中學諸篇直指金谿姚江爲禪此尤世俗所依因而不決者得此論定可以爲學者指南矣當時陸隴其與柏鄉魏裔介皆篤守程朱之學負海內重名裔介一見能鱗持論稱其正大質醇自歎弗及可以知其所學矣

左敬祖

左敬祖字虞孫河間人爲人恢擴有大度務經世之學舉順治六

年會試第一入翰林官至左副都御史亮直敢言其所陳奏皆關
民生大計以催征之令多限以六月報完民無所出往往重息舉
責以納奏請行夏秋兩稅之制而嚴禁非時豫征以差徭之繁濫
役傷農今既征丁銀而一切差徭仍派之百姓小民八口所仰之
身彊半在官弗得盡力南畝而貪官蠹役又樂於有事而加私派
於丁銀之中用一科十以取盈爲得計奏請嗣後永遠禁止著爲
令與當時世祖下懲貪之令有司犯贓十兩以上即治以重罪敬
祖以爲懲貪之令太嚴而旌廉之典未著有懲而無勸非駕馭人
才之道也漢光武開國之初諸務未遑首訪良吏封卓茂爲褒德
侯因而東漢一代循良獨多是其驗也今國家定鼎中夏已二十
餘年尙未聞有旌廉之舉請命九卿科道會議入不問滿漢官不
問京外各舉所知清操異常者以聞皇上擇其尤者表而出之以

風有位則爲君子者固樂當爲君子而爲小人者亦必不甘爲小人相習成風東漢之治不難復見於今日矣敬祖留心世務知無不言嘗草正心誠意勸學進講諸疏疾作不果上乞歸卒於家所著有四書抄訓易經抄訓理學貫傳等書行世康熙二十八年祀鄉賢祠

吳本植 子玠 璠

吳本植字雋生安平人父恂諸生明季遭難深州死焉本植少聰敏嘗與友刻香五寸爲限文成斐然可觀順治十五年進士選內弘文院庶吉士明年以庶吉士充會試同考官蓋異數也丁承重憂歸康熙二年散館授內秘書院檢討八年升國子監祭酒丁母憂服除歷侍講侍讀侍講學士侍讀學士與修太宗世祖兩朝實錄年甫四十遽告歸歸三十年乃卒爲侍讀時有朱山人挾左道

出入禁中公卿多執弟子禮本植獨廷叱之山人旋以事伏法在大學有行千金求補八旗教習者叱卻之要人以書請亦不發視博士羊琦老而迂滿祭酒欲去之本植持不可而止既告歸琦由吏部郎出爲井陘僉事迂道謁本植本植不見也門下士房廷楨官長蘆鹽運使要本植一至官廨亦謝不往于成龍爲巡撫使使通問不報兵部侍郎王維珍過安平求見本植不可得其高致如此爲學以靜爲主嘗曰聲色貨利能於靜中求其源而絕之而持之以敬爲學其庶幾乎晚年喜曹月川胡敬齋之書謂其淡而有深致篤守朱子然聞子弟譏斥陽明輒呵止之既卒張伯行孫勷並爲之傳楊名時爲墓誌冉覲祖爲墓表蓋佩之者深矣著有讀書劄記三子玠璠珊並知名珊另有傳

玠字爾錫生六月失母事父及繼母孝謹康熙二十年舉人官山

東昌樂知縣代民輸逋賦至毁家以濟尋罷歸年五十四卒玠少時嘗爲知縣陳宗石作瑞麥賦才思藻麗其序有云祥至而不居德博而不有良有司之心也上有異政而下弗克紀述言之不文此亦邦人士之陋也意致婉妙玠既承禀家學及與同縣崔甲默武爕會試京師益從名儒大師講論又從陸隴其遊學益邃耆老而歸尤以倡道自任嘗爲送安平學博黄仲香歸東安序其文曰昔曹月川先生爲霍州學正霍爲李白雲先生舊里先是白雲先生倡道晉陽學者景附河汾之緒復振及月川先生至霍其教士以踐履爲本霍教益興其及門高弟郭睿等皆素從遊於白雲者月川既樂得白雲以爲倡白雲又樂得月川以爲霍士師說者謂河汾之學自前代宣仁間而大箸實繇月川始月川爲一代儒宗衍二百年之道脈實繇教霍始於戲豈不偉哉安平元時爲劉靜

修先生流寓地流風遺教猶有存者國朝陸稼書先生講學靈壽余往受學謬荷奬借故吾邑諸生皆學於余余旣媿無白雲倡道之力以爲諸士先邑中司學校之責者使非得月川其人以立標準而樹風聲士習何由而醇教化何由而洽也仲香黃先生不言而躬行多士服其教不事董戒而嚮學莘莘此與月川之教霍何以異嗟乎自儒術寖微師道不立以興賢育才之地羣目爲寒氊冷席給饘粥而已矯然自異者舍季試月課亦更無造士之術孰有不言而躬行以踐履立教無媿月川其人如先生者乎幸得先生無媿月川矣今又舍諸生而歸然則奚乎今日卽有白雲復出猶嘗苦無信從者以爲之助而況白雲之不復出也哉玠之自任如此

璠字奐若康熙三十二年舉人官內閣中書早卒而才華典贍與

兄玠齋名初安平明倫堂後有尊經閣創於明萬歷間本植之祖嘗修學宮年逾八十卒惟此閣未竟本植起而繼述之閣成命二子玠璠各爲賦以紀其事璠賦曰夫何斯閣之崔嵬兮標巘嵲以飾珍瑣縈芬橑之彪炳兮層礨佹而出塵氛訝梁虹之濯淩兮郁佳氣而氤氳扶聖道於中天兮結琬琰之苾芬漱百家之芳潤兮糾六藝之繽紛迴狂瀾於瀛海兮挽落照之餘曛遡金符之流祥兮緊麟角之玉祉紉玄妙於難明兮歎曠野而匪兕斲閟宮之瓊屑兮纚河圖之奧旨煥寶冊於喬皇兮鈞夔讖而華眞悲周折而炮煥兮掃淨談之糠粃越白日其將息兮付縹緗於嬴炬泰岱倏忽而苦頽兮洪波紆迴而不已陊桑門玉樞之軒翥而玄璉兮大道低回而同趾徒飾祿渠於炎精兮炫牙籤於土時刱神輔之僻壤兮詎瑗璋而若此嗟茲邦之蕪陋兮疑天造於草昧也釁含鞠

爲茂草兮烏晻曖而忽寐也望閟宮之突兀兮桷栭剎而嘌趨赤
堊虁其囷勢兮屹崛岉之顛躋佩觿觭兮神傷倘恍噓欷兮掩抑
而不揚粤余穆祖之登庸兮忐寶筏之津梁秘殿璀璨而赫熚兮
端門轇轕以輝煌汨磑磑以光明兮時閶紫鈴之琅璫惟茲尊經
之軼甚兮尚有竢乎重光迄我嚴考之紹休兮日承明乎帝里假
休沐於蘭臺兮歸返棹於綠水披微言於往翰兮嘆重關之離灦
蔑以壯辟雍之豐麗兮爰述事而繼志懼懿訓之灰遺兮羨奎光
之蔚起乃鳩班工以衡量兮庀名材而度鴻規察地理於龜宿兮
符璇璣而應斗箕搜神植於幽鬼兮運櫚翼於靈夔發閶齋之閟
笈兮砌碧苔以菌芝之累磊砢之相扶兮霳寰霱而雲輜磬祿賜之
遺餘兮陳秉彝之休辭夙飼殷而豔豔兮晦雕繢而淋漓涉者雍
之敦牂兮始巍煥之若茲其華表之熿焜兮若日月之經天也其

高甍之爞閬兮若星辰之纚連也綋八維而擴九隅兮周三間而徹四表開南闈而豁達兮張北牖之顯敞仰櫼櫨之宏廓兮舒禁楄之浩渺恢恢乎奠乾坤於兩極兮吐光華於眾藻既輪囷而天蟜兮復下搴而上奇乍矯首於雲霄兮驚樺棟之承霓峨若壁立於千仞兮又嶫嶫而倔佹仰聖道之高廣兮實彷彿而依稀萬楹搏負以蚴糾兮淨柱嶢峴而璀錯煥綺窗之離離兮列鬃形於節梲朱鳥啣蕙於衡間兮藺蘭振采於榱桷龍蜿蜒而若騰兮螭蠖跜而交搏丹彩眩其盰盰兮鉤星內照而雲靄蔚瑰瑋而竦視兮偃紛麗而追琢誠中博之奇妙而礧碨兮羣龍從於靈宮藏典冊於碧筒兮綴金簡而玲瓏集鴻謨之彪麗兮胥蘊積於其中稽龍馬之負圖兮值庖皇之御世玩傳光而書畫兮歷三聖而如契尚書首自伊祁兮爰終於嬴晢聖壁埋而愈彰兮等天球與大貝慨

風雅之式微兮各擷藻而摛葩周召之登歌而鷹履兮並閭巷之
伊啞姬體國而經野兮禮制粲而不奪覽經曲之純備兮固有瑜
而無瑕大塊紛其瓜剖兮百辟裂而爭長紀獲麟於東國兮訖宣
平而振響高亦珥筆而揚芳兮亦奇秀而疏爽嗟麗典之放紛兮
左畢羅而若罔袁王闡教於洙泗兮啟至道於夷塗聘齊梁而寡
落兮聆遺訓於子輿門內道於神明兮孝德藉以誕敷維家相之
博物兮稽雅詁而逮蟲魚玆鴻章之要眇兮亘天地而常留雖不
假於物力兮貞華閑如金甌至若丁焦胡毛之玩索兮歐王蘇呂
之指陳明道伊川之玄解兮晦翁步其芳塵聚千家之狐腋兮蓋
浩邈而難尋或鉤深於幽邃兮或剖晰於纖毫或叩虛以標異兮
或抽思於新苞或談言而縣邈兮或滂沛以彌勞或緣情而會旨
兮或體趣以凝巔明至教於離光兮匯百源於一潮賴層扉之隆

峙兮護方棹於狂飈彼空寂丹鉛之亂龐兮不能進竊乎吾黨飾
緇羽之朱碧兮曾不得入而溷乎堂奧傑塾聖之高懸兮翳鎬鑠
而赫奐辨疑似於微茫兮譪宛虹之飛照偉恆岳之嶢崎兮屬浡
碣而透迤澼沱淵湃而長流兮持正氣而峙瀹之山河表其峻深
兮牢結搆而錯珠璣前大成之肅穆兮勢似合而若離宮牆緜亘
以煌煌兮眺百尺之巍巍後曠野之廣渺兮埤堄繚其相依渙雲
梁而負荷兮輝光罩罩而芬菲挾雙覽於左右兮挂一嵲於東西
啟玄宮而苞瑞兮美輪奐之瓊甃拱傑閣之嶷屼兮若羅星而佈
棊惟敬一之箴言兮有世廟之留遺橫垂雲而儼止兮如冠蓋之
追隨幸先志之紹述兮興既隆於不衰庶經學之樸茂兮慶濟濟
而師師答天子之右文兮遵聖路而不違亂曰休矣乎文治之光
大兮亘奕葉而相孚修琳宮而誇梵宇兮曷觀吾道之覓居桐城

吳汝綸曰吳二公子皆年少能爲大賦如此可謂妙才昔曾文正公嘗言爲文以詞賦爲至難若序記小文稍涉書史者類能之歷觀近代名集詞賦可傳誦者實鮮蓋宋賢以詞章爲末務承其流者遂皆舍難而就易文學所以日頹靡而不振也吳公講宋賢之學獨能用詞賦教子可謂豪傑特立之士矣

劉芳喆

劉芳喆字宣人涿州人山東巡撫芳躅弟順治十八年進士授編修遷國子監司業康熙二十四年解組歸里築草亭於石橋村性仁惠喜獎進善類士論歸之其爲學主於庸所求皆子臣弟友之事其中至纖至悉人所不及檢察而忽之者講求必極其當其庸語曰天下無一之不厭庸也久矣顧人以爲庸也而厭之我弗敢以爲庸也而亦厭之我不敢以爲庸也而厭之願人亦弗以爲庸

也而終厭之庸者何存天理遵王法體人情而已遵王法忠也體人情恕也存天理忠恕之本一以貫之者也太極之書先儒言之備矣吾人不必更增一語但能於日用之間處已接物之際一言一行務合於理道之當然而不失其中即太極也曾子之學在孝以事親曾子之孝在敬以守身不貽父母惡名孝之至也必慎其獨敬之至也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今無不知之者余請更益以一言曰誠清而不誠保無飾於外而渝於中乎愼而不誠保毋詳於小而略於大乎勤而不誠保無工於私而拙於公乎誠則清爲眞清愼爲眞愼勤爲眞勤念念在國不爲家營事事在民不圖已逸普天大地實受其福矣不問民之貧與不貧但問官之富與不富不問小吏之貪與不貪但問大吏之清與不清尊卑內外界限截然惟禮是依辭受取與銖兩不差惟義是比觀此

可以知其學之爲篤實庸矣太常卿唐鑑嘗稱其家書三十首所言生事死葬之禮皆出於至性至情誠篤肫摯未有如芳喆者生平與新城王士禎友善所心許者成都費密蔡廷治黃岡曹本榮三人而已四十二年聖祖南巡過涿州芳喆跪迎道左召對嘗嘉獎命復原官不復出五十五年卒祀鄉賢著有拙翁庸語拙翁集行世

師儒傳四終

大清紀補先哲傳第十三

師儒傳五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十四

天津徐世昌撰

邢汝謙

邢汝謙字抑庵昌黎諸生平生尚志節學以躬行實踐爲主性尤孝友稱鄉里間治喪遵古禮不用浮屠不用鼓樂祭祀守士庶祭先之禮不祀淫祠不諂神鬼嘗辨喪葬用樂之誤畧云禮樂無所不在喪有喪之禮惟樂無所用於喪樂以主樂喪以致哀二者未可一例施也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禮郊特牲昏禮爲幽陰之義不可以用樂曾子問娶婦有嗣親之義不可以舉樂是昏禮而已不可以樂矣稽之周禮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弦是臣之喪而君猶不可以樂矣案之春秋昭公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穀梁子曰禮也杞孝公卒

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左氏曰非禮是無服之喪而亦不可以樂矣乃者親喪未殯卽急覓樂工舉於戶側及葬則以樂導輀車而哀痛從焉抑又有異焉者三闋九成亦堂上堂下之別耳今則未葬以前出樂工於大門之外甚者左右建樓多置樂工於其上吾不知耳而目之者幽咽忓悒乎舞蹈囂軒乎而世之論者謂禮從俗耳夫以衆爲流俗而舉異之非也以衆爲公議而舉同之亦非也故純儉可從而拜上不可從如以從俗爲盡禮則舉世從後進而孔子從先進是亦戾物之尤者也豈聖人但能守經而學者能行權也哉昔孟懿子問孝子告之曰無違仁人君子而克體此意也生死葬祭能審禮之所以爲禮必將知樂之所以爲樂矣又云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此義於今耳熟矣故子卯不樂禮有明文方親之死視子卯爲何如矧父有服同宮子不與於樂母

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所
以助哀戚也其於三年之喪宜何如夫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
巷歌是以鄭國僑隕童子爲之停舂杵晉樂廣薨老嫗與焉擲檞
鼓亦以助哀戚也身有父母之喪宜何如而爲子者且公然用之
有不用者且羣然訾詬之其貧者則用四人富者則用八人又有
用十二人者謂之十二音樂嗚呼五音齊矣八音備矣果據何義
而必出於此解者則曰樂以節哀也然必若所云則是朝會宜號
泣而燕享宜悲傷也喪致乎哀賢者所取臨喪不哀聖人不觀故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者不可行未有當哀而哀不以樂節之者
亦不可行也而解者乃爲之說曰樂之義微今世之簫管鼓吹非
樂也夫樂始於無聲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文采節奏樂之飾也故
有無聲之樂不用乎鐘鼓管磬而謂之樂者若五聲交作八音齊

奏而謂之非樂可乎且春秋之文曰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夫籥者有聲者也萬舞無聲者也以臣子之喪去有聲以用無聲其意未可厚非矣而春秋猶譏之猶罪之假令居親喪而審音又何以污聖人筆乎然此猶據理而言之耳至於國典所垂尤有所不可忽者察律所載喪制未終忘哀作樂者杖八十又民間喪祭之事凡有用絲竹管絃及演唱佛戲之處地方官嚴行禁止違者照違制律治罪故小學論居喪之失者不一條而於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亦但曰其居喪聽樂者國有正法吾人縱不於禮是遵獨不於法是懲乎時有友人祀五道者汝謙致書曰記有之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然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福古人祭祀各隨其分之所至故天子祭天地諸侯

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庶祭其先上可以兼乎下下不可以兼乎上也故祭法有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卽士庶之祭祖先考古人宗法惟有嫡派方承祭祀若支子不當祭祖而祭其祖伯叔父自有後而吾祭之則爲淫祀五道何神於人何與而乃殷殷若此若僕與足下及白生張生嘗會學於龍潭矣慮佛老之害及人心也因發憤而誓曰人心之害自佛老爲之端佛老熾自淫祠爲之倡吾儕崇正闢邪如有奉淫祠一杜香撰寺觀一碑記者卽爲反汗寒盟友矣玆者言猶在耳而朔望拜禮已先施於五道稱此以求然燈拜斗其又奚恤豈昨是而今非耶抑習俗之移人歟足下又云吾非徒順媚也神道敎人耳夫人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人而後致力於神故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

曰民不異物惟德緊物今宗祖祀典漫不經心而外鬼邪神逢迎備至持此教人其不至惑世誣民充塞仁義也有幾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朱子曰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盡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聖賢之言將作何解哉且足下酷好左氏者也左氏之言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又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由此觀之則五道之神不必其無藉曰有之其非足下宜祀亦明矣至欲易地創修尤有所大不可者昔宋有南嶽廟回祿大御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先生答以天道與人事本一理五嶽視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爲帝褻瀆神亢之甚南軒又詳之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又伊川破橫渠定龍女衣冠從夫八品秩事謂龍獸也豈可破人衣冠且大河之塞乃天地祖宗社稷之佑及吏卒之力龍何功之有

議論正大皆可謂發愚蒙破聾瞽開萬世之人心者矣今二時不害而時和年豐乃君相燮理之力天地化育之功豈五道之神所得持其柄者哉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祠狄仁傑巡撫其地奏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胡穎經畧廣東毀佛像而杖僧人所過淫祠必焚之豈二公聞道未真歟何萬代之所瞻仰者卒在此而不在彼耶唐之昌黎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原道一篇力排佛老反復辯論總不外於人其人火其書數語則知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雖孟子距楊墨之森嚴未有如此之明且盡者也今也爲立祠爲塑像爲置宮室而藏之不惟胡狄之罪人又爲文公樹之敵矣蓋自禮官失講聖教不明上而省府州縣下而村落閭鄉無不各有神祠無不各有廟宇始者士居尊秩無識者倡之繼而羣小以財豪鄉里者輔之下焉則里中破蕩無生產者假此哀斂民財爲

自私之策足下縱不惟利是視而耗蠹閭里幻亂風俗何所用而必爲此也又曰國之大典在祀與戎成身之禮莫重於祭未有祀事不明而可與言堯舜之道者也今者奉祀五道朔望進香足下若謂從俗僕亦不可則止乃又妄引經典援正入邪竟以五道之神移之社稷夫五道爲祀典不載之神爲士君子不齒之祀足下乃以社稷當之足下亦知社稷之所由昉乎夫社五土之總神也封土立社示有土也不謂之土而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稷爲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其因祭而配享者則古之有德有功者居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生爲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厲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配稷而食考之通典顓頊祀烈山之子柱爲稷湯以旱遷柱以周棄代之棄爲堯時農官尤有功於稷者故蔡邕曰稷田正也有

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後之人揚功頌德愛慕其人有曰鄉賢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兆於此乎故王者諸侯所以立社稷爲萬民祈福報功之道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其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於稷春則求之秋則報之故月令云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孝經援神契云仲秋穰不拜祭社稷家主中霤而國主社其教民美報者所以報本反始云爾援天子之社有五大社以外有東西南北之分諸侯之社有三侯社以外有國社誠社之別以天子之祭言之大社即郊特牲所云受霜露風雨以達天之氣者曰方邱亦曰大折夏日至地示之祭於此行焉此北郊之社與郊對舉者也王社載芟詩序所謂春耕籍田而祈社稷良耜詩序所謂秋報社稷者於此行焉此庫門內右之社不與郊並稱者也諸侯而下曰置社曰州社

曰里社廣狹雖有不同而總不外於王之所須者是周禮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於邦國都鄙鄉邑而地官大司徒之職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故壝者累土以爲高也不屋而壇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壝在四隅如矩曲方此則社稷之大畧也今足下之所謂社壇墠其無恙乎堳埒其有存乎五土五木之宜辨以方而別以等乎而但見砌白石爲垣似壇而非壇也小洞可以藏雞犬似室而非室也卽足下亦自言宅東石廟雖未入其形也而已宇其地矣夫亡國之社屋之奄其上柴其下自言與天地絕也今以石建廟其爲屋之也奚疑天陽之氣何以達雨露之氣何以接封土累土之義又何以著將以石室藏社乎則何不思石室者藏木主之宗祏也昔原繁對鄭厲公曰命

我先人典司宗祏蓋宗廟中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立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故以石室而藏宗祖者有之以石室而藏社稷者未之前聞焉雖然我昌邑縣治之北固有社稷矣吾儕亦可往而祀之乎周禮曰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明乎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社稷也然而祭法七祀五祀之說諸儒之議論不一而庶人或戶或竈之立先賢猶以為未當則自祖先而外其無當祭之神也明甚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夫逆祀弗止猶以見譏於聖人而況向無謂之神求媚乞憐以邀福於莫必耶北溪陳氏曰佛老來而祀亂鄉邑之僧寺道院金碧熒煌其朘民膏血而成之者久置社稷於弗道矣而五道尤為入佛老之始蓋梵刹慈珠鄉里力不能建姑且隘其規模先立五道以祀之以五道

爲佛老役使之神歲時致祭庶不得罪於佛老耳故有祀佛老而不祀五道者未有尊五道而不遵佛老者也而足下相責第謂僕言之不切然僕多言罪也足下自揣豈無用之辨而不急之察哉固欲守先正之言致嚴於佛老耳足下又云佛老之誘人因其高明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昔傅奕上表而僧尼道士以除文公原道而道德仁義以判皆一人靈明之見破千方馳騖之迷如必高明而卽爲之惑竊恐濂洛關閩之學所以翼孔曾思孟者未必皆由淺陋固滯成之也況老氏主無佛氏主空無與空雖無大異而老氏說無尙從無而生有以思獨善其身其說猶未甚惑人若佛氏說空之害其端有二一則高談性命道德以眩惑士類一則借死生罪福以欺罔愚民性命道德之說雖較元妙然玩其大旨亦只告子所謂生之爲性之說吾儒執氣爲理則爲之

說至死生罪福之談雖深山窮谷之中婦人女子皆爲之惑有淪肌浹髓牢不可解者二程子闢佛老之說凡五十餘條胡致堂之崇正辨亦不下數十條皆由淺入深由粗至精信非有道君子不足以相語今足下曰取淫祠而祀之俯首降心而從之豈果慕其元妙而然歟竊恐天堂地獄之門因果輪迴之說其入於中而不悟者殆非伊朝夕之故矣不然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凡讀聖賢之書者誰不聞之而創建寺觀摸碑書丹多出於搢紳先生之手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而足下且謂僕曰爲言以痛斥佛老恐遺笑於佛老是不能痛斥而又倡爲不必痛斥之說矣夫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孟子之言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也故朱子復詳之曰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佛老而謂

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僕於聖賢之道誠未能窺其萬一而於佛老之辨則固終身闢之而未敢置者先民有言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若之何忽之汝謙平生著述甚夥皆翼經扶世之言惜皆散佚無傳世者

李鏗 子春源

李鏗字天民任邱人少好養生之說嘗叩蒙師愼疾達藥聖人以此事親守身何故忽醫於農圃師以常語答因掉臂出長嗜宋儒書嘗曰四子六經而外惟程朱之書言言有本以貢生分訓正定諸生某觸知府怒欲笞之公庭鏗固爭謂生誠有辠宜發明倫堂不則一紙申詳聽公所爲不則並褫鏗職知府意奪改容謝之鏗性高邁善彈碁尤精於醫窮極微眇每言醫學失傳不肖爲人製方後以憂去官不復出專究養生家言彈碁之會不問履聲自署

曰前休居士舍傍闢地一區曰中隱小橋垂柳日坐其中與弟鍠白頭講學爲樂年八十一奔走如童子堂上聲聞遠近曾孫啼叫隔數舍皆能識之舍後有小溪常命諸孫放魚子曰百萬生命忍以一筯了之耶且以此預養汝曹仁心擴而充之不可勝用也爲家訓十四條懸之堂壁而於孟子求放心之義言之尤切以爲凡人之心有放有昏放則收之即是昏則須磨礱之功甚則有不知磨礱之當以何功者則昏之至也嘗以雞犬言昏放放者逸於別舍也逸於別舍而仍是雞犬也昏則如中鴆毒救之則生弗救則死又以家主人言昏放放如主人出外家業廢荒一旦歸來猶可整理昏則枯坐家中諸事懵昧此所謂尸居餘氣也學者心中豈可一日有此象乎晚年好爲物外遊非其志也著有重積堂文集

子春源字北山性沈毅讀書務求精覈雍正十三年學使錢陳羣

貢入成均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十四年陳羣又以經學孝均未赴十八年年五十七始舉於鄉出江寍秦大士門紀太史昀謂之曰是常兩舉大科三十年知名士也今公一旦得之吾河間人士當尸祝公矣春源服膺朱五子書子學禮年十歲頗慧春源手封書一函謂得異書焚香置案上命具衣冠拜而授之乃朱子所注四子書也曰四子書人之根本此有所得則他書迎刃而解矣春源於經尤精易與春秋晚年讀史每欲取春秋三傳及太史氏以下諸史事並入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倣朱子綱目例六爻爲綱史事爲目以爲一書未果而卒著有尚書訂二卷平山館語錄十二卷雜著二卷詩鈔二卷

戈繼皐 孫懋倫

戈繼皐字適之其先吳人世傳司天業子弟俊者咸習數算繼皐

獨淵然有遠志叔父承科謂之曰何不學天文對曰已知之矣承科試之盡通且能言其故乃大驚欲引入欽天監繼皋曰兒願終習儒書不願入監也遂從父承仰遷居獻縣之豐莊時經明末亂後老師宿儒都盡地僻陋無書可讀繼皋遠近搜假手鈔盈篋汎覽精思日夜忘寢饋久之得咯血疾年踰三十或勸之就試繼皋曰吾恥吾家無儒耳非利科舉也强之乃出一試入庠食廩餼性恬淡專攻性命實踐之學爲文精粹清正學使者得其卷大驚詫曰此古初法物也何以得此咨嗟敦勉每試輒冠其曹而繼皋性不樂仕進未嘗一與科舉一歲試選貢讓其同邑李正華繼皋有子曰英博學能文章繼皋曰此子功名中人吾當終壽吾樂矣遂以疾謝去諸生及英第進士選庶常繼皋布袍芒履無異寒素獨居一室危坐終日冬不爐夏不扇非爲子弟講授未嘗一開口如

是三十餘年卒嘗詔後生曰吾學得之於靜靜中每恍然如有所悟然此乃靜之幻境非實境也異學頓悟之說皆由此誤用此以研究理道試之於紛紜震動時不爲無力謂爲求心入道之方可也謂徹道之關學之極致則謬矣又曰養心以漸驟持之必決溢故長不可助又曰讀書悅則能入靜則能悅此與禪最相近吾儒用之以求道禪家執之以爲得道此所以異也平居言笑動止皆有法度子孫循循守之時人以比柳公家所著有清軒學譜學者稱爲清軒先生孫懋倫字興三號勉齋戈氏世以學自相授受不從他師懋倫從父英學英天質頴異凡經訓轇轕茫昧及天文歷法樂律三角算諸難通曉之事一涉即能知其意懋倫酷篤深思嘗積日夜求之數以鈍致英怒後誦書賈氏莊蠹屏所常習業博觀兩漢唐宋大家文宋賢語錄入之胸中淵然汩然作古今文一

冊獻英英大喜曰此眞實也康熙三十六年舉於鄉及英迎天子沙河㦄倫扶之　上識其名四十八年成進士廷試天子語之曰此御史戈英子也識子久矣授編修㦄倫自少爲貴人子佩服乃等寒素自爲諸生至列侍從一不以利祿攖心日趨國史一統志諸館退輒枯坐一室自處泊如是時在館中者多年壯氣盛際賓朋宴集輒抵掌放論㦄倫獨逡巡退讓與之言吶吶不出口性若不能相入見者往往歉然若失年五十即去官家故貧父英以廉著田廬無所加㦄倫能繼其志益肆志於經史其爲文一以理勝不尚鉤章棘句受其學者多爲善人佳士著有西軒集六十卷

趙允昌 子灝

趙允昌字晉升滿城人幼穎異性篤孝友嗜學孤潔無他好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軍年十八拔貢入太學不屑循例受職

益發憤下帷康熙八年舉於鄉二十年授延慶州學正延塞邑士鮮絃誦允昌至振興文教日招諸生課讀親爲講解其貧不能自給者出俸助之移趙州四十二年聖祖南巡車駕過趙允昌率諸生跪迎道左禮儀整肅聖祖嘉讚特賜儒氣官三字以寵之轉永平府教授允昌持躬極嚴飭少時即舉動不苟擇言後發處暗室未嘗有跛倚之容好接引後學見必以進德修業相勖故秉教二十餘年所歷之處士風皆丕變時論目爲國子先生秩滿陞盛京開原知縣縣瘠确扼西北邊鄙習俗椎魯凋敝允昌治以清靜廉平事事與民休息鳴琴保障而已京尹以先達推重任三載報最致仕歸優游田里足跡罕至公府邑令朱元春署其門曰達尊三其敬禮如此生平手不釋卷耄期猶丹黃經史勤懇弗置爲文清剛奧衍自成一家言著有荊溪集卒年九十二子灝字素園弱冠

入縣庠第一督學董訥甚器之康熙二十四年成進士出給諫盛符升門下符升蘇州夙儒繼裁即董訥也爭以得人相慶筮仕授江西弋陽知縣江右文風甲天下而弋最僻陋好訟灝首務學校教法文翁凡民投牒對簿必多方理解使歸就業間懲其尤者片言摘發若神積習溺女嚴令禁之風遂絕弋民有趙青天之目三十二年省試分校禮二房主司宋大業屬灝搜遺卷得高安朱軾文大奇之曰此非常人也力薦得發解初軾卷在詩一房已被乙矣因此爲同列所撼卒罷官歸及軾當國欲特疏薦灝曰願君爲名臣大儒不負某薦此官足矣他非所望也後再致書復堅辭之曰君爲國家計念及遺老誠善然爲野人計不如使野人爲老萊子之爲得也卒以親老不出灝敏慧強記書寓目輒不忘幼失恃事繼母撫弱弟始終無間言家居奉親爲樂父壽屆期頤灝將古

稀白首猶孺子然操几杖㴻中衣厠牏馴行孝謹鄉里比以萬石君家法父歿灝哀毁骨立不踰年而卒時年七十三妻齊爲明朝駙馬都尉公女孫華族貴盛執婦道甚謹蓋其孝友所字若此著有永署堂詩文集

張烈 馮溓

張烈字武承一字莊持大興人少聰穎讀書目數行下及長博通羣籍尤嗜理學諸書康熙九年成進士授中書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編修與修明史每立一傳博考詳徵無一事附會又深譏道學立傳之非識者韙之遷贊善預纂修典訓館事貧幾不能自存然性好施與嘗留所入之半濟人凡同年已故有親老子幼婚喪未終者竭力籌畫如其家事性至孝事繼母委曲承順無閒言生平爲學守朱子家法毅然以衛道爲己任嘗著王學質疑闢陽

明傳習錄條析而辨難之凡爲卷五一辨心卽理之說一辨致知格物之說一辨知行合一之說一爲雜論一爲總論後附朱陸異同史法質疑二篇讀史質疑五篇畧言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表時行物生卽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人之心非別有一物在窈窈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卽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卽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而無餘卽使不悟而其持守講求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間者固各有規矩可循而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堯舜言人心道心而外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教稼明倫恤刑熙績卽無非精一

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於若有恒性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卽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文行忠信詩書執禮聞見擇識知人愛人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焉謹一字必求其安一事必審其極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此聖門家法也學者循事而謹守之寧慎勿疏寧拘勿肆其敢於逞聰明恣議論畧行檢者無有矣今詆朱子之學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於是遵其教者以讀書訓詁不足爲制度儀節不必謹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特形跡之粗但求一念自信而肆行放作以爲無傷流弊不可言矣故專提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掩飾之具高可以陵蔑君子下亦開不肖者方便之路及其既爲不肖也並掩飾假借亦復不用此必至之勢也總之陽明天資雄放不喜守規矩一旦見

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己便也遂獨闢宗旨與聖賢經書皆欲以此强貫之直謂六經注我隨意驅駕及入不之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復竄入大學致知中遂盡翻朱子之案又以朱攻朱著爲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爲晚以晚爲中與當日情事迥不相涉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豈非遁之又遁乎烈成是書平湖陸隴其序而行之凡宗洛閩之學者皆奉爲圭臬然持門戶之私掊擊過甚其讀史質疑至以明之亡國歸罪姚江更未免有心鍛鍊矣烈性篤實於學無所不窺而尤精於易其說亦以朱子本義爲宗謂易者象也言有盡象無窮伏羲畫爲奇偶再倍而三因重而六文周逐卦繫彖逐畫繫爻全是假物取象不言理不指事而萬事萬理畢具大旨在因象設事就事成理因蓍讀易日鈔六卷其書凡刪潤四十餘次易簀前猶考訂知來藏往二

義而改補之其好學不倦如此年六十四卒祀鄉賢門人私謚曰志道先生

馮濂字周溪甯晉人六歲聞有語孟子人性皆善者忻然若有得因究問心性之旨祖端祺大奇之遂命名曰濂以周元公期之也弱冠補諸生讀書窮理守朱子家法動靜語默整肅不苟教人先小學循守而進以發蒙育德爲己任嘗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句數語書置左右終日悟對研究易蘊二十餘年以朱子本義潔淨精微得四聖心傳日讀一卦十旬一周至老如一日嘗言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朱子一人而已前儒惟許魯齋薛文清胡敬齋及陸稼書四先生爲得程朱正傳次則曹月川羅整菴陳淸蘭張武承張儀封五先生爲能羽翼程朱有功正學設教京師未嘗一至權貴門相國高斌從游二十年請業如少時嘗言篤

守程朱家法者曹月川而外一人而已雍正十三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四

王師旦

王師旦字淑華府志作萃寶坻人康熙間貢生五歲通孝經師事高元愷詩文有根柢又證性理之學於李孔昭學使熊伯龍有國士之目官容城訓導十六年葺學宮備祭器爲先儒劉因立後學者稱曰盤峰先生所著有斯文纂南華注文廟備攷年齒譜及詩文集藏於家

劉果實 劉漢弼

劉果實字師退號提因滄州人年十三補諸生十七舉於鄉二十一登康熙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丁父憂服闋授翰林院編修自告歸不復出果實性孝友父沒遺產盡讓於兄閉戶齋居獨與韓

棻研稽性命之學安溪李光地撫直隸修幣敦請講先後天累日光地出所著易講投諸火曰此聞公論至高愧膚末無足存者嘗語人曰首善千里其德行學問無愧先賢者惟提因一人而已果實兼精內典淡於世味年三十喪妻不再娶詩文詼詭雄辨不可繩以法度　上升遐撰祭表哭臨於廟哀動鄉人致疾卒所著有檀弓評選南華評選左公穀評選各一卷提因太史遺稿一卷同里有劉漢弼者字王都號存省居士性至孝父寢疾藥餌無資解著衣質之父沒終日呼號不飲食母泣慰之勉進食鬻產營殯葬鄉人觀禮者咸感泣叔父士會爲延師教之學補博士弟子益精研六經嗜關閩濂洛諸書身體力行嘗終日危坐如對神明有所得輒援筆劄記法功過格以自考鏡一言動莫不書終身如一日康熙十七年遊河南外父贈賻百兩還里舟次德州有王姓取父

櫬之雲南賣產得百金被刼漢弼感其孝傾囊與之母王年九十餘卒哀毀致疾踰年亦卒著有河洛通解下學錄行世

張熊

張熊字少公號潛齋南和人幼沈重好學與兄燾相師友博綜羣籍尤篤嗜理學諸書從父任錦州覽關外山川風土發爲詩文見者驚爲老宿補博士弟子員楊名時奇其文授以安溪李光地之學康熙四十七年舉於鄉十一上禮闈不遇作廣梁父吟見志晚年好讀易以費直王弼之易次序失宜取毘陵錢氏瞿塘來氏易注按古文銓次仿楊慈湖已易爲之以朱子本義伊川易傳爲主博採諸儒書研辨精確大旨主理不主數每爻必求實義確象可以成身心日用家國天下之務者故其所取於來注及蘇紫溪生生數之說爲多成讀易說若干卷選隆平教諭卒文書有素業堂

詩文集行世

左方燾　張延緒　李之崢

左方燾字湛如號定齋原籍河間後遷滄州家焉康熙五十年舉人博極羣書沈潛性理其學主居敬一要諸實踐講學於舅氏張延緒滄曲書舍諄諄以正學術維名教為己任士習一變有某公聞其名欲致之門下卻以詩高安朱軾勘河來滄訪於書舍叩所學大異之延譽於朝漳浦蔡新以其名上聞召見授山東知縣署青州同知督修城工以清能著雍正八年大水振災民不假手吏胥全活無算補高苑知縣疏河築隄以絕水患建普濟育嬰兩堂勸民謹蓋藏戒奢靡修社倉彫敝日起民以興訟為恥囹圄一空值上元夜遊人相攜入其中作遊觀地調樂安治以嚴吏民皆守法無敢欺大吏問居官之方曰存誠主敬生平所學止此時有以

蜚語誣方燾者布政使黃叔琳笑曰方燾誠敬君子必不出此察之果無驗以老致仕歸士民遮道攀留有攜壺酒追送百里外者家居講學於李之崻之郎山房以著述爲樂學者稱定齋先生卒年六十九同里張延緒字雪耳又字鉉耳號安齋性高潔不慕榮利父文炳官廣東布政司參議早卒延緒事母盡色養年十齡母教以詩多警句考授國子監典簿不赴選杜門著書究心性命之學六十年有別墅在城南滄水之曲與李之崻建書舍五十楹延左方燾講學其中立教條八則聲聞畿輔間年七十五卒詩獨運性靈天機橫出論者謂爲詩中仙骨畫師米倪書法宕逸得其遺筆者若拱璧焉著有自怡草靜居集安齋學古詩避閒草廬渚新詩初集二集之崻字銳巔雍正元年進士官潞安府同知詩高暢流逸閒爲刻削之詞尖穎動人著有秦役草旋晉草郎山房集

王植 弟模 棫 子炯 王之樞

王植字懷三深澤人幼讀書不從外傳父教之學讀大學後即授以孝經讀語孟中庸後即授以太極通書西銘繼以正蒙曰註疏詮聖人之言濂洛關閩所以傳聖人之意也自是究心有宋六儒之學年十七入邑庠受知於督學楊名時食廩餼益博觀經史審擇先儒之說康熙四十四年舉於鄉出毘陵董佩笈門時江南錢榮世在翰苑有聲與佩笈同年生相善也命植以弟子禮修謁植詣錢用常禮佩笈不懌謝曰植少承家學無外傳自出門下始有師錢公雖賢者若冒然一見輒北面稱弟子反非尊師之道故不敢也佩笈由是益重之未幾佩笈提學江西延入幕曰與望江沈鎬華亭張鱗源天台陳溥毘陵劉於義諸名士游益博綜羣學識力愈堅平居恂恂敦孝弟睦宗戚不輕以聲色加人然當事可否

持正不稍阿故又自號戇思越十有七年辛丑始成進士雍正四
年授廣東和平知縣引見時條陳三事一曰足用於國不如藏富
於民也無已請易銀以穀以為社倉本每小邑大鄉各有數千百
石之粟而猶憂饑饉未之有也一曰淫祀無福請凡鄉邑之間淫
祠廢廟例所應禁者所有隨廟之田即資為師生膏火之費至僻
鄉下邑絃誦相聞而俗不長厚者未之有也一籍煙戶嚴保甲政
非不善也應以故事則鮮效請令設保甲一房凡賭娼奸匪例應
連坐者當堂呈冊按律必懲人不敢昵其私而奸宄不息者未之
有也上笑其迂然亦無譴責植感激思自効蒞任未五月即檄署
平遠次年又署海豐七年調繁陽江八年擢羅定知州明年兼攝
德慶以事罷官撫軍楊永斌與制府鄂彌達合疏保薦引見復回
廣東十三年署欽州乾隆元年署新會六年調署香山都御史王

安國來撫粵特薦其賢奉旨召見而前後以父母喪歸十一年服闋赴都將引見擬本政論六篇曰君心爲出治之本務學爲蓄政之本知人爲任官之本育才爲得人之本藏富爲足民之本持盈爲保泰之本德水侍御蕭炘見之曰此天人治安策之流亞也以命往山東不果上及抵東署滋陽授霑化一月十二年調鄒城前後凡三州九縣其廉直守正如一日所在視前官之寬猛治忽以相捄正而詳求地方利病釐剔陋弊事之累民徵收之不度者悉革之清案牘定章程通難達之情定徵輸之法禁淫祀息邪說懲悍民事無鉅細必躬必親而尤勤於讞決案具即訊定讞後即手書牘尾令吏誦之而後扑其無情者凡契劵冊籍應查應算者不假手胥吏又善用鉤鉅之法每得其間而以片言折之罔不輸服嘗曰刑罰中之教化其效頗捷書所謂刑以弼教也凡命盜重案

必詳覈情形不苟刑不姑息同官者相傳播以爲讞法在官二十餘年治行纍纍皆可紀述其大者嘗以欽州外界交趾江坪茫上僅隔一河江坪有土目潘姓世居之故事州行土司用檄飭過其境其目率所部羅拜以迎自稱微員而尊中國爲天朝前官改用照會而彼竟用移文畣復且稱天朝爲北國楨曰惟禮可以已爭惟法可以定制乃詳訂相見一切儀注文牘式上之制府制府下其法於沿邊郡縣遵行之土目自是不敢違制欽州昔司巡檢所轄斯凜河洲羅浮思勒四峝各設峝丁統以峝長皆計丁供課前官改丁爲糧歲徵銀五十七兩有奇楨以舊設峝丁原有深意請將丁課四十兩勻之眾丁人止五分以寬其力可得實丁八百仍復峝長之名以爲西南藩捍香山東南瀕海有濠鏡澳歐洲人僦居貯貨地歲輸租金五百比正供又私餽番錢歲羨銀百兩亦歸

公留支爲巡船工食費無巳又外餽洋貨諸物植以爲私餽非經失國體請另籌公費而以前羨銀兩及外餽貨物悉裁去並請立約濠鏡澳外不准隱占他處大吏韙之悉如其議其在新會濬修內外河道以通海潮在鄉城親查災戶興水利以工代振前後築土石隄一百八十餘里濬淤河堙港近百里拯災民十一萬四千餘戶大小三十九萬口凡事關民生急不待時者或直稟上官無所避忌或便宜行之不待命事有不合輒力爭之曰職在親民若漠視之如民命何其於公過未嘗稍匿飾曰私過不可有公過不可無古人命我矣故上官皆服其嚴正有膽識而忌者或嫌其戇而思有以中傷之十四年以疾乞休適有辛未南巡之信忌者卽以規避劾去或欲再爲之起不顧巡歸時年已六十八矣植平生政績一本於所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讀書嘗以世有朱子聖

人之道益尊後儒掇拾漢學緒餘擯棄性理陸王之説又復出而與朱子爲難聖道乃晦而不彰於是剖析朱陸異同之界專以宋六子爲宗撰四書參注四卷濂關三書三卷正蒙初義十七卷道學淵源錄一卷讀史綱要一卷其幕游豫章日與沈鎬精研音韻撰韻學五卷韻學臆説一卷其居粤中取王充論衡蘇氏權書兩書名義彙古行爲世坊表撰權衡一書四十一卷晚年家居撰皇極經世書解十四卷其詩文則有崇德堂集八卷偶存草一卷植在官之日置左右二几於堂公牘就右几事畢卽就學左几故案無留牘而手不廢書以志乘係一邑文獻在和平羅定新會任稍久皆有志郯城雟化僅一月亦有志而深澤定州之志亦出植手創爲之又備採爲吏之道彙爲一編名嘗試語嘗試云者蓋本之身以嬗之子孫而舉以爲先路之導也分子目二十有四槩以論

說率皆閱歷之談自抒心得其一生吏治具見是書焉植承家訓與仲弟模季弟棫以文行著一時庚子辛丑癸卯甲辰四科聯雋有三鳳之目而植喪妻不再娶不畜妾媵五世同居食指六七十人怡怡融融鄉邦以為矜式比歸與其弟修敬宗收族之政建宗祠藏書萬卷樓上講明四禮以倡族人又置義田三百六十畝濟族人之乏冠昏喪祭歲時量所入分給之別立戶名曰王義田其分親族近族遠族及貧與次貧視范文正公較詳嘗語子姪使篤守宋六子書並告以心性之學其說曰治法由於心法而事功由於性功自虞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心之始也仲虺言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言性之始也至孔孟大暢厥旨遂開道學之宗大學言心不言性非不言性也明德即其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不言心也戒懼慎獨即其心孟子合而言之曰盡心知性曰存心養

性知性卽盡心之要道而存心卽養性之實功此鄒魯授受之指歸後先若合符契顧嘗歷考先哲微言竊謂心之與性歧而二之不可混而一之尤所不可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非卽性之謂乎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若特爲劉子發者非中之所謂性者乎然而性有理有氣以理則易言繼善成性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性善程子一言以明之曰性卽理也是卽所謂受天地之中者是曰義理之性以氣則易言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而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人亦有然故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所謂性相近所謂動心忍性所謂性也有命焉皆謂氣質之性也若夫易言洗心大學言正心而孟子之言心也曰良心曰本心曰求放心皆不外人心

道心之義亦猶性有理氣之分非心與性各爲一物也故張子曰心統性情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然則心性之相爲體用者歧而二之其可乎嘗卽太極陰陽之理論之朱子曰性猶太極心猶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性無形而爲理之宗猶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心之爲之性則乘是以見焉故朱子言太極曰動靜者所乘之機其言心亦曰出入乘氣機蓋離氣不可以見理而不可卽以氣爲理離心不可以見性而不可卽以心爲性又烏得混而一之也哉且孔孟之言心所以無爲心累者蓋心爲人之神明至虛至靈而具衆理非卽心以爲理故誠意之前必有格致之功而養心之道則有操存之方皆所以充虛靈之體以復其天地之性而不流於空寂之學

也若卽人心知靈明以爲理而前無格致之功內無操存之力將以意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烏知不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而毫釐千里去先聖之道遠矣則惟混心性而一之而不知其體用相須顯微一貫之妙嗚呼後儒談心學者所以易入於禪而明心見性之異說且中於人心害及後世可勿嚴其辨哉觀其持論蓋深詆陽明之學而道學淵源錄於朱陸流派爭之尤力甚謂陽明之氣節勳業不當在從祀之列正與大興張烈議論相同植之學主於敦厲名節而事事有濟於物至論陽明則謂氣節勳業不足當道學之目然則空談心性者卽可謂之道學矣乎其亦不免門戶之見矣模字膺知雍正元年舉人植宰和平嘗一至署代設條規後植嘗歎曰吾歷粵東十有二任幸告無罪於百姓者以初任時吾弟爲立程規故也棫字鶴巷雍正二年進士歷官湖北蘄水知

縣子炯字吶甫貢生乾隆十五年任邯鄲教諭日聚諸生備飲饌講經課藝歲以爲常上官重其行檄治河辨災振以功薦之朝不赴邑人爲勒石記遺愛焉炯承庭訓好宋儒之學嘗與諸生論太極圖說略曰太極圖說論者以爲傳自陳希夷或又謂得之穆長伯惟朱子以爲濂溪自作而又云莫知其師傳所自然則是圖果何所自歟曰得之河圖夫河圖之中宮函邵子先天圖所謂太極而太極生兩儀則易言之矣河圖之東北以一與三生數統六與八之二成數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河圖之西南以二與四生數統七與九之二成數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河圖五位平中以象太極分十與五五陽十陰非即太極圖內一層之陰陽乎以一三之陽外環以六八之陰二四之陰外環以七九之陽且內陽則外陰內陰則外陽非即太極圖之動靜互根者乎河圖中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之數以生水火木金土非卽太極圖變合而生五行者乎此周子上三圖之義一一與河圖吻合而其四五圖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易又言之然則聖人則河圖以作易而周子圖說非亦本河圖以發易之蘊乎哉雖然使是圖窮幽極渺而無與於吾身日用倫常之實則亦何貴乎有此蓋太極者大而言之統天地古今人物無不包近而思之反之一身而已足夫人性渾然無朕而萬事之原已具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性無動靜而心之未發已發性隨以見太極所乘之幾也人之上下前後左右俱分陰陽分之一定而不移也語默動息呼吸寤寐相爲循環命之流行而不已也五事四德吾身之五氣順布而四時行也五事之各得其理五行之各一其性也有天地則有男女有夫婦生生似續於不窮亦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變化無窮之機也故曰

人得其秀而最靈周子所以舉其要於仁義中正理其功於主靜立其極於聖人而勉以君子之修以引而近之是則建圖屬書之本意也抑又有說焉天地生萬物而人物各生於父母則去天地之大本遠矣四五兩圖特分男女萬物言之以爲自天地而生自父母而生同此理也人之生於天地父母同此一理而全受而全歸之天地父母也同乎一道此即西銘之意旨也一時大儒微言不約而同又如此也其論觀物說尤精爲前人所未發云同時定州又有王之樞者與植並稱於世

王之樞字恆麓定州人幼敏異穿穴經史多曠解年十七登康熙二十四年進士授庶吉士二十七年充會試同考官四十年以侍讀督學雲南手注性理正宗示諸生士風丕變四十四年以少詹事典試江南明年充武會試總裁五十四年以閣部充會試總裁

五十六年出撫湖南以裁賦額被議卒年六十有五初康熙五十二年　上萬壽而之樞所修歷代紀事年表一百卷適告成書聖祖嘉之錫以封蔭並爲之製序畧云康熙四十四年春朕南巡吳會有儒生龔士炯進其所編歷代年表若干卷起陶唐而終於隋朕惜其用心之勤而業未竟也乃命侍郎周清原內閣學士王之樞續之訖於元至正之末凡一百卷其體依倣諸史而微有別者諸史之表各分一類而是編則王侯宰輔以及外番層次附列於帝紀之下諸史之表獨載廢置朝會征伐之大者而是編則每事皆係焉是其所以異也代遠文繁親加裁定復考正三元甲子編年一卷列諸簡端昔宋袁樞爲紀事本末朱子以爲與資治通鑑相表裏亦猶左氏之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而復別爲國語以相錯綜也以是知紀事之書不厭其類之廣蓋以歷世久遠事物紛

隤觀者易於遺忘故別為一體以提其要而使致詳焉是編之作亦所以備史之一類云爾

王之銳

王之銳字仲穎號退菴河間人少聰穎年十四讀論語至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瞿然曰聖人成童志大學吾去成童一年耳曾小學之未通乎自是刻勵以遠古聖賢為志書中庸齊明盛服語於臥榻側雖夜坐必整衣端容無佚志惰節康熙三十六年李光地視學河間召與語大歎賞曰南士無此學質也選貢使從遊光地撫直隸攜入幕府七年盡聞光地性命河洛算數音韻之學而其為學則以躬行實踐為主不藉以立名聲及光地為大學士招之銳暨景州魏廷珍交河王蘭生至其第際內廷東書房新立廣集文學才技士光地偕三人迎天子熱河之銳知將薦己獨力辭光地

心重之不復彊已而廷珍應試列一甲蘭生以天子賜進士俱入翰林之銳恬然無動於中當是時光地負盛名踐高位以道德文章網羅英俊天下聰明才辯之士雲集響應翹首企足攀援之以取美仕者紛綸不可勝數而之銳獨澹然自守日與江陰楊名時孜孜以研經求志爲務光地語人曰從吾遊者不啻數千人然而潛心學問不求聞達者南楊北王二人而已後客怡王府中王敬禮之以纂修周易折中勞敘廣東陽春知縣以直道拂長官意受任數月改教職歸雍正六年河間爲饑之銳餒困走依所親於河南確山適有旨召詣京師河南巡撫遣執之送刑部至則固無罪也一訊釋之之銳語人曰當被逮時吾內省無咎然猶食不下咽於此見吾之學養有未充也其言不欺志如此除萬全縣教諭乾隆四年大學士趙泰安疏薦其學行擢國子監助教在職十二年

自祭酒以次所以敬禮之者皆有加諸生侍坐者不屏息肅十四年詔舉經學士梅瑴成何國宗並疏舉之十七年天子詢耆學在國子監者祭酒舉三人對之銳與焉召見病不能行謝歸卒於家年七十九之銳純孝性成父母歿絕葷酒六年不入內室祭必敬忌日不樂終其身有兄遇之暴之銳怡然順受事之如嚴君或以爲過之銳曰兄遇我嚴弟我也事之益謹官太學時兄書至必再拜然後啟兄病躬治藥餌未嘗解衣寢者月餘居恆莊肅如對賓客擬而言議而動口不道人過有德於人終身不使知之自奉至約有人恆節之以奉兄及親戚乏者未嘗蓄一錢其讀書或竟夜不寢在京師居空曠老屋中四壁風颯颯進方冬了無爐火經籍鱗次案上凝然獨坐讀之一若不知寒者於易詩四書皆有論述而誦詩乃至千遍所著易冊丹鉛殆徧今皆亡矣桐城方苞論之

曰之鋭孝友本天性學問法程朱其所自命有矯矯不羣壁立萬仞之象廉靜之操當世殆無與匹安溪亦未之逮也安溪者之鋭師李光地也

劉元龍 劉琯 劉士毅 士毅孫延祚

劉元龍字凝焉饒陽人性至孝嘗吮母癰居喪盡禮自少有志學聖賢薄世儒進取之術不為獨究心遺經南遊江淮學識益廣講學震澤毗陵三吳問學者比肩門下其學由博返約尤邃於易積三十年成先天易貫五卷其說合象數理氣統天道人道為一貫各為圖以發明宋儒者所稱先天之易俾羲文周孔之傳同條共本使後之學者知易為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修己治人平天下之道非僅為卜筮作也其說六十四卦標舉伏羲大象孔子大象傳附以錯象互卦之解專以陳邵之說為依歸四庫存其書於目中

其子玉麟以其指深趣博學者不能驟通其說從而注之世以方邵伯溫之注皇極經世云合河孫嘉淦督學畿輔造門受講將薦於朝堅辭之雍正元年詔舉孝廉方正饒陽安平之人皆以元龍應詔亦辭不就乾隆元年卒門人私謚曰純靜先生其同時有棗强劉琯者著有大易闡微錄十二卷桐城方宗誠得其書爲校而序之曰易之爲書四聖人作之於前以明天地人物微顯隱費之理無所不盡其後周子作太極圖以溯易之源邵子衍河圖洛書先天後天諸圖以推測易之數程子作傳以昌明易之理朱子合三先生之說融會而貫通之作本義啟蒙以究極易之占要之無非使人爲格物窮理盡性至命之實學也劉獻白先生大易闡微錄一書其意雖主於發義圖之所以然而實則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卽天地人物之理數以明河洛先後方員諸圖之無

所不包亦千條萬緒無一而或有紊亂也其言有曰天地者理一而已理在而氣行焉氣行而象呈焉象呈而數定焉數起於象象原於氣氣本於理理寄於氣氣寓於象象分乎數又曰人多輕言數數非可鄙也不知性命之當然而專言數溺於利害禍福之說乃遂可鄙耳然則先生之學所自得者深矣四庫全書存目摘其一二命辭或未雅馴又譏其自謂聖賢所未發爲自命太過是亦誠有然者然先生生窮鄉下邑無所師承獨能不囿於俗學而潛玩四聖人之經探賾索隱發揮旁通以成一家之言亦可謂之能自樹立不因循之異士矣獻白者瑄之字也家貧爲諸生澹於名利嘗窮經而尤深於易以李塨謂易有太極兩儀專指揲蓍言顏元論性質道理而去太極五行之說爲非於月令論二氣升降及周髀四游之說攻駁尤甚皆其學之確有心得者宗誠宰棗強時

當光緒三年大飢有人持里人劉士毅讀詩日錄春秋疑義錄二書入市易米宗誠復得之並爲校刊行世士毅字仲肩乾隆十八年拔貢是秋舉於鄉性嚴正事母張孝幼隨舅氏張琡璋學彈心經史淹通條貫嘗作誠意正心說曰正心謂臨事之時澄心靜慮誠意謂無事之先閑邪存誠學者多師之宗誠曰先生說詩時世本小序訓詁采傳箋義理則取之朱子而於集傳亦間有論辨其書原本於蠡縣李塨而正疵訂謬亦不拘守一先生之說其說春秋多以左氏傳爲根據其失之誣者棄而不取於四傳之中多辨正胡氏之說然皆關於三綱五常之大往往以經證經以傳證傳博考先王之典會通諸經之旨而非穿鑿附會空疎無據以爲言其文辭尤詳贍正大不爲巧典新奇之語呂氏博議殆不及也士毅之孫延祚字裕圃嘉慶六年拔貢嘗爲文尤通經史著有四書

目錄述義詩經目錄述義周易參函叢旨述其祖學也

師儒傳五終

大淸畿輔先哲傳第十四

